



投机之王**杰西·利弗莫尔**
独步股坛的投资心得与传奇一生！
《财富》杂志鼎力推荐的人生必读商业书

投机之王 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美] 埃德温·拉斐尔(Edwin Lefevre)著
颜诗敏 译

投机之王 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美] 埃德温·拉斐尔(Edwin Lefevre)著
颜诗敏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投机之王回忆录 / (美) 拉斐尔 (Lefevre, E.) 著; 颜诗敏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300-19305-2

I. ①投… II. ①拉… ②颜…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9694号



投机之王回忆录

[美] 埃德温·拉斐尔 (Edwin Lefevre) 著
颜诗敏 译
Touji Zhi Wang Huiyil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10mm 16开本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张	20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10 000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初涉股坛被拒交易	P.11
第二章	化名乔装请枪入市	P.25
第三章	罕见意外逆转生机	P.41
第四章	赚回资本重返华尔街	P.51
第五章	两年间三度破产	P.67
第六章	四万美元买教训	P.79
第七章	卖消息的人	P.89
第八章	预感一一应验	P.97
第九章	权倾股坛 王者降临	P.111
第十章	投机者不是投资者	P.129
第十一章	名不副实的棉花之王	P.141
第十二章	愚蠢致命的交易	P.153

第十三章	不由自主的奇特历程	P.169
第十四章	宣布破产 东山再起	P.183
第十五章	引发争斗的咖啡	P.199
第十六章	内幕消息	P.207
第十七章	令人啧啧称奇的预感	P.223
第十八章	与内幕人士角力	P.237
第十九章	操纵者的黄金年代	P.245
第二十章	双重身份的操纵者	P.257
第二十一章	操纵者的没落	P.265
第二十二章	不可能的简单任务	P.281
第二十三章	匿名内幕人士	P.301
第二十四章	内幕消息真假难辨	P.311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期货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打开天窗
说亮话

经典

CLASSIC



投机之王 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美] 埃德温·拉斐尔(Edwin Lefevre)著

颜诗敏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推荐序

《投机之王回忆录》是一本别具一格的投资经典。有别于市场上正统投资教科书，这本书的作者 Edwin Lefevre 以第一人称的手法，细致地刻画出杰西·利弗莫尔成为一代投机大师的心路历程。

Lefevre 原是一位财经记者及专栏作家，在走访无数华尔街大人物后，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成功的投资心法，后来索性转行做股票经纪及独立投资者。Lefevre 先后撰写过 8 本财经书，故事大多以小说形式将艰深的财经话题转化成大众化读物，以本书最为脍炙人口，也是 Lefevre 的成名作。因此，对投资及投机没有兴趣的读者，单纯从阅读一位传奇人物的故事来说，也是一件赏心乐事。天窗文化出版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实乃中国投资界之福。因为书成于 1923 年，不少当年的常用语今天已经停用，感谢译者优秀的翻译，令这本不算难读的巨著变成了一本通俗读物。

利弗莫尔生于美国麻省一个贫农家庭，未到 15 岁便离家到波士顿证券公司 Paine Webber 做记价员。他很快便展现出过人的数字及市场触觉，从混乱的报价中能够找出价格变化的规律，没多久便全职在对赌行（与客户对赌的股票行）进行投机，结果赢到所有对赌行拒绝再接受他的下注。后来他移居纽约，成为华尔街数度大起大落的大投机家，并多次在股票抛空中获得巨利。其中包括 1907 年及 1929 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令他分别赢了 300 万及 1 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大约 30 亿美元）。但是每次他收获巨额利润之后，不久便遭逢劫数，输掉了大部分赢来的财富。

利弗莫尔虽然多次提及其个人第六感与市场触觉对判断市况逆转的神奇功效，但是细读本书，读者自会发觉，要投机获利，绝对不应容许自己单凭感觉行事。相反，投机者应以经营一盘生意的心态去处理每一单买卖，事

前必须做足数据搜集及买卖部署工作，以及制定万一失败之后的退市策略，包括坚守每次损失 10% 以上必须止蚀的信条。

他以自身惨痛的经验告诉读者，不但不要听信谣言，即使是专家之言，亦不可盲从。他自己就是因为认识了当时的“棉花大王”Percy Thomas，误信棉花价格必升无疑，就在过度的自信之下，不但没有坚守自己的止蚀信条，还在股市崩盘途中不断加注，结果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读者或许会问，如果利弗莫尔的操盘法则真的那么厉害，他为什么会落得晚境潦倒，并以自杀结束生命。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操盘法则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他本人未能从一而终地遵守自己的投机戒条。本书细致地描绘了这位一代投机大师的操盘心法，我们不单可以从利弗莫尔的成功中获得启示，他多次失败的经历，更加提醒读者一旦忘记风险管理，成功是不可能长久的。对于有志从事专业基金经理或投机事业的从业人员，这本奇书是每位从业人员家居及办公室必备的。

林少阳

以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目录

第一章	初涉股坛被拒交易	P.11
第二章	化名乔装请枪入市	P.25
第三章	罕见意外逆转生机	P.41
第四章	赚回资本重返华尔街	P.51
第五章	两年间三度破产	P.67
第六章	四万美元买教训	P.79
第七章	卖消息的人	P.89
第八章	预感一一应验	P.97
第九章	权倾股坛 王者降临	P.111
第十章	投机者不是投资者	P.129
第十一章	名不副实的棉花之王	P.141
第十二章	愚蠢致命的交易	P.153

第十三章	不由自主的奇特历程	P.169
第十四章	宣布破产 东山再起	P.183
第十五章	引发争斗的咖啡	P.199
第十六章	内幕消息	P.207
第十七章	令人啧啧称奇的预感	P.223
第十八章	与内幕人士角力	P.237
第十九章	操纵者的黄金年代	P.245
第二十章	双重身份的操纵者	P.257
第二十一章	操纵者的没落	P.265
第二十二章	不可能的简单任务	P.281
第二十三章	匿名内幕人士	P.301
第二十四章	内幕消息真假难辨	P.311

杰西·利弗莫尔的传奇一生

1877年7月26日，杰西·利弗莫尔出生于马萨诸塞州

1891年，14岁，在Paine Weber Stockbroking Offices工作

1892年，15岁，第一次投机获利3.12美元

1892年，15岁，赚得人生中第一个1 000美元

1897年，20岁，赚得人生中第一个10 000美元

1898年，21岁，搬到纽约，开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

1899年，22岁，亏掉全部资金，不得不带着借来的500美元回到对赌行中

1901年5月9日，24岁，获利50 000美元，但是很快又全部输光

1902年，25岁，重新获得成功

1906年夏天，在对太平洋铁路股票做空中获利250 000美元

1906年夏天，听信了艾德·哈丁（Ed Harding）的消息，而亏损40 000美元

1907年10月24日，30岁，在市场崩盘中做空，赚到人生中第一个1 000 000美元

1908年，听信了棉花大王珀西·托马斯（Percy Thomas）的建议，在棉花投机中失利

1915年，38岁，在交易中获利145 000美元

1916年，39岁，投机技巧日趋成熟，获利3 000 000美元

1917年，40岁，获利1 500 000美元并还清1914年的欠债。给整个家庭购买了
800 000美元的信托养老基金

1922年，45岁，埃德文·拉斐温（Edwin Lefevre）写出《投机之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一书，成为最经典的投资著作

1924年，47岁，在小麦投机中获利3 000 000美元

1929年，52岁，达到顶峰，在股市大崩盘中获利1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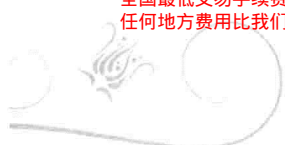
1934年，56岁，破产。不过因为有信托养老基金，他并没有陷入贫穷

1939年，62岁，写了唯一一部作品，总结其投资经历和成败得失

1940年11月28日，63岁，自杀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stack of Euro coins. The top coin is a 2 Euro coin, clearly visible with its design. Below it, several other coins are stacked, their details blurred.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第一章 初涉股坛被拒交易



我中学毕业便出来谋生，第一份工作是在证券行当记价员。我擅长数学，在学校里，一年便完成了三年的相关课程，心算最为出色。记价员的工作，就是在客户室的大型报价板上写上数字。有一个客户经常坐在股票报价机旁，高声大喊着最新价格。对我来说，这些数字出现得不算太频密，我总能记住它们，且应付得绰绰有余。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其他员工，我与当中一些同事结为好友。不过，如果市场交投活跃，我从早上10点至下午3点都会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太多时间和他们交谈；但这都只限于工作时间内，我倒不介意。

然而，纵使市场交易频繁，也没有阻止我反思自己的工作。对我来说，那些报价并不代表股票的价格，它们只是一堆数字而已，不表示每股就值这么多美元。但报价仍有其意义，它们不断变化，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报价为何会改变呢？我不知道，也不关心，甚至从不想它。

对价格走势产生兴趣

我只是看见它们不停地变，而我要关心的是：平日每天5个小时，星期六2个小时，报价都在变。这启发了我对价格走势的兴趣。我对数字的记性很好，可以详细记住价格上涨或下跌前一天的走势如何，我的心算也可派上用场。

当时我只有14岁，我已经注意到，每当股票升或跌时，股价都会出现某些模式。在脑海里观察了数以百计宗例子后，我便开始测试它们的准确度，把当日的股市走势与往日的比较。从这些先例中，我可以得到提示，之后，我便能预料股票的走势。正如我所说，我的唯一依据，就是价格过往的走势，仿佛心里有“内幕消息”一样，期待着股价按预期发展。我已经把它们“记下”了。

举例来说，买入比沽出的胜算只是多一点而已。股市如战场，股价就是你的望远镜，加以利用后，你会有七成胜算。

较早前，我上了另一课，明白了一个道理：华尔街无新事。因为投机的历史非常悠久，股市今日发生的事，过去也曾出现过，而且将来也会重演。我将这条真理始终谨记于心。我总是设法记住股市何时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实战经验才是令你铭记在心的最好方法。

我醉心于投机游戏，热衷于预测活跃股票的升跌，把自己的观察都记录在小本子内，且都不是虚拟交易。许多人记录的所谓虚拟交易，就是即使赚了或输了数百万美元，也不会令你得意忘形或要到救济院去的地步。这小本子记录了我的成败，以及将来极可能会出现走势。最有趣的事莫过于验证自己的观察是否准确，是否分析对了。

比方说，我钻研某只活跃股票，观察了它一整天的细微变动后，便可以推断出这只股票的走向与以往突破 8 或 10 个点前的表现是否如出一辙。我会在星期一记下股票及当时的价格，然后回顾那只股票过往的表现，再预测它在星期二及星期三应会出现的走势。之后，我便从报价机上与真实记录比对。

从此我便对报价机上的信息着迷。股价波动，在我的脑海里首先联想起来的就是向上或向下变动。当然，股价波动的背后总有原因，但报价机从来都不会给你提供任何解释。14 岁时，我尚且没有利用报价机探究股价升跌的原因，更何况现在已 40 岁了。

今天某只股票的走势，个中乾坤，恐怕过了两三天、数周甚至数月，大家也未必知道。不过，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你的交易，包括报价机的信息，都是当下的事，而不是明天的，迟些寻根究底也不晚，但你必须要马上出击股市，否则便会落后于人。这种情况我屡见不鲜。

还记得几天前，市场上其他股票大幅反弹，但空心管公司（Hollow Tube）的股票逆市下跌了 3 个点——这就是事实。接下来的星期一，你会看到董事通过派息——这就是原因。董事知道下一步会如何，即使他们没有沽出自己的股票，也至少没有买入。股价缺乏内部买入支持，没有理由不逆市骤跌。

备忘录常伴左右

我在备忘录上记录的习惯，大概维持了 6 个月。除了在家的时候，工作时间内这本备忘录都常伴我左右。我把想记下的数字都记下，然后钻研当中的变化，寻找重复或表现类似的走势，来学习如何从报价机中解读有待发现的玄机。

有一天，当我吃午餐时，办公室一位年纪比我稍大的同事跑过来，悄悄地问我身上有没有钱。

我问：“你借钱干吗？”

他说：“是这样的，我知道一个关于伯灵顿公司（Burlington）的绝好内幕消息。如果找到人与我合资，我打算玩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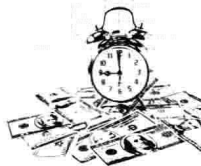
我问：“你是什么意思？玩一把？”对我来说，只有资本雄厚的股海老手，才能按内幕消息出击。为什么这么说？股票入场费要数百甚至数千美元，几乎相当于一辆私人座驾，而且足以雇用得起戴着丝绸帽子的司机。

“这就是我的意思，玩一把吧！”他说，“你有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钱？”

“如果筹得 5 美元，可以买入 5 股。”

“你打算怎样做呢？”



“我打算用尽对赌行可动用的‘杠杆式交易’保证金，全部买入伯灵顿公司的股票。”他说，“我肯定这股票会升，转瞬间，我们会赚一倍，就像拾钱一样容易。”

“等等！”我对他说，然后掏出了我的预测小天书。

我对赚双倍的钱不感兴趣，倒是他说伯灵顿公司股票正在上涨令我好奇。如果这是真的，我的小天书应该会显示出来。看着看着，对了，根据我的预测，伯灵顿公司股票的表现正与它上涨前的惯常表现一样。

我此前从来没有买卖过任何股票，也不曾与其他同事打赌过，但相信这次是很好的实践机会，测试一下我的研究、爱好是否准确也无妨。如果我的预测实际上行不通，理论上也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要是真的那样，我会立刻深受打击。所以，我倾尽家财，把所有钱都给了他，然后他拿着我们的资金到附近的对赌行买入了一些伯灵顿公司股票。两天后，我们套现，我赚了3.12美元。

第一次交易报捷后，我开始独自在对赌行投机，我总是在午餐时间到那儿买卖股票——对我来说，买与沽从来没有分别。我凭自己的方法买卖股票，既不选择自己的爱股，也不选别人的心水股票，我所信赖的只有算术。事实上，在对赌行，我的方法非常奏效，那儿的交易员只需赌报价机上显示的股价变动。

不久，我从对赌行里赚的钱，远远超过在证券公司工作的收入，于是我辞职了。对于我的决定，家里人刚开始时表示反对，但看到我所赚的钱后，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年纪还小，当一个小职员薪酬也不高，但自行投机的成绩倒是不错。

百手兴家反令母忧

15岁时，我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 000美元。我把短短数月内在对赌行赚的钱，全都放在母亲面前，这些还不包括我已带回家的钱。母亲为了使我免受金钱的诱惑，不停地唠叨要我把钱存在银行。她说从未听说过一个15岁的男孩能赚到这么多钱，她甚至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钞，她为此而终日忧心忡忡。

不过，对我来说，只要能继续证明我的预测是准确的，别的我就不在乎了。自己经过思考后的判断最后被准确证实，实在是乐趣无穷。假如以10股测试后能证明我的判断正确，那么买卖100股，我的收益便提升了10倍，便会更加明显，这便是我增加保证金的唯一原因。需要更大的勇气？不！没有分别！假设我全副身家只有10美元，用那10美元做赌注，相比我有100万美元的积蓄，另有100万美元做赌本，前者需要的勇气确实大得多。

15岁时我从股市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给我带来了优越的生活。起初我在较小规模的对赌行买卖，在那儿，若有人一次买卖20股，就会被怀疑是乔装的约翰·盖茨（John W. Gates）或是在旅途中隐姓埋名的摩根（J. P. Morgan）。当时，对赌行很少欺骗客户，也没此必要，因为即使客户预测准确，对赌行也有别的方法从客户身上获利，这门生意的确能牟取暴利。

对赌行是合法经营的——我指循规蹈矩地经营时。对它们来说，股市的波动，已令那些微薄的资本赔光；股市的轻微反应，足以吞噬那区区的3/4个点的保证金，而且赖账的人永不能再参与这场买卖股票的游戏。

我没有随从，只是独自交易，总之就是一人业务，凭自己的天资赚钱。当股价如我预测般升跌时，我没有借助朋友或伙伴之力，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当股价的走势与我预测的相反时，也无人可帮我力挽狂澜。我没必要

把自己的交易告诉别人，当然我身边不乏朋友，但交易时我始终是“独行侠”，这便是我经常“唱独角戏”的原因。

列黑名单交易被拒

没多久，对赌行便因我击败它们而迁怒于我。有一次，我走进一家对赌行，想要缴付保证金时，职员只是光盯着钱，没打算收下，并向我下达了禁令，不准我再进场交易。

从此，他们便称我为“投机小子”（Boy Plunger）。我不得不经常更换经纪行，从一家对赌行转到另一家，后来更迫不得已使用假名；由小额交易开始，初时只买卖15或20股，当他们起疑心时，我会故意先输一点钱，希望可以骗得过他们。当然，过不了一阵子，他们便会发现允许我交易的代价实在太高，于是便对我下了逐客令，叫我另觅其他证券公司，不要影响他们老板的分红。



我转而在一家大型对赌行做了几个月的交易。终于有一天，他们不再接受我的交易，于是我愤而决定要从这家公司赚取更多的钱。这家对赌行拥有多家分行，遍布全市，有些设在酒店大堂内，有些设在附近的小镇。我走进一家设于酒店大堂的分行，问了经理几个问题后便开始进行股票交易。

不过，当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买卖一只活跃股时，分行经理收到总行的电话问谁在买卖这只股票。经理于是询问我，我告诉他我是爱德华·鲁宾逊（Edward Robinson），来自剑桥。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老板，但对方想知道我的外貌。经理向我转述了大老板的要求，我便对他说：“告诉他我又矮又胖，深色头发，留着大胡子。”可是他如实地向他的老板描述了我的外貌，他听了一会儿后，脸顿时变得通红，挂断了电话后，便叫我立刻滚出去。

“他们对你说了什么？”我客气地问。

“他们说：‘你这该死的笨蛋，难道我们没有叫你不要接受拉里·利文斯顿（Larry Livingston）的交易吗？你是否故意让他骗了我们 700 美元！’”除此之外，他不肯再透露了。

我换了一家又一家分行，他们都已认得我了。在任何一家分行，我的钱都无用武之地，甚至连看一看股票报价也会被一些职员揶揄。我力图说服他们允许我进来交易，而我则承诺不会经常来，而且分散去证券公司的其他分行，可是都没有获得他们的同意。

最后，只剩下最后一家证券公司可去，那就是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的“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Cosmopolitan Stock Brokerage Company）。

接受不公平待遇

大都会信用评级为“A-1”级，业务庞大，分行遍及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六个州（New England）各制造业重镇。他们允许我去做交易。几个月下来，我买入沽出股票，有赚有赔，但结果也和以前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像那些小公司那样直截了当地拒绝我交易。这不是因为他们赖皮，而是他们知道，这事一旦公诸于众，说他们因有人碰巧赚了小钱便拒绝那人交易，他们的名声便会受损。不过，他们的下一步对策就更糟了。

他们要求我拿出 3 个点的保证金，迫使我首先支付 0.5 个点的溢价，然后是 1 个点，最后是 1.5 个点。这些条件对我实在不利！假设钢铁公司（Steel）股票的沽出价是 90 美元，而你买入，你的单据上一般会写上“买入 10 股钢铁公司股票，买入价为 90.125 美元”。如果你要支付 1 个点的保证金，那么当价格跌破 89.25 美元，你便会自动输光。对赌行不会向客户催缴保证金，客户不必心痛地通知经纪沽出所有。



大都会附加溢价的做法很不公平。如果我的买入价是 90 美元，那么我的单据上写的不是“钢铁公司股票买入价为 90.125 美元”，而是“钢铁公司股票买入价为 91.125 美元”。为什么会这样？我买入后，股价上涨 1 个点，如果我结束交易，我仍是输钱，而且大都会也一定要我先支付 3 个点的保证金，这么做等于将我的交易能力削减了 2/3。尽管如此，大都会是唯一一家让我买卖的对赌行，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条款，否则便要离场。

当然，我的交易有起有跌，但总的来说也算是赢家。虽然大都会对我的苛刻限制足以击败所有人，可是他们还未满足，更尝试向我设圈套。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凭预感逃过大难。

正如我所说，大都会是我最后的选择。它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资金最雄厚的对赌行，一般都不会对买卖做任何限制。我想我是他们最大的个人交易者、最稳定的常客。他们拥有豪华的办公室，设有我见过的最大、最完备的报价板。报价板之长，相当于那偌大交易厅的长度，而任何可想到的东西都有报价提供，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波士顿证券交易所可供买卖的股票，以及棉花、小麦、粮食、金属等任何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及利物浦可供买卖的东西都应有尽有。

你知道客户如何在对赌行交易吗？你把钱交给职员，告诉他你想买或沽什么，职员便会看看报价机纸带或报价板，把最新的价格及时间填在单据上，上面记录了你买卖的股票股数、价格、时间、交易日期以及你缴纳的金额，好像一份定期的经纪报告一样。当你想结束交易，你告诉职员（同一名职员还是另一位，视证券公司而定），职员便会记录最新的价格。如果该股交投淡静，他便会等着报价机纸带上显示的下一个价格，他在你的单据上记下该价格及时间。完成后，他便会把单据交给你，而你便可到收银处套现。当然，如果市场不利于你，价格超出你的保证金限额，你的交易便会自动结束，而你的单据便会变成一张废纸。

在较小型的对赌行，客户可买卖少量股数，少至 5 股也有交易。单据是一张小纸条，买盘单及沽盘单的颜色各异。有时候，当市场处于疯狂的牛市时，那些对赌行便会损失惨重，因为所有客户都是看涨，而且预测多数正确。这时，对赌行便会扣除交易佣金。如果你以 20 美元买入股票，单据上的价格便是 20.25 美元，即你只剩下 3/4 个点来支持股价升跌。

唯一被迫害的客人

不过，大都会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六个州中最出色的对赌行，拥有数以千计的客户，而我相信自己是他们唯一害怕的客户。纵使我被迫缴付那足以致命的溢价，以及 3 个点的保证金，也没能大幅削减我的交易能力。他们让我买卖多少，我便继续买卖，有时手上持有多达 5 000 股的股票。

有一天，我沽空制糖公司（Sugar）3 500 股，手持 7 张各 500 股的粉红色大单据——大都会使用面积较大的单据，这样他们可在空白位置上填写额外的保证金记录。当然，对赌行从不向客户催要保证金，保证金越少，对他们越有利，因为他们的利润来自你输光的保证金。在规模较小的对赌行，如果你想增加保证金，他们会开出新的单据，那么他们就可以收取买入股票的佣金，而且下跌 1 个点，客户的保证金只能承受 3/4 点的波动。同样，他们把沽出股票的佣金也完全视为新的交易。

我记得那天我的保证金已经超过 10 000 美元。

当我 20 岁时，已经拥有了 10 000 美元现金。我之前提到过母亲对我的劝告，你应该还记得吧。你可能会想，除了老约翰（John D.）外，谁还会拥有这么大一笔巨款呢？她经常叫我要知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我老是反驳她，告诉她我不是在赌博，而是在靠预测赚钱。而且，在母亲眼中是



笔巨款的 10 000 美元，在我眼里，不过是更多的保证金罢了。

我在 105.25 美元的价格时沽空 3 509 股制糖公司的股票。在交易大厅里，有一位名叫亨利·威廉斯（Henry Williams）的客户，他沽空了 2 500 股。我常常坐在报价机旁，向站着的记价员高声喊出价格。制糖公司的价格表现一如我预期：价格实时下跌几个点后，喘定后再度下跌。大市相当疲弱，事事看来顺利，但制糖公司的股价表现游移不定，令我心神不安，我觉得应该马上离场。于是，我于 103 美元这个当日最低价沽出该股。我本该更有信心，但却感觉不安。我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我却未能发现。不过，假如山雨欲来，而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不能自我保护，最好还是赶快离场。

心有不安先行离场

你知道，我不会盲目行事，我不喜欢这样做，也从未这样做过。即使小时候，我一定要知道自己做某件事背后的原因；不过这一次例外，我没法给自己明确的理由。内心莫名的不安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我马上呼叫戴夫·威曼（Dave Wyman），并对他说：“戴夫，你来接替我的位子，我要你帮我做些事。你在喊出制糖公司下一个价格前，稍停一会儿，好吗？”

他说没问题，然后我站起来把报价机旁的位子让给了他，让他同记价员喊价。我从口袋里拿出 7 张单据，然后走向柜台。当你结束交易，柜台里的职员会替你在单据上记下交易记录。不过，我委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离场，我呆站在那儿，斜靠在柜台上，手上握着单据，避免让职员看见它。

不久，电报机咔嚓作响，那个名叫汤姆·伯恩（Tom Burnham）的职员立刻转过头去听。我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感觉他们在酝酿什么阴谋，决定



不再等了。报价机旁的戴夫·威曼开始说：“制糖公司……”电光火石之间，我把单据啪的一声放在柜台上，未待戴夫喊出价格，便向柜台前的职员大声嚷道：“平仓制糖公司！”当然，证券公司必须按上一个价格结束我的制糖公司交易。戴夫喊出的价格仍然是 103 美元。

凭预感逃过大难

根据我的预测，制糖公司这时应该已跌破 103 美元了。那报价机声音让我不安，我感到附近隐藏着陷阱。那报价机像疯了一样咔嚓作响。我留意到汤姆·伯恩没有在我的单据上记录，只是认真地听着报价机的咔嚓声，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咆哮道：“喂，汤姆，你到底在等什么？快在我的单据上记下 103 美元，快点儿！”

交易厅内人人都听到了我的叫喊声，都转过头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大都会从没有真正买入股份，但很难说对赌行不会与银行被挤退一样，如果一名客户怀疑，其他人便会跟着怀疑。因此汤姆紧绷着脸走过来，在我的单据上记下“于 103 美元平仓”，然后把 7 张单据推向我面前，脸色非常难看。

汤姆的柜台到收银处相距不到 8 英尺，但我还未来得及到收银处取回我的钱，报价机旁的戴夫·威曼便兴奋地大喊道：“啊！制糖公司，108 美元！”但一切都太迟了，我大笑着对汤姆说：“老兄，这行不通，是吗？”

这当然是一场诡计，亨利·威廉斯和我一共沽空了 6 000 股制糖公司的股票。这家对赌行收取了我和亨利的保证金，证券公司内可能还有别的客户沽空了制糖公司的股票，可能一共沽空了 8 000 ~ 10 000 股。假设他们有 2 万美元的制糖公司保证金，这笔钱足以让对赌行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左右股市，令我们血本无归。

那个年代，每当对赌行发现许多客户都看涨某一只股票时，他们往往会找几个经纪影响那只股票的价格，令买空的客户血本无归。对赌行的代价往往只是在几百股股份上损失几个点而已，但他们赚取的却是数千美元。

这就是大都会对我、亨利·威廉斯及其他沽空制糖公司股票的客户所做的诡计，他们身处纽约的经纪把价格抬高至 108 美元。当然价格最终会回落，但那时亨利和许多其他客户都已经损失了他们的所有保证金了。每当市场上出现无法解释的暴跌，然后实时反弹的情况，那时的报纸就会称其为“对赌行推动力”（bucket-shop drive）。

股坛老手代复仇

大都会企图欺骗我之后不到 10 天，精彩的事就发生了。一个纽约操作员，令大都会损失超过 7 万美元。这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他在全盛时期，在市场上颇具影响力，在 1896 年的“布莱恩恐慌”（Bryan Panic）中获得“空头”之名。他总是触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灰色地带，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总是妨碍他利用其他会员来实施自己的计划。

一天，他心想如果通过对赌行牟取不义之财，证券交易所或警方应不会控告他。于是他派了 35 个人乔装成客户，安排他们到证券公司的总部和较大的分行去，然后在某日某时，买入证券公司规定的股数上限，并按指示卖出股票套现获利。而他的工作，当然就是在密友间散播该股的利好消息，然后走进证券交易所大堂。交易所里的一些交易员跟他是好友，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股票价格就被推高。要是能慎选合适的股票来做这件事，想把价格炒高 3、4 个点毫无问题。他的同党已按事前计划在对赌行里套现获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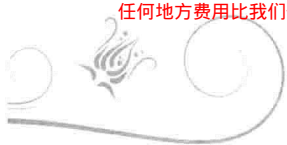
有朋友告诉我，除了同党的开支及酬劳外，那纽约操作员净赚了 7 万美元。他在全国各地数次故技重施，痛击了那些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

哥、辛辛那提及圣路易斯的较大型对赌行。他的爱股之一，就是西部联合公司（Western Union），因为令这类交投半活跃的股票升跌数个点，实在太容易。他的同党按某一价格买入，并沽出获 2 个点的利润，然后再沽空，再赚得 3 个点以上的利润。

顺道一提，有一天我知道那人去世了，死时穷困潦倒，默默无闻。要是他死于 1896 年，每份纽约报纸的头版至少会有一栏报道他，可惜现在他的讣闻不但只刊登在第五版，而且也只有两行字而已。



第二章 化名乔装请枪入市



我发现，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已准备好，要是以 3 个点保证金及 1.5 个点溢价的苛刻限制都不能击败我，他们会使用最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我：他们向我暗示不愿再接受我的交易。于是，我决定转战纽约。在那里，我可以在证券交易所某会员公司交易。不选波士顿的原因，是因为报价必须通过电报机传送，而我希望接近消息来源。我来到纽约时才 21 岁，身上带着我的全部家当——2 500 美元。

我曾经说过，20 岁时我便拥有 10 000 美元，在制糖公司股票交易中缴纳的保证金就超过 10 000 美元。可是，我并不是总在赚钱。我的交易计划非常完善，赚多于赔，如果我一直坚持这个方法，我的胜算可以有七成。

有先例支持才交易

事实上，如果我交易前坚信自己正确，多数都会赚钱；而令我失误的原因多是我头脑不够冷静，没有坚持自己的方针。我确信市场上有先例支持我的想法时，我才做交易。“万物皆有时”，可惜我不知道时机。这也正是华尔街许多聪明人失败的原因。世上有处处碰壁的傻瓜，也有终日不停交易的华尔街白痴。没有人每天都有充分的买卖股票的理由，也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智力每次都能明智操作。

我已证实了这点。每当我凭经验分析纸带，总是赚钱；但当我愚昧地操作，必定亏损。我也不能例外，不是吗？眼前的是巨大的报价板，报价机不断运作，交易的人看着手里的单据变成现金，或是废纸。当然，我对刺激的渴求战胜了自己的判断。在对赌行，你的保证金只是小额资本，不能做长线交易，你会太容易、太快出局。

不管基本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盲目地不断地交易，是造成华尔街专业投资者失手的主因。专业投资者总觉得每日应赚些钱回家，犹如做一份有固

定收入的工作。记住，我当时只是一个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学到什么，会令 15 年后的我可以等待漫长的两个星期，目睹看涨的股票上涨 30 个点后才认为可以安全买入。

我曾破产过，然后努力赚了回来，但我再也不能草率而为。我必须判断准确，所以往往静观其变。那是 1915 年的事了，说来话长，容我稍后再详述。现在，说回我如何累积了好几年打败对赌行的经验，然后如何在那儿赚取我大部分的利润。

寻找公平交易地

事实上，我也曾明知故犯过，一生中也不止一次。股票操作员必须战胜心魔，否则代价很大。无论如何，我带着 2 500 美元来到纽约，在那儿找不到一家可以信赖的对赌行。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警方正在严厉打击这些对赌行。

此外，我希望找到一个能让我交易，且唯一的限制就是我的财力的地方。我买卖的金额不多，但我相信不会永远这样。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公平交易的地方。于是我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家会员公司。

那公司在我家乡设有分行，我认识几名职员。他们很久以前已不在那儿工作了。我没留在那家会员公司太久，因为我不喜欢一位合伙人。后来我到了 A. R. 富勒顿公司（A. R. Fullerton & Co.）。

一定有人告诉过他们我早期的经历，因为没多久，他们全都叫我的绰号“投机小子”。我看起来一直都很年轻，但年轻的外貌有时会带来一些不便，很多人会想占我的便宜，所以我得学会保护自己。对赌行里的家伙都觉得我是小孩，总认为我是靠运气的傻小子，以为运气是我时常击败他们的唯一原因。

半年间，我输光了钱。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交易者，曾拥有“常胜将军”的美誉。我猜我的佣金一定不少。我的账户累积了不少钱，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我虽小心行事，但最后还是输了，原因就是，我只在对赌行才能成绩卓越！

在对赌行，我凭自己的方法赚钱，只是对价格的涨跌下赌注。我研读报价机纸带，专为此而用。当我买入时，价格就写在我面前的报价板上，即使买入前，我也完全知道股票的买入价多少。我往往立刻沽出，因为行动迅速，所以可以成功沽出。

我可以乘胜追击，也可瞬间止蚀。举例来说，有时我肯定某只股票可变动至少 1 个点，但我不贪心，我可缴付 1 个点的保证金，然后瞬间把本金增加一倍，或我只赚半个点。每天只做 100 股、200 股，那么月底时也不错，不是吗？

当然，这安排有实际上的问题，就是即使对赌行有雄厚的资金来承担庞大而稳定的损失，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对赌行容不下老是赢钱的客户。

不管怎样，在对赌行里稳赚的交易技巧，在富勒顿公司就行不通了。在富勒顿公司，我是真正买卖股票。报价机纸带上的制糖公司股价可能是 105 美元，而我预见它会跌 3 个点。事实上，报价机在纸带上印出 105 美元时，证券交易所大堂的实际价格可能是 104 美元或 103 美元。到富勒顿公司交易员执行我 1 000 股沽盘时，这个价格可能更低。

未适应新环境成输家

直到从职员手上拿到报告后，我才知道我以什么价格沽出了那 1 000 股。做同样的交易，我在对赌行里能稳赚 3 000 美元，但在证券交易所里可



能一分钱也赚不到。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但事实终归是：A. R. 富勒顿公司里的报价机纸带传来的价格往往是历史价格，但我仍采用自己原先的交易方法，而且还不明白个中原因。

如果我大手交易，本身的沽盘便会进一步压低价格。在对赌行里，我没有考虑自己交易的影响力。我在纽约亏损累累，是因为游戏规则根本完全不同。我输了钱，并非因我现在在做合法买卖，而是源于我对新操作的无知。

别人一向都说我分析纸带的技巧高超，但现在专家级的纸带分析技术却救不了我。如果我身处交易大堂内，是个交易员，那么我赚的钱或许多很多。如果可以混入场内那帮交易员之中，或许我可能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方法，立刻适应眼前的环境；但事实却不然，我仍沿用既有的操作方式，这样我必定失败，因为我的买卖本身影响了价格。

简言之，我不懂股票投机，只懂较重要的部分，对我来说，那部分一直都非常有用。尽管如此，我仍然亏钱。那么，对于那些毫无经验的门外汉来说，又有多少胜算呢？或者说应该说如何套现呢？

再次打回原形

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的方法出了问题，但我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问题。有时候，我的方法很奏效，然后突然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不是我太执于自己的方法，而是不愿找出自己错在哪里。请记住，那时我只有 22 岁，以这样的年纪，任谁都懂不了多少。

办公室里的人对我都很好。虽然他们的保证金规定使我不能尽情大手投机，但以前的 A. R. 富勒顿老先生和公司内的其他人也对我很友好，经过 6 个月的积极交易后，我不仅把带来的资本及所赚的利润全部输光了，而且还

欠下该公司几百美元。

在那时，我只是一个第一次出门、身无分文的孩子。不过，我知道不是自己的毛病，只是方法有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只是我从不因股市而发脾气，也不会质疑报价机上的数字。为股市生气，于事无补。

我急于重返市场进行交易，一分钟也不想耽搁，只得去找富勒顿老头，对他说：“喂，A. R，借给我 500 美元吧。”

“用来干什么？”他问道。

“我急需用钱。”

“要干什么？”他再问。

“当然是为了保证金。”我回答。

“500 美元？”他一边皱着眉头一边问。“你知道，他们预计你会维持 10% 的保证金，即每 100 股 1 000 美元。你最好记账……”

“不。”我说，“我不想在这儿记账，我已经欠了公司一些钱，我只是向你借 500 美元，然后我可以出去赚些钱回来。”

“你打算怎样做？”老 A. R. 问道。

“我会到对赌行去交易。”我告诉他。

“就在这儿交易吧。”他说。

“不”我说，“我在这儿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我敢肯定我能在对赌行里赚到钱。我懂那儿的玩法。我已经有头绪，知道在哪儿出了错。”

他借给我 500 美元后，我便离开了那家令“对赌行害怕的投机小子”（Boy Terror of the Bucket Shops）损失惨重的地方。我不能回老家去，因为老家的证券公司不接受我的交易。纽约也不可能，当时不许开办这种业务。有人告诉我过去布罗德街（Broad Street）和新街（New Street）到处都是对赌行，但当我需要它们的时候，却一家也没有。慎重考虑后，我决定去圣路易斯（St. Louis）。

以假名再战股坛

我听说那儿有两家公司，它们在中西部（Middle West）的业务非常庞大，分行遍及数十个市镇，利润也非常丰厚。事实上，我一直都听说，以营业额计，东部的公司简直无法与它们媲美。它们公开营业，最优秀的人也放心地在那儿交易。有人告诉我，其中一家公司的老板，是商会的副会长，但可能不是圣路易斯商会。无论如何，我带着那500美元，矢志赚回一笔资金，再回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 A. R. 富勒顿公司做保证金用。

到了圣路易斯，我先到酒店，再梳洗一番，然后便去找对赌行。其中一家名叫 J. G. 杜兰公司（J. G. Dolan Company），另一个叫 H. S. 泰勒公司（H. S. Teller & Co.）。我知道我能赢他们的钱，但必须得小心翼翼。我担心有人可能认得我、告发我，因为全国的对赌行都听过“投机小子”（Boy Trader）的事迹。和赌场一样，他们都探听行内各种消息。

杜兰公司较泰勒公司近，于是我先到杜兰公司，心里希望能在他们对我下逐客令前争取几天时间做些交易。我走进宽敞的交易厅，那儿至少有数百人盯着报价板。我很高兴，因为藏身于这一大群人，应该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伫立着，看着报价板，仔细看了一遍，然后选定了我第一只要操作的股票。

我环顾四周，看到职员的窗口，可在那儿缴付保证金，取单据。他凝视着我，于是我走向他，并问道：“这是买卖棉花和小麦期货的地方吗？”

“是啊，小朋友。”他说。

“我也可以买卖股票吗？”

“如果你有现金，便可以。”他说。

“啊，我有的是钱。”我说得像是个自大的小孩。

“你有，不是吗？”他笑着问道。



“100 美元能买多少股？”我故作生气地说。

“100 股。如果你有 100 美元的话。”

“100 美元，我有；200 美元，我也有！”我对他说。

“噢！”他惊讶道。

“替我买 200 股。”我严厉地说。

“200 股什么？”他问。现在他才认真起来，这是开始交易了。

我再看看报价板，很精明似的，然后告诉他：“200 股奥马哈公司（Omaha）。”

“好。”他说。收了 my 钱，数了数后给我开了单据。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我答道：“霍勒斯·肯特（Horace Kent）。”

他给我单据后，我便离开窗口，坐在客户中，等待着钱不断滚动变多。

我速战速决，当天便做了几宗交易。第二天亦如是。两天内，我赚了 2 800 美元，心里希望他们能让我在这儿交易一个星期就太好了。按现在的成绩，利润应该可观，然后我会转到别的对赌行。要是同样幸运，我便能满载而归，回到纽约再显身手。

身份被揭破遂离场

第三天早上，当我到窗口故作羞怯地买入 500 股 B. R. T 的股票时，那职员对我说：“哎呀，肯特先生，老板想见你。”

我心知事情败露了，游戏已结束，但仍问道：“他为什么想见我？”

“不知道。”

“他在哪儿？”

“在他的私人办公室。从那儿进去。”然后指向一道门。我走进去，杜



兰正坐在桌子旁。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坐下，利文斯顿。”

他指向一把椅子。我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幻灭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的真实身份的，也许是从酒店登记册里查到的吧。

“你为什么想见我？”我问道。

“听着，小子，我不会让你再继续下去，懂吗？一次也不行！懂吗？”

“不，我不明白。”我答道。

他从旋转椅上站起来，身形非常高大，对我说：“请你过来，利文斯顿。”他走到门边，开了门，并指着交易大厅里的客户问道，“看见他们了吧？”

“看见什么？”

“那些家伙。看看他们吧，小子。那儿有 300 人，300 个笨蛋！他们供养我全家，懂吗？！300 个笨蛋！你来了后，两天内所赢的钱，比我两个星期从他们身上赚取的还要多。那不是交易啊，不要把当我小孩！我不会让你继续下去的。你应该心满意足，收手好了！不会再有收获了，你休想再从我这里赚钱！”

“为什么，我……”

“到此为止吧。我前天看见你进来，就不喜欢你的样子。老实说，我并不喜欢，那时已发现你用假名。我叫那蠢材……”他指着那个自知犯错的职员。“我问他你买了什么，他如实告诉我，我便对他说，‘我不喜欢那家伙的模样，他是假冒的！’”

“那笨蛋还说：‘假冒的？不会的，老板！他叫霍勒斯·肯特，是一个大学生，像大人般操作，他没有问题！’”“好吧，就让他爱怎样就怎样。结果那可恶的人害我损失 2 800 美元。小子，我不恨你，但我的保险箱永远为你关上。”

“关于这个……”我开始说。

“注意，利文斯顿，”他说，“我知道你的底细。我赚客户的钱，但你

不属于这儿。我认赌服输，你在我身上刮到的钱，随你带走，但若再让你刮钱，我便是傻瓜了。既然我知道你是谁，那就快走吧，小朋友！”

我带着赚来的2 800美元离开了杜兰公司。泰勒公司位于同一街区。我已经查到泰勒非常富有，他经营许多赌场，我决定到他的对赌行去。我盘算着究竟是出手时稍微节制，再逐渐加大至1 000股好，还是一开始就大手买卖较明智。因为我可能只有一天的机会。他们一发现亏本，很快便会警觉，但我确实想买1 000股B. R. T，我相信自己可赚到4到5个点。不过，如果他们怀疑了，或者许多客户都买入这只股票，他们可能就不让我交易了。我想，也许我应分散交易，由小额买卖开始。

泰勒公司没有杜兰公司那么大，但设备较佳，客户也明显较为富裕。这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于是我决定买入1 000股B. R. T。我走到合适的窗口，对职员说：“我想买入一些B. R. T。限额多少？”

“没有限额，”那职员说。“只要你有钱，想买多少都可以。”

“买入1 500股。”我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叠钞票，那职员开始开单据了。

就在这时，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从柜台里推开那名职员，靠在窗口对我说：“喂，利文斯顿，你回杜兰公司去吧，我们不做你的生意。”

“等等，我拿到单据再说吧。”我答道。“我刚刚买入了一些B. R. T股票。”

“你拿不到单据了。”他说。这时候，其他职员都站在他身后看着我。“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买卖股票，我们不做你的生意。懂吗？”

重返纽约再起步

生气和争论都无济于事，于是我返回酒店，结账后乘第一班火车返回纽



约。实在倒霉！我本想赚回一笔钱，但泰勒竟然连一次交易都不让我做。

我回到纽约，还了富勒顿 500 美元，又开始用在圣路易斯赚来的钱买卖股票。运气时好时坏，但也比不盈不亏好些。结果，我没有抛掉太多过去所学的技巧，只是在富勒顿公司交易后才领会到自己还有更多的股票投机技巧要学。我像填字游戏迷一样，填写着星期天报纸副刊内的填字游戏，不完成决不罢休。当然，我也想找到解谜的诀窍。我想，我与对赌行的交易再没关系了，但我错了。

回到纽约几个月后，一个老人来到了富勒顿公司。他认识 A. R. 富勒顿。有人说他们曾合资购入一群赛马，很明显，他曾有过好日子。经介绍后，我认识了老麦戴维（McDevitt）。他正对着人群讲西部赛马场骗子的事，他说那帮骗子刚在圣路易斯进行诈骗，首领就是名叫泰勒的赌场主人。

“什么泰勒？”我问他。

“H. S. 泰勒。”

“我认识那家伙。”我说。

“他一无是处。”麦戴维说。

“不只这样。”我说。“我还有些账要跟他算。”

“什么意思？”

“我要教训这帮输后不服气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他们的钱袋。现在，他在圣路易斯，我动不了他，但总有一天我会找他算账。”于是我把冤屈都告诉了老麦戴维。老麦戴维说：“好吧，他希望在纽约有业务往来，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在霍博肯（Hoboken）开了分行。有消息说，他的交易没有限额，而证券公司的资金多得能令直布罗陀石（Rock of Gibraltar）都变成小跳蚤的影子。”

“是什么地方？”我想他指的是赌场。

“对赌行。”麦戴维说。



“你肯定他开张了吗？”

“没错，我有几位朋友都跟我说过。”

“那只是道听途说，”我说。“你能否知道他是否在营业，以及交易的上限？”

“好吧，小朋友。”麦戴维说。“明天早上，我会亲自去，然后回来告诉你。”

他亲自去了。看来泰勒在做大生意，而且还正努力搜刮。那是星期五，整整一个星期股市都在上涨。记住，那是20年前的事。星期六的银行结单上的盈余储备肯定大幅下跌，令大投机商有常见的借口进入股市，把实力薄弱的经纪行账户赶出市场。在交易的最后半小时，通常都会出现常规反应，特别是那些交易最活跃的股票。当然，这些是泰勒客户大手买入的股票，所以对赌行乐见有人沽空这些股票。没有比两面痛击这些笨蛋更有趣的了，而1个点的保证金也没什么难度。

装傻混人对赌行

星期六早上，我赶到霍博肯泰勒的对赌行。他的交易厅很大，配备一个略带浮夸的报价板，还有全体职员及穿着灰色制服的特警队。交易厅内约有25个客户。

我找经理谈话，他问我有什么可为我效劳，我什么也没说，只告诉他凭概率在赛马场上赚的钱可以多得多，而且可自由地以全部家当做赌注，几分钟内便能赚数千美元，不像买卖股票，得小心翼翼地把小额的钱押在股票上，而且还要等上好几天。他听后开始告诉我，股市如何安全得多，有些客户赚了多少钱——他肯定是个普通经纪，确实在证券交易所买卖你的股票。他还说要大手交易才能赚到令人满意的钱。

他一定以为我会前往某赌场，想趁我还未在赛马场上失手前敲诈一笔。为此他还说，我得赶在星期六 12 点收市前交易，这样整个下午都可以消遣。假如我选对了股票，更可以在马赛上再赚一笔。

我装作不相信他，而他还在继续游说我。我看了看挂钟，11 点 15 分了。我说，“好吧。”接着就给了他几只股票的沽盘，我给了他 2 000 美元现金，他很高兴地收下了，向我保证我必定会赚大钱，希望我常常光顾。

一切如我所料。许多交易商选择那些不会为限价买卖盘补仓的股票下手，因而迫使股价滑落。价格果然下滑了，我立刻在交易商惯常平仓的最后 5 分钟价格回升之前把我沽空的股票平仓。

我总共赚了 5 100 美元，准备去套现。

“我真高兴来了这一趟。”我对经理说，并把单据给他。

“哎呀。”他对我说，“我不能全部给你套现，没料到事情演变成这样。我星期一上午一定给你准备好，一言为定。”

“好吧，但我要先拿走你公司所有的钱。”我说。

“你得让我付钱给客户。”他说，“我会把你的本钱及利润都还给你，让我先付其他单据的钱。”所以我等他先付钱给其他赢家。我知道我会拿到钱，泰勒做的是大生意，不会赖账。但如果他要赖账，我除了现在拿走他们现有的钱以外，还能怎样？我除了取回自己的 2 000 美元外，还拿到大约 800 美元，这 800 美元就是这家公司内现在所有的钱。我告诉他，星期一早上我会再来这里。他发誓一定给我准备好现金。

身份再三被揭破

星期一 12 点前，我到达霍博肯的交易厅。我看到有人正跟那位经理交

谈，泰勒叫我滚回杜兰公司那天，我在圣路易斯分行里见过此人。我立马知道那位经理已给总行发了电报，总行派人来调查这件事。骗子不会相信任何人。

“我来取回余下的钱。”我对经理说。

“是这人吗？”从圣路易斯来的家伙问。

“是的。”经理一面回答，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

“等等！”那家伙对经理嚷道，然后转向我说，“哎呀，利文斯顿，我们不是跟你说过，我们不做你的生意吗？”

“先给我钱。”我对经理说。他勉为其难地拿出2张1 000元美钞，4张500元美钞，及3张100元美钞。

“你刚才说什么？”我问从圣路易斯来的那个人。

“我们告诉过你，我们不希望你在我们的地盘交易。”

“是的。”我说，“我正为这事而来。”

“好吧，你别再来了，快离开吧！”他对着我咆哮。身穿灰色制服的特警故作漫不经心地走过来。从圣路易斯来的人对经理挥舞着拳头，大声嚷道：“你早该知道的，你这笨蛋，竟然惹上了这个人。他是利文斯顿，你接到过命令的。”

我对那来自圣路易斯的人说：“你听着，这儿不是圣路易斯。你不能像你老板对待贝尔法斯特男孩（Belfast Boy）那样耍花招。”

“你出去！你不能在这里交易！”他大喊。

“如果我不能在此交易，别人也不会来。”我说。“你们难以得逞。”

从圣路易斯来的那人一听到这话，马上转了口气。

“关于这个……小子。”他慌起来，“帮帮忙，讲讲道理！你知道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要是老头子听说是谁做的，一定会暴跳如雷。请你大发慈悲吧，利文斯顿。”

“我会节制点。”我承诺。



“你肯听道理，对吧？请你离开吧，让我们有个好开始。我们才新加入这家公司。”

“下次我来的时候，我不要看到如此盛气凌人的公司。”我说完便转身离开，只听见他对经理连珠炮似的指责的声音。我已经从他们身上拿到了一笔钱，回敬了他们在圣路易斯对我的态度。我情绪激动，或设法令他们关门，也无任何意义。

幕后操控 请枪入市

我回到富勒顿公司，把经过都告诉了麦戴维，然后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希望他可以到泰勒的证券公司，每笔交易20或30股，让他们先认识他。然后，待我看准大捞一笔的机会，便会打电话通知他，然后便大手买卖。

我给了麦戴维1 000美元，然后他去了霍博肯，依我的话行事。他成了那儿的常客。有一天，我觉得股市即将暴跌，便悄悄地通知了麦戴维，他用尽股票限额来沽空。付给麦戴维佣金和其他开支后，当天我净赚2 800美元，而我怀疑麦戴维还自己私下下了一点赌注。之后不到一个月，泰勒公司便关闭了霍博肯的分行。

对赌行的没落

警方忙碌起来，但泰勒公司始终没有受到惩罚，但我只在那儿交易过两次。然后，疯狂的牛市来临，股价回落甚至不足1个点。当然，所有客户都看涨，不断获利，而且利润节节上涨。全国许多对赌行都倒闭了。

游戏方式已经变了。与在声誉良好的经纪商投机相比，旧式对赌行的交易拥有一些明显的优势。首先，当保证金到了顶点，交易自动结束，这时

是最佳的止蚀盘。你不会因要追加保证金而心痛，也不会因买卖盘执行不善而承担风险，等等。

我听说，纽约的对赌行对客户的态度，没有西部对赌行那么大方。在纽约，对于难处理的股票交易单，他们常把潜在利润限制在 2 个点内。制糖公司及田纳西州煤铁公司（Tennessee Coal and Iron）即属此例。即使股价在 10 分钟内移动 10 个点，凭单据也只赚 2 个点。他们估计到，若不如此，客户便有太多获利机会，而且赔一赚十。有一阵子，所有对赌行，包括最大的一家，都拒绝接受某些股票的买卖盘。

1900 年总统大选前夕，当人们纷纷预测麦金莱（McKinley）会当选时，没有一家对赌行容许客户买入股票，麦金莱的当选比率高达 3 : 1。若是在星期一买入股票，你必定赢 3 ~ 6 个点，甚至更多。你可以打赌布莱恩（Bryan）会当选，买入股票也会稳赚。然而对赌行那天拒绝交易。

要是他们没拒绝我的交易，我会永远在对赌行交易下去。不过，我就只会靠波幅赚一点小利，再也学不到更多股票投机的技巧了。

第三章 罕见意外逆转生机



一个人要从自己全部错误中汲取所有教训，需要很长时间。万物都有两面，但股市只有一面，既非看涨也非看跌，而是看对。把这大原则牢牢记住，比记住繁多的股票投机词汇，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我曾听说，有人以虚拟金钱进行模拟股市操作来自娱自乐，以证明自己的预测何其准确。有时候，这类虚拟赌徒会赚到数百万美元。这样的大手投机，非常容易，就好像经常听到有人说明天要去决斗一样。

他的助手问他：“你是个神枪手吗？”

“嗯。”决斗者说，“我可以 20 步外击中酒杯脚。”说得很谦虚的样子。

但无动于衷的助手继续问道：“这很好。不过，如果酒杯对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那手枪正直指你的心脏，你还能击中酒杯脚吗？”

信自己更胜内幕信息

对我而言，我必须用赚的钱来证明自己。损失的教训，令我明白当自己肯定不会后退时，才会勇往直前；否则，我就按兵不动。但这并不表示出错时不该止蚀，他应该立刻止蚀，不应优柔寡断。我这一生里老是犯错，但在输钱中我能获得经验，累积了许多有用的“不该”原则。我有几次输得焦头烂额，幸好还没倾家荡产，否则，我此刻就不在这儿了。我相信总有下一次的机会，而且不会再重蹈覆辙。我相信自己。

想靠投机这个游戏过活，必须相信自己及自己的判断。这就是我不相信内幕消息的原因。如果我依史密斯（Smith）的意见买入股票，那么也必须按他的意见沽出这些股票，我就是在依赖他了。如果史密斯放假时沽出时机却来了，那怎么办？没有人能依靠别人的意见而发财。凭我的经验，我靠自己的判断所赚的钱，比按别人的意见而赚的还要多。我花了 5 年的时间才学会明智投机，在判断正确时赚大钱。

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有趣的经历。回头看来，学习投机的过程似乎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我失败过好几次，那当然不好过，但我输钱的方式与那些在华尔街输钱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投机是份艰辛的工作，投机者必须时刻埋头工作，否则很快便会失业。

在富勒顿惨遭滑铁卢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工作非常简单：从另一个角度看投机。可是，当时的我还不知道，除了在对赌行学到的技巧之外，原来还需要学习更多。我自以为在交易中游刃有余，实际上只是击败对赌行而已。

与此同时，在对赌行交易学会的报价机纸带分析技巧，以及记忆力的训练，都非常有用。这两种技巧，我早已驾轻就熟。作为一个投机者，我早期的成功全依赖这两种技巧，而不是头脑灵活或知识广泛，因为我的思维还未经训练，而且相当无知。我从投机中学习投机方式，而它没对我手下留情。

我还记得初抵纽约，对赌行拒绝我的交易，令我迫不得已去找一家声誉良好的证券经纪商，我第一份工作便在那儿开始。那里的一位同事现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哈丁兄弟公司（Harding Brothers）工作，我早上抵达纽约后，不到下午1点，我已经在哈丁兄弟公司开立账户，准备交易。

以实战验证自己

对我来说，我很自然地以过往在对赌行的方法来交易，也就是赌股价波动，捕捉细微但有把握的价格变化。没有人向我指出个中的重要区别，也没人纠正我。如果有人告诉我我的方法行不通，我也会一一验证，因为只有一件事能证明我错了，那就是“赔钱”，而“赚钱”能证明我的方法正确。投机就是这样。

那些日子，股民心情愉快，股市相当繁荣，令人雀跃不已。我顿时感到

很自在，眼前就是陈旧但熟悉的报价板，板上的语言我 15 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一个男孩正在做着与我第一份差事完全一样的工作，客户同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报价板，准备好单据，高喊着价钱，谈论着股市。

设备也是我所熟悉的，甚至那里的空气，与我从伯灵顿公司股票上赚取第一笔钱（3.12 美元）时一样。同样的报价机、同样的交易者，玩着同样的游戏。别忘了，我现在只有 22 岁。我认为自己已精通此游戏了，难道不是吗？

我紧盯着报价板，看准一只对我有利而且表现良好的股票。我以 84 美元买入 100 股，不到半小时以 85 美元沽出。之后，我看上了另一只股票，如此这般，在很短的时间内净赚 3/4 个点，一开始便旗开得胜，对吧？

请注意：我是一家声誉良好的证券交易所证券商的客户，第一天，仅仅两个小时，我就交易了 1 100 股，买入沽出。结果当天我损失了 1 100 美元。也就是说，第一次的交易，近一半的股本都付诸东流。事实上，部分交易是获利的，但全日累计，我还是赔了 1 100 美元。

看不到投资盲点

我没有为此担心，因为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犯错。我的策略也相当正确，即使我在之前的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里交易，我的成绩也会比不赚不赔好。我那付之流水的 1 100 美元，清楚证明这套买卖方式好像与平时不一样，但只要买卖的操作者判断正确就无须焦急。22 岁的无知不属于严重的缺陷。

几天后，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再以这个方法交易，本应有用的报价机纸带没帮上忙。”但我并没有寻根究底。我继续交易，成绩时好时坏，最后赔光了钱，一无所有。我去找老富勒顿，求他再资助我 500 美元。我之前



说过，我从圣路易斯回来，带着从对赌行赚来的钱，在那儿我总是赢钱。

我更加小心翼翼地交易，有一阵子成绩进步了，一旦情况好转，我开始过得安逸起来。我结交新朋友，过得很惬意。别忘了，那时我还未到 23 岁。我独自在纽约闯荡，口袋里是轻松赚来的钱，相信自己已开始掌握新的买卖方法了。

我考虑到自己的买卖盘在证券交易所大堂执行的实际情况，于是更加战兢兢。可是，我依然执着于报价机纸带，不顾一般原则；如此下去，我便不能发现自己的操作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时势造就巨富帮

1901 年，经济兴旺，我赚了一笔巨款。你还记得那段日子吗？美国经济空前繁荣，正值工业整合、资本合并年代，而且掀起了疯狂的股市热潮。我听说在上一次股市大涨时，华尔街常自夸自己每日成交量有 25 万股，有票面值 2 500 万美元的证券易手。但在 1901 年，每日成交量已达到 300 万股，人人都想赚钱。

许多钢铁巨富抵达小镇，他们比喝醉的水手更加挥金如土，唯一令他们满足的游戏便是股市。华尔街出现了有史以来赚钱最多的人：有“打赌一百万”（Bet-you-a-million）盛名的约翰·盖茨（John W. Gates）及他的朋友，如约翰·德雷克（John A. Drake）、罗约·史密斯（Loyal Smith）等；里德-利兹-穆尔（Reid-Leeds-Moore）那帮人，沽出钢铁公司的持股，利用溢价在公开市场买入洛克岛（Rock Island）这大企业的大部分股份；还有施瓦布（Schwab）、弗里克（Frick）、菲甫斯（Phipps）以及匹兹堡帮（Pittsburgh）；更不必说许多曾被誉称为伟大投机商但被遗忘了的人。所有股票，人人都可买卖。基恩（Keene）炒热了美国钢铁股。一个经纪几分钟内就可沽出 10 万股。

多么美好的时代！多么精彩的股市战绩！更何况股票买卖不必缴税，眼前看不见审判日。

不久，股灾到来的传言甚嚣尘上，老手都说除了他们之外，人人都疯了；但除了他们之外，人人都在赚钱。我当然晓得，股市上涨总有极限，疯狂买入的情况也总会结束。不管怎样，我看跌，可是每次沽出时总是输钱。若非我及时止蚀，一定损失更多。我期待着股市暴跌，但买卖时总是小心翼翼。你们可能会想，我年轻时也大手交易，更何况现在。不过，我买入时赚钱，沽空时赔钱，所以在股市大升时没有你们想象中赚得那么多。

有一只股票我没有沽空，那就是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 Pacific）。我的报价机纸带分析技巧非常有用，我以为大部分股票价格稳定，但北太平洋公司似乎仍然拾级而上。现在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普通股及优先股都不断被库恩-罗布-哈里曼集团（Kuhn-Loeb-Harriman）连手吸纳。

我买空 1 000 股北太平洋公司普通股，不顾办公室内其他人的意见执意持有。该股上涨至 110 美元时，我已赚了 30 个点。我抓住了这获利的黄金机会，我的经纪账户因而累积接近 5 万美元，是当时我累积到的最大一笔金额。对几个月前还在同一地点输得精光的小伙子来讲，还算不错。

大企业之争如箭在弦

如果你还记得，当时哈里曼那帮人通知了摩根（Morgan）和希尔（Hill），表明他们有意在伯灵顿—大北方—北太平洋（Burlington-Great Northern-Northern Pacific）联盟拥有代表权，于是摩根先吩咐基恩买入 5 万股北太平洋公司，以确保拥有该公司的控股权。

我听说，基恩叫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下了 15 万股的买卖

盘，而银行家照着办。不管怎样，基恩派了一个名叫艾迪·诺顿（Eddie Norton）的经纪，混进北太平洋公司，并买入 10 万股该公司股票。我想，他们接着又买入 5 万股，然后囤积居奇。1901 年 5 月 8 日收市后，全世界都知道金融巨头之战已经上演。在美国，从来没有规模如此庞大的资本集团互相较量过。哈里曼对摩根，两者旗鼓相当，双方却也稳如泰山。

5 月 9 日早上，我拥有近 5 万美元现金，但并没持有股票。我以前说过，我看淡股市已好几天了，而机会终于来了。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先是暴跌，然后出现便宜股，接着股市反弹，吸纳便宜股的人便赚大钱，这不用福尔摩斯也能推敲出来。我们即将捕捉这些稍纵即逝的机遇，这是十拿九稳的赚大钱的机会。

一切如我所料。我预测极准，却赔得精光！我因罕见的意外而被击败。如果没有意外，人便没有区别，生活也乏味，股市也只会变成加减游戏，我们也只会是一众营营役役的记价员。推测能拓展人类的大脑思维，去想想如何准确推测吧。



报价机滞后变输家

如我所料，股市沸腾，交投量庞大，股市的波动前所未有的。我在股市里下了许多沽盘。当我看到开市价时，大吃一惊，股市跌幅惊人。我的经纪正忙着，他们与其他经纪一样都尽忠职守，可是当他们执行我的沽盘时，股市已暴跌 20 多个点。因为买卖盘涌现，报价机纸带滞后市场，报告也滞延。

我根据报价机纸带显示的价格（比方说 100 美元）沽出股票，他们在 80 美元时才真正沽出我的股票，较前一晚收市价共跌了 30 到 40 多个点。似乎我在某一水平沽空股票，拖低了股票价格，令股票跌至我原打算买入的极便宜水平。股市不会永无止境地跌下去，所以我决定立即补淡仓，挟好

仓。

我的经纪以场内交易员接获我买盘时的价格买入股票，而不是令我赚钱的价格买入。他们较我估计的平均价格多付 15 个点，任谁都不能面对一天内 35 个点的损失。

我因报价机纸带远远滞后股市而输了。我根据报价机纸带来投机，已习惯地视之为好帮手，但这次它却出卖了我。报价机显示出来的价格因与实际价格不符而令我损失惨重。我重蹈覆辙，跟上次的失败经历一模一样。看来不顾经纪如何执行买卖盘，单凭纸带分析明显不可取。我居然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及想出补救的办法。

我不但没有自知之明，更糟的是我还继续交易，买入沽出，不考虑经纪的操作。你知道，我从不限额交易。我必须在股市里把握机会，努力战胜股市，而不是战胜某个价格。我认为该沽出时便沽出，觉得股市会上涨时便买入。我坚持这项投机原则，而它拯救了我。以限定价格交易，是我在对赌行一直采用的方法，但这却不适用于声誉良好的佣金经纪商。若不曾失败，我永远不会学到真正的股票投机技巧，只能凭浅薄的经验自以为是地继续赌博。

赔钱领悟投资道理

每当我尝试限制价格，以尽量减低股市交易时纸带滞后带来的不利影响时，却只发现我总是跟不上股市，这令我不得不放弃。与其小心翼翼地赌某个价格，倒不如预测未来股市的大势。我已说不上究竟花了多长时间才学懂这个道理。

自从 5 月 9 日惨败后，我便埋头改进操作方法，但仍有缺点。要不是我



偶然赚钱，我恐怕会更快地就能掌握股市智慧。可是我赚的钱足够我过舒适的生活，我喜欢结交朋友，生活惬意。与数以百计的富有的华尔街人一样，那年夏天，我住进泽西州海岸（Jersey Coast）。我赚的钱还不足够抵消亏损以及生活开支。

我不再执意坚持以往的交易方法。我找不出自己问题的症结所在，更遑论去解决问题。我不厌其烦地说这事，是要说明我经历过许多挫折才真正赚了大钱。对于大猎物，我的老猎枪与 BB 弹不能与高性能连发来复枪相比。

那时早秋时，我不但再次输光了钱，而且厌倦了屡战不胜的股市游戏，于是决定离开纽约，到别的地方闯闯。打从 14 岁起，我就买卖股票；15 岁时，赚了人生第一个 1 000 美元；未够 21 岁，赚了第一个 1 万美元。

赚钱赔钱周而复始。在纽约，我也曾赚过数以千计的美元，但最终又赔掉；也曾累积至 5 万美元，但两天后又输得精光。我没有其他工作，也不懂其他博弈。几年后，我重回到起点，这也不是更坏的事情。我虽早已养成挥霍金钱的习惯及生活方式，但相比起我重复的犯错，这也不算什么烦恼。

第四章 赚回资本重返华尔街





我回家去了！回家的一刻，我明白自己余生的使命就是赚回资本，重返华尔街。华尔街是这个国家唯一我能大手交易的地方。总有一天，当我掌握正确方法时，便需要华尔街这个地方让我大显身手。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总要千方百计得到他该得的东西来证明自己。

对于重回对赌行买卖，我没有太大的期望。这儿已没有太多这类公司了，有些公司老板我并不认识；那些记得我的老板，不肯给我机会再试身手，也不想知道我回来后是不是仍是交易员。我如实告诉他们，在故乡赚取的钱全在纽约赔掉了，而我也并非如自己所想象的那般对股市了如指掌，然后又说让我交易对他们有利。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可是他们还是拒绝。新开业的对赌行又不可靠。这些老板认为，即使客户有把握猜对，也应像个绅士般只买入 20 股。

我急需钱，而规模较大的对赌行可以从常客那儿吸纳大量资金。我找了一个朋友到对赌行交易，我信步走入证券公司内，仔细看了一遍，再次游说落盘职员接纳小额的买卖盘，即使只有 50 股也行。他当然拒绝。我与朋友临时编了一个暗语，让他及时按我的指示买卖。

遭告密好梦成空

虽然这办法管用，但所赚的钱只是杯水车薪。不久，这家对赌行连接我朋友的买卖盘时也开始有微言。一天，当他试图沽出 100 股圣保罗公司（St. Paul）股票时，公司不接受他的买卖盘。

后来，我们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一个客户看到我们在外面交谈，便进去向那对赌行告密。当我的朋友到落盘职员处想沽出 100 股圣保罗公司股票时，那职员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圣保罗公司的沽盘，也不接受你的。”

“为什么，祖？”我的朋友问。

“不接纳买卖盘，就是这样。”祖回答。

“钱不够吗？看，全都在这里。”我朋友把我每张10美元的100美元钞票一张张地递过去。祖装出生气的样子，而我漫不经心地在一旁看着。其他客户渐渐围了过来。每当有人大声谈话，或证券公司与客户发生口角时，客户总爱凑热闹，因为他们都想从中获得一些蛛丝马迹，以了解该公司的偿付能力。

祖是助理经理，他走出柜台，走向我的朋友，看看他，又看看我。

“真奇怪！”他慢吞吞地说，“实在奇怪，你的朋友利文斯顿不在时，你什么也不做，只是呆坐在那儿看着报价板，但他一出现，你突然忙碌起来。也许你是在独自交易，但再也不能来这儿了。利文斯顿暗中给你通风报信，我们不会上他的当。”

哎呀，这等于断绝了我的伙食费，幸亏扣除开支后还有数百美元微利。我得想想如何花这数百块钱，因为我急需赚足够的钱回纽约。我深信下一次我会进步。我一直静心反思自己以往愚蠢的失误。当一个人站得远些，更能看清事物的全貌。当务之急，就是赚取新的资本。

一天，我在酒店大堂与同行攀谈，他们都是相当可靠的交易员，大家都谈论着股市。我说道，因为经纪执行不力，尤其是在交易时，所以无人能获胜，而我也一样。

当中有一人尖声地问我经纪指谁。

“全美国最优秀的。”我回答。他一再追问到底是谁。我看出他不会相信我曾与一流证券公司交过手。

我说：“我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他们并非不老实或粗心大意，

而是当你在市场落盘买卖时，从不知道该股的价格，直至从经纪手上接到报告才知道。股价上涨 1 个或 2 个点的次数，总是多于上涨 10 个或 15 个点，场外交易商因执行的限制，无法捉住这些轻微升跌的时机。要是赌行容许大手买卖，我宁愿在那儿交易。”

跟我说话那人，我从未见过。他名叫罗伯茨（Roberts），看起来非常友善。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曾在其他交易所交易过，我说没有，他说他知道一些棉花交易所和农产品交易所，以及一些规模较小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这些公司运作认真，尤其注重买卖盘的执行，并与纽约证券交易所那些规模庞大、精明能干的证券公司保持紧密关系。凭借其影响力和每月数十万股的业务，这些公司得到的服务较个人客户好得多。

遇冒牌经纪招揽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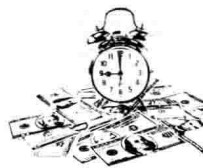
他说道：“它们确实能满足散户的要求，专门做外地业务，对 10 股的买卖盘与 10 000 股的都一视同仁地尽心尽力。它们也非常能干、诚实。”

“好的。如果它们向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支付 1/8 的固定佣金，它们的收入何来？”

“它们本应支付 1/8 的佣金的。但你也知道嘛。”他向我使眼色。

我说：“是的。可是证券交易所公司有一件事不肯做，就是分拆佣金。证券交易所的主管宁愿会员公司杀人、放火、重婚，也不会以低于合法的 1/8 佣金替外人交易。证券交易所能否生存，取决于它有没有遵守这条规定。”

他必定看出我曾与证券交易所的人交手过，因为他说：“听我说吧，总有一家虚伪的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因违反那条规定而被勒令停止交易一年，对吧？回佣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无人可告密。”



大概看到我一脸疑惑，他继续说道：“此外，我们……我指某个特定业务，这些设有电报的证券公司除了收取 $1/8$ 的佣金外，还会收取 $1/32$ 的额外费用。它们很公道，除非特殊情况，或客户的账户闲置，否则不会收取额外费用。你知道吧，否则它们便没有利润。它们干这门生意不是白做的。”

那时候，我已知道他在招揽一些冒牌经纪。

“你能介绍一家可靠的吗？”我问他。

“我认识一家全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他回答道。“我自己就在那里交易。它们在美国及加拿大 78 个城市设有分行，业务庞大。如果没正当经营，业务便不会年年都这么出色，对吧？”

我随声附和说：“那当然，它们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买卖的股票是一样的吗？”

“是的，场外证券交易所，以及美国或欧洲的其他证券交易所也是。它们买卖的东西应有尽有，包括小麦、棉花、粮食等等。它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代理，在所有证券交易所都有众多会员，这些会员不是以自己为名义，就是秘密会员。”

这一刻，我已经一清二楚了，可是我还想继续套他。

我说：“是的，但这改变不了买卖盘须由别人执行的事实。无人能确保市场的变化，也无法保证报价机的价格与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堂的实际价格有多接近。当有人在那儿获悉报价，落盘买卖，再打电报到纽约，已经丧失了宝贵的时间。我还是回纽约去，在声誉良好的公司输钱吧。”

“我根本不懂输钱那事儿，我们的客户没有输钱的习惯。他们都在赚钱，我们处理得很好。”

“你们的客户？”

“我在这家公司拥有权益，如果我可以为它们招徕生意，我必会尽力去办，因为它们待我不错，我也通过它们赚了钱。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你介

绍给经理认识。”

“这家公司叫什么？”我问他。

不良经纪行涌现

他说了，我以前也听过这个名字。这家公司在所有报纸刊登广告，宣称客户听从它们的活跃股票内幕消息后都发了大财。该公司最大的特色是：它绝非一般的对赌行，而是买空卖空证券商（bucketeers），是私自把买卖盘对冲的不良经纪，经过精心包装后，令世人相信它们是从事合法生意的正规经纪。它们是这类公司的始祖。

当年的买空卖空证券商就是这类经纪的始祖，今年有许多这类经纪破产。当骗局人尽皆知时，某些细节便会改变，虽然欺诈公众的手段略有不同，但原理及方法都没变。

这些人经常发放某些股票的内幕消息，一方面发出数百份电报建议投机者实时买入某只股票，另一方面再发数百份电报向其他客户建议沽出同一只股票。这是过往赛马情报贩常用的策略。然后，买卖盘涌现。该公司再通过一家享负盛名的证券交易所公司买卖股票，比如说1 000股，然后取得正式报告。如有疑心重、眼见方为实的人无礼质疑公司私自把客户的买卖盘对冲，它们便会向他们展示这份报告证明自己。

它们经常在交易厅自组全权委托的联营集团，让客户书面授权公司利用客户的资金及以客户的名义，按照公司的判断代客交易，包装成是给客户很大的恩惠。因此，当客户发现资金突然不见了，即使是脾气最坏的客户也无法要求法律赔偿。它们在账面上抬高股票价格，诱使客户参与，然后使用旧式的“对赌行的推动力”，吞噬数百个客户的微薄保证金。它们不会放过任何人，女人、教师和老人更是它们的理想目标。

我对这个“推销员”说：“我讨厌所有经纪，但我会仔细考虑。”旋即抽身离去，以免他再跟我多说话。

找到中途落脚点

我调查过这家公司，知道它们有数百名客户，虽然赖账的事时有所闻，但我倒是没有发现客户赚了钱却被拒付的例子。困难之处就是找不到曾在那家公司赚钱的人，可是我确实赚了钱。刚好那时候，股市走势似乎对它们有利，所以若某一项交易对它们造成损失，它们也不会赖客户的账。

当然，大多数这类公司最后难逃破产命运。美国曾出现买空卖空证券商陆续倒闭的风潮，就像银行接二连三倒闭一样蔓延开去。一片恐慌下，其他公司的客户纷纷提款。目前，美国还有许多退休的对赌行老板。

那“推销员”的公司除了无时无刻不择手段获利、偶然不诚实外，也没听说过什么骇人听闻的事。它们的专业技能就是欺骗那些想一朝致富的笨蛋，但它们往往征求客户的书面批准，以诈取他们的钱。



有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曾亲眼目睹这类公司一天发出 600 份电报建议客户买入某只股票，同时又向其他客户发出 600 份电报力劝他们实时沽出同一只股票。

“是的，我知道这把戏。”我对那小伙子说。

他然后说：“嗯。但第二天，它们又发电报给同一批客户，建议他们放弃手上所有股票，转而买入或沽出另外一只股票。我问办公室里一名高级合伙人：‘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我明白前面部分。纵使你的客户最后都会输钱，但部分客户必定在账面上暂时赚了钱。但是这么做，就是赶绝全部客户。这到底是什么高招？’”

“这高级合伙人说：‘无论他们何时何地如何买入什么，客户都注定要赔钱的。他们输钱的时候，也就是我失去他们之时。我会尽量从他们身上诈取金钱，然后再寻找新的客户。’

为重返纽约铺路

坦白说，我不关心那家公司的商业道德。我说过，我很讨厌泰勒的公司，讨厌到要向它们报复的地步。但我对这家公司却没有这种恨意。它们也许是骗子，也许没有他人所抹黑的那么可恶。我没有求它们让我交易，也不打算听从它们的内幕消息，或相信它们的谎言。我唯一关心的是累积一笔资金，回纽约去，在一家证券公司做大额交易。那儿不是对赌行，不必担心警方会突击搜查，邮政局也不会突击扫荡，冻结你的资金，运气好的人一年半载后1美元也可赚取8美分。

无论如何，我都决定看看那家公司比那些所谓合法经纪有什么交易优势。我没有很多资金缴付保证金，但这类公司私自对冲买卖盘，在这方面自然十分灵活，因此就算是数百美元在这类公司也可以灵活运用。

我来到该公司，与经理见面。当他发现我是交易老手，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有账户，而且把身上的钱全部输光后，他不再向我保证，如果让他投资我的存款，他可以1分钟替我赚100万美元。他以为我是笨蛋、屡赌屡输的报价机白痴。不论是对冲买卖盘的经纪，还是因佣金而沾沾自喜的经纪，都以为我是为它们提供稳定收入的白痴。

我只告诉这位经理，我想要的是像样的执行买卖盘，因为我时常在市场交易，不愿看到报告上显示的价格与报价机上的价格相差半个点，或者1个点。

他用名誉作担保，向我保证任何我认为对的事，它们都会照着办。他们



接我的生意，是因为想向我显示一流经纪机构的水平。它们拥有业界精英，而事实上它们以执行买卖盘闻名，如果报价机价格与报告价格不同，便取对客户有利的价格，当然它们不会百分百保证。如果我在这个公司开立账户，可以通过电报传来的价格买卖。它们对经纪很有信心。

我在这里交易，实际上同在普通对赌行一样，都是按下一个报价交易。我不想表现得太急切，于是摇摇头告诉他我当天不能开户，并告知在什么时候能开。他怂恿我不要错过入市良机，应立刻行动。此刻的股市对他们有利，市场呆滞，股价窄幅上涨，正是引诱客户入市的时候。然后这些公司在有内幕消息的目标股票上炒作，通过股价大幅波动夺走客户的钱。我艰难地得以脱身。

我留下姓名和住址，就在当天，我开始收到预付电报和信函，游说我买入某只或其他股票，它们表示正得悉一家内部联营集团正要把它们炒高50个点。

小试牛刀免被拒

我开始忙着四处物色其他类似对赌行的公司。如果我要从它们的魔爪中赚钱，累积一些资金，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附近的对赌行交易。

我尽我所能了解情况后，便在三家公司开立了账户。我租了一个进行交易的小办公室，里面装有电报机直通这三家经纪商。

我先做小额交易，以免一开始便吓倒它们。总的来说，我赚了钱，但它们很快告诉我，使用直通电报机的客户理应做真正的大生意，它们不欢迎“胆小鬼”。它们以为我的交易越大，输得便越多，就会更快地倾家荡产，而它们便会赚得越多——这推测也相当合理。试想一下，这帮人以平均价交

易，而一般客户永不会在金融市场中常胜。一败涂地的客户已不能交易，焦头烂额的客户却可以发发牢骚、冷嘲热讽一番，以及制造影响生意的事端。

建立私人投资室

我也与当地一家公司建立联系，这家公司可以通过电报机直接联系纽约的通讯员，而通讯员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我也有一部报价机，而且开始小心翼翼地交易。我说过，我的操作如同在对赌行交易一样，只是略慢一点。

我确实可以在这场游戏中胜出。我未试过百发百中的完美记录，但总的来说我都是赢家，而且接连几个星期都如此。我又再次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总会储蓄一些以累积资本，以备日后重返华尔街时一展身手。我又装设了几条专线连接到另外两家对赌行，总共五家这类公司，而且当然都是我的好公司。

有时候，我的计划也会出差错，我的股票没有准确按过往的轨迹而行，而是恰恰相反。不过，这些失误并没有给我带来沉重的打击，我的保证金很小，所以影响不大。我与经纪的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账户和记录往往与我的不一致，差额一律“巧合地”对我不利。真奇怪的巧合！不过，我都尽力为自己争取，最后通常是我获胜。他们总是希望从我身上取回我拿走的东西，视我的利润是临时贷款。

他们真的不认赌服输，专门靠花招或骗局赚钱，不满足于在证券公司的按比例佣金。笨蛋在股票上下赌注，总是要输钱。他们从不思索，你会认为这些人应该经营正统的非法生意，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似乎从未听说过“出卖客户才能致富”（Copper your customers and grow rich）这个历久不衰的格言，继续买空卖空。他们多番设圈套引我入局，我有数次因稍不留



神而上当。当我的交易额较平常少时，他们往往设下陷阱。我指责他们输不起，但他们都一一否认，最后我又如常交易。

与骗子交易的妙处就是：只要你继续和他做生意，他总会原谅你曾逮着他。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愿意迁就你。他也许会让步，真是“宽宏大量”！

与投资骗子交手

我下定决心，不再忍受骗子妨碍我累积资金，我决定教训他们。

首先，我选了某只曾是热门的，现在已变成交投淡静的股票，该股股价表现呆滞。要是挑选从不活跃的股票，他们可能怀疑我的动机。我向5个买空卖空经纪落盘买入该股。当接到买盘后，他们等待纸带传来下一个报价，我这时通过证券交易所某证券公司落盘，在市场沽出100股该股，并催促他们立即执行。你可以想象，当沽盘抵达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堂时，会发生什么事。

一家纽约市外的佣金经纪公司居然急切地沽出一只交投呆滞的股票。有人捡到便宜货，但这宗交易会印在纸带上，而价格就是我5个买盘的价格。我以低价格持有该股400股好仓。电报成员公司问我收到什么消息，我只说有内幕消息。就在收市前，我向那家声誉良好的证券公司落盘买卖，立刻买回那100股。任何情况下，我不愿沽空，也不在乎他们付了多少钱。他们通过电报传回纽约，而立刻买入100股的买盘，令股价急升。我当然早已向那帮买空卖空的朋友落买卖盘，沽出那500股。整个过程相当顺利。

他们还不悔改，我数次在他们身上故技重施，对他们只是小惩罚，100股上很少多于1个或2个点，但却让我积累了一小笔财产，准备下一次到华



尔街大显身手。我有时会改变策略沽空某只股票，但不会过分，每次能净赚 600 或 800 美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妙计最终被揭破

我的妙计不但行得通，而且没料到竟然引起 10 个点的上涨。刚巧有个经纪手上有 200 股，不是平时的 100 股，而另外四个经纪手里只有 100 股，但对他们来说，实在不能忍受，心痛得通过专线来抱怨。于是我去找经理。他就是那个非要我开户，每次都使计愚弄我，但被我逮着后又故作宽宏大量的经理。以他的职位，他的话真的大言不惭。

“有人在市场操纵该股，我们决不会付你他妈的一分钱！”他怒气冲冲地说。

“你接受我的买盘时，股市没被操纵。你当时让我买入，现在也应让我沽出，为公平起见，你不能耍赖，对不？”

他大喊道：“对，我要耍赖，我可以证明有人捣乱。”

“谁捣乱？”我问。

“某人！”

“有谁在捣乱？”我问。

他说：“你的朋友肯定有份。”

我告诉他：“你知道，我单独交易，而且打从我一开始从事股票交易，全镇的人都知道。我现在很客气地建议你，快付钱给我，我不想发脾气，赶快照我的话做。”

他吼叫道：“我不会付钱，这宗交易有人在操纵。”

我也没心思跟他继续废话，所以对他说：“你必须马上付钱给我。”

他更怒气冲冲，骂我是骗子，但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付了现金给我。其

他人可没有这么野蛮。在办公室，经理一直研究我利用交投淡静股票的把戏，他收到我的买盘，他真的替我买入股票，然后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私下再买些，也赚了钱。

这些家伙并不介意客户控告他们诈骗，因为他们都有充分的法律防卫准备。不过，他们害怕银行的钱被查封，因此处处小心，照看着自己的资金。对他们来说，别人称他们为骗子，是无伤大雅的指控，但赖账的污名却是致命的打击。对客户来说，从经纪手里输钱并不罕见，但若赚了钱却拿不到，便是犯了投机者原则中最严重的一条。

赚回资本重返纽约

我拿到了赚来的所有钱，骗走骗子手里的钱这开心玩意，也随着 10 个点的上涨而告一段落。他们的小把戏欺骗了数以千百计的可怜客户，现在自己却也要处处提防堕入圈套。我恢复了正常交易，但股市对我不是常常有利，我受买卖盘数额所限，赚不到什么大钱。

就这样过了一年。这一年，我用尽了所有方法，务求在这些经纪公司的交易中赚钱。日子也过得相当惬意。我买了一辆车，花钱也没有节制。我必须赚回赌本，但同时也要生活。如果股市顺利，我花不完的钱便可以存一些；如果猜错了股市，不但赚不到钱，也不能再消费。正如我所说，我存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而这五家经纪公司已没有多少钱可赚，于是我决定重返纽约。

我有私家车，也邀请了一位交易员朋友同行，开车到纽约去。他答应后我们便上路。我们在纽黑文（New Haven）停下来吃晚餐。在酒店里我遇见了一位交易员老朋友，闲谈间，他告诉我镇里有一家对赌行，生意规模很大。

离开酒店后，我们继续起程赶往纽约。我们的车子路过那家对赌行，想顺道看看它的门面。我们找到那家公司，抵不住诱惑，还是入内看了看。那家对赌行不算豪华，但那儿有块旧的黑板，还有许多客户，正在营业。

那位经理看上去活像一名演员或政治演说家，令人印象难忘。他跟各位说“早安”，真诚得犹如他经过10年用显微镜搜寻后终于发现早晨的美好似的，而且是把这个发现，再附上蓝天、太阳及公司的银行钞票当作礼物送给你。

他看见我们开着豪华汽车，而我们看起来既年轻又无忧无虑。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看起来像20岁，但他推断我们两个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机会说明情况。他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很高兴认识我们，我们可否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谈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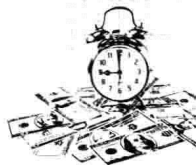
我们发现，那天早上的市场非常好，像是在大声疾呼要求增加大学生的零用钱，因为有史以来聪明的大学生的零用钱总是不够用。但此时，有赖报价机的善心，首笔小小的投资便可带来数千美元的回报。股市带来的回报，是花之不尽的零用钱。

那家对赌行的友善经理巴望着我们能赌，若我们不赌便太可惜。于是，我就告诉他我会如他所愿地赌一把，因为听说很多人在股市上赚了不少钱。

最初我非常谨慎地进行交易，但胜了后便增加资金。我的朋友也跟着做。

回程中继续交易

我们在纽黑文过了一夜。翌日早上9点45分，我们来到这家招待周到的对赌行。那演说家经理很高兴再见到我们，认为他会交上好运，但我已



经赚了近 1 500 美元。第三天早上，我们突然造访了那位了不起的演说家经理，给他落盘沽出 500 股制糖公司股票，他犹豫了一会，但最后还是默默地收下了。股票暴跌逾 1 个点，我平仓并给他单子，正好赚了 500 美元，还有我 500 美元的保证金。他从保险箱里取出 20 张 50 美元的钞票，慢慢地数了三遍，然后在我面前再逐张数清，好像他的手指流出的汗水会把钞票黏着一样，最后他还是把钱给了我。他双臂交叉着，咬着下唇，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背后窗子的上方。

我告诉他我想沽出 200 股钢铁公司（Steel）的股票，但他毫无反应，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继续说，直至改说 300 股，他才转过头来。我等他开口，但他始终看着我一言不发，然后他咂咂嘴，吞吞口水，简直像要抨击 50 年来深恶痛绝的贪赃腐败的政权。

最后，他挥手指着我手上的那叠钞票说道：“把那些东西拿走！”

“拿走什么？”我说，仍不明白他指什么。

他威严地说：“你打算到哪儿去，大学生？”

我告诉他：“纽约。”

他不断点头，大概有 20 次，并说道：“好！非常好！你们快离开这里，现在我认识两个家伙——两个学生！我知道你们不是学生，也知道你们是什么来历。哼！”

我很客气地说：“真的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嗯。你俩……”他不再像气定神闲的议员，开始暴跳如雷地吼道：“你们两个家伙是全美国最大的骗子！学生？呸！你们是新手！呸！”

我们把他留在那儿自言自语，他可能不在乎这些钱，任何专业赌徒都不在乎，在股海里有的是钱，而风水一定会轮流转。他被我们愚弄了，这伤了他的自尊心。

三度重返华尔街

就这样，我第三次重返华尔街。当然，我一直研究自己的投机方法，尝试找出在 A. R. 富勒顿公司 (A. R. Fullerton & Co.) 失败的症结。20 岁那年，我赚了第一个 1 万美元，然后又输掉了。不过我知道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是错失时机，也因为我没有依靠凭自己的研究和经验结合而成的方法，便贸然入市投机。我希望赢，但没意识到应靠技巧取胜。大约 22 岁时，我已累积了 5 万美元，但在那年的 5 月 9 日当天就把它全输掉了，不过我也知道了个中原因。是因为纸带价滞后于市场价，当日的股市亦前所未有地剧烈波动。自从从圣路易斯回来及发生 5 月 9 日的大恐慌后，我仍不明白为何输了钱。依我看，要纠正自己在股市中的某些错误，需要从实践中学习。

世上没有一种方法，比输光一切更能教会你不该做什么。当你知道什么不该做才不会输钱时，就说明你开始学会怎样赚钱了。懂了吗？懂了，那就是学习的开始。



第五章 两年间三度破产



我猜想，一般的报价机迷出错，是因为太执着于专门知识，欠缺灵活，最终便付出沉重代价。虽然原则或许刻板，但毕竟投机不全是数学或理论，即使我的纸带分析，也会不时加入纯数学以外的元素，比如股票表现。

所谓股票表现，就是让你判断股票是否按观察所得的先例发展，如果股票表现有差异，就不要沾手。这是因为若不清楚个中原因，便无法预知市场的走势。无法判断，便不能预知；不能预知，自然赚不到钱。

法国人的曲线图

观察股票走势、研究过往表现，这方法由来已久。初到纽约时，有一家经纪行，那儿有个法国人老是谈论他的图表。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好心经纪行雇用的怪人，后来才知道他说话极具说服力，令人印象深刻。他说数学是唯一不会说谎的东西，依照他的曲线图就可预测股市走势，也可以分析为何基恩能够巧妙地操纵亚特奇森公司（Atchison），令该公司的优先股上涨，传颂一时，后来又如何在南太平洋公司（Southern Pacific）联营集团中失败。

有时候，总有专业的交易员尝试使用这法国人的方法，但后来他们又恢复使用以往的不科学方法来谋生。他们说随心所欲的方法代价较低。那法国人曾说，基恩也承认图表 100% 准确，但在交投活跃的股市上，这个方法却难以实时运用。

法国人有一间办公室，里面保存有每日股价的走势图表，乍看只是显示每只股票数月来的表现，但将个别股票的曲线与大市的曲线比较，并记住某些规则，客户便可知道他们按不科学的内幕消息而买入的股票，是否有上涨的机会。他们把图表当作另一种补充信息。时至今日，许多经纪行都备有交易走势图，这些现成图表由统计专家绘制，不但有股票的，也有商品期货的。

我应该说，图表能帮助懂得分析图表的人，准确点说，应该是对那些对图表融会贯通的人才有帮助。然而，一般的图表分析员很容易沉迷其中，误以为股票的升跌、主要及次级走势就是股票投机的一切。如果自信盖过了理性，便注定会以失败收场。有一位极能干的人，他曾经是一家著名证券交易所的合伙人，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毕业于一流的专科学校。他精心研究许多股票、债券、谷物、棉花、货币等市场的价格表现，根据研究成果绘制图表。他更追溯很多年前的记录，探索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周期变化。他利用平均成本法，按图表买卖股票多年，他经常获胜，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有先例顿成泡影。听说他和他的追随者损失数百万美元，自此不再涉足股市。然而，当市况乐观，牛市便是牛市；当市况悲观，熊市便是熊市，即使世界大战也阻挡不了。因此，想赚钱，还是非评估市况不行。

我不是想偏离主题，但不禁回想起在华尔街头几年的经历。当年不懂的事，现在总算知晓了。我又想起我因无知而犯的错，正是一般股票投机者年复一年所犯的毛病。

交易态度的改变

我第三次回到纽约，在证券交易所某证券公司十分积极地交易，务求战胜股市。我不期望自己的表现像在对赌行那般出色，但过了一阵子后，我认为自己会突飞猛进，因为我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不过，我也清楚自己的核心毛病，就是始终未能领会股票赌博与投机的重要区别。尽管如此，凭借我7年来分析纸带的经验和天赋，我的资本不但为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享有很高的回报率。一如以往，我有输有赢，但总的来说还是赚钱。赚得越多，花得越多，大多数人都如此。这未必一定局限于赚钱轻松的人，只要不是守财奴，人人都会这样。

有些人像老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既懂赚钱又善于守财。当然，这种人死时也富有得难以想象。

每天从上午 10 点至下午 3 点，我全心投入股市，下午 3 点后，便尽情享受生活。请不要误会，我从没有因追求享乐而影响交易。我输了是因为失误，并不是生活放任，过度享乐。我从来没有因精神不振或酗酒导致手足颤抖而妨碍我的投机活动，我也不会让任何事影响我的身心健康。即使现在，我时常在 10 点前就睡觉。年轻时我从不熬夜，因为如果睡眠不足，我就不能很好地交易。我的身体状况，一直比输赢参半的投资成绩要好，我认为没必要错过生活中美好的事。股市可让生活变得美好，一个人以冷静专业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谋生方法，才能获得自信。

我在股票交易上的第一个转变，就是对时间的把握。我不再像在对赌行时，等到有把握时才动手，只赢 1 到 2 个点。如要在富勒顿公司掌握走势，我必须及早行动，必须研究股市未来走向，预测股票走势。此话听来好像有点陈腔滥调，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对我来说，改变对投机的态度最为重要，我渐渐地明白赌股价波幅与预测股价必然升跌的区别，以及赌博与投机的差别。

实战是最佳佐证

我不得不提前一个小时就开始研究市场，这一点我在世界上最大型的对赌行恐怕也学不会。我对交易报告、铁路利润及金融和商业的数据很感兴趣。当然我喜欢大手投机，难怪人家叫我“投机小子”。同时我也喜欢研究股市动向。凡是有助于我明智投机的事，我从不会厌倦。在未解决问题之前，我得好好分析它，一旦我认为已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一定要去验证。我知道只有一种验证的方法，那就是用自己的钱去证明。



到目前为止，进度似乎很慢，但我仍是赚钱，因此自觉学习的进度已经很快了。如果我常常赔钱，也许会激励我更加努力。我肯定还有很多错误尚未发现。我不确定究竟输了多少，如果输得很多，我就没有足够的资金验证我的交易方法有没有进步。在富勒顿公司研究自己的赚钱买卖时，虽然我经常 100% 准确判断出市场状况及大势，而市场“追货”的情况理应助我赚更多钱，可是结果不是。这是为什么呢？

不完全的成功与一败涂地的收场，都同样值得学习。

例如，牛市开始时，我已经看涨，于是买入股票以证明自己的眼光。接着，如我所料，股市上涨。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我还能做什么呢？唉，知名前辈的话抑制了我年少的轻狂，我决定要明智一点，小心谨慎地投机。谁都知道，获利后应在股价调整时买回。这正是我做的事，更应该说，我努力做的事。因为我往往在获利后，便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调整，眼睁睁地看着持有的股票飞涨 10 个点以上，而我却错失良机，那 4 个点的利润安放在我保守的口袋里。人们说获利后“落袋平安”，不会变穷。当然不会变穷，但在牛市里只得到 4 个点的利润，也不会使人致富。

不做投资笨蛋

我本应赚 2 万美元，却只赚了 2 000 美元，这就是小心谨慎带来的结果。当我发现自己所赚的钱比本应赚的少很多，我便开始明白一个道理：笨蛋有级别之分，全视他们的经验而定。

新手一无所知，人人（包括新手自己）都知道这点。但次级笨蛋，认为自己知识广博，也令其他人信以为真。他是资深笨蛋，不去研究市场，而是关心更高级笨蛋对其所操纵市场的评论。次级笨蛋知道如何不重复新手犯的错来避免输钱，但就是这些不是 100% 笨蛋的半笨蛋，是经纪行真正的全年

“衣食父母”。一般来说，他能熬过三年半，而新手一般在华尔街只能熬过3至30周。次级笨蛋常常引用著名的交易格言及各种投机规则，也知道从老手艰深的话中透露出的所有禁忌，不过他们忘了最重要的一项，那就是：不要当笨蛋！

这种半笨蛋喜欢下跌时买入，自以为聪明机灵。他等待股价下跌，根据最高价回落后的点数，计算自己捡到多少便宜货。在牛市中，纯粹的笨蛋完全不知道规则及先例，盲目买入，因为他有盲目的希望。他能赚到最多的钱，但一次正常的股价调整，一下子便可把他所赚的都输掉。

小心而懒惰的笨蛋正如我一样，自以为自己是在根据别人的智慧明智地投机。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用于对赌行的方法，认为改变后，尤其是以为采用了具有资深交易经验的客户评价高的方法后，便能解决问题。

与众不同的“火鸡”

大部分人（让我们称之为客户）都一样。你很难找到几个人可以诚实地说，华尔街没有欠他们钱。在富勒顿，交易员也和平常人一样，各种级别都有！不过，当中有一个老家伙与众不同。首先，他很老；其次，他从不主动给意见，也从不吹嘘自己的利润，却善于细心倾听别人的话；他看起来并不热衷于小道消息，也从不打听对方听到什么或知道什么，但如果有人告诉他小道消息，他会很客气地表示感谢。

要是小道消息正确，他有时候也会再次向给消息的人道谢；要是消息不对，他也不抱怨。因此，谁也不知道他是听从小道消息，还是置之不理。公司里传闻这老家伙很富有，可以做相当大笔的交易，但他从没有向公司贡献过很多佣金，至少谁也没看到过。他名叫白里奇（Partridge），但人们背地里叫他“火鸡”，因为他胸肌很大，而且习惯将下巴贴在胸口上，神气地穿

梭于不同的房间。

有些客户总爱受人摆布，爱被迫去做某些事，假若失败了，可把它怪罪给别人。这种人常去找老白里奇，告诉他熟悉内幕人士朋友的朋友建议他们买卖某只股票，希望事前让他指点迷津。可是，不管那内幕消息是买入还是沽出，那老人的答案都一样。

那客户说完他的烦恼后便问道：“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老“火鸡”把头歪向一边，凝视着这位客户朋友，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终于，他吐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知道，这是牛市！”

我经常听他说：“唉，你知道，这是牛市！”好像他给你一件用100万美元意外保险单包裹着的宝物一样。当然，我不懂他的意思。

一天，一个名叫艾默·哈伍德（Elmer Harwood）的人气急败坏地冲进办公室，填写了单子交给职员落盘买卖，然后匆忙走向白里奇。当时白里奇正在礼貌地聆听约翰·范宁（John Fanning）诉苦。约翰无意中听到基恩向一个经纪落盘，于是约翰跟着落盘，但他的100股只赚了3个点，但他沽出三天后股价就上涨了24个点。这是约翰至少第四次向他诉苦了，但老“火鸡”只是同情地微笑着，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

艾默冲向老头儿，没有向约翰道歉，便对“火鸡”说：“白里奇先生，我刚刚沽了克莱美汽车公司（Climax Motors），有人说股市会调整，我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回，如果你仍持有这只股票，最好跟着做。”



坚执己见信自己

艾默用怀疑的眼光望着老头儿。他之前给老头儿第一手内幕消息叫他买入。行外人或免费提供内幕消息的人，即使未证实内幕消息是否准确，都总是认为对方应完全信赖自己。

“火鸡”感激地说：“是的，哈伍德先生，我当然仍持有这只股票。”艾默真好，还想起这老家伙。艾默说：“好吧，是时候获利了，待下一次股价下跌时再买入。”说得像是刚为那老头儿开写存款单一样。他没看到老头儿脸上的感激之情，艾默继续说道：“我刚刚沽出所有股票！”

从他的言行看，保守估计他至少沽出有1万股，但白里奇先生摇摇头，抱歉地说：“不！不！我不能这样做！”

艾默叫道：“什么？”

白里奇又说：“我就是不能！”

艾默非常苦恼：“我不是给你内幕消息叫你买了吗？”

“你给过，哈伍德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确实非常感谢，但是……”

“等等！请听我说！那只股票难道没有在10天内上涨7个点吗？对不对？”

“的确是，很感谢你，但我不想沽掉它。”

艾默大惑不解地问道：“你不能？”这就是提供内幕消息的人对对方的谈话习惯。

“不，我不能。”

艾默凑近他问道：“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因为这是牛市！”老头儿说这话时，像是已经详细解释过一样。

艾默很失望，看似生气地说道：“行，我也知道这是牛市，但你最好



把股票脱手，在股价调整时买回，也可降低自己的成本。”

老白里奇很苦恼地说：“我的好孩子，如果我现在沽了这股，便会失去我的持仓，那我以后怎么办？”

艾默·哈伍德骤然举起双手，摇摇头，向我走来，故作小声又关切地问我：“你有没有赚？”然后说，“我问你！”

我什么也没说，于是他继续说道：“我给他克莱美汽车公司的内幕消息，他买了500股，赢了7个点，我建议他沽出，然后在股价调整时再买回，现在迟了。我告诉他时，他怎么说的？他说如果沽出就会失业，你看怪不怪？”

饱经兴衰求安稳

老“火鸡”插嘴说：“对不起，哈伍德先生，我没有说失业！我说失去持仓。当你到了我这年龄，经历了股市兴衰、经济恐慌后，自会明白失去自己的持仓是谁都承担不起的代价，连巨富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也不例外。我希望股价调整，你便能以较低的价格买回你的股票。我只能凭我多年的经验投机，为此我曾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不想再交学费，但我非常感激你，让我觉得钱好像放在银行般安全。你知道，这是牛市！”他说完便昂首阔步地走了，留下一脸茫然的艾默。

当时，我没太在意老白里奇的话。回想过去，我虽看准股市，但赚到的钱却没有预期得多，才渐渐了解到老白里奇话中的智慧。我钻研得越深，越认同他的见识。他年轻时定有同样的缺点，因此领悟到自己的人性弱点，不会再受诱惑。受过经验教训后，他明白那些难以抵挡的诱惑往往会令他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也如此。

老白里奇不断告诫其他客户说，“嗯，你知道这是牛市！”我最终明白

了他话中的玄机：赚大钱不能靠个别股价波动而要看股市大势。换句话说，不能靠分析纸带来评估整个股市及走势。明白这点后，我在投机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世上最难学的技巧

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输赢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我想告诉你：我赚大钱，从来跟我的想法无关，而是静观其变，明白吗？准确预测市场根本没有窍门，只是我能谋定后动。在牛市中，你总能发现许多很早便看涨的人，在熊市中也有很早就看跌的人。我认识许多看准时机、判断正确的高手，在获利最多的价格开始买卖股票，但他们的经验总是跟我的差不多，没有真正赚到钱。

看准市场兼谋定后动的人犹如凤毛麟角，这一技巧是世上最难学的。股票操作手只有掌握这一本领，才能赚大钱。掌握股票买卖本领的人，要赚取数百万美元，比起对股票一无所知的人要赚数百美元更加容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这是因为看准市场的人，当股市如他所料的慢慢发展时，他开始不耐烦，或犹豫起来。正因为这样，许多根本不是笨蛋，也不属于第三级笨蛋的华尔街人，却都赔了钱。并非是股市战胜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他们虽聪明但不能谋定后动。老“火鸡”恰恰是言行一致的，不但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也能谋定后动。

无视股市剧烈波动，试图买入沽出，就是我失败的主因。这主要是因为无人能捕捉所有波动。在牛市时，你便买入并持有股票，直到你认为牛市快结束时，便沽出。要做到这点，你必须钻研整体市况，而不是靠内幕消息或影响个别股票的特殊因素。然后，沽出你持有的全部股票，全部沽出！静待



你认为是股市转变，整体市况开始逆转。

你必须凭借自己的智慧及眼光，否则我的建议，便等同叫你低买高沽一样。有件有用的事人人都可学会，就是放弃争取最后或最先的 1/8 点。这是世上代价最高昂的百分点，它可葬送股民的数百万美元，这些钱足以兴建起一条横跨美洲大陆的混凝土公路。

后来，我开始较明智地买卖股票。我在研究富勒顿公司交易的过程中，察觉到另一件事，就是初期的交易都很少亏损。这使我一开始时便大手买卖，对自己的判断注入信心，但有时也会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或因为自己的急功近利，而功亏一篑。如果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任谁也不能在股市中大有作为。

成败源于自信心

我的体会是：研究整体市况，持仓，坚持。我耐心等待，没有焦躁不安，也没因挫折而动摇，明白那只是暂时现象。我曾沽空 10 万股，眼看股价即将反弹，我已预料到这反弹必定出现，会让我的账面利润相差 100 万美元，但我始终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一半的账面利润消失，丝毫没考虑过先平仓，然后在反弹时沽出。我知道，这样做我可能会失去持仓，丧失赚大钱的机会。股价剧烈波动，能助你赚大钱。

如果说我这么久才学会这道理，那是因为我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从犯错到知错往往需要一段时间，而从知错到确定失败需要更长时间。我的进展也相当顺利，而且我还很年轻，所以还有其它方法补救。我大部分利润仍是靠分析纸带获得的，因为这种市场非常适合采用这种方法，不像最初在纽约时那般经常赔钱，也不像当时因输钱而恼火。想想我在两年内三次倾家荡产，就明白我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倾家荡产是最有效的教训。



我的资本增长不是很快，因为我时刻遵守定下的规则：每当找到失败或失误的原因时，便在我的资产表上增添一项全新的“不该做”事项。随着资产与日俱增，利用这笔资产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生活开销。我不会苛待自己，会去享受相同年龄和兴趣的人想要的许多东西，比如我有自己的汽车。股市只在星期天和公共假期休市，在股市中赚钱，没有理由生活节俭。

当然，我的经历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不如意的时候，难以一一尽述。简言之，能令我不费气力轻易想起来的，就是在买卖股票时最有价值的教训，个人投机宝库增长的知识，以及能认清自己的事情。



第六章 四万美元买教训



1906年的春天，我在大西洋城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我手上没有股票，只想换个环境，好好休息一下。我顺路到我第一家光顾的经纪公司——哈丁兄弟公司，我当年的账户相当活跃，交易量可达3 000至4 000股，虽然与我刚20岁时在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的交易量相比不是很大，但与我在对赌行的1个点的保证金及以我的账户在纽约证券交易买卖股票的经纪所规定的保证金相比，当真不可同日而语。

突如其来的感觉

你可能还记得我曾说过，我在大都会沽空3 500股制糖公司股票时，预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决定平仓。我时常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而我往往都不加辨析，以感觉行事。有时候，我会轻视这一念头，对自己说只因一时的盲目冲动便改变持仓，实在愚不可及；我也以为是抽多了雪茄、睡眠不足、肝脏欠佳等原因导致的神经过敏。

我说服自己要克服冲动，坚持己见，但不理预感的结果常令我后悔。很多次我都没有按照预感沽出，翌日我到商业区，市场仍然强劲，甚至上涨，然后告诉自己盲从预感冲动沽出会有多傻。到了第三天，市场往往大跌。某些地方出了一些问题，要是我不是太过聪明，太理智，便赚钱了。个中原因，明显不是生理因素，而是心理因素。

我只想讲一件事，因为它对我的影响很大。此事发生于1906年春天，当时我在大西洋城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与我同行的朋友也是哈丁兄弟公司的客户。我在股市上没有任何投资，可尽情休假；除非市场非常活跃，而我的持仓量相当大，否则我往往可暂停交易。我记得当时正是牛市，对一般企业来说，前景有利。虽然股市放缓，但市场稳定，所有指针显示价格会持续上涨。

一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饭，读完了所有纽约早报，也看厌了海鸥叼起蚌飞到 20 尺高空，再把它扔在又湿又硬的沙地上开始饱餐一顿的过程。我与朋友结伴到木板大道（Boardwalk）散步，这是白天最有趣的事了。

还没到中午，我们慢慢地走着消磨时间，呼吸着带咸味的空气。哈丁兄弟公司在木板大道有家分行，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顺路进去看看开盘情况，这纯粹是个人习惯而已，因为我实在没事可做。

我们发现股市非常强劲而且交投活跃。我的朋友对市场非常乐观，持仓量不多也不少，买入价较现价低数个点。他开始告诉我，持有股票静待更高的价格很明显是最明智的做法。我没有太专心听他说话，也懒得附和他。我看了一遍报价板，注意着股价的变化，大部分都上涨了，然后注意到联合太平洋公司（United Pacific），霎时我有种预感觉得应该沽出它。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有这种感觉。我问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感觉，但始终找不到要沽空联合太平洋的原因。

说不出原因的沽盘

于是我盯着报价板上最新的价格，直到再看不见任何数字、任何报价板或其他东西为止。我满脑子只想着要沽出联合太平洋，但不知因由。我看起来一定有些不对劲，站在旁边的朋友突然用肘轻轻碰了我一下，问道：“喂，你怎么了？”

“不知道。”我答道。

“打瞌睡？”

我说：“不，不是打瞌睡，我只想沽出那只股票。”我走向放着空白单子的桌子，我的朋友跟着我。我填写了 1 000 股联合太平洋的沽盘，然后交给经理。从让我填写至接过我的沽盘他都一直保持微笑，可是他一看完，立

即收回了笑容，并盯着我。

“你确定吗？”他问道，但我只是看着他一言不发。接着，他匆匆走向操作员。

我的朋友问：“你打算做什么？”

“我要沽空这只股票。”我回答说。

“沽空？”他大叫起来。如果他看涨，我怎能看跌？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1 000 股联合太平洋。”我说。

“为什么？”他激动地问。

我摇摇头，表示我说不上原因，但他肯定以为我有内幕消息。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大厅外，在那儿没人看到我们，其他客户及伸长脖子张望的闲人也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

“你听说什么了？”他十分激动地问。联合太平洋是他的爱股之一，他看好该公司的利润和前景，但他愿意间接知道关于看淡这股的内幕消息。

“什么也没有！”我说。

“没有？”他一脸怀疑。

“我什么也没听说。”

“那你到底为什么沽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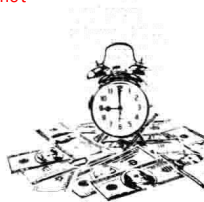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我实话实说。

“噢，拉里，从实招来吧。”他说。

不顾一切地沽货

他知道我不会无故买卖，而我沽空了 1 000 股联合太平洋股票。在如此强劲的市场里沽空那么多股票，一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我不知道。”我重复说，“我只是觉得有事会发生。”



“会发生什么事？”

“我没法解释，只知道想沽空那只股票，而且还打算再沽 1 000 股。”

我回到交易厅，再落 1 000 股沽盘，如果第一次沽空的 1 000 股是正确的话，我应该再沽空一些。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我的朋友不断地追问，还不能拿定主意是否跟我一起沽空。如果我告诉他，我听说联合太平洋会下跌，他一定不会问我是谁说的或为什么，便立即沽出。

他再次问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许多事都可能发生，但我不敢向你保证到底会发生什么，我无法给你原因，也不能未卜先知。”我对他说。

他说：“那你就是疯了，完全疯了，沽空那只股票简直莫名其妙。你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沽出吗？”

“我不知道原因，只知道我想沽。”我说。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于是我又沽出 1 000 股。

我的朋友拉住我的手说：“喂！离开这儿吧，否则你就沽空整个股市了。”

我尽情沽出，还没等到最后 2 000 股的报告便跟着他走了。对我来说，再好的理由也没法改变我沽空这么多股票的决定。没有任何理由，尤其当整个股市这么强劲，也没有任何熊市的征兆，沽空似乎太过分。但当我记起，每次有这股沽空冲动时，我都没有沽空，结果往往后悔不已。

我曾把这段经历告诉一些朋友及许多人。吉姆·菲斯克（Jim Fisk）只望着我说道：“去沽空吧！然后请我到你的丧礼去。”

我说：“好的，看看那沽空的人赚到的钱！你也亲手沽空一些联合太平洋吧。”

“不！我是那种顺势而为而致富的人。”

凭预感赚到 25 万美元

翌日，完整的报告出来了，市场开始滑落，但跌势并非很猛烈。我知道天底下没有什么事能阻挡股市大跌，于是我加倍沽空，又沽出 5 000 股。当时，大部分人都明显看到了情况，而我的经纪非常乐意帮忙。这不是他们或我自己鲁莽行事，我估计股市的方法也没有错。第二天，开市时股市表现尚可，然后转向恶化。当然我认为一切都值得，于是想得寸进尺，再加倍沽空，孤注一掷，又沽空了 1 万股。

我认为自己的预测百分百准确，而这是天赐的机会，除此之外别无他想。这天赐的良机，视乎我怎样利用而已，全视乎我自己。我沽空更多。难道我没有想过，沽空那么多股票，股市不必大升也能吞噬我所有账面利润及本金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想过，但是如果我想过，对我也没多大影响。

我并没有鲁莽豪赌，而是小心谨慎地投机。没人能阻止地震，是不是？他们不能一夜间不费分毫、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把倒塌的房屋完全复原，对不对？唉，今后数小时，就是全世界的钞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不对？

我不是盲目地赌博，也不是疯狂的“空头”。我没有被成功冲昏头。不！我不是幸灾乐祸。第二天，我在股市大赚了 25 万美元，是我当时最大笔的利润，而且是在短短数日内赚到的。

我没有科学或儿戏的解释，只是告诉你我做了什么，其原因和结果。我对那神秘预感的关心，远不及我从股市中赚到的 25 万美元。这表示，要是时机来临，我今后可操作远比现在更多的股票。

那年夏天，我去了萨拉托加温泉（Saratoga Springs），原本是想度假，但我又总是留意股市。起初也不太累，想想股市也不觉得烦。后来，我在那

儿认识的人都对股市有浓厚的兴趣，不期然便谈论起来。我发现纸上谈兵和实战有天壤之别。有些家伙跟你说话时，令你想起冒失的员工与难相处的老板谈话，那态度实在可鄙。

哈丁兄弟公司在萨拉托加也有分行，那儿还有不少客户。他们在这里设分行的原因，我猜是因为广告价值。在度假胜地设有分行，本身就是高级的广告宣传。我总是顺路去逛逛，在人群里坐坐。这儿的经理来自纽约办事处，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无论对朋友还是陌生人都会热心帮助，一有机会便招揽生意。

那儿是内幕消息的集散地，赛马、股票、服务生的各种消息，应有尽有。交易所的人都知道我对内幕消息不感兴趣，因此经理从不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不会对我说他刚从纽约办事处得到的灵通消息。他只是递给我一张电报，告诉我“这是他们发出的”。

一个电话动摇信心



当然，我依然关注股市。对我来说，看报价板、分析迹象是一个过程。我注意到，我的老朋友联合太平洋有上涨的迹象，价格高企，但从股市表现看来，似乎有人在吸纳。我观察了数天，一直没有买卖。我越观察，越相信有人在吸纳。那人并非小角色，不但拥有大笔资金，而且懂得操作，吸纳手法相当高明。

一旦确认这点，我立即开始买入，价格大概是 160 美元。这只股票表现相当不错，于是我继续买入，每次 500 股。我买得越多，股票越强，虽没有大幅上涨，但我还是很满意。从纸带上看，这只股票没有理由这样平淡，应该大幅上涨才对。

突然，经理走向我，说收到从纽约传来的电报，问我是不是在交易厅，他们回答“在”，另一张电报紧跟着传来：“留住他，告诉他哈丁先生想和他通话。”

我说我愿意等，然后又买入 500 股联合太平洋，我想不出哈丁会对我说什么。我觉得与生意无关。我的保证金非常充足，远多于我想买入的额度。过了一会儿，经理前来告诉我，艾德·哈丁先生在长途电话上等我。

“你好，艾德？”我说。

但他却说：“你到底搞什么鬼？你疯了吗？”

“那你有没有疯了呢？”我说。

“你打算做什么？”他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买入那只股票。”

“怎么了，我的保证金有问题吗？”

“不关保证金的事，是不要当大笨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为什么买入联合太平洋？”

“它在上涨啊。”我说。

“上涨！见鬼！难道你不知道是内幕人士想引你接货吗？你在这里最引人注意了，赌马输钱还输得有意思些，别让他们耍你。”

我告诉他：“没人在耍我，我跟谁也没说起过。”

但他反驳说：“你别指望每次投机这只股票都有奇迹救你，一有机会就赶快脱手！”

他接着说：“当这帮恶棍拼命大手抛出的时候你还买入这只股票，实在愚蠢。”

“从纸带所见，分明就是他们买入。”我还坚持。



轻信人言遭受损失

“拉里，你的买盘开始涌现时，我几乎突发心脏病，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当傻瓜了。赶快脱手吧！这股随时下跌，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再见！”然后他挂了电话。

艾德·哈丁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消息十分灵通，是无私心而善良的真正朋友。更重要的是，以他的地位能够听到不少消息。我买入联合太平洋，全凭多年来对股票走势的研究，以及察觉到的某些蛛丝马迹，凭经验知道价格大幅上涨的机会很大。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我的猜想是：我通过纸带分析推断有人吸纳该股，只是因为内幕人士在高明地操纵，令报价机纸带误导我。艾德·哈丁千方百计劝我不要犯他这么肯定的天大错误，令我深受感动。他的聪明及动机都毋庸置疑。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听从他的建议，但最后我还是照他的话办。

我沽出所有联合太平洋股票。当然，如果买空是傻事的话，不沽空也同样很傻。所以我沽出所有买空的持股后，又沽空了 4 000 股，大部分价格约 162 美元。

第二天，联合太平洋董事会宣派 10% 股息。起先华尔街没人相信，这简直就像走投无路的赌徒孤注一掷一样。所有报纸都抨击董事会。但当华尔街才俊犹豫时，市场沸腾起来。联合太平洋节节领先，交投量惊人，价格屡创新高。一些场内交易员一个小时就赚了大钱。我后来还听说有个愚蠢的家伙弄错了，居然还赚了 35 万美元，第二个星期他把自己的会员资格卖掉了，第二个月时他一转身变成乡绅了。

我一听说宣派前所未有的 10% 股息的消息时，便责怪自己没有相信自己的经验，而是听信内幕消息，简直是活该。因为朋友的怀疑，我便不顾自己的信念，是因为他很无私，而且他的话都确凿有据。

一看到联合太平洋股价屡创新高，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该沽空的。”

我所有身家都放在哈丁兄弟公司当保证金。对于这个事实，我既不高兴也不觉得别扭。很明显，我能准确分析纸带，最后却像傻子一样让艾德·哈丁动摇了自己的决定。指责别人无济于事，因为我不能浪费时间，反正覆水已难收。于是我平仓，然后落盘按市价买入 4 000 股联合太平洋股票，股价大约是 165 美元，按这价格，我损失了 3 个点。经纪收盘前，部分股价是 172 美元和 174 美元。我收到报告时发现，艾德善意的介入，令我损失了 4 万美元。对于没有勇气坚持自己信念的人来说，这教训还算便宜。

成为真正的交易商

我并不太担心，因为根据纸带显示，价格还会再创新高。这种走势很不寻常，而且董事会的行动也史无前例，但这次我要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了。我首次落盘买入 4 000 股平仓，决定按照纸带所示获利，于是便勇往直前。我又买入 4 000 股。直至第二天早上沽出，我不仅补回了损失的 4 万美元，还赚了 1.5 万美元。要不是艾德·哈丁想替我省钱，我早就赚一大笔了。不过他还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正是这次教训，我坚信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交易商了。

这不是说我需要学习的只是不听信内幕消息，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而是我有了自信，终于摆脱了旧式的交易方法。在萨拉托加的经验是我最后一次兴之所至的操作。自此以后，我开始考虑基本市况而不是研究个别股票，通过投机的磨练，我更上了一层楼。这一步迈得实在是漫长而艰辛。

第七章 卖消息的人





我从不吝啬告诉别人我是看好还是看淡，但不会叫人买入或沽出某只股票。在熊市时，所有股票都下跌；在牛市时，所有股票都上涨。我当然不是指在由战争造成的熊市，军火股不会上涨，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但一般人都不想知道市场是牛市还是熊市，只希望明确地知道到底应买入或沽出哪只股，渴望不劳而获。他们甚至不想动脑筋，就想从地上把钱拾起来，连数钱都嫌太麻烦。

我倒没有那么懒，但我觉得考虑个别股票比研究整体市况轻松得多；考虑个别股票的波动要比预测股市整体走势容易得多。我必须改变这看法，而我也做到了。

平均成本法人货

人们不太容易掌握股票交易的要素。我时常说，在升市时买入股票是最轻松的买股票方法。现在，关键不在于能否买到最便宜的股票或在最高价时沽空，而是能否在适当时机买入或沽出。当我看跌而沽出股票时，每次的沽出价必定低于前一次，买入时则相反，价格必定逐渐上涨。在股价下跌时我不会持有好仓，只在股价上涨时才会买入。

假设我正在买入某只股票，我会在价格 110 美元时买入 2 000 股。如果我买入后股价向上攀升至 111 美元，至少证明我的操作正确，因为价格上涨了 1 个点，表明我有利润。因为买对了，所以再买入 2 000 股。如果股市仍然上涨，我还会第三次买入 2 000 股。假设价格升至 114 美元，这时我觉得够了，我现在有了交易基础。我买空 6 000 股，价格平均相差 0.25 美元，而该股的沽出价是 114 美元，这时我不会再买入了，我会观望。我估计价格上涨到一定水平时便会调整。我想看看股市在调整后走向如何，很有可能会调整至第三次买入的价格水平。假设价格上涨后回落至 112.25 美

元，然后反弹，当价格回升至 113.75 美元时，我就会立即按市价落盘买入 4 000 股。这时，如果能以 113.75 美元取得 4 000 股，我便知道有些不对劲，于是我会落沽盘测试市场，先行沽出 1 000 股看看市场的变化。假设我在 113.75 美元价格时落盘买入 4 000 股，那么我在 114 美元成交了 2 000 股，在 114.5 美元成交了 500 股，其余的买入价仍在上涨，最后的 500 股的成交价便是 115.5 美元。这时我便知道自己做对了。我买入 4 000 股的方式，能说明在某时间买入某只股票是否正确。当然我必先研究一般市况，市况也要利好及乐观。我从不奢望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入股票，或买得太轻松。

大炒家的小故事

我记得听过一个关于迪肯·怀特（Deacon S. V. White）的故事。当时他是华尔街的大炒家之一，是一个很好的老人，而且有勇有谋，也听说他曾在股市叱咤一时。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制糖公司可谓备受市场瞩目的公司之一。公司总裁海维梅尔（H. O. Havemeyer）权力之大，可以说是只手遮天。我与多个前辈交谈过，得知海维梅尔和他的下属都有足够的财力和智慧，可以进行任何形式的股票交易。他们告诉我，海维梅尔在股票上击败的专业小交易员，战绩比其他内幕人士更好，因为内幕人士的投机交易，大多会受到交易所交易员的阻挠。

一天，一个认识迪肯·怀特的人，万分激动地冲进他的办公室说：“迪肯，你说过，如果我有什好消息，要立刻来找你，要是你真的用上了，你便会分给我数百股。”他停下喘喘气，等着怀特确定。

迪肯以他惯有的沉默态度看着他说：“我记不起是不是真的这么跟你说过，但如果真有用得上的消息，我愿意支付酬金。”

“好极了，我的确给你带来了好消息。”

“哦，那很好。”迪肯和蔼地说。那个卖消息的人自以为是了不起，连忙说“是，先生”，然后凑近对方耳边，告诉他：“海维梅尔正买入制糖公司股票。”

“是吗？”迪肯非常平静。

这回卖消息的人着急了，他严肃地说：“真的，迪肯先生，他尽全力买入。”

“朋友，你肯定吗？”老迪肯问。

“迪肯，这是千真万确的。那帮内幕人士正竭尽全力买入，可能跟税率有关，买入普通股可大赚一笔，而且将会超过优先股的价格，肯定至少赚30个点。”

“你真的这么想吗？”老人从旧式的银框眼镜上方端详着他。

“不是我想，而是事实的确如此！怎么了，迪肯，海维梅尔和他的朋友现在都买入制糖公司，不净赚40个点，他们是不会满足的。他们未吸纳足够之前，股价随时急升，我一点也不会惊讶。经纪行的沽盘已经比一个月前少多了。”

“他在买入制糖公司的股票，对吗？”迪肯心不在焉地重复问道。

“买入？他以最快的速度大手扫货，但没有提高买入的价格。”

“是吗？”迪肯只说了这句，但已激怒了那位卖消息的人，他说：“是的，先生！我认为这是极好的消息。怎么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是吗？”

“是的！这消息应该极有价，你打算用吗？”

“哦，是的，我打算用。”

“什么时候？”送消息的人怀疑地问。

“马上用。”迪肯叫道，“法兰克！”法兰克是他最精明的经纪，他当时在隔壁房间。

“来了，先生。”法兰克说。



“我想让你到交易厅沽出 1 万股制糖公司的股票。”

“沽出？”卖消息的人大叫起来，声音充满委屈，已动身的法兰克也停下脚步。

“怎么了，是沽出。”迪肯温和地说。

“但我告诉你海维梅尔在买入！”

“朋友，我知道。”迪肯平静地说，他转向法兰克，“法兰克，要快！”
法兰克跑出去落盘，而卖消息的人涨红了脸。

他愤怒地说：“我把生平最好的消息带来，是因为我把你当朋友，而且你为人正直，我以为你会用这消息……”

“我正在用它。”迪肯以平静的语气打断他的话。

“但我告诉过你海维梅尔那帮人在买入！”

“不错，我知道了。”

“买入！买入！我说的是买入！”送消息的人尖叫起来。

“是买入！我听得懂你说什么。”迪肯向他保证道。他正站在报价机旁，看着纸带。

“但你却在沽货。”

迪肯点头说：“对。沽 1 万股，当然是沽货。”

以买卖证消息真伪

然后他一言不发，专注地看着纸带。卖消息的人也走上前看看迪肯在看什么，因为这个老人非常狡猾。当他正望着迪肯时，一个职员拿着一张纸条走进来，那明显是法兰克的报告。迪肯几乎没看一眼，他已经从纸带上看到了他的沽盘执行情况。

然后，他向那职员说：“叫他再沽出 1 万股制糖公司。”

“迪肯，我向你发誓，他们真的要买入股票！”

“是海维梅尔告诉你的吗？”迪肯还是很平静。

“当然不是，他从不对任何人说任何事，他连帮他最好的朋友赚一毛钱也不肯。但我知道这消息是真的。”

“朋友，别太激动。”迪肯举起一只手，眼睛还在盯着纸带。卖消息的人苦涩地说：“要是我知道你的反应与我期望的相反，我便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了，也免得浪费我的时间，但如果你平仓后损失惨重，我也不会高兴。迪肯，我真替你难过，真的！迪肯，失陪，我要去别处按消息买入该股。”

“我在利用这消息。我知道我对股市了解不多，也许不像你和你的朋友海维梅尔了解得那么多，但仍略懂一二。我正在做的，只不过是凭经验，加上你所提供的消息，我认为的明智之举罢了。一个人要是像我这样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他会很感激能替他难过的人。朋友，冷静点。”

那个人只是凝视着迪肯，对他的判断力和沉着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会儿，那位职员回来了，递上了一份报告，迪肯看后说：“买入3万股。3万！”

职员匆匆走了，而卖消息的人嘀咕着，看着头发灰白的老狐狸。

迪肯亲切地解释道：“朋友，我不是怀疑你是否如实告诉我你亲眼所见的事实，但即使我听到海维梅尔本人告诉你，我也会按我刚才的做法去做，因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是否有人以海维梅尔及他朋友的方式买入那只股票，而我就是在做这样的测试。第一笔1万股轻松沽出了，不足以说明什么。第二笔1万股被市场吸纳，但价格仍然上涨。从这2万股被吸纳的方式看，证明有人的确愿意吸纳市场上所有的沽货。此时是谁买入并不重要，因此我补空仓，并持有1万股好仓。目前看来，你的消息很不错。”

“有多好？”卖消息的人问。

迪肯说：“你在这公司会有 500 股，价格是这 1 万股的平均价格。朋友，再见。下次镇定一点。”

卖消息的人说：“你沽出股票时，可否把我的一起处理掉？我其实懂得不多。”

分段持货最稳妥

就是这个原理，因而我从不会买便宜股。当然，我总是尽量有效地买入，以配合我的持仓。很明显，沽出股票时，除非有人愿意买，否则没人可以沽出。

如果你大手投机，你更须时刻谨记以下几点。有一个人，他先研究市况，再小心地计划他的操作，谨慎地付诸实施。他大手投机，累积了巨额的账面利润，但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沽出。他不能指望股市吸纳 5 万股如吸纳 100 股那般容易，他必须等到市场能承接沽货时才能沽出，他所认为承接的买盘时机总会到来。



当机会出现，必须牢牢抓住。通常要一直等待机会。要在可以沽的时候才沽出，而不是想沽的时候便沽出。要知道时机何时出现，必须仔细观察及亲自测试。想知道市场何时能承接你想沽出的股票，没有什么秘诀。但开始出击时，除非你确定市况完全合适，否则倾尽财力实属下策。要记住，开始买入时，股价不宜过高；开始沽出时，股价不宜太低。第一宗交易后，除非有利润，否则千万不要采取第二步，静观其变。当纸带分析笨蛋进场交易时，那就是合适的入市时机。在恰当时机开始出击非常关键。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也曾付出数十万美元的代价，才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我不是建议大家持续加码。当然，一个人如果加码便可以赚大钱，不加码便赚不到。但我的意思是：假如一个人的限额为 500 股，如果要投机，

就不该实时全部买入；如果他只是赌博，我给他唯一的建议就是别赌。

假设他第一次买入 100 股，即便出现亏损，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买入更多股呢？他应该马上知道出错了，至少是暂时错了。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八章 预感——应验



1906年夏天，在萨拉托加发生的联合太平洋事件，令我更加不再轻信内幕消息，以及他人的意见、推测及怀疑，即使那人有多友善或多能干，我也不予理会。不是我自大，而是许多事情都证明了我比身边大部分人更能准确地洞悉报价机纸带。我已摆脱了投机上的偏见，相信自己的能力比哈丁兄弟公司一般客户更强。对我来说，熊市及牛市的吸引力不相上下，而我唯一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不能犯错。

我还是少不更事的时候，总是从观察中得到启发，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而这也是独立思考的唯一途径。我从别人告诉我的事中得不到什么心得。意见是自己的，如果我相信某些事，你大可肯定这是因为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买空股票，是因为自己独立分析市况后看涨，但你会发现许多公认的聪明人，他们看涨是因为他们持有股票而已。我不容许自己的财产，或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我独立地思考，因此我一再强调我不会为报价机纸带而动气。为市价而动气，是因为价格对你的不利是出乎你意料或不合逻辑的，这就好比你有肺炎就怪罪你的肺一样。

捕捉股市大波动

我渐渐明白，在股市投机的世界里，除了纸带分析，还有更多技巧要学。老白里奇坚持在牛市持续看涨，他的坚持令我意识到确定市场的类型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开始了解到捕捉大幅波动才能赚大钱。不管激发起股市剧烈波动的因素是什么，股市持续剧烈波动并不是由于联营集团的操纵或金融家的诡计，而是受股市的基本条件影响。不论谁反对，股市波动的程度、速度及时间必然视背后的推动力而定。

萨拉托加事件后，我对股市了解得更清楚，想法也更成熟。既然整个股

市是顺势而行，那么研究个别交易或某只股票的动向便没有我以前所想的那么重要。再者，考虑到股市会剧烈波动，便不应在交易上划地自限，可以全面买入或沽出。对于某些股票，如果沽出量超过股本若干百分比，沽空便有风险。股本的百分比多少视持有该股的方式、地点及股东而定。如果他掌握了理想的价格，没有震仓的风险，便可以全面沽出。以前，内幕人士不时制造市场恐慌，借着市场垄断及震仓来赚大钱。

在牛市应看涨，在熊市应看跌，这个老生常谈的事听起来像说废话，是吧？不过，我必须坚守这项基本原则，因为这样自己才会预测可能出现的事，然后才能把这一基本原则付诸实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按这些原则交易，但为了公道评价自己，我必须提醒你，那时候，我还未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如此投机。如果你有很多资本，股市出现大波动便表示你能赚大钱。要大笔投机，你的账户上需要有巨额资金。

我必须靠股市为生，因此我不能随意增加资本采取按波幅交易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获得更多利润，不过比较费时，代价也因而较高。

读每日行情成习惯

我的自信心增强了，我的经纪也不再把我当成偶尔交上好运的“投机小子”。他们从我身上赚了不少佣金，而现在我有希望成为他们的贵宾客户，这个身份头衔的交易需求，远超过我实际的交易量。对所有经纪商来说，每个能赚钱的客户都是资产。

自从我不再满足于只研究报价机纸带，便不再只关注特定股票的每日波动。不过，如果偶然如此，我必定是从不同角度钻研股市，从报价到基本原则，从价格波动到基本市况，都一一研究。

我经常阅读每日行情，这一习惯已维持好一段日子了。所有交易员都这样做，不过他们阅读的所谓行情大部分其实都是流言，有的行情是别人故意散布的假消息，有些纯粹是某个人的个人观点。提及基本市况的每周著名评论，也不能令我满意。财经编辑的观点通常也不能令我满意，对他们来说，列举事实然后得出结论并不重要，但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另外，我们对时间因素的评估也有天壤之别，对我而言，预测下一周比回顾前周的分析更加重要。

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倒霉的人，经验不足、年少无知、资金短缺这些问题都在我身上有所体现，但我现在因自己的发现而洋洋得意。我对这场游戏抱着全新的态度，这种态度已解释了我在纽约一心赚大钱却遭遇滑铁卢的原因。现在我有了充足的资金、经验和自信，便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这把新钥匙，以至忽略了门上还有另一把锁——时间之锁！这种疏忽乃人之常情，但一如以往，我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学费。

又一次遭遇圈套

我研究了1906年的市况，认为货币市场前景黯淡，全球大部分实际财产都将被摧毁，人人早晚都会感到财政拮据，没有人有能力帮助他人。日子艰难，这种艰难不是把价值1万美元的房子拿去换一车价值8000美元的赛马，而是房屋被火焚毁，火车失事导致大部分赛马死亡。在英国人与南非波尔人之间的波尔战争（Boer War）中，大量真金白银随着炮火被耗费掉，数百万美元用于供养身处南非的士兵。这意味着英国投资者的资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源源流入美国了。旧金山的大地震和火灾，以及其他的天灾都影响着每一个人，制造商、农夫、商人、工人及百万富翁，无一幸免。铁路公司损失惨重。我估计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人在劫难逃。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沽出股票！



正如之前所说，我已经注意到，自从我决定如何交易后，最初的交易都容易获利。现在我决定沽空，因为我们正步入一个真正的熊市，我肯定会赚大钱，而且会是我的交易生涯中最大的一笔。

股市下挫后又回升，微跌后又开始稳步上涨。我的账面利润消失了，亏损增加了。终于有一天，在这个真正的熊市，似乎连最后一个看跌的人都不能再坚持下去，我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于是平仓了。我平仓得正及时，要是我没有平仓，恐怕连一张明信片都买不起。虽然元气大伤，但我坚信留得青山在，方能再战股坛。

我犯了错，但错在哪儿呢？在熊市看跌，是明智之举；沽空股票，也是恰当做法。不过，我因为沽空得太早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持仓正确，但手法错了。然而，势必出现的股灾日益迫近，我静待时机，当价格的反弹力度开始不稳，且有阻力时，我以全部保证金沽空股票，可是这些保证金都惨遭吞噬。这次我的做法正确，因为只有这天才有机会，翌日股市又重新上涨。是另一个圈套！我分析纸带，先平仓然后谋定后动。在适当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沽空，股票如我所愿下跌，但随后又急升。

股市似乎设法迫使我走回头路，迫使我重用以前在对赌行采用的简单交易方法。这是我第一次制定一个明确的前瞻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只顾及一两只股票，而是涵盖整个股市。我估计，如果我坚持便一定会赢。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一套自己的交易方法，不然我会在跌市中沽空，也就不会失去巨额的保证金。我出错了，但没有很心痛。你瞧，我已经观察到某些事实，只是未好好整理罢了。我的观察不全面，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害了自己。

做对了却又失败了

从错误中学习，对自己很有裨益。最后我发现最佳的策略就是在熊市中保持空仓。至于确定适当的交易时机，便要靠纸带分析来决定。如果开始时正确，便不会严重危害你利润丰厚的持仓，然后你谋定而后动，便毫无困难了。

当然，到了今天，我对自己观察的准确度更有信心，期望与喜好都对我已没有影响，而且我也能更熟练地证实自己，以及能从多方面测试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但 1906 年股市节节上涨，令我的保证金损失惨重。

我将近 27 岁，从事交易已有 12 年，但这是第一次因一个终究会发生的危机而交易。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使用望远镜，从第一眼瞥见暴风雨的云层到套现赚大钱，真正的距离比我想象的远得多，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透了市场。市场上有许多征兆，短期同业拆借利率高得耸人听闻，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还乐观地向报刊记者说股市接踵而至的升浪已证明预言股灾的人在说谎。我看淡市场，是否打从根本上就错了？还是我只是犯了暂时的错误，太早沽空？

我认为是我沽空得太早了，但我无法控制。接着股市开始抛售，这是我的机会。我尽我所能全部沽空，股价又回升至相当高的水平。

我已经分文不剩。

这次，我做对了，却又失败了！

连番受挫变谨慎

此事非比寻常，情形是这样的：我向前看，眼前有大堆钞票，旁边竖立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请自便”。旁边有辆运货车，车身漆着“劳伦斯·利文斯顿运输公司”（Lawrence Livingston Trucking Corporation）。我手里握着铲子，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没有人跟我争抢，这是捷足先登先发现钞票堆的好处。如果人们停下来，他们可能已发现这堆钞票了，只是他们宁愿看棒球赛、驾驶汽车，或买房子，而用来买房子的钱正是我看到的钞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眼前有一大堆钞票，当然飞奔过去。

可是，我还未碰到那堆钞票，一阵逆风吹过来，我跌倒在地。钞票还是堆在那儿，但我的铲子、运货车不见了。这就是过早起跑的恶果！我太想证明这是真的钞票，而不是幻觉了。我看到了，而且知道自己看到了。我一心想着自己的高瞻远瞩应得的报酬，却没有考虑到钞票堆的距离。我应该走过去，而不是飞奔过去。



情况就是如此。我没有停下来确定这是否是大手沽空的时机。这时候，我本应该借助纸带分析，可是我没有。就这样，我学会了在熊市刚开始时，即使正确看淡，也要先确定没有引擎逆火那般的适得其反的危险，才开始大量沽空。

这么多年来，我在哈丁兄弟公司交易了成千上万股股票，公司很信任我，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他们觉得我肯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振声威，加上我的好运，我只需重新开始，进而收复失地，便会赚得更多。他们已从我的交易中赚了不少，而且还会赚得更多，所以只要我的信誉仍然良好，我想在那儿继续交易还是没问题的。

接二连三的打击，大挫我的锐气，令我变得更加谨慎。因为我濒临破产，所以只能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其实在大手投机前我便应该这样做了。

这不是亡羊补牢，只不过我下次必定会先确定。如果一个人不犯错，他一个月内便能拥有全世界；但如果他不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他便不会拥有美好的东西。

熊市来临的信号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到市区去，再次感到信心百倍。这次没有任何疑虑了。所有报纸的经济版上都刊登了一则广告，那则广告是一个重要的征兆，是我在大手投机前没有等待的信号。这是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及大北方铁路公司（Great Northern）发行新股的公告。为方便股东，股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这种付款方式在当时的华尔街非常新颖，但我想这何止是恶兆而已。

此时，大北方铁路公司的沽出价约为 330 美元左右。多年来，大北方铁路公司的优先股是稳赚的股票，公告一向都是分派巨额分红，其中包括股东有机会以票面值认购大北方铁路公司新发行股票的认购权。由于这只股票的市场价格总是高于票面值，所以这项权利很有价值。可是，现在货币市场不景气，连美国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也不能确保股东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这个交易。

我一走进办公室就对艾德·哈丁说：“现在是沽空的时机，是我动手的时候。看看那则广告吧。”

他看过了，于是我按那则由银行家发出的公告，陈述我的看法，但他仍不太相信股灾迫在眉睫。他认为，市场习惯大升，所以最好先静观其变，再大手沽空。如果我等一等，价格可能比较低，但交易会比较安全。

我对他说：“艾德，股市下挫总是越迟越猛烈。那则广告是从银行家的



立场写的公告，他们忧虑的事正是我希望的。对我来说，这是预示着熊市来临的信号，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我有 1 000 万美元的话，我现在会倾尽家财押在这只股票上。”

我必须多费唇舌跟他理论。单凭这则出人意料的广告而做这个推论，对他如此聪明的人来说，还不足够，对办公室内大多数人也一样，但对我来说这推论已经足够了。我沽空了一些股票，但数量实在太少。

各方暗争资金流

过了几天，圣保罗公司非常善意地刊登了一则发行证券的公告，发行的不是股票就是票据，我忘了具体是哪一种，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注意到付款日期定于较早前大北方铁路及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公布的付款日之前。这明显得犹如拿着扩音器宣布：了不起的老圣保罗欲力挫其他两家铁路公司，争夺在华尔街剩下不多的流动资金。圣保罗公司的银行家明显忧虑市场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供三家公司集资，他们不会说“您先请吧，亲爱的阿方斯（Alphonse）！”如果资金已经那么少，你猜银行家会如何行事呢？铁路公司亟需资金，但资金没有了，结果会怎样？

当然是沽空！在那个星期，公众都聚焦股市，几乎没看出什么；而聪明的股票操作员在那一年的观察则全面得多。这就是差别所在。

对我来说，所有疑虑和犹豫都一扫而空，为了生活费，我当机立断。当天早上，我开始第一次出击，此后我遵循类似的方式。我告诉哈丁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他没有反对我在 330 美元左右沽出大北方铁路公司优先股，及以高价沽出其他股票。我从早前付出高昂代价的错误中获益良多，因而沽空得更加明智。

转瞬间，我又重振声誉和信誉。不论是否出于偶然，在经纪行判断正确，实在是一件美事。但我这次很冷静，而且完全正确。这倒不是由于预感或熟练的纸带分析技巧，而是我分析了影响整体股市的情况。我不是猜测，而是预测势必出现的情况。沽出股票不需任何勇气，我只看到价格下跌，然后采取行动，对不对？不然我还能做什么呢？

整个股市表现疲软。不久，市场回升，大家都跑来提醒我说跌市已到谷底。那些大户，知道沽空量庞大，决定挫败一众“空头”的锐气，令我们损失数百万美元。这些大户肯定不会心慈手软。我以前经常感谢这些善心人，我不会与他们争论，要不然，他们会认为我目空一切、不识好歹。

预感令朋友折服

在大西洋城与我同行的朋友饱受痛苦。自从那次地震，他开始相信预感了。由于我明智地凭着莫名其妙的预感沽出联合太平洋股票而赚了25万美元，他不得不相信预感的作用，甚至说是上帝以神奇的力量令我在他看涨的时候沽空。他也明白我在萨拉托加所做的第二次联合太平洋的交易。凡交易只涉及一只股票，而且股票消息指明是升还是跌，他都能理解；但如果预测所有股票都必跌无疑，他便会发怒。这种消息对人们究竟有何帮助？究竟一个绅士该如何告诉别人应做什么呢？

我记起了老白里奇最爱说的话：“你知道，这是牛市！”就好像对聪明人来说，这句话已是充分的内幕消息一样。而事实上它的确是。不过，令我奇怪的是，经历股市下挫15、20个点后，那些损失惨重但仍坚持下去的人，为何会因3个点的反弹而雀跃不已，且确信股市已经见底，并全面复苏呢？

一天，我的朋友前来问我：“你平仓了吗？”

“为什么要平仓？”我答。



“是因为世界上最好的理由。”

“什么理由？”

“要赚钱。股市已经见底了，下跌的股票必定回升，不是吗？”

我回答道：“是的，首先股市触底，然后回升，但不会马上反弹，表现会呆滞一段时间。现在还不是股价回升的时候，因为它们在市场仍卖得出。”

有一位常常突然想起某些事的老前辈听到了我的话。他说，有一次威廉·特拉维斯（William R. Travers）看跌时遇上了一位看涨的朋友，两人交换了对股市的看法后，那位朋友说，“特拉维斯先生，市场这么坚挺，你怎么会看跌呢？”特拉维斯反唇相讥道，“坚挺？我认为市场是死定了！”就是这位特拉维斯，去了一家公司，要求看账簿。职员问他，“你持有这公司的股权吗？”特拉维斯回答说，“应该有吧，我沽空了2万股！”

预期大股灾来临

反弹越来越乏力，每次我凭运气沽空数千股大北方铁路公司优先股，价格总会下跌几个点。我弄清楚别处的弱股，然后沽空了一些。所有股票都下跌，却只有雷丁公司（Reading）例外，因而令我印象深刻。

其他股票都暴跌，只有雷丁公司依然稳如直布罗陀的著名巨石，屹立不倒。人人都说该股被挟仓，而它的表现也的确如此。别人总告诉我若沽空雷丁公司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在交易所里，也有人和我一样看淡所有股票，但要是有人暗示要沽空雷丁公司，他们便会高呼求救。我自己已经沽空了一些，而且立场坚定。与此同时，我自然想找软弱之处出击，而不是找防守能力较强的股票。我的纸带分析技巧，帮助我发现容易赚钱的股票。

我听过许多关于雷丁公司买方联营集团的传言。这个集团非常强大。根



据我朋友所说，首先他们持有许多低价股，所以他们的平均价实际上低于现行价格。此外，联营集团的主要成员与多家银行维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正是用这些银行的钱大量持有雷丁公司的股票。

只要价格居高不下，他们与银行的友谊就更加牢不可破。联营集团内有一名成员，他的账面利润超过 300 万美元，即使价格下降好几个点也不至于致命，难怪该股价格可以无视看跌的人，持续高企。场内交易员时常注视着价格，咂咂嘴唇，然后一掷 1 000 或 2 000 股测试这只股票。由于他们无法压低价格，于是平仓，另觅其他容易赚钱的股票。每当我看到这只股票，都会多沽一些，借此证明我能坚持自己新的交易原则，且不会对某只股票偏心。

早年，雷丁公司的实力可能欺骗了我，纸带总是说明“别管它！”，但我的判断力却警告我不是这样。我预料将有一次股灾，不论有没有联营集团支持，都无一例外。

我交易时总是独来独往，从对赌行开始，一直如此。我的思维就是这样，必须亲眼所见，独立思考。但自从股市开始对我有利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拥有世上最强、最忠实的股坛战友，那就是基本条件。这个战友倾尽全力帮助我。或许它们养精蓄锐的速度有时很慢，但只要我有耐心，它们是非常可靠的战友。我不是以纸带分析秘诀与预感来赌运气，而是凭着无法改变的事件演进助我赚钱。

向逆市奇股动土

了解了基本条件，就要以此行事。我的忠实战友——整体市况说“跌！”但雷丁公司却对命令充耳不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侮辱。雷丁公司股价好像平安无事，纹风不动，还更加惹怒了我。雷丁公司应该是整个股市中最好

的沽空对象，因为它一直没有下跌，而且联营集团持有大量股票，当银根进一步收紧，联营集团便无法再持有。总有一天，这位银行家朋友的际遇，不会比孤军作战的普罗大众好。股票必定随势而行。如果雷丁公司不跌，我的理论就错了；如果我错了，就说明论据错了，逻辑也错了。

我估计，这只股票的价格坚挺，是因为华尔街没人敢沽出这只股，所以有一天我同时向两个经纪分别落盘沽空 4 000 股。你应该已知道，在我的沽盘打击下，即使沽空这种被挟仓的股票无异于自杀，它也会应声急剧下跌。我再追击，沽空了数千股。我开始沽空时价格高企，不一会儿我以 92 美元平仓。

自此之后，我的生活过得很精彩。1907 年 2 月，我平仓大赚了一笔。大北方铁路公司的优先股已下跌了 60 到 70 个点，其他股票的跌幅相当。我赚了大钱。平仓是因为我认为股市反应超出了实际情况，跌幅过了头，忽视了对未来的展望。我估计股市会回升，但并没有乐观到可以买空。我不想丧失自己的持仓。

有一阵子，股市对我的交易不利。不过，回想起我在对赌行的第一笔 1 万美元付诸东流，原因是我不管市场条件是否适合、交易时机对不对，每天都依然交易。我不会重蹈覆辙，而且还会谨记较早前损失惨重，是因为太早看到股灾到来，时机还未成熟就开始沽空。现在，我赚了大钱，想套现，好让自己觉得做对了。

之前，股市回升令我损失惨重，这次我可不会再让股市回升把我扔出局。与其静观事态发展，倒不如去佛罗里达州（Florida）。我喜欢钓鱼，也需要休息，在那里这两个愿望都能实现，而且华尔街与棕榈海滩（Palm Beach）之间有直通专线。

第九章 权倾股坛 王者降临





我在佛罗里达州海域乘船游览，在那儿垂钓确实是人生乐事。不必牵挂股市投资，日子过得挺快活。一天，离棕榈海滩不远的海面，一些朋友乘着摩托艇驶过来，其中一位带了报纸。这些日子，我没看过一张报纸，也不想看。我对报纸刊载的任何新闻都不感兴趣，但我瞥见了朋友的报纸，发现股市已大幅反弹，上涨超过 10 个点。

我告诉朋友，说要和他们回岸上去。股市不时适度回升也很合理，但熊市还未结束，而华尔街、无知大众，还有孤注一掷的看涨者都无视货币市场的情况，不合理地抬高价格，甚至纵容他人这样做，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必须观察股市。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只知道自己迫不及待地想看报价板。

用钞票验证自己

我的经纪哈丁兄弟公司在棕榈海滩也设有分行。我走进去时，发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大部分人都看涨，他们都属于那种凭纸带交易、速战速决的人。这类交易员不需要高瞻远瞩，他们的交易方式也不需要那样做。我曾说过我在纽约被冠以“投机小子”之名的经过。当然，人们总爱夸大别人的利润和交易量。公司的人听说我在纽约曾因沽空大赚了一笔，如今期待我再一次大手沽空。他们自己也认为涨势还会持续好一段日子，但却认为与之抗衡是我的责任。

我到佛罗里达州是来钓鱼的。我一直太紧张劳累，我需要休假舒缓压力，但看到价格大幅回升的那一刻，我便不再需要休假了。我上岸时，也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只知道必须沽出股票。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一定要用自己唯一的旧方法——钞票来证明。沽空整个市场会是正确、谨慎、有利可图的，甚至是爱国的举动。

我在报价板上首先看到安纳康达公司（Anaconda）正冲破 300 点。该

股跃升，明显背后有强大的“多头”支持。我有一项经岁月验证的交易原则：当股票首次突破 100、200 或 300 点时，价格非但不会停止上涨，反而涨得更多，所以只要股价一冲破这些价格关口时便买入，定能赚钱。胆小的人不喜欢在股价创新高时买入，但我却有这些历史走势给我指引。

安纳康达公司股票的票面值只有 25 美元，400 股安纳康达公司股票通常等于 100 股其他票面值 100 美元的股票。我预计安纳康达公司股票突破 300 点后应该会继续上涨，而且很可能转眼便会涨至 340 点。

别忘了，我是看跌的，也是分析纸带的交易员。我知道，如果安纳康达公司如我所料般上涨，便会涨得非常快。凡是波动得快的股票，都会吸引我的注意。虽然我已经学会了保持耐心，立场坚定，但我个人偏爱转瞬即逝的走势，而安纳康达公司肯定不是慢吞吞的股票。我极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观察正确，于是在该股突破 300 点时买入。

这时，纸带上显示买盘比沽盘强，因此大市很可能会再上涨一些。沽空前静观其变，是谨慎的做法，而按兵不动也可以带来好处，可以从安纳康达公司股票中快速赚得 30 个点。我对整个股市看跌，只对这只股票看涨。所以，我买入了 32 000 股安纳康达公司股票，即 8 000 股已缴付全部面值的完整股票。该股是很好的小投机股，我相信自己的预测。我预计这次的利润可增加我的保证金以备日后沽空之用。

10 万美元的过失

翌日，因为美国北部地区的一场暴风雨或其他什么原因，电报线路中断了。我在哈丁兄弟公司的交易厅等候消息，大家发着牢骚，猜测各种情况。股票交易员不能交易时总会这样。后来，终于有一个报价出现，这也是当天唯一的一个：安纳康达，292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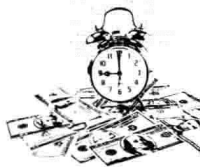
同行的有一个经纪，他是我在纽约时认识的。他知道我手上有 8 000 股完整股票的买盘，我猜他自己也持有一些，因为当我们听到报价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也无法判断那一刻股票是否又跌了 10 个点。本来以安纳康达的涨势，即使下跌 20 个点也很平常。不过，我安慰他说：“约翰，别担心，明天就会好了。”我说这话时的确发自内心，但他看着我摇了摇头，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就是那种人。所以我大笑起来，还是在交易厅等待报价传过来，但再也没有了。我们只知道的是：安纳康达，292 美元。我的账面损失了接近 10 万美元。我本希望速战速决，现在却咎由自取。

翌日，电报线路恢复正常，我们如愿得到报价。安纳康达开市时是 298 美元，上涨至 302 美元，但不久开始疲软。另外，其他股票也没有进一步上涨。如果安纳康达回升至 301 美元，我必会认为整个走势都是假象。正常情况下，价格应该直升到 310 美元，要不然，那表示先例用不上了，表明我错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纠正。我买入 8 000 股完整股票，憧憬能涨 30 或 40 个点。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也不是最后一次。

果然，安纳康达回落至 301 美元。一跌至这个价位，我便偷偷地跑到电报员处，他们有专线直通纽约。我对他说：“沽出所有安纳康达公司股票，所有 8 000 股完整股票。”我压低了声音，免得别人听见。

他抬起头，神情惊惶地看着我，但我点点头说：“全部沽出！”

“是，利文斯顿先生，您不是指按市价成交吧？”他看起来活像一个粗心大意因执行错了而令自己损失数百万美元的经纪。但我只是对他说：“沽！别多问！”



与同行各执一词

那时布莱克（Black）兄弟吉姆（Jim）和奥利（Ollie）正在公司，他们听不到我和电报员的对话。他们都是来自芝加哥的大交易员，在那儿以大手投机小麦期货而闻名，现在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举足轻重的交易员。他们非常富有，而且赚钱能力很强。

我离开电报员，正返回在报价板前的座位时，奥利弗·布莱克（Oliver Black）笑着向我点了点头。

“你会后悔的，拉里。”他说。

我停住脚步问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明天你会把它买回来的。”

“买什么回来？”我说。除了那电报员之外，我对谁也没说过什么。

“安纳康达公司股票。”他说，“你会花 320 美元把它买回来。拉里，这可不是漂亮的一仗。”他面带微笑。

“什么一仗？”我故作一无所知。

“以市价沽出你的 8 000 股安纳康达公司股票，而你还坚持沽。”奥利弗·布莱克说。

我知道别人都觉得他很聪明，而且他常常按内幕消息交易。但他是如何准确知道我的交易的，我便想不通了。我确信公司不会泄漏出来。

“奥利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大笑起来，对我说：“是查理·克里特兹（Charlie Kratzer）告诉我的。”查理就是那个电报员。

我说：“但他没有离开过座位呀。”

他咯咯地笑着：“我听不清你和他的悄悄话，但他向纽约公司发电报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几年前，我因为一个信息错误，与别人大吵

了一场，之后便学会了电报系统。自此之后，我像你刚才一样，向电报员口头落盘时，都会弄清楚那电报员是否按我的意思发送出去。我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电报。不过，你一定会后悔沽出安纳康达，它会升至 500 美元呢。”

“但这次不会，奥利弗。”我说。

他瞪着我说：“你倒很自以为是。”

我说：“我不是自以为是，是纸带显示的。”那儿没有报价机，所以没有纸带，但他明白我的意思。

他说：“我听说有些家伙，只看纸带而不看价格，这像看火车时间表一样看股票‘上车’、‘下车’时间。不过，他们现在都住在四壁都有软垫的精神病房里，伤不了自己。”

我没理他，因为那时报价员拿了一张便条给我。他们以 299.75 的价格沽出 5 000 股。我知道这儿的报价稍微落后于市价。我向电报员落沽盘时，棕榈海滩报价板上的价格还是 301 美元。我非常肯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实际沽出价还要低一些，要是有人想以 296 美元承接我手上的股票，我会马上接受。结果说明了不应限价交易。假如我把沽出价限制在 300 美元，我便永远不能脱手。不！如果你想脱手便立刻脱手，别犹豫。

熊市中大手沽货

现在，我的股票成本约 300 美元。他们以 299.75 美元沽出 500 股完整股票，以 299.625 美元沽出 1 000 股，接着以 299.5 美元沽出 100 股、299.375 美元沽出 200 股、299.25 美元沽出 200 股，最后一宗以 298.75 美元沽出。哈丁兄弟公司最聪明能干的交易员花了 15 分钟才把最后 100 股脱手。他们也不想价格差别太大。

我收到最后一批好仓已被沽出的报告时，开始着手处理我上岸的真正目

的——沽空股票。我一定要沽空。市场暴升后，期待着沽空。嗨，人们又开始看涨了。然而，通过股市的发展，我知道升浪已告一段落。沽空是安全的，无须再怀疑。

翌日，安纳康达股票的开市价低于 296 美元。奥利弗·布莱克正等着下一轮升浪，一大早就准备就绪，要看股票突破 320 美元。我并不知道他买空多少，或者根本有没有买空。不过，他看到开市价时已笑不出来了。晚些时候，那只股票仍继续下跌。我们在棕榈海滩收到报告，指出没有人接货了，他更加笑不出来了。

当然，这就是所有人都需要的证据。随着我的账面利润每小时不断增加，便不断提醒自己的判断正确。我当然要沽出更多的股票，全部股票！这是熊市，所有股票都下跌。翌日是星期五，华盛顿寿辰纪念日。我不能呆在佛罗里达州钓鱼了，因为我已沽空了大量股票。在纽约有人需要我，是谁呢？我自己！棕榈海滩太远了，太偏僻了，电报往来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海滩回到纽约。星期一，我不得不在圣奥斯丁（St. Augustine）逗留三个小时等火车。那儿有一家经纪行，在候车期间，我不禁入内看看股市动向。自最后交易日起，安纳康达已下跌了好几个点，且跌势一直未停。到那年秋天，该股急挫。

我到纽约后，沽空近 4 个月。一如以往，股市仍处于活动中，我则不停地重复着平仓、沽空的动作。严格来说，我的立场并不坚定。别忘了，我曾经从旧金山大地震触发的股灾中赚了 30 万美元，然后又赔光了。我判断正确，但还是倾家荡产。现在我谨慎地操作，一个人经历过低潮后，即使未攀到顶峰，也会享受顺境的。赚钱的方法就是动身去赚，而赚大钱的方法却是看准时机正确选择。在这一行，你的考虑必须理论与实际并重。一个投机者，绝不能只是学生，必须既是学生又是投机者。

股市沉闷 游玩欧洲

即使这次股市出击在策略上不是很完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夏天到来，股市依然死气沉沉。很明显，到秋天前，都不会有什么大进展，也不会有大手交易的机会。我认识的人，不是已到了欧洲，就是正准备前往。去欧洲也不错，于是我平仓了。当我乘船前往欧洲时，我净赚了约 75 万美元。对我来说，这像是某种补偿。

我在艾克斯莱班（Aix-les-Bains）尽情玩乐，享受这次假期。身处这个地方，有许多钱、朋友及熟人，而且每个人都想恣意享受，实在是美事。要在艾克斯莱班实现这些愿望，不是很难。我离华尔街那么远，想也没想过它，比在美国任何一个度假胜地更令我不去想它。我不必听股市、谈股市，也不必交易。我的钱足够我维持很长时间，而且当我回去时，我知道怎样赚更多的钱，赚的将远远超过我在欧洲的开支。

一天，我在《巴黎先锋报》（*Paris Herald*）上读到一则报道，说精炼公司（Smelters）宣派额外股息。这消息推高了股票价格，整个股市也强劲反弹。对于身在艾克斯莱班的我，这报道当然改变了一切。这则新闻表明，“多头”阵营正不顾一切与市况、常识及基本诚信顽强抵抗。因为他们深知将会发生什么事，希望抬高价格，借着这个涨势，在暴风雨前夕出货脱手。他们可能真的不相信，危机会像我估计的那样严重，那样迫在眉睫。华尔街的大人物就像政客或大笨蛋一样，想法都是一厢情愿，而我不能这样做。对于一个投机者来说，这种态度足以致命。或许只有新成立企业的证券发行人或发行商，才有本钱承担沉醉于希望的代价。



早预见股市大跌

无论如何，我知道在熊市中，所有看涨的操纵交易都注定会失败。我一读到那则报道，就知道只有一件事可令我释怀，那就是沽空精炼公司的股票。那些内幕人士在濒临资金危机的时候提高股息率，好比跪在地上求我沽空一样；也像少年时代常用“激将法”挑衅一样，他们谅我不敢沽空这只股票。

我发越洋电报落盘沽空精炼公司的股票，同时建议我在纽约的朋友也一起沽空。当我从经纪手中接过报告时，发现他们得到的价格比我在《巴黎先锋报》所见的报价低6个点。当时的情况可见一斑。

我本来计划在月底返回巴黎，大约三个星期后再乘船回纽约去。但我一拿到经纪的越洋电报报告，便立即返回巴黎。当天我就抵达巴黎，然后致电船务公司，得知翌日有快船到纽约，我就乘了那班船。

我回到纽约，比我原定计划早了一个月。纽约是最适宜沽空股市的地方，我有50多万美元做保证金。我回到这里，不是因为我看跌，而是要证明我的推断合理。

我沽出更多股票。随着银根越来越紧缩，短期同业拆借利率越来越高，股票价格便越来越低。我早就预见了。最初，我的远见令我一无所有，现在，我判断正确，而且越来越成功。可是，真正的快乐，是身为交易员的我意识到自己终于走上了正轨。我仍然有很多东西要学，但我知道要做什么，不再惊惶失措，不再使用对错参半的方法。分析纸带是这场游戏的重要部分，在适当的时机入市，坚持自己的持仓也同样重要。但我最大的发现，就是一个人必须研究及评估整体市况才能预知可能发生的事。

简言之，我已经学会了要为钱而工作，不再盲目地打赌，不再担心是否掌握游戏的技巧，而是关心是否靠研究准确及思维清晰赢得成功。我也发

现，人人都无法避免犯下愚蠢操作的错误。一个操作愚蠢的人会付出代价。要像工资出纳员那样时刻保持警觉，才不会遗失你的钱财。

我们的公司赚了一大笔钱。我本身的操作非常成功，大家开始谈论起来。当然有些过分地夸大了事实，将所有股票下跌都归功于我，就连我不认识的人，也跑来祝贺我。他们都认为我所赚的钱是最神奇的东西，而我第一次对他们说我看淡市场的事，他们却一字不提。当时他们觉得我是疯狂的“空头”，我说的话是股市失败者的报复怨言，而我所预见的经济危机也不算什么。对他们来说，我经纪的记账员得花许多墨水在我名下的账户上填写获利金额，就是最大的丰功伟绩。

借贷失衡 人心惶惶

以前，朋友常告诉我，在不同的证券公司里，都有人引用哈丁兄弟公司的“投机小子”狙击“多头”阵营的事，指市场继续寻底后一段时日，“多头”阵营仍想推高所有股票的价格。直到今天，他们还谈论着我的股市突击故事。

从9月下旬起，货币市场向全球发出警告，但相信奇迹的人，仍不肯沽出手上的投机股。当一个经纪告诉我10月第一周的报道时，我为自己的小儿科出击感到惭愧。

你应该记得，以前货币贷款是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堂附近的货币交易台（Money Post）进行。经纪收到银行送来的缴付贷款通知书，便大概知道需要重新借多少钱；就可借贷金额而言，银行当然也知道自己的放款数目。而能提供贷款的人会把钱送到证券交易所，这种银行贷款由几个经纪处理，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定期放款。



大约中午时，当天的续期利率便会公布。这一利率通常代表截至当时为止贷款的平均值。通常，业务是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大家都知道当中的进程。从中午到大约下午2点，通常都没有很多以现金交易的业务，但过了交收时间，即下午2点15分，经纪就知道当日确实的现金状况，然后可以到货币交易台把超出的余款贷出去，或借入所需金额。这种业务也是公开进行的。

银根短缺 市场恐慌

10月上旬的某一天，有个经纪来找我，说经纪都很烦恼，他们有钱可贷但不愿到货币交易台去，原因是几个知名的经纪行在那儿虎视眈眈，谁有钱，钱就会被借走。当然没有一家开放款的放款人可以拒绝把钱借给这些公司。他们有偿还能力，而且抵押品不俗。不过，问题是一旦这些公司随时借款，放款人便不能指望收回这些资金。他们只用说一声还不了钱，放款人不管愿不愿意，都要为贷款续期。所以，要是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有钱可借，通常会派人到交易大堂，而非货币交易台。他们会私下对好友小声说，“要100吗？”意思是“你想借10万美元吗？”。代表银行的货币经纪现在也采取了这种办法。货币交易台的冷清交易场面，简直不能想象！

他还说，10月时，证券交易所定下行规让借款人自己定下利率，这行规实在有问题。你看，年利率在100%~150%之间浮动。我认为，让借款人自定利率，放款人可能不会太觉得自己像一个放高利贷的人，但你可肯定他取得的利息会与别人一样多。放款人自然想要高利息。他大手投机，代价与别人一样，他只需要钱，到手了便高兴。

情况越来越坏。对于“多头”、“乐观者”及一厢情愿的人来说，可怕的审判日终于到来。那群刚开始不肯承受小额亏损的人，现在要忍受终级痛



楚，这就好比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截肢手术。那一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07年10月24日。

货币交易商发出的报告早已指出，只要放款人认为合适，无论多少钱，借款人也必须支付。但钱不够周转。当天，货币交易商的人数比平常多很多。当天下午的交收时间一到，有100个经纪围住货币交易台，人人都想借钱以解公司的燃眉之急。如没有钱，不论市价多少，他们都必须沽出以保证金买卖的股票，市场上买方与现金一样紧缺，但眼前一分钱也没有。

我朋友的合伙人与我一样看跌，因而公司不用借钱，但我的朋友，就是那个经纪，他刚从货币交易台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大量沽空整个股市。

他说：“天啊，拉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从没遇见过这种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定会出事的，看来似乎人人都破产了。你不能沽空了，市场上根本没有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但他却说：“你听说过学校里将老鼠放进玻璃钟罩里的实验吗？当老鼠吸着玻璃钟罩里的氧气，你可以看到可怜的老鼠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两侧的肋骨像使用过度的风箱起伏着，努力从玻璃钟罩里越来越稀薄的空气中吸到足够的氧气。你看着它窒息，直到眼睛几乎从眼窝里凸出来，喘息着，慢慢死去。当我看到货币交易台的交易商，就有这种感觉！到处都没有钱，你也不能将股票套现，因为没人肯买。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此时此刻整个华尔街已经崩溃了！”

巨头出手解财困

他的话令人反思。我预见会有股灾，但我得指出，我没有预料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慌，如果再恶化下去，可能对每个人都不利。

最后，情况很明显，守在货币交易台也无法借到钱，因为没有钱了，接着便大乱起来。

我后来听说，证券交易所主席 R. H. 托马斯 (R. H. Thomas) 先生知道华尔街每家经纪行都即将陷入绝境，于是四处求援。他请求国家城市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行长詹姆斯·斯蒂尔曼 (James Stillman) 帮助。国家城市银行是全美最富有的银行，曾宣称从未以高于 6% 的利率贷款。

斯蒂尔曼听完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话，说道：“托马斯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见摩根先生。”

这两个人都希望击退美国金融史上最严重的恐慌，一起到摩根公司 (J. P. Morgan & Co.) 的办公室与摩根先生会面。托马斯先生将问题一一陈述。他刚说完，摩根先生便说：“回证券交易所去，告诉他们会有钱借给他们的。”

“哪里有钱？”

“银行里！”

在危急关头，所有人都非常信任摩根先生，托马斯连细节也没问便冲回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堂，仿佛对那些都被判了“死刑”的会员公司宣布“死缓”的好消息。

接着，那天下午 2 点半前，摩根先生派了范恩·恩伯夫及艾德柏公司 (Van Emburgh & Atterbury) 的约翰·艾德柏 (John T. Atterbury) 前来交易所与货币交易商会面。大家都知道约翰·艾德柏与摩根关系密切。我的朋友说，老经纪迅速走到货币交易台，举起手，就像布道会上的牧师般。托马斯主席公布时，起初一众交易商都稍微冷静了下来，但后来开始担心纾困计划会失败，最差的时刻仍然会到来。不过，当他们看着艾德柏的脸，看见他举起手来，着实吓呆了。

接着一片死寂，艾德柏先生说：“我获授权借给你们 1 000 万美元，别紧张！有足够的钱借给每个人。”

然后他就开始行动了。他没有把放款人的名字给各借款人，只是记下借款人的名字和需要贷款的数目，然后告诉借款人：“有人会通知你们在哪儿拿钱。”他指借款人稍后会拿到贷款银行的名称。

我听说一两天后，摩根先生只传话给惊慌失措的纽约银行家，说他们必须提供证券交易所需要的资金。

银行家们反对说：“但我们没钱，我们已到放款的限额。”

“你们有储备金。”摩根厉声说。

“但我们已经低于法定限额了。”他们哀求着。

“拿来用！储备金就是这样用的！”银行家们听从了，动用了大约 2 000 万的储备金挽救了股市，银行到了下个星期才爆发恐慌。这是伟大的摩根，简直后无来者。

成为股坛王者

在我的股票操作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就是这天。当天，我的利润超过 100 万美元，为我第一次精心计划的交易书写下成功的结局。我所预见的事都一一发生，但更重要的是：我狂野的梦终于实现，当日我是股坛王者！

当然我会解释下去。在纽约过了几年，我老是绞尽脑汁地想，为什么我不能像 15 岁那年在波士顿的对赌行那样，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内战胜股坛？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找到犯错的地方，再也不犯这些错，而且我现在不仅有准确判断的能力，也具备保证自己准确判断的知识。这些等于权力。



请别误会我，这并非一个处心积虑的春秋大梦，也不是一种虚荣的白日梦。这只是一种感觉，在富勒顿公司及哈丁兄弟公司挫败过我的股市，总有一天会完全受我摆布，我总觉得那天会到来。这天就是1907年10月24日。

我这样说是原因的。那天早上，有一位经纪，他曾与我的经纪做了许多交易。他知道我曾经大手沽空，于是驾车去找华尔街最有名的银行的一位合伙人。我那朋友告诉那银行家说我的交易量一直很庞大，因为我肯定出尽全力。我得说，除非你判断准确后会得到好处，否则判断准确又有什么用？

也许那个经纪夸大其辞，令他的故事听起来很动听，也许我的确有许多我不认识的追随者，也许银行家比我更清楚情况有多严峻。不管怎样，朋友告诉我：“我将话转告给他，认为再推动一两次后，真正的沽空开始时市场会如何云云，他很有兴趣地听着。我说完这番话后，他告诉我晚些时候可能有事要我去办。”

当经纪行发现在股市上以任何价格再也找不到一分钱的时候，我知道时机来了。我派经纪到不同的交易商中。联合太平洋一度没有一个买盘，无论什么价格也没有！试想想，其他股票的情形也一模一样。没钱持股，也没人买入。

我的账面利润惊人，我肯定要进一步摧毁价格，就落盘沽出联合太平洋及六家其他股息较高公司的股票各1万股，接下来必定是哀鸿遍野。依我看，这个大恐慌会蔓延下去，以至政府可能会考虑关闭证券交易所，就像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样。

王者姿态救市场

这既意味着我的账面利润剧增，也表示我可能无法把利润套现。不过，还有其他事情需要考虑，包括股市进一步下跌会阻碍我开始预料的经济复苏，阻碍股市大出血后恢复元气的机会。这种恐慌会对美国整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我下定决心，既然再继续积极沽空不合情理，那么坚持沽空便是违背逻辑的做法。于是我转而买入。

经纪开始为我买入（价格是底价）。不久，那位银行家派人把我的朋友叫走了。

他说：“我叫你来，是因为我希望你马上去见你的朋友利文斯顿，转告他，我们希望他今天别再沽空股票，股市已不能再承受更大的压力了。要避免破坏力惊人的恐慌，实在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激发起你朋友的爱国心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顾全大局，为大众利益着想。他有什么回复请立刻通知我。”

我的朋友特地来转告我。那位银行家非常圆滑。我推断，他以为我已计划摧毁市场。我考虑他的请求，便等于放弃赚1 000万美元的机会。他也知道，我对这些所谓大人物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们和我一样清楚会发生什么事，却还拼命地把大量股票推给公众。

事实上，这些大人物才是最大的受害人。我以极低的价格买入的许多股票，都是大名鼎鼎的金融公司。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也不要紧。我差不多已填补了所有淡仓；与此同时，如果没人狙击股市，这不但是买入便宜股的大好时机，而且能帮助价格回升。

我对朋友说：“告诉布朗克（Blank）先生，我答应他们的要求，我早

在你来之前就完全了解事态的严重。我不但今天不会沽空股票，而且还会尽力买入。”我言出必行，当天便买入10万股，都是买空，而且其后9个月，我都没有沽空其他股票。

这就是我为何告诉朋友我的梦想成真了、当过一刻股坛王者的原因。当天的股市一度任由股市狙击手摆布。我没有患上妄想症，没有自以为很伟大。事实上，你知道我被人指责为狙击股市、被华尔街的流言夸大我的操作方法的感受吗？

我丝毫无损地度过股灾。报纸上说“投机小子”拉里·利文斯顿赚了几百万美元。当天收市时，我赚了超过100万美元。但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钱，而是无形的收获：我判断准确，深谋远虑，而且遵照明确的计划。我学会了赚大钱的法门，彻底脱离了赌博的层次，最终学会了如何明智地大手交易。那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第九章

权倾股坛 王者降临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grayscale image. In the foreground, two white dice are shown. The die on the left is slightly out of focus, showing faces with 1, 2, and 3 dots. The die on the right is in sharper focus, showing faces with 4, 5, and 6 dots. Below the dice, a stock market ticker tape scrolls across the frame. It contains various numbers and symbols, including '4.70', '9.70', '7.19', '32.69', '17.99', '14.30', '9.50', '7.03', '11.31', '26.80', '95.15', and several negative values like '-1.21', '+0.07', '-1.76', '-0.11', and '-1.20'.

第十章 投机者不是投资者



承认自己的错误，与从成功中学习，都一样带来裨益。然而，逃避惩罚是人的天性，当错误与失败联系在一起，你总是希望不会重蹈覆辙。在股市上犯的所有错误，都会伤及你最脆弱之处：钱包和自尊。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些奇怪的事：交易员有时会犯错误，而且都是明知故犯；犯错后他又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会犯错。经过一段时间痛定思痛，不再感到惩罚的痛楚后，他或者会知道如何及何时犯错，以及在交易的哪一个特定地方出错，但不知道个中原因。他只会骂自己，然后置之不理。

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幸运，他便不会一错再错，但类似的错成千上万，他难保不犯一个。错误实在太多，每当你想看看自己是否会做蠢事时，总有错误潜伏在你身边。

晋身成为百万富翁

关于第一个 100 万美元的错误，便要追溯到 1907 年 10 月股灾后。那时我第一次成为百万富翁。以我的交易来说，100 万美元只表示拥有更多的储备金。金钱不会使交易员更加安心，因为不论贫富，他都可能犯错，而犯错总是令人不快。当一个百万富翁判断正确，他的金钱不过是他一项有用的工具罢了。对我来说，输钱的烦恼是微不足道的，我从不为止蚀后的输钱而费心，第二天就忘了。但是错了而无止蚀，就会伤害自己的钱包及自尊。你应该记得迪克逊·G·沃兹（Dickson G. Watts）的故事。那故事是关于一个非常紧张的人，他的朋友于是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失眠。”紧张的人说。

“为什么失眠？”朋友问。

“我手上持有太多棉花期货，一想起来我就睡不着，弄得我筋疲力竭，怎么办呢？”

“沾到睡得着时为止。”他的朋友回答道。

人通常很快便能适应环境，以至丧失了洞察力。他感觉不到巨大的变化，记不清楚还未成为百万富翁时的感觉，只记得那些以前不能做的事，现在可以做了。年轻、正常的人很快便会忘掉贫穷时的生活习惯，但要忘记富有的生活却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是因为金钱会带来欲望，令人贪得无厌。一个人在股市赚钱后，很快便会忘掉节俭的习惯；但当他输钱时，却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改掉花钱的习惯。

1907年10月，当我补回淡仓开始买空后，决定暂时放松一下。我买了一艘游艇，计划到南部海域旅行。我热爱钓鱼，计划好好享受生活。我期待着，希望有一天可以成行，但市场不让我出发。

期货交易易掌握

除了股票外，我一直也在买卖商品期货，我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对赌行做这种交易了。我研究期货市场多年，不过没有像研究股市那么热衷。其实，与买卖股票相比，我宁愿交易期货。毫无疑问，期货交易是较正统的交易，但比股票更涉及商业投机。任何人都可接触期货市场，正如处理任何商贸事务一样，也可以用假定的论据提出与期货市场趋势一致或相反的看法，不过恐怕只会暂时成功，因为最终事实一定会战胜一切。所以就像做正常生意一样，交易员从研究、观察中得到回报。

他可以观察及衡量市况，他与别人知道的一样多，不用提防内幕集团的小动作。在棉花期货市场或是小麦、玉米期货市场，不会突然宣布派发股息，或一夜间增加股息。长久以来，期货价格就由一条法则决定——供求的经济法则。期货交易员只需取得目前及预期的供求数据，他用不着像股票交易员那样忙着推测。期货交易正合我意。

当然，所有的投机市场都有相同之处。纸带的信息是相同的。对于肯动脑筋的人来说，相当明显。如果他肯思考，再考虑一下市况，答案显而易见。不过，人们总是懒得问问题，更别说找答案。无论何时何地，一般美国人都不易受骗，只有到经纪行看股票或期货纸带时例外。在所有游戏中，股市游戏是真正需要行动前做足研究的，偏偏美国人就没有利用平日的聪明、事先的准备及警觉便投身其中，把一半家产投进股市里冒险，思考的时间还不及买一辆中价汽车。

纸带分析没有表面看来那么复杂，当然你需要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谨记一些基本原则。纸带不是替你算命，不会告诉你下星期四下午1点35分你的身家值多少。纸带分析的目的是确定：第一，如何交易；第二，何时交易，即应该是买还是沽。这些对股票、棉花、小麦、玉米、燕麦同样奏效。

阻力大小决定趋势

你观察市场，也就是注意纸带记录的价格走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定方向，即价格趋势。我们知道，价格会根据遇到的阻力升跌。简言之，价格像其他事物一样舍难取易，会沿着最小阻力线移动，跟随最容易走的路。如果上涨的阻力较下跌小，价格便会上涨；反之亦然。

如果股市高开，谁都知道是牛市还是熊市。对无偏见、目光锐利的人来说，这趋势很明显：投机者若把自己的论据硬套在自己的理论上，是非常不明智的。这种无偏见、目光锐利的人，知道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然后便能确定到底是买入还是沽出。因此，一开始便应该知道究竟是买货还是沽货。

举例说，假设市场像平时一样起伏不定，在10个点的范围内波动，高至130美元，低至120美元。在低位时，股市便看起来偏软：上涨8~10个点后仍继续上涨，股市看起来便走势强劲。一个人不应靠表象交易，他应



该按兵不动，待纸带显示时机成熟再行动。事实上，有些人因为股票看着便宜就买入，看着贵就沽出，平白损失了数百万美元。投机者不是投资者，他的目的并非追求稳定的回报、高的利率，而是从投机的股票价格起跌中获利。因此，要选择阻力最小的时候交易，并静待市场自行确定时机，待确定了阻力最小之时，就是他应该开始忙碌的信号。

通过纸带分析，只能让他看出在 130 美元时沽盘较买盘强，接着价格开始合理调整。在沽盘较买盘强这点上，对纸带分析一知半解的人可能推断价格会超过 150 美元，于是买入。但价格开始调整后，他们或坚持，或沽出损失一些，或沽空看跌。不过，到 120 美元时，跌势有较强阻力，买盘胜过沽盘，价格回升，淡仓补回。普罗大众往往双重亏损，他们那种执迷不悟、不从中汲取教训的态度，令人啧啧称奇。

有些事发生了，令涨势或跌势增大，而最大阻力位会上涨或下跌。也就是说，第一次在 130 美元的买盘会比沽盘强，或在 120 美元的沽盘比买盘强。价格会冲破之前的价格关口或阻力位。通常许多交易员在 120 美元时沽空，因为市场看起来疲弱，或在 130 美元时买空，因为市场看起来强劲。当市场走势逆转，他们不是被迫改变心意，就是平仓。不论哪种情况，正是这些人令最小阻力的价格变化更加明确。因此，那些既聪明又有耐性的交易商，将利用基本交易条件，及那帮猜错走势而须改正的公众带来的交易动力，来确定最小阻力的价格变化，而这种调整会将价格推向最小阻力位。

知易行难的阻力位定律

虽然这并非精确的数学或投机原则，但根据我的经验，每当我根据自己确定的最小阻力位来决定市场持仓时，无法预测或预见的意外事件，总会帮我决定。还记得在萨拉托加发生的联合太平洋交易吗？我买空，是因为我发

现最小阻力线正在上涨，我应该坚持买空，而不该听经纪说内幕人士的消息沽出股票。无论董事心里想什么，我也应该继续坚持，反正我不可能知道，但我知道纸带显示“正在上涨！”不久，股息率出乎意料地增加，股价也涨了30个点。到了164美元。价格看来很高，但如我之前说的那样，股票永远不会高到不能买，低到不能沽。价格本身与确定最小阻力线是两码事。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方法交易，便会发现，在收市与开市之间如有重大信息发布，往往与最小阻力线一致，在消息公布前，趋势已经确定。在牛市中，市场会忽视利空消息，而利好消息总会被夸大，反之亦然。战争爆发前，股市非常疲弱，德国又宣布采用潜艇攻击战略，而我早已沽空15万股。倒不是因为我知道这消息会发布，而是我一直沿最小阻力线交易。对我的操作而言，德国的宣布是突如其来的，当然我把握到了这个机会，当天便平仓了。

你只需观察纸带确立阻力位，一旦确定了便准备沿着最低阻力线交易。听起来很容易，不过知易行难，在实际操作中，一个人须防范很多事，而大部分都是与人性的弱点对抗。所以，判断准确的人往往拥有两种助力——基本条件及判断错误的人。在牛市中，人们忽略利空因素，这是人性，但大家竟然对人性表示惊讶。人家告诉你，小麦因一两个地区天气恶劣而歉收，一些农夫已经破产。当所有农作物已收割，所有小麦种植区的农夫开始把小麦运到谷仓，期货“多头”会惊讶原来损失很小，然后发现他们只是帮了期货“空头”。

急切反而坏事

期货交易员一定不能固执己见，必须开明、灵活变通。无论你对农作物的情况或可能出现的需求有什么意见，都不应轻视纸带传达的信息。我记得有一次错过了一个很大的机会，是因为我在尝试预测出击信号，我掌握了市

况，但认为不必等最小阻力线出现才出击。我甚至以为可令它尽早出现，因为看来只需要推一下就行了。

我看好棉花。当时棉花的价格在 12 美分左右徘徊，窄幅上涨，反映它处于中间位置。我知道应该按兵不动，但心想如果我略微推动，价格应该会突破较高阻力位。

我买入 5 万包。果然，价格上涨，但我一停止买入它也就停止上涨，然后开始回落至我开始买入的价格。我平仓，价格也止跌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出击信号，心想应该再试一次，但结果一样。我抬高了价格，但一停下来，它又跌了。如此这般四五次，最后只能愤愤不平地离场，一共损失了约 20 万美元。不久，价格开始上涨，而且涨势凶猛，如果我不是太急切，便会赚大钱了！

这种事情，许多交易员都经历过，从中我领悟出以下准则：在窄幅波动的市场上，如果价格毫无方向，一直维持窄幅上涨，预测下次价格是大涨还是大跌，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观察市场，分析纸带确定窄幅上涨价格的波动关口，下定决心不要采取行动，直至价格突破任何方向的关口才出击。交易员必须关心能否从市场上赚钱，而不是坚持纸带必须与自己的判断一致。永远不要质疑纸带，也别要求任何理由或解释。股市“马后炮”是得不到股息报酬的。



不久前，我与一帮朋友小聚，谈论着小麦价格，有些看涨，有些看跌，最后他们问我的意见。我已经研究市场一段日子了，也知道他们不想要任何数据或市况分析，所以我说：“如果你们想从小麦中赚钱，我可以告诉你们方法。”

他们都想说想赚钱，于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的想从小麦中赚钱，只需留意便行，耐心等待，当价格突破 1.20 美元时便买入，那就可以很快赚一笔了。”

“为什么不趁现在 1.14 美元买入？”一个朋友问。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小麦是否会上涨。”

“那么为什么在 1.20 美元的高价买入？”

“你是宁愿盲目下注，追求大笔利润，还是想明智投机，虽然赚得少一些，但获利的机会高很多？”

他们都说宁可求稳妥，少赚些，所以我说：“那就照我的话办吧，如突破 1.20 美元便买入。”

我已经观察小麦市况好一段日子了，几个月来，沽出价在 1.10 美元至 1.20 美元之间，窄幅上涨。有一天，它的收市价超过 1.19 美元，我早就准备好了。不出所料，翌日的开市价是 1.20 美元，于是我买入，接着上涨至 1.21 美元、1.22 美元、1.23 美元、1.25 美元，我一直顺势而行。

至今，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解释小麦价格为何窄幅上涨，更无法预知价格是会冲破 1.20 美元还是跌破 1.10 美元，但我猜价格应该会上涨，因为全球小麦短缺，无法令价格下跌。

事实上，欧洲似乎一直在悄悄地买入，而许多交易员在约 1.19 美元时沽空。由于欧洲买入及其他因素，许多小麦都被运走，因而触发价格暴涨。价格突破了 1.20 美元，这就是我所有的观点，也是我所有要知道的事。我知道，价格之所以突破 1.20 美元，是因为涨势终于积聚了动力，推动价格冲破关口，便会出现某些事情。换言之，突破 1.20 美元后，小麦价格的最小阻力线已建立，接着便是另一番光景。

我记得，那天是美国的假期，所有市场都收市。在加拿大温尼伯（Winnipeg），开市时，小麦每蒲式耳上涨了 6 美分，翌日美国市场开市，也跟随着每蒲式耳上涨了 6 美分。价格就是沿着最小阻力线而行的。

以上说的，都是我结合纸带分析的交易方法精髓。我只不过学会了价格



最有可能的走势。我会多实验几次来验证。开始交易后，留意价格走势，确定心理关口。

一出错便要收手

我看涨买入股票时，爱以最高价买入，沽出时也必须是在最低价，否则宁愿不沽。许多资深交易员听我这样说，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要是交易员能坚持自己的投机立场，待最小阻力线出现时才行动，纸带显示上涨时才买入，显示下跌时才沽出，要赚钱不难。价格上涨时，应该加码，先买入整批持股量的 1/5，如果没有利润，就不要增加持股量，因为明显一开始就错了，至少暂时出错了。不论什么时候，出错都不会有利润。纸带显示的“上涨”信号未必是说谎，只不过它现在“还未到时候”。

我的棉花期货交易一直很成功。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且严格遵循。假如我决定交易 4 万至 5 万包，便会分析纸带，等待买入沽出的时机。假如最小阻力线显示上涨趋势，我会先买入 1 万包。如果市场价格较我首次的买入价上涨 10 个点，我会再买入 1 万包，如此类推。然后，如果我有 20 个点的利润，或每包赚 1 美元，我会再买入 2 万包。这就是我的交易基础。不过，如果买了首个 1 万、2 万包后，出现亏损，我便会平仓离场，因为我错了。可能这只是暂时的错，但我说过，不管什么事情，一开始出错就无利润可言。

坚持自己交易方法后，往往就可以把握棉花价格每次真正的变动并建立持仓。在持仓过程中，我可能先以 5 万或 6 万美元作为赌注测试自己的交易方法。这测试好像很昂贵，但其实不然。当价格真正变动时，要多久才能赚回输了的 5 万美元，确保我在适当时间开始持仓呢？只有刻不容缓地把握时机、行动正确的人才有回报。

这是我下赌注的方法：只在赢的时候押下大赌注，输的时候，只输少量的测试赌注。只需简易的算术，便已能证明这实在是明智之举。如果按我说的方法交易，将会常常持有获利的持仓，能够在大赌注中赚取丰厚回报。

专业交易员总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建立一套方法，这取决于各自对投机的态度或要求。我记得在棕榈海滩遇到的一位老绅士，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有人告诉我，他是个非常聪明的老人，经历过许多经济繁荣期，也遇到过不少人心惶惶的时刻。常常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股市更不用说了。

最多输 1 个点的投资法

那老头儿问了我许多问题，我说完我平时的交易习惯后，他点点头说：“是！是！你做得很对，你持仓的方法、你的思维方式，都令你的方法对你有利。你轻轻松松地实行自己推崇的方法，是因为你押下的钱都是你最不在乎的。我想起帕特·赫尔尼（Pat Hearne），听说过他吗？他是出名的赌徒，在我们这儿有账户。他有勇有谋，靠股票赚钱，别人常向他讨教。他从不说什么。要是他们直截了当地询问帕特·赫尔尼对他们持有的股票的看法时，他便引用他最爱的跑马场上的座右铭：‘你不下赌注，就永不知道结果。’他在我们的交易所交易，会先买 100 股某只活跃股票，如果上涨了 1%，便再买 100 股，再上涨 1 个点，再买 100 股，如此类推。他常说他参与这场游戏可不是给别人赚钱，因此他总是在最后一宗交易的买入价低 1 个点的价格上止蚀。当价格继续上涨，他须把止蚀盘的价格上移。有 1% 的调整，他就平仓了。不管是他原来的保证金或他的账面利润，他声称没有理由要输 1 个点上。

“你知道，职业赌徒不追求长线，只追求确定的钞票。当然若能赚钱，长线也不错。帕特在股市中从不听信内幕消息，也不期望可以抓住一周 20



个点的升幅，他只想赚有把握赚到的钱，让自己生活过得优越。我在华尔街遇到过成千上万的局外人，但只有帕特·赫尔尼把股票投机当做法罗牌或轮盘同类的赌博游戏。不过，他很聪明，能够坚持采用相当不错的下注方法。”

违反原则盈转亏

“赫尔尼死后，我们有一位客户，以前常与帕特一起交易，以他的方法在兰卡万纳公司（Lackawanna）股票中赚了超过 10 万美元，然后转移目标至其他股票。他因为赚了一笔丰厚的利润，以为用不着再采用帕特的方法了。当价格调整时，他没有止蚀，反而任由亏损扩大，好像那损失是利润似的，最后他离场时，还欠我们好几千美元。

“他四处闲荡了两三年，钱赔光后还保留着那股狂热。不过，只要他行为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他留下。我记得，他常坦白承认自己实在愚蠢之极，竟然不坚持采用帕特·赫尔尼的方式交易。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跑来找我，求我让他在我们的交易所里沽空某只股票。他为人友善，当年也是好客户，所以我私下替他的账户担保，让他沽空 100 股。

“他沽空了 100 股湖滨公司（Lake Shore）股票。那时是 1875 年，比尔·特拉维斯（Bill Travers）正狙击股市。我的朋友罗伯茨在最佳时机开始沽出湖滨公司，随着价格下跌，他一直沽空，按照帕特·赫尔尼的方法交易，而不是单凭希望。

“就这样过了四天，罗伯茨成功了，他的账户有 1.5 万美元的利润。我发现他没有下止蚀盘，就提醒他，他说暴跌还没完全开始，他可不想被 1 个个点的调整就给震出市场。那时是 8 月。到了 9 月中旬，他向我借 10 美元为他的第四个孩子买婴儿车。他没有坚持自己已证实有效的方法，而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问题。”



老先生说完，向我摇了摇头。

他说得很对。有时候，我认为投机必定是违反自然的行业，因为我发现一般投机者的作为都违背自己的本性。所有人性的弱点，都是成功投机的致命伤。正是这些弱点，使他受同行欢迎，或令他在其他投机活动中被加以防范，但这些投机没有股票或期货交易这般危险。

恐惧感左右决策

投机商最大的敌人多是来自自己的内心。人性跟希望与恐惧无法分开。在投机中，当市场对你不利时，你每天都希望这是最后一天，但结果失去的总比你估计的多。你期待的程度，可以媲美大大小小的开国功臣及开疆拓土的豪杰。当市场对你有利，你便害怕明天利润突然消失，也害怕太早平仓。恐惧使你不敢去赚取你本该赚的钱。一个成功的交易商必须克服这两种本性，他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天生的冲动。他该在害怕危险时仍满怀希望，在满怀希望时又要居安思危。他必须害怕他的亏损会演变成更大的亏损，期望他的利润能增长成更大的利润。采用平常人的赌博方式投机股票，绝对错误。

我从 14 岁起就开始了投机生涯，投机是我唯一可做的事情。我认为自己知道我在说什么。经过近 30 年的不断交易，从微薄资金到数百万美元，我总结出以下结论：一个人在某个时候可以战胜某只股票或某个集团，但没有人可以击败股市！一个人可以从买卖棉花或谷物的个别交易中赚钱，但没有人能够击败棉花期货市场或谷物期货市场。就像赛马一样，一个人可以赢下一场赛马，但不能打败赛马游戏。

如果我知道如何增强这些结论的说服力，我一定会做；即使有人反对，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知道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第十一章 名不副实的棉花之王



现在先说回1907年10月的事。那年，我买了一艘游艇，准备离开纽约到南部海域。我实在太热爱钓鱼了，我可以在游艇上随心所欲地钓鱼，随时随地想去哪儿便去哪儿。我在股市上大赚了一笔。但到最后一刻，玉米市场令我无法成行。

我必须解释一下，那次的银根恐慌为我带来人生第一个100万美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芝加哥做谷物期货交易。我沽空了1 000万蒲式耳小麦及1 000万蒲式耳玉米。我研究谷物市场好一段日子了，与看淡股票一样，我也看淡玉米及小麦。

玉米涨价 假期报销

玉米及小麦开市时都下跌，但当小麦一直暴跌时，芝加哥最大的股票操作手——我称他为斯特雷登（Stratton），突发奇想意图垄断玉米市场。当我将所有股票平仓，准备驾着游艇到南部时，发现小麦带给我庞大的利润，但玉米方面，斯特雷登抬高了玉米的价格，给我带来相当大的亏损。

我知道美国玉米的储存量相当可观，远多于价格所显示的。供求定律如常般奏效，只是需求主要来自斯特雷登。供应方面，由于交通严重堵塞，玉米供货受阻，因此根本没有玉米供应。我记得往日不时祈求寒冷期到来，令铁路结冰不能通行，农民没法把玉米送到市场，可惜我没交上好运气。

就是这样，本来计划已久的欢乐钓鱼之旅，就因玉米上的损失而泡汤。在这种市况下，我不能离开。当然，斯特雷登密切注意沽空情况，也知道他击败了我，我知道得跟他一样清楚。不过，正如我所说，我寄望天气可以助我。我发现天气也好，其他好心创造奇迹的人也好，都不会注意我的困境，于是我研究如何靠自己的努力排除万难。

我把小麦平仓，获得相当多的利润，反观玉米，问题却困难得多。如果我可以以当时的价格将我的 1 000 万蒲式耳玉米平仓，虽然损失惨重，但我也乐意实时平仓。但是，只要我一开始买入玉米，斯特雷登就会成为首席震仓者。我无意因自己买空而抬高价格，好比不愿拿刀割开自己的喉咙一样。

玉米市况虽然强劲，但我钓鱼的兴致更强，所以我马上密谋了一个办法，必须进行策略性的撤退，买回我沽空的 1 000 万蒲式耳玉米，借此尽量减少我的损失。

用心理战动摇市场

此时，斯特雷登同时进行着燕麦交易，严密控制着燕麦市场。我搜集了谷物市场的资料，包括农作物的消息，以及交易场地的小道传闻。我听闻势力强大的阿墨尔集团（Armour）对斯特雷登怀有敌意。我清楚地知道，除非我按斯特雷登的玉米价格买入，否则他不会让我得到玉米。不过，当我一听到阿墨尔与斯特雷登不和的传闻，便立刻想到，或许芝加哥交易商可以帮忙。他们可以帮我的唯一方法，就是卖给我斯特雷登不肯卖的玉米。其他的事便好办了。

首先，我落盘买入，价格每下跌 0.125 美分，我便买入 50 万蒲式耳玉米。这些买盘单发出后，我又分别向四个经纪发出单子，同步在市场上各沽出 5 万蒲式耳燕麦。我估计，燕麦的价格应该会急挫。我了解这些交易商的思考方式，他们肯定会马上认为阿墨尔正向斯特雷登发动攻势。当他们发现燕麦市场成为战场，便顺理成章地推论出下一个急跌的，就是玉米市场，因此便会开始沽出玉米，玉米市场的垄断一旦被粉碎，利润会很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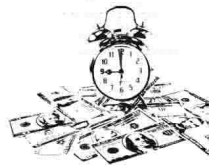
我对芝加哥交易商运用的心理战术非常奏效。当他们发现分散的沽盘令燕麦价格下挫，便立刻转向玉米，继而疯狂沽出玉米，其后 10 分钟内我便

买入 600 万蒲式耳的玉米。当我发现他们停止沽出玉米时，便以市场价格再买入 400 万蒲式耳玉米，当然价格便随之再次上涨，但这次个策略助我补回 1 000 万蒲式耳玉米，而且价格与交易商沽出而我开始平仓时的价格，相差只是 0.5 美分内。至于我为了触发交易商抛售玉米而沽空的 20 万蒲式耳燕麦，我只损失了 3 000 美元，是非常便宜的沽空诱饵。而我在小麦上赚的利润弥补了大部分玉米上的亏损，我在所有谷物交易上的总亏损只有 2.5 万美元。后来，每蒲式耳玉米上涨了 25 美分。无疑，我尽在斯特雷登股掌之中。假如不计价位买入 1 000 万蒲式耳玉米，代价真的难以估量。

一个人专注某一件事多年，对它的态度应该会习以为常，很难再与初学者一样，这就是专业人士与业余人士的分别。在投机市场上，一个人的输赢，就取决于他看待事物的方法。普罗大众对自己付出的努力，观点都是一知半解。自尊心作祟，往往令思考欠深入彻底。专业机构力求行事正确多于只顾赚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专注于别的事情，利润自会出现。交易商的操作方法与专业桌球手一样，他须把目光放远，而不是只顾眼前的一击，而且需要凭直觉知进退。

借“希望”与“恐惧”制造契机

我记得听说过一个关于安迪生·卡马克（Addison Cammack）的故事，这故事是非常好的例证。根据我的听闻，我认为卡马克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能干的股票交易商之一。他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的以为他老是看淡。他觉得利用希望与恐惧两大人性来帮助自己沽空，吸引力要大得多。别人说他编造警告：“升浪节节上涨时，不要沽空股票！”那些老前辈告诉我，卡马克最大的利润是在牛市中赚的，而且他是根据市况而非个人偏见来交易。总之，他就是个出类拔萃的交易商。有一次，牛市快结束的时候，卡马克似乎看淡，一个名叫 J·奥瑟·乔瑟夫（J. Arthur Joseph）的健谈金融记者知道了。



可是，在看涨的领袖及报纸乐观报道的刺激下，市场走势不但强劲而且节节上涨。乔瑟夫知道像卡马克的交易员如何利用看淡的消息后，有一天带着好消息冲进了卡马克的办公室。

“卡马克先生，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在圣保罗公司当过户员，他刚告诉我一些事情，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卡马克无精打采地问。

“你已经转变方向了，是不是？你现在看淡吗？”乔瑟夫想确定。如果卡马克不感兴趣，他就用不着浪费宝贵弹药了。

“是的，你的好消息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到圣保罗公司，平时每周都到那儿两三次，搜集些新闻资料。那儿的朋友告诉我：‘老头儿沽空股票。’他说的‘老头儿’是指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真的吗，吉米？’我问。他回答说：‘是的，每上涨 3/8 点，他就沽出 1 500 股。这两三天他一直沽出股票！’我没半点耽搁，便直接跑来告诉你。”

卡马克不是容易激动的人，而且，他早已习惯不同的人疯狂地冲进他的办公室，带给他各种新闻、流言、传闻、内幕消息及谎话，他也越来越不信任他们。他只是说：“乔瑟夫，你肯定没听错吗？”

“我是否肯定？当然肯定！你以为我聋了吗？”乔瑟夫说。

“你相信你的朋友吗？”

“没错！”乔瑟夫断言说。“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他从不对我说谎，他不会的！毫无疑问！我相信他绝对可靠，我可以以性命担保。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了解的人，比你认识我这么多年对我的了解深得多。”

“你相信他，是吗？”卡马克又看看乔瑟夫，然后说，“好了，你应该知道的。”他通知他的经纪 W. B. 威勒（W. B. Wheeler）。乔瑟夫心想他会落盘沽空至少 5 万股圣保罗。威廉·洛克菲勒正利用市场的力量，抛

售在圣保罗的持股。不管是投资股票或投机持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标准石油公司最好的股票交易商退出了圣保罗。要是一般人听到这个来源可靠的消息，他会怎么做呢？根本不必问。

借力打力推高回报

卡马克——当时最能干的沽空操作手——正好看淡股市。他对他的经纪说：“比利，到交易所去，每上涨 3/8 个点便买入 1 500 股圣保罗。”当时的股价是 90 美元。

“你是说沽出吧？”乔瑟夫匆忙插嘴道。他虽不是华尔街的新人，但他有时难免从新闻工作者或大众的观点出发来看股市。按内幕人士沽出的消息，价格应该会下跌。市场上也没有比威廉·洛克菲勒更厉害的内幕沽盘手了。标准石油公司正在沽出，而卡马克却买入！怎么可能！

卡马克说：“不，我指买入！”

“你不相信我吗？”

“我信。”

“你不信我的消息吗？”

“我信。”

“你不是看跌吗？”

“是。”

“好吧，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正是我买入的原因。你听我说，你与你那可靠的朋友保持联系，只要洛克菲勒一停止沽出就立即通知我。快！明白吗？”

“是的。”乔瑟夫说着，走了。他自己也不肯定能否理解卡马克买入威廉·洛克菲勒的动机。他知道卡马克看跌整个股市，所以更难理解他的策略。

然而，乔瑟夫还是去见他那个过户员朋友，对他说，当“老头儿”沽完便通知他。乔瑟夫一天问他的朋友两次。

有一天，那个过户员告诉他：“再也没有股票从‘老头儿’那边过来。”乔瑟夫谢谢他，带着这个消息飞奔到卡马克的办公室。

卡马克专心听着，转向威勒尔问道：“比利，咱们现在有多少股圣保罗？”威勒尔查了一下，报告说他们买入了大约6万股。

卡马克一直看淡，在他开始买入圣保罗时，已经沽空了其他农业股及许多其他股票。现在，他大手沽空股市。他立刻向威勒尔落盘沽出已买空的6万股圣保罗，甚至更多。他利用他的圣保罗买空持股，来打击大市，令他的沽空大大获利。

圣保罗一直下跌至44美元才止跌，卡马克大赚了一笔。他以超群的技术交易，结果获利甚丰。关键在于他对于交易的习惯态度。他不必深思，实时发现了远比单在那只股票上获利更为重要的东西。他得到了天赐良机，而且能够把握适当时机大手沽空，趁着先机运用合适的攻势。乔瑟夫带来的消息令他买入而非沽出，是因为他一下子便看出这是为他的沽空计划提供大量弹药的机会。



说回自己。我把小麦、玉米平仓后，便动身驾着游艇到南部去。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海域游玩，过得非常愉快，钓鱼也好玩，所有的事都是美好的，在这个世上真可谓无牵无挂、别无所求了。

棉花市场谣言四起

一天我在棕榈海滩上岸，遇到了许多华尔街的朋友及其他人，他们都在谈论一个当时最特别的棉花投机商。来自纽约的报道表示，珀西·托马斯（Percy Thomas）已经输得精光。这并非指商业上的破产，只是谣传这位全

球知名的操作员在棉花市场上第二次惨遭滑铁卢。

我很崇拜他。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从报纸上看到证券交易所下面的证券公司西尔顿及托马斯公司（Sheldon & Thomas）破产的报道。当时，托马斯试图垄断棉花市场，但西尔顿欠缺合伙人的远见和胆量，在快要成功的时候退缩。至少，这是当时华尔街的说法。不管如何，他们不但没赚到大钱反而成了多年来最轰动的破产案。我忘记了他们欠了多少百万美元。公司破产，托马斯便独自交易。他全心全意专注于棉花交易，不久便东山再起。他连本带利还清了所有债，这些债务在法律上是不必清偿的。偿还债务后还剩了100万美元。他在棉花市场卷土重来的事迹，与迪肯·怀特的著名事迹一样不同凡响。迪肯·怀特一年内靠在股市交易，还清了100万美元的债务。托马斯有勇有谋，我对他钦佩不已。

在棕榈海滩，人人都谈论着托马斯在3月棉花期货交易上的失败。相信你也知道谣言如何越传越盛，也想必听过不少错误消息、夸大其辞和加油添醋的传言。我自己就曾身在其中，目睹关于自己的谣言如何越传越盛，不足24小时内，当造谣者听到那夹杂了夸大、生动情节的谣言后，连他本人也认不出来。

珀西·托马斯最近交上的厄运使我改变主意不再钓鱼，回到了棉花市场。我拿到了一堆交易文件，仔细研读，希望了解情况。回到纽约后，我全心全意研究市场。人人都沽空，都在沽出7月的棉花。你知道人们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这是羊群心理，一个人做某件事，身边的每个人都跟着做，或许这是某部分或某一种的群众天性。无论情况如何，在数以百计的交易商心目中，沽空7月棉花是聪明、适当兼安全的事。你不能视这种一致沽空是一件“鲁莽”的事，这字眼太保守了。交易商只看到市场的一面和巨大的利润，他们当然盼望价格下跌。

当然我也看到了这点。我突然想起，沽空的家伙没有太多时间平仓。我



越深入地研究情况，看得越清楚，最后我决定买入7月棉花。我立刻行动，迅速买入10万包。因为市场上有太多沽空棉花的人，我不费吹灰之力便买到了。假设我悬赏100万美元找一个没有沽空7月棉花的人，不管他是生是死，相信没有人能来领赏。

逆市而行买入棉花

那时是5月下旬。我一直买入，他们一直沽出，直到我承接了所有流动合约为止。我现在有12万包棉花。我买入最后一批棉花后过了两三天，棉花价格开始上涨。价格一上涨，市场表现一直非常好，一天内上涨了40到50个点。

某一个星期六，大约是我开始行动后第10天，价格的上涨速度开始放缓，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7月棉花求售。我有责任找出原因，所以一直等到最后的10分钟，我知道人们常在那时候沽空，如果那天收市价上涨，他们便会牢牢地被缚住。所以，我发出四张不同的单子，同时按市价各买入5 000包，把价格推高了30个点。这时候，沽空的人正挣扎脱身。最后市场以最高价收市，而我只需买入最后2万包棉花。

到了星期一，英国利物浦市场应该跟随纽约市场的升浪，高开20个点，但结果高开了50个点。这表明，利物浦市场比我们这里上涨了100%。市场的上涨与我无关。这表示我的推论很合理，况且我沿着最小阻力线交易。同时，我一直忽略了我有庞大的棉花需要沽出。市场可能暴涨，也可能逐步攀升，但绝没有能力吸纳超过某数量的沽盘。

从利物浦传来的电报消息，令美国市场发狂。但是，我却注意到价格上涨得越高，7月份的棉花似乎越缺乏。我没打算沽出我的棉花。总之，对“空头”来说，这个星期一是既刺激又不太愉快的一天。尽管如此，我却看不出

任何沽空大恐慌即将到来，也没有发现盲目争相平仓的迹象。我必须把手中持有的 14 万包沽出。

被指垄断 7 月棉花

星期二早晨，我步行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厦门口碰见一个朋友。

他微笑着说：“今天早上的《世界报》有一则大新闻。”

“什么新闻？”我问道。

“什么新闻？你不是还没看吧？”

我说：“我从来不看《世界报》，是什么消息？”

“哦，说的是你呢。报道说你垄断了 7 月份的棉花市场。”

“我还没看呢。”我回了他一句就走了。我不知道他信不信我的话。可能他还在想，我不告诉他消息是真是假，实在不够朋友。

到了办公室，我派人买了一份《世界报》。果然，报纸的头版上大字标题写着：

拉里·利文斯顿垄断 7 月棉花市场

当然，我立即意识到这篇报道会令市场大乱。要是我谨慎地研究如何以最大利益沽出 14 万包棉花的方法，就根本不会想到更好的计划了。此刻，全美国的人都在读《世界报》或其他转载这篇文章的报纸。这则报道早已传送到欧洲了，对利物浦市场价格的影响实在不言而喻。市场简直失控了，有这则报道，难怪如此。

当然，我也清楚纽约市场会如何变化，以及我应采取的措施。这儿的市场 10 点开市，10 点 10 分，我手上已经没有任何棉花。我把那 14 万包的棉花全部沽出，大部分的沽出价都是当日的最高价。交易商为我打开市场，而我只是看准时机把棉花脱手，除了紧握这个良机，我还能做别的什么吗？



这个会令我焦头烂额的难题，竟然被意外地解决了。要是《世界报》不刊登这篇报道，我绝不能在沽出棉花的同时，又不损失大部分的账面利润。沽出 14 万包 7 月棉花而没有压低市价，这妙计不是我能力所及的，但《世界报》的报道正好帮了我的忙。

我不知道为何《世界报》刊登这篇报道。我猜，是棉花市场某位朋友告诉了记者，而那名记者自以为弄到了独家新闻。我没有见过这名记者，也没有见过《世界报》的任何人。那天早上 9 点后，我才知道有这篇报道；而且，要不是我的朋友让我注意这篇报道，恐怕我还不知情呢。

被封为“棉花之王”

要是没有这则报道，就没有大到可以让我出货的市场。这就是大手笔交易的问题之一。你不能偷偷地脱手，也不能时常按自己心意自由沽出。当你可以离场时，市场又可以吸纳你全部持仓时，必须赶快离场，错失这个机会，可能会令你损失数百万美元。你要当机立断，不然就输定了。你不能采用以竞价买入等方法抬价出招，因为这样可能会削弱吸纳的力量。看准机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机会向你探头时，必须抓住它。

当然，不是人人都知道我走鸿运了。就这件事来看，在华尔街，或是在任何地方，任何人意外发大财都会让人起疑心。若这场意外不能令你获利，人们绝不会认为这是场意外，只会觉得是你自私贪婪、自高自大的报应。相反，一旦令你获利，人们便会称这场意外为抢劫，还慨叹不择手段的人有好报，保守正派的却没好报。

居心不良的沽空者因自己的粗心大意而遭殃，还指责我蓄意策划了这个阴谋，而其他人都随声附和。



一两天之后，我和世界棉花市场的一个大交易商见面，他说：“利文斯顿，这定是你最聪明的交易。我当时还在想，当你沽出棉花时，不知会损失多少。你知道，当时的市场不够大，若不廉价出售，市场根本不能吸纳超过5万或6万包棉花。我开始好奇，你如何把余下的棉花脱手，而又不损害账面利润。想不到你有这一着，确实巧妙。”

“这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诚地向他保证。

可是他只是反复唠叨说：“老兄，真高明，太妙了！不要这么谦虚！”

自从这次交易后，有些报纸称我为“棉花之王”（Cotton King）。但是，正如我所说，我真的不配戴上这顶桂冠。我不必告诉你，你也知道，即使动用全美国的钞票，也不可能买下《世界报》的专栏，也没有人有如此大的能量确保这篇报道会刊出。就是这则报道，给了我完全不应得的名声。

然而，我说这个经历并不是为了说教，为那些不配冠以这种荣誉的交易员找托辞，也不是强调捕捉机会（不管它何时、如何出现）的重要。我的用意只是想说明，自7月棉花交易后，报纸报道纷至沓来，令我的名字远近皆知。要不是那些报纸报道，我绝不可能认识大名鼎鼎的珀西·托马斯。

第十二章 愚蠢致命的交易





7月棉花交易出乎意料地成功。没多久，我就收到一封请求会晤的信件，信上的落款是珀西·托马斯。我迅速回信表示，任何时间他想来，我都很乐意在办公室见他。第二天他就来了。

我一直以来都很敬佩他。凡是种植和买卖棉花的地方，都会听到他的大名。在欧洲和全美国，人们都曾在我面前引述他的观点。记得有一次在瑞士的一个度假村，我与一位开罗银行家交谈，他当时有兴趣与现在已故的欧内斯特·卡塞尔公爵（Sir Ernest Cassel）合作，在埃及种植棉花。当他听说我来自纽约时，立即向我打听珀西·托马斯的情况。托马斯的市场分析报告他每期都必读。

抗拒合作的独行侠

我总是认为，托马斯的经营之道非常有系统。他是个真正的投机家，也是个目光远大的思想家。他拥有奋战不懈的勇气，而且见多识广，棉花交易的理论及实践知识兼备。他喜欢倾听和表达观念、理论和抽象的概念。不论是棉花的实际交易，还是棉花交易商的心理，他都了如指掌，因为他从事交易多年，既赚过也赔过很多钱。

他原来的证券交易所下的证券公司——西尔顿及托马斯公司倒闭后，他便开始独自交易。不到两年，他就东山再起，令人惊叹不已。我记得读过《太阳报》上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的经济状况改善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清所有旧债主的债务，第二件事就是聘请一位专家为他研究及决定投资100万美元的最佳方法。这位专家在调查了物业，分析了数家公司的报告后，建议他买入特拉华及哈德逊公司（Delaware & Hudson）的股票。

托马斯在损失数百万美元、卷土重来，又赚回更多的百万美元后，因3月份的棉花交易而再次输得精光。他一见到我就单刀直入谈正事，建议我和

他合伙。无论他得到什么信息他都实时通知我，然后才向公众发布，而我负责实际交易。他说我在交易方面有难得的天分，而他却没有。

这点不能令我动心，原因很多。我坦白地告诉他，我不可能与别人合作，也不热衷于学习这么做。但他坚持我们会是最佳伙伴，直到我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不想影响别人的交易，他才作罢。

我告诉他：“如果失败了，我独自承担，马上赔钱，决不拖拖拉拉。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意料之外的烦恼。我选择单枪匹马，因为这是最明智、代价最低的交易方式。我在与其他交易商斗智的过程中获得乐趣，我与这些商人素未谋面，未交谈过，也从未建议他们如何买卖，也不指望会见面或认识。我赚钱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我不出售或利用自己的判断赚钱。如果我以其他方式赚钱，我会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赚到钱。我对你的建议没有兴趣，因为我对投机游戏的兴趣，只因我能以自己的方式独自操作。”

他知道我的想法后，表示感到遗憾，并竭力游说我，说拒绝他的计划是不明智的。但是，我还是坚持己见。接下来的谈话倒是轻松愉快。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卷土重来”，并且表示，如果他愿意接受我的资金支持，我会深感荣幸。可是他说他不能接受我任何的贷款。然而，他问我关于7月份交易的事，我和盘托出，如何开始交易，买入多少棉花，价格如何，以及其他详情。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后，他就告辞了。

无人打扰的私人办公室

我跟你说过，投机者有一大群敌人，许多敌人都来自心魔，它们把你成功击倒。我谨记自己曾犯下的许多错误，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和终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但他往往容易被说服力强的人说服。我几乎没有一般投机者的毛病，例如贪婪、恐惧及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发觉自己也非常容易犯错。

在这段非常时期，我本应保持警觉，因为不久前，我有过一段经历，正好证明了一个人是多么容易被说服去做一些违背自己判断及意愿的事。这件事情发生在哈丁兄弟公司。我在那儿有一间私人办公室，是我专用的。在交易时间，未经我同意，任何人不能打扰我。我不希望被别人打扰，因为我的交易额非常庞大，而且利润相当可观，因此要严密保护。

有一天，刚收市，我听见有人向我打招呼：“午安，利文斯顿先生。”

我转头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大约 30 到 35 岁。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进来的，但他已经站在我面前了。我猜他找我有事要谈，我没说话，只是盯着他。很快他就说话了：“我来是想和你谈谈关于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的著作。”然后便一言不发了。

他是个书籍代理商，可是他的举止和谈话技巧并不讨人喜欢，他的外表也非常平凡，但是他确实有个性。他说着话，而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不知他在说什么。当时不知道，现在更不知道。他长篇大论一番后，先递给我一支钢笔，然后是一张空白表格，我就在表格上签了名。那是一份用 500 美元买下一套沃尔特·斯科特著作的合约。

糊里糊涂签订单

签好名的那一刻，我猛然清醒过来，可是他已经把合约安放在口袋里了。我不想要这些书，根本没有地方堆放，况且这些书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也没有可以让我赠书的人。可是，我却同意花 500 美元买下这套书。

我对赔钱已经习以为常，最先想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错误，而是思考投机本身和原因。首先，我想知道自己的局限及思维习惯；其次，我不想重蹈



覆辙。一个人只有在汲取教训后再次获利，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

我一时大意损失了 500 美元，却不知道问题所在。我首先打量他，如果他不对我露出一丝谅解的笑容，我就不得好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我知道不必跟他解释，我不说话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我省却解释及开场白，单刀直入地问他：“那 500 美元的订单，你能拿到多少佣金？”

他立刻摇头回答说：“对不起，我不可以这样做！”

我追问：“你可以赚多少？”

“1/3。可是，我真的不可以这样做！”他回答。

“500 美元的 1/3 是 166.66 美元。如果你退还我那份签了名的合约，我就给你 200 美元现金。”为了证明我言出必行，我从衣袋里掏出 200 美元。

“我说过我不可以这样做。”他说。

“你所有客户都给你开这个价吗？”我问。

“没有。”他回答。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做呢？”

“像你这种爱打赌的人会这样做。你是一流的输家，也因此是一流的商人。我非常感谢你，但我不能接受。”

“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赚比你的佣金还要多的钱呢？”

他说：“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我工作不是只为了佣金。”

“那么，你工作是为了什么？”

“为了佣金和记录。”他回答。

“什么记录？”

“自己的记录。”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只是为钱而工作吗？”他问我。

“对。”我说。

他摇了摇头：“不是这样吧，只为钱而工作，是不会得到乐趣的。你工

作一定不是只为了增加银行存款而已，你到华尔街来并不是因为这里容易赚钱。你以其他方式获得乐趣，而我也一样。”

我没有反驳，只是问他：“你如何找到乐趣？”

他坦白说：“唉，我们都有弱点。”

“你的弱点是什么？”

“虚荣心。”他回答。

我对他说：“好吧，你成功取得了我的签名，现在我想收回，但我愿意为你 10 分钟的工作给你 200 美元。这样能否补偿你的自尊心？”

他回答：“不，你知道，许多人在华尔街忙忙碌碌几个月，最后连生活开支也没有赚到。他们认为是商品本身和区域的问题，所以公司派我来，要证明这是推销不得法，与书籍和销售地点无关。他们赚 25% 的佣金。我到过克里夫兰城（Cleveland），在那儿两星期内卖了 82 套书。我到这儿来卖若干数目的书，推销的对象不但是不向其他代理买书的人，而且是其他代理根本无法接触的人。这就是他们给我 1/3 佣金的原因。”

“我不清楚你用了什么推销方法让我买下了这套书？”

他安慰我说：“噢，连摩根先生我都推销了一套呢。”

我说：“不会吧。”

他没有生气，只是说：“真的，他买了！”

“推销一套沃尔特·斯科特的书给摩根？摩根不但拥有珍贵的藏书，而且还拥有一些小说的手稿呢！”

“瞧，这就是他的签名。”他迅速亮出一份由摩根本人签名的合约。那可能不是摩根先生的笔迹，但是我当时没有起疑心。

自毁合约换帮忙

他衣袋里不是也有我签名的合约吗？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所以问他：“你怎么闯过图书管理员的？”

“我没见到什么图书管理员，但见到‘老头儿’在他本人的办公室里。”

我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要空手进入摩根先生的私人办公室，远比拿着一个像闹钟一样滴答作响的包裹进白宫还要难。”

但他仍断言说：“我走了一回。”

“你是怎么进入他的办公室的？”

他反问我：“我又是怎样进入你的办公室的？”

“我不知道，你说吧。”我说。

“我进入摩根办公室的方法与进入你办公室的方法一样。我只是跟门卫谈了谈。我让摩根签字的方法与让你签字的方法也一样。你不是为那套书籍签约，而是拿起我给你的钢笔，照我的要求去做。摩根也不例外，像你那样签了名。”



过了大约3分钟后，我抱着怀疑的态度问道：“那真是摩根的亲笔签名吗？”

“当然是！他还是小孩子时就懂得怎样签名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回答说：“就是这样。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个中的奥妙。我非常感谢你。再见，利文斯顿先生。”他准备离去。

我说：“等一等，你一定要赚那200美元。”我递给他35美元。

他摇了摇头说道：“不，我不能那样做，但我却可以这样做！”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份合约，撕成两半，并交还给我。

我数了200美元给他，但他再次摇摇头。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我问。

“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要撕掉合约呢？”

“因为你没有发牢骚，而是接受了这个事实。要是我是你，我也会这样做。”

“可是，我是自愿给你 200 美元。”我说。

“我知道，但钱不是一切。”

他的话令我不期然地说：“你说得对，钱不是一切。现在，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他说：“你的思维真敏捷。你真的想帮我忙？”

我告诉他：“是的，我可以帮你，但要看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

“把我带到艾德·哈丁的办公室去，告诉他让我跟他谈 3 分钟。然后，让我跟他单独交谈。”

我摇了摇头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啊。”

这位书籍代理说：“他 50 岁了，而且还是证券经纪。”他说的也是。我把他带到艾德的办公室去。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位书籍代理的消息了。数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列车第六大道线（Sixth Avenue L）上与他不期而遇。他礼貌地扬起帽子致礼，我也点头回礼。他走过来问候我：“利文斯顿先生，你好吗？哈丁先生好吗？”

“他很好，你为什么这么问？”我觉得他有什么隐情。

“你带我去见他那天，他向我买了价值 2 000 美元的书籍。”

我说：“可是他从没跟我提过。”

“是的，他那种人是不会提起这种事的。”

“哪一种人不会提起？”

“那种从不会因涉及麻烦事而犯错的人；那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谁也



不能说服的人。有了那种人，我孩子的教育费也不用愁，我太太也会心情愉快。利文斯顿先生，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当你急着赠我 200 美元时，我就预料到这件事了。”

“要是哈丁先生不订购你的书呢？”

“哦，我知道他会的。我早就清楚他是哪种人，我非常把握。”

“你说得对，但要是他什么书也不买呢？”我追问。

“我就会回来向你推销。再见，利文斯顿先生。我要去见市长了。”当列车在帕克广场站（Park Place）停下时，他站起身来。

我说：“希望他会买 10 套。市长大人可是民主党的人。”

“我也是共和党人。”他一边说，一边不慌不忙地走出车厢，好像列车会等他一样，而列车的确等了他。

我详述这段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涉及一个非比寻常的人物。这个人让我第一次买下我不愿买的东西，应该不会再有第二个了，不过确实有第二个。你不要指望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出色的推销员，也不要奢望自己会完全不受人性的影响。

我和气而坚定地谢绝了与珀西·托马斯的合作。当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暗地里发誓，今后我俩的交易道路永不相交。我连能否再与他见面也不确定。不过，第二天，他寄来一封信，感谢我主动提出帮助，邀请我与他见面。我回信表示我会去的，他又回了信。我就登门拜访了。

立场开始动摇

我俩经常见面，听他说话是一大乐趣。他见多识广，谈吐风趣，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魅力的一个。

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博览群书，对很多事情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能够以有趣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示出他非凡的天赋。他说话中流露的智慧令人印象难忘，话语的说服力也无人能及。我听过许多人指责过珀西·托马斯的许多不是，包括说他伪善。可是，我有时想，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可信，是不是因为他先彻底地说服了自己才令他人这么心悦诚服呢？

我们详细地讨论市况。我不看好棉花，他却相反。我根本看不出利好的一面，他却不同意，还列举了大量事实和资料。我应该已动摇，可是我没有。我不能证明这些事实和资料是否可靠，但也没有动摇经自己分析后的看法。然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连我自己也不再确定从行业报刊和其他日报上搜集的资料是否可靠。这表示我已不能凭自己双眼观察市场。谁也不能说服一个人违背自己的信念，但却可以令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种情形更加糟糕，因为这表示他不能自信、放心地交易。

我没有被弄糊涂，但是我举棋不定，或者说应该，思考不再独立了。我不能详述走到这一步每一段的心路历程，但这种心态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认为原因是他对自己数据的可靠程度非常有把握，而且这些数据都是他独有的；反观我的，数据显得不那么可靠，而且是公开的资料，非我独有的。他反复提起自己散布在美国南方各地的1万名业务员，而且屡次证明他们都非常可靠。最后，我按照他的方式分析市况，因为我们看的是同一本书的同一页，而这本书由他拿着展示在我的眼前。他思路清晰，一旦我接受了他的方法，便必定按他的方法推论，结果当然得出与他一样的结论。

一反投资常态

起初，他与我谈棉花的市况，我不但看跌，而且已沽空市场。后来，我开始渐渐地接受他的事实及数据，也开始担心自己先前是根据错误的信息来



决定自己的持仓。我有了这想法，当然想平仓。一旦托马斯令我觉得自己判断错误而平仓，我必定会买空。这就是我的想法。你知道，我这辈子除了股票及期货交易外，没做过别的事。我自然认为，如果看淡是错的，看好必定正确，那么就必须买入。就像我在棕榈海滩的老朋友引述帕特·赫尔尼爱说的名言：“你不下赌注，就永不知道结果。”我必须证明我对市场的判断正确，而证据只能在月底时从经纪的月结单上看到。

我开始买入棉花，很快便达到我平时的交易量，大约6万包。这是我交易生涯中最愚蠢的一次交易。我的交易不是凭自己的观察和推论，而是玩别人的游戏。我这次愚蠢的交易还不止如此，我不但在自己没有看涨理由的情况下买入，而且没有按照经验的教训逐步增加持仓。我的交易方式不对，听别人的话交易，结果自然是输了。

市场与我的行动背道而驰。当我对自己的持仓很有把握时，我既不害怕也不急躁。但是，如果托马斯的判断正确，市场走势不该这样。我走错了第一步，又接二连三地犯错，深陷泥潭，令我不知所措、无法自拔。我听信别人的话，不但不止蚀，而且还力图支撑起市场。这种交易方式与我的天性完全不符，也与我的交易原则及理论背道而驰。即使我年轻时在对赌行操作时，都比现在清醒。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托马斯的替身。

我沽空棉花，同时还交易大量小麦，小麦的交易为我带来丰厚的利润。我愚蠢地努力支撑棉花市场，令持仓增加至大约15万包。这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我这么说不是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我说的都是事实。我还记得当时去了迈阿密的贝肖尔（Bayshore）休假。

在那儿我静静地反思，觉得自己的投机量似乎过大。平时我不会胆怯，但现在的我变得有些紧张不安，于是我决定减轻自己的持仓。我必须将棉花或小麦平仓。



像我这样熟悉投机的人，加上在股票及期货方面拥有 12 到 14 年的经验，竟然可以犯下如此大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棉花交易出现亏损，我却继续持有；小麦交易出现利润，我却沽出，真是愚蠢之极。不过，心理上好受一点的是，这不是我的交易，而是托马斯的。在所有投机失误中，很少有比补仓的做法更愚蠢的了。不久后，我的棉花交易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应该沽出让你亏损的交易，持有获利的持仓。这一明智的做法，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我也熟知这种做法，但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做的却是相反的事。

愚不可及的交易

我就这样沽出小麦，故意减少从小麦中获得的利润。我离场时，小麦价格每蒲式耳上涨到 20 美分。要是我继续持有，我已获利约 800 万美元。我决定继续持有亏钱的持仓，我居然买入更多棉花！

到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每天是如何买入棉花，而且越买越多的。为什么我要买入？是为了避免价格下跌！如果这不是最愚蠢的做法，还有什么才是？我不断投放资金，资金越来越多，结果最终失去的更多。我的经纪和亲密好友当时都无法理解，直到今天还感到莫名其妙。当然，如果这笔交易的结果完全不同，我便会是奇才。

人们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不要过分依赖珀西·托马斯的那些高明的分析，可是我把这些话都当做耳边风，继续买入棉花，以免棉花价格下跌。我甚至跑到利物浦买入。待我恍然大悟时，已经累积买入 44 万包，为时已晚。因此，我全部沽出。

我输掉的差不多是自己在股票和期货交易中赚到的全部利润。我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未遇见这个“优秀”的朋友珀西·托马斯前，我曾拥有数百万美元，现在却只剩下几十万美元。像我这种人，居然违背从经验累

积中总结出来的法则，实在是愚不可及。

通过这次经历，我知道一个人是可以无缘无故地愚蠢交易的，这的确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此外，交易员的另一个危险敌人，就是当其他聪明人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时，很容易被这个人的个人魅力所影响。我为这个教训付出了数百万美元的代价。然而，我常常想，100万美元的代价已是非常深刻的了，何必花去数百万美元呢？不过，命运之神不会让你自己决定学费是多少，她会重重地惩罚你，然后给你账单，让你知道无论数目多大，你也不得不付账。明白自己做了蠢事后，我结束了这段插曲，而珀西·托马斯也从我的人生中消失了。

祸不单行 周转不灵

就是这样，像吉姆·菲斯克以往常说的那样，我超过九成的资本都付诸东流了。当百万富翁的日子还不到一年，我靠脑袋和运气赚得的数百万美元，如今因为用了相反的手法而丧失殆尽。我卖掉两艘游艇，生活方式也不再像从前那般奢侈。

可是祸不单行，时不与我。我先是大病一场，接着急需20万美元的周转现金。几个月前，这笔数目根本不足挂齿；现在，这20万美元几乎是我输掉的那些财富的全部余额。我非拿出这笔钱不可，但问题是：在哪儿弄到这笔钱呢？我不想从存放在经纪账户的余额中支取这笔钱，因为要是那样做，我就剩不了多少保证金来交易了，而且我需要更多交易本钱才能迅速赚回数百万美元。我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从股市上赚！

想想看，如果你很了解一般经纪行的客户，你便会同意我的看法，指望股市为你付账，是华尔街最常见的亏本原因之一。如果你一意孤行，便会损失一切。

对了，有一年冬天，在哈丁兄弟公司，有一帮雄心勃勃的人为了一件大衣花了三四万美元，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穿上它。碰巧有个著名的交易员穿着一件海獭皮衬里的皮衣来到证券交易所。这个人后来闻名全球，是象征性的拿1美元年薪的名人。当时，皮衣的价格还未成为天价，那件皮衣值1万美元。哈丁兄弟公司有一个名叫鲍勃·凯奥恩（Bob Keown）的人，决定也买一件俄国貂皮衬里的大衣。他在住宅区找到一件，问好了价，价格也差不多——1万美元。

有一个家伙反对：“真是太贵了。”

没人穿得起的大衣

鲍勃·凯奥恩和颜悦色地说：“噢，价格算是公道！公道！除非你们答应送给我，以代表你们向这公司最好的人致敬的小小心意，否则要花大约一个星期的工资。有谁要发表赠送致辞吗？没有？很好，股市会替我买下这件大衣！”

艾德·哈丁问：“你为什么要买一件貂皮大衣呢？”

“我这种身材的人穿上特别好看。”鲍勃挺直身体说。

“你说要怎样付账？”吉姆·墨菲问道。他是办公室里出名的爱寻根究底的人。

鲍勃回答道：“吉姆，靠一笔短暂的谨慎投资。就是这样。”他知道吉姆·墨菲只是想知道内幕消息罢了。

不出所料，吉姆问道：“你打算买哪只股票？”

“朋友，你又错了。这不是买入的时机。我建议沽空5 000股钢铁公司股票。它应该会下跌至少10个点。我只需净赚2.5个点。是不是很保守？”

“你打听到什么消息？”吉姆·墨菲热切地询问。他是个高瘦的人，满



头黑发，面有饥色。这是因为他担心错过纸带的重要信息，所以从不外出吃午餐。

“我听说，这件大衣是我计划想要的东西中最合适的东西。”鲍勃转向哈丁说：“艾德，今天按市价沽出 5 000 股钢铁公司的普通股吧！”

鲍勃是个投机者，喜欢谈笑风生。这是他让世人知道自己有胆量的方式。他沽空了 5 000 股钢铁公司股票，股价立刻上涨。鲍勃看起来像个大笨蛋，说起话来倒聪明得多。他在上涨 1.5 个点时止蚀，然后向公司里的人透露说，纽约的天气太暖和，不适合穿皮大衣。还说皮大衣既不益于健康，又显得太炫耀。其他人都嘲笑他。但是，事隔不久，公司里另一个家伙为了那件皮大衣，买入一些联合太平洋公司股票。结果他损失了 1 800 美元。之后他辩解道：貂皮大衣适合女士披在外面，但不适合谦虚而聪明的男士穿在里面。

从此以后，一个又一个的人都设法从股市里弄来买那件皮大衣的钱。有一天，我说要去买这件皮大衣，以免公司倒闭。可是，他们都说这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如果我要买皮大衣，应该从股市里弄来买大衣的钱。然而，艾德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当天下午，我到毛皮商店去买这件大衣，发现一个来自芝加哥的人在一周前就买走了。

这只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个。在华尔街，想从股市中赚到汽车、手镯、游艇或名画的人，没有一个不亏钱的。股市生性吝啬，它拒付买生日礼物的钱，不然，这些钱足以兴建一所大医院了。事实上，在华尔街所有倒霉的人当中，那些力求股市变得乐善好施的人是最忙碌的，也是最常见的。

又一次债务缠身

就像所有千真万确的倒霉蛋一样，出现上述情况也有其道理。一个人想从市场上赚得急用的钱，他会怎么办？当然，他只是期望而已。他在赌博，

所以他承担的风险，远比他冷静研究基本市况后得到合理的意见或信念，再据此明智投机的风险大得多。首先，他追求立竿见影的利润，不愿等待，好像市场要善待他，就必须立刻示好一样。他自以为只不过是下了一个机会均等的赌注，因为他准备速战速决。比如，他希望赚2个点，跌2个点就止蚀，他抱着一种谬见，误以为这是成败各半的机会。我已经见过许多这样交易的人，他们输掉的钱数以千计。牛市处于高位，市场快要小幅调整时，他们却在高位买入。这确实不是交易的致胜之道。

棉花投机失利是我股票交易生涯中最愚蠢的错误，也对我造成致命一击。这不但击败了我，而且令我失去棉花交易中剩余的一点钱。我继续交易，屡战屡败，损失更多。我仍然深信，股市最终必然会为我赚到钱，但结局却是我的财富尽失。我又债台高筑，不只欠了主要经纪的钱，而且还欠了其他经纪公司的债。当时，那些经纪公司不需要我提供足够的保证金也接纳我的交易。我现在不但负债累累，而且从此债务缠身。

第十三章 不由自主的奇特历程





我又一次破产了。已经够糟糕的了，更糟的是我在交易上犯了致命错误。我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无法冷静地思考。一个投机者在交易时不该有这种状态。我事事不如意。我真的开始认为，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到昔日明白轻重的自己了。我习惯大手买卖，每次交易逾 10 万股，我担心自己小额交易时会判断不准。当手上的股票只有 100 股时，即使判断正确，也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习惯大手交易赚取大额利润后，我不敢肯定在小额投机时自己是否知道何时获利。我无助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

再次破产 信心尽失

再次破产，我无法强势出击。负债累累，又判断错误！我多年来的成功都是由经年累月的错误累积下来，千锤百炼，为获得更大的成就铺路，但如今我每况愈下，比我在对赌行交易时还糟糕。我学到很多股票投机的技巧，却对人性的弱点所知甚少。没有一个人的头脑能像机器一样，随时都能高效运作，时刻可靠。我现在认识到自己仍然会受他人和厄运的影响。

对我来说，金钱上的损失根本微不足道，但其他麻烦却不然，会令我忧虑万分。我详尽研究自己的失败，对自己在哪里糊涂犯错也看得一清二楚。我找到出错的时间和地方。一个人如果想在投机市场上交易出色，就必须彻底了解自己。要知道自己在出错时能够做些什么，是一段很长的学习过程。我有时候认为，投机者要学会谦逊，不要得意忘形，再高昂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许多聪明人以破产收场，其原因都是他们的自大。不论何人，自大都是严重的弊病，需付出高昂的代价，对华尔街的投机者来说，更是如此。

回想往事，我在纽约并不快乐。我的交易状态不佳，所以不想交易。我决定离开，到别处寻求资金。我相信改变环境有助重拾自我，因此在投机中弄得焦头烂额的我再次告别纽约。此时我仍欠下不同经纪行超过 10 万美元，我的境况比破产还糟糕。

神秘银行家邀约

我到了芝加哥，在那儿觅得资金，不过数目不大，只是意味着我要花些时间才能赚回失去的财富。有一家我曾在那儿交易过的经纪行，对我的交易能力很有信心，他们愿意让我在公司里小额交易，以证明他们的眼光。

开始时我非常谨慎，要是我继续留在那里，我不知道自己的遭遇会如何。不过，在我的投机生涯中出现了一件非比寻常的经历，这段经历令我缩短了芝加哥逗留的时间。这是一件难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鲁修斯·塔克（Lucius Tucker）的电报。他在一家证券交易所公司当办公室经理时，我就认识他。那时候，我偶尔向他们落盘，但后来与他失去了联系。这封电报的内容是：

立即回纽约。

塔克上

我知道，他从我们彼此认识的朋友处得知我的境况，他肯定有什么锦囊妙计。不过，这次纽约之行并非必要，我也没有多余的钱，因此没有照他的电报回纽约，只是给他打了个长途电话。

我说：“我收到了你的电报。有什么事吗？”

“纽约有个大银行家想见你。”他回答道。

“谁？”我猜不出。

“你到纽约来，我就告诉你，否则说了也没用。”

“你说他想见我？”

“是的。”

“什么事？”

“如果你肯来，他会亲自告诉你。”鲁修斯说。

“你可以写信告诉我吗？”

“不行。”

“那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吧。”我说。

“不行。”

我说：“鲁修斯，那么告诉我，我会不会白去一趟？”

“当然不会。你来，对你有好处。”

“难道不能给我点暗示吗？”

他回答：“不行，这会对他不公平，况且我也不知道他会帮你到什么程度。不过，照我的话做，一定要来，快点。”

“你肯定他要见的人是我吗？”

“只见你，你最好来。发电报告诉我你坐哪一班火车，我到车站接你。”

“好吧。”我说完便挂了电话。

重返纽约见巨人

我不喜欢把事情弄得神神秘秘，不过我知道鲁修斯为人友善，他用那种方式和我通话，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我在芝加哥的境况不太惬意，离开此地也不会伤心。按我现在的交易速度，得花很长时间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恢复到原来的交易规模。

我重返纽约，前途未卜。我在旅途中，倒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却不止一次担心不会发生什么事，只是白走一趟，浪费车费及时间。想不到我一生中最奇特的经历即将出现。鲁修斯在车站接我，没有浪费我的时间，立刻告诉我他是受著名的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Williamson & Brown）的丹尼尔·威廉森（Daniel Williamson）之托，要紧急见我。威廉森先生叫鲁修斯转告我，他有一项业务计划，会为我带来丰厚的利润，他肯定我会接受。鲁修斯发誓说他对此计划一无所知。这家公司有很好的声誉，保证不会要求我做不正当的事。



丹尼尔·威廉森是这家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这家公司早在1870年由艾伯特·威廉森创建。当时没有布朗，他是很多年后才加盟的。该公司在丹尼尔父亲那代已经非常有名了，后来丹尼尔继承了可观的财产，便没有再积极拓展其他业务。公司有一个客户，这个人抵得上100个普通客户，他就是威廉森的妹夫——阿尔文·马奎德（Alvin Marquand）。此人除了担任十多家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董事外，还是切萨皮克及大西洋铁路系统（Chesapeake and Atlantic Railroad）的总裁，是继詹姆斯·J·希尔（James J. Hill）之后在铁路业内最特别的人物，也是势力强大的银行业组织福特·道森（Fort Dawson）派的发言人及举足轻重的人。一般估计他拥有5 000万至5亿美元的资产，这视说话人的生活水平而定。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拥有2.5亿美元的财产，全都是从华尔街赚来的，由此可见他是位了不起的客户。

鲁修斯告诉我，他刚刚接受了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专为他而设。他应该是四处招揽一般业务的人。这家公司开展一般经纪业务。鲁修斯已说服威廉森先生开设两间分行，一间设在住宅区的一家大酒店里，另一间设在芝加哥。我推测他们会给我一个在芝加哥分行的职位，可能是分行经理，我可不接受这职位。我没有责怪鲁修斯，心想还是等他们提出来再拒绝。

鲁修斯把我带到威廉森的私人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然后急忙离开房间，好像因双方也认识，所以避免当见证人一样。我准备洗耳恭听，然后才拒绝。

巨富捧钱到门前

威廉森先生和蔼可亲，是一个举止优雅、笑容可掬的绅士，看得出他容易结交朋友，善于保持友谊。他身体健壮，脾气很好，且非常富有，别人不

会怀疑他心怀不轨；加上他的教育背景和社会阅历，他轻易便可表现得礼貌、友善，而且乐于助人。

我缄口不言，也没什么可说，况且我总是先让别人说完才说话。我听说，威廉森的密友——已故国家城市银行行长詹姆士·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有个习惯，任何人向他提出建议时，他都面无表情，静静地倾听，等那人说完后，斯蒂尔曼先生会继续看着他，好像别人还没说完似的，这时候，那人便会觉得一定要找些话来说，接着又说下去。斯蒂尔曼单凭看着别人和倾听人家说话，对方通常都会开出对银行更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远比对方开口时打算提出的好得多。

我保持缄默，并不是想诱使别人提供更好的条件，而是因为我喜欢了解事情的全部。让别人把话说完，你就可以马上下决定，大大节省了时间，不但可避免争论，还可避免没完没了的讨论。在我参与的业务计划中，我只需说“是”或“否”，几乎每项计划都能被妥善处理。不过，除非我完全了解眼前的计划，否则不能马上说“是”或“否”。

丹尼尔·威廉森在说话，我洗耳恭听。他表示曾听说过很多关于我在股市交易的事迹，说我放弃自己的强项，在棉花交易中惨败，让他非常惋惜。尽管如此，正是因为我的倒霉，他才有幸能与我见面。他认为我的专长是股票交易，天生就是做这一行的，我不该离开这行云云。

他愉快地总结道：“利文斯顿先生，这就是我们希望与你合作交易的原因。”

我问他：“什么交易？”

他说：“让我们当你的经纪，我的公司想做你的股票生意。”

我说：“我也想给你生意，但我无能为力。”

“为什么？”他问道。

“我没资金。”我回答道。

他微笑着说道：“这不成问题，我出钱。”他拿出一本支票簿来，开了一张抬头上写我名字的 2.5 万美元支票给我。

“是为了什么？”我问。

“让你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你可以随时开自己的支票。我希望你在我们的公司交易，我不在乎你的输赢。如果这笔钱都输掉了，我再给你开另一张私人支票。因此，你不必太在意这张支票，明白吗？”

我知道这家公司财力雄厚，业务兴旺，根本不需要别人的业务，更遑论给别人支付保证金。可是当时威廉森先生对此这么慎重！他不是通过公司的信贷额借钱给我，而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所以只有他一人知道这笔钱的来历。唯一的附带条件，就是必须通过他的公司交易。他还许诺如果钱花光了还会再提供！然而，其中必有缘故。

我问他：“你打什么主意？”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公司需要一个交投量大的活跃客户。众所周知，你一向大手沽空，这是我看上你的原因。你是知名的大手交易商。”

“我还是不明白。”我说。

“利文斯顿先生，坦白说，我们有两个非常有钱的客户，他们买卖股票的数量都非常庞大。我不希望每次我们沽出一两万股股票时，华尔街都怀疑这些客户沽出好仓。要是华尔街知道你在我们公司交易，就不会知道市场上的盘究竟是你的沽空盘还是其他客户的好仓盘。”



受人钱财作烟幕客

我恍然大悟，他想借我这个大手投机者的名声来掩饰他妹夫的交易！碰巧一年半前我在沽空上赚了我最大的一笔钱。当然，每次价格下跌时，华尔街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和愚蠢的造谣者都习惯把责任归咎于我。直到今天，当

市场不景气时，他们仍说是因为我狙击市场。

我不用考虑，一看便知道丹尼尔·威廉森正给我迅速卷土重来的机会。我收下支票，存入银行，在他公司开了账户，然后开始交易。市况良好，交投活跃，上涨的股票很多，所以不必死守一两只专门股票。我起初还担心自己已丧失判断准确的技巧，但看来没有。在三星期内，我用丹尼尔·威廉森借给我的 2.5 万美元赚了 11.2 万美元。

我去见威廉森并对他说：“我来是为了还你 2.5 万美元。”

“不，不必了！”他一边说一边挥手，活像我递给他的是一杯有蓖麻油的鸡尾酒。“不必了，小伙子，等你赚到一定数目的钱再说吧，现在就不要想这件事了。你目前赚到的只不过是小额罢了。”

我铸成大错，犯下我在华尔街生涯中最后悔的错误，令我多年来意志消沉。我应该坚持要他把钱收下。我的财富越滚越多，足以弥补我以往的亏损，而且越赚越快。曾经有三个星期，我的平均利润是每星期 150%。自此以后，我的交易稳步上涨。可是，我没有还债。由于威廉森拒收我的还款，我没法强迫他收下那 2.5 万美元。他没有拿走借给我的 2.5 万美元，所以我不好意思将所赚的利润全部据为己有。我非常感激他，可是我生来就是不喜欢欠人家钱及人情的人。金钱的债可以用钱去还，但是人情和善意，我必须以人情和善意回报。你不难看出“人情紧过债”，不但代价高昂，且没有明文规定限度。

我没有碰过这笔钱，又重新进行交易，而且进展非常顺利，我开始重拾信心，相信不用多久便能恢复到 1907 年时的神勇状态。那时候我只想着市场要是多坚持一会，我便会赚回以前损失的财富。我并不太在意赚钱与否，令我高兴的是我戒除了判断错误、失去自我的毛病。几个月以来，这些毛病一直烦扰着我，不过我已经从中汲取到教训了。



交易受制于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对股市转为看淡，开始沽空数只铁路股，包括切萨皮克及大西洋铁路的。我沽空了大约 8 000 股。

有一天早上，我到商业区去。开市前丹尼尔·威廉森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对我说：“拉里，现在不要碰切萨皮克及大西洋铁路。你沽空 8 000 股，这样做不合适。今早，我在伦敦为你平仓了，改为买空。”

我肯定切萨皮克及大西洋铁路会继续下跌。纸带显示得非常清楚，而且整个股市也看跌，虽然不至于极悲观，但适度沽空会令我安心一点。我对威廉森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看淡整个股市，所有股价都在跌。”

可是，他只是摇摇头说：“我那样做是因为我刚好知道一些关于切萨皮克及大西洋铁路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你不能知道的。我建议你不要沽空这只股票，直到我告诉你安全时再沽空吧。”

我还能做什么呢？这建议不是愚蠢的内幕消息，而是来自董事会主席的妹夫的。丹尼尔不仅是阿尔文·马奎德的挚友，而且他对我既亲切又慷慨大方。他信任我，也相信我的话。我对他感激不尽，于是我的感情又再次战胜了自己的判断，我让步了。以他的要求为重，以我的判断为次，是我失败的原因。虽然每个正派的人都总会有感激之情，但却要避免被它牵绊。于是，我不但失去了所有利润，而且还欠了公司 15 万美元。我非常难过，但丹尼尔叫我不必担心。

他承诺：“我会助你摆脱财困的，我一定会的，但除非你放手让我帮，我才能做到。你一定要停止独自交易。我不能一面帮你，一面又让你以自己的名义交易，令我白做一场。你暂时离开股市，给我个机会为你赚点钱吧。好吗，拉里？”

自动消失的债务

我再问你，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考虑到他的好意，不能做任何可能会显得我不领情的事。我渐渐对他有好感。他非常和蔼可亲。我记得，他给我的全都是鼓励的话。他不断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转。大概六个月后的某一天，他满面笑容地来找我，交给我一些借据。

他说：“我说过会助你摆脱财困，我现在做到了。”接着我发现他不只把我所有的债务清除了，而且还给了我一小笔额外的信用额。

目前的市况适宜进场，所以我想我可以轻易增大那笔钱，可是他却对我说：“我为你买入了1万股南大西洋公司（Southern Atlantic）的股票。”那家铁路公司也由他的妹夫阿尔文·马奎德控制，他也掌握着该股在市场上的命运。

当一个人为你做的事，像丹尼尔·威廉森为我做的一样时，不管你看市场，你可以说的只有“谢谢”两个字。你相信自己的判断正确，但正如帕特·赫尔尼爱说的名言：“你不下赌注，就永不知道结果。”丹尼尔·威廉森用他自己的钱为我下赌注。

南大西洋股价下跌，一直维持低位。我亏损了，也记不起那1万股输了多少钱，最后丹尼尔替我将股票沽出。我欠他的钱比以前更多了。可是，你一辈子也没见过比他更好、更不烦人的债主吧，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相反，他说些鼓励的话，安慰我不担心。最后，他以同样慷慨但神秘的方式替我填补亏损。

他没透露任何细节。全部都在账目上。丹尼尔·威廉森只是跟我说：“我们用其他交易的利润为你填补了南大西洋的亏损。”还说他如何沽出7 500股另一只股票，而且大赚了一笔。



发现被当作棋子

这种事情发生数次后，我开始认真思考，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件事，终于恍然大悟。很明显，我一直被丹尼尔·威廉森利用。一想到这点，我就气在心头，更让我气愤的是自己没早一点发觉。我把全部经过想了一遍后，就立刻去见丹尼尔·威廉森，告诉他我不再与他的公司有任何瓜葛了，然后便离开了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我跟威廉森及他的合伙人一句话也没说。说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我承认，我生自己的气不下于对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生气。

我不会因输钱而烦恼。每当我在股市输钱，我总是认为会学到一些东西。如果有亏损，我就获得经验，输的钱就当做交学费。一个人必须获得经验，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在丹尼尔·威廉森公司的经历中，有些东西深深刺痛了我，那就是错过了绝好的机会。一个人输钱算不了什么，可以再赚回来。但是，我错过了的机会不会每天都出现。

你知道，当时的市场对交易非常有利。我的判断正确，可以赚数百万美元的机会就在眼前；但是，我感恩的心态影响了自己。丹尼尔·威廉森心怀好意地希望我做的事，我不得不做。总之，这种情况比跟亲戚一起交易更烦人。这交易真差劲！

最糟糕的还不只如此，我几乎没有了赚大钱的机会。现在市场崩溃，形势每况愈下。我不但输光了钱，而且债台高筑，债务比以前更重。这是漫长的贫困岁月——1911年、1912年、1913年和1914年。我赚不到钱，根本没有机会，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只要输钱后没有胡思乱想，其实输钱也不太难。不过，这正是我无法释怀的地方，因此令我更加心绪不宁。我知道投机者容易暴露的弱点如恒河的沙子，不计其数。作为普通人，在丹尼尔·威廉森公司的表现是人之常情，



但作为一个投机者，因任何考虑而违背自己的判断，既不恰当又不明智。“有恩必报”的高贵情操，不宜用在股市上，因为纸带没有侠义精神，而且不会嘉许忠诚的人。我知道自己不应改变以往的做法，不应因急切想在股市交易而改变自己。不过，交易就是交易。身为投机者，我的交易由自己的判断决定。

奇特旅程代价高

这是一段奇特的经历。我认为事情的真相是这样一回事：第一次与丹尼尔·威廉森见面时，他对我说的话完全是真话。每当他的公司在任何一只股票上交易数千股，华尔街就会匆匆推断，是阿尔文·马奎德买入或沽出。他的确是这公司的大交易员，他所有的交易都是向这公司落盘，是当时华尔街最好、最大的交易员之一。而我被当做烟幕客，特别用来掩饰马奎德沽出股票。

我加入后不久，阿尔文·马奎德就病了，他的病很早已被诊断为不治之症。马奎德本人还未知道前，丹尼尔·威廉森早就知道了。这就是丹尼尔·威廉森把我的切萨皮克及大西洋铁路股平仓的原因。他开始把他妹夫在切萨皮克及大西洋铁路股及其他股票沽出兑现。

当然，马奎德死后，遗产管理人必须把马奎德的投机及半投机持股兑现，到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入熊市。丹尼尔·威廉森按他的方式束缚着我，帮了遗产管理人一个大忙。我说自己是交易量非常庞大的交易员，而且对股市的看法绝对准确，并不是自吹自擂。我知道，威廉森记得我在1907年熊市的战绩，他不能冒险让我自由交易。如果照我的方式交易，我已经赚了许多钱，到他设法把阿尔文·马奎德的部分财产兑现时，我已经交易数十万股了。作为一个活跃的“空头”，我会害阿尔文·马奎德的继承人损失巨大，

因为阿尔文只留下 2 亿多美元的财产。

对他们来说，让我负债然后帮我还债，比让我在其他公司积极沽空，代价便宜得多。若不是我感激丹尼尔·威廉森，不想破坏他的好意，我肯定会大手沽空。

我总是认为，这段经历是我的股票操作生涯中最有趣也最倒霉的经历。我为这次教训付出的代价，简直不成比例的高，把我卷土重来的时间推迟了好几年。我还很年轻，有耐心等待赚回失去的数百万美元。不过，对于一个穷光蛋来说，五年时间很漫长。年轻也好，年老也罢，贫穷可不是好滋味。没有市场交易的生活比没有游艇的生活难过得多。一生中最好的机遇，就像遗失了的钱包放在我面前般唾手可得，我却不能伸手抓住它。丹尼尔·威廉森真是个机智的人，聪明绝顶、目光远大、足智多谋、行事大胆。他思维灵活，富有想象力，能够洞悉每个人的弱点，然后冷酷无情地去攻破弱点。他自己评估形势，然后想出对待我的策略，削弱我在股市上的影响力，令我变得毫无威胁。实际上，他不但没有骗我半分钱，而且表面看来他还对我非常慷慨。他疼爱他的妹妹马奎德夫人，他已尽到了做哥哥的责任。

第十四章 宣布破产 东山再起





自从离开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后，我对错失股市良机一直耿耿于怀。接着的是没钱可赚的漫长岁月，整整四个年头都没有收获，1美分也没赚到。正如比利·亨利杰（Billy Hen-riquez）说的：“那是连臭鼬都放不出臭屁的股市”。

幸运之神好像舍我而去，也可能是上天要惩罚我。古话是这么说的：骄者必败。不过我真的没有傲慢得不可一世，为何上天要以这种挫败来折磨我。我也没有在投机上犯下错误，以致我作为交易员必须承担其恶果，更没有犯一般笨蛋在操作上的过失。我所做的事，或者应该说我没有做的事，应该是获得纽约第四十二街（Forty-second Street）以北地区赞扬的事，而不是遭别人指责的事。在华尔街，这非但很荒谬，而且代价高昂。不过，最糟糕的是，人们到了华尔街，不得不设法隐藏人情味。

市况欠佳感到泄气

我离开了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尝试到其他经纪行交易，但在每家经纪行都输钱。我是活该的，因为我老是想强迫市场给我赚钱的机会，可是它没有必要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取得信用保证金倒不难，认识我的人都信任我。我最后不再靠信用保证金交易时，欠下的债务超过100万美元，由此可见他们对我的信任。

问题不是我丧失了能力，而是在那四年倒霉岁月里，根本没有机会赚钱。尽管如此，我仍埋头投机，希望赚一笔钱，结果却背负更多的债务。因为我不想欠朋友更多钱，于是不再自行交易，而是靠给别人管理账户维持生计。他们知道我对股市很在行，即使市场死气沉沉，我也能战胜股市。如果客户有利润，我便会得到利润的某个百分比作为服务报酬。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这也是我的维生方法。

当然，我并不总是输钱，但赚到的钱不足以大幅抵偿债务。后来，情况更坏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泄气。

似乎事事都不如意。从身家数百万美元，拥有豪华游艇，沦落到负债累累，简朴度日，我都没有嗟叹命运不济。我不喜欢现状，但不会常常抱怨。我不打算永无休止地等待上天免除我的困苦。因此，我反思自己的问题。很明显，我想要脱困，唯一的办法就是赚钱。要赚到钱，我只需成功交易。我以前成功交易过，我必须再接再厉。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凭借微薄的资金累积至数十万美元的巨额积蓄。市场早晚都会给我机会。

我深信，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不是市场的错。既然如此，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问自己，与我研究自己各方面交易问题时的态度一样问自己。我冷静地思考，最后断定的问题症结在于担心自己的欠债，我一直都无法摆脱心理上的不安。这不仅仅是负债意识，任何生意人在一般商业过程中都会负债。我的债务大部分只是商业债务，而负债是因为业务环境欠佳，就如同商人因天气持续反常而遇到的困境一样。

鼓起勇气申请破产

随着时间流逝，由于无法还清债务，我对债务的心理负担开始减轻。我先在这里解释一下：我欠了超过 100 万美元，全部的欠债都是在股市里的亏损。大多数债主都非常友善，没有为难我。倒是有两个人老纠缠着我，紧盯着我的行踪。每当我赚钱，他们就虎视眈眈，想知道我究竟赚了多少钱，坚持要我马上还钱。其中有一人，我欠了他 800 美元，他威胁说要控告我，没收我的家财云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以为我把财产藏了起来，难道要我颠沛流离，看起来快要潦倒而死，他才相信我真的一穷二白吗。

当我研究问题的症结时，明白了重点不在于分析纸带，而是要了解自

己。我冷静地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我还是忧心忡忡，就永远不能做出任何正确的事，而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我还欠着债，我就会担忧。我还未累积一定的资本前，只要债主还在纠缠着我，坚持我一有钱便要还债，阻碍我卷土重来，我就会忧心如焚。因此我对自己说：“我要申请破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令我宽心呢？

听起来既容易又合理，对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不愿这样做，也不愿身陷被人误解和曲解的处境。我本人对钱从不在乎，从不认为值得为钱而说谎。可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当然，我也知道，如果我能重振声威，我会还清每个债主余下的债务。然而，除非我能以过去的方式交易，否则就永远无法偿还那 100 万美元。

我鼓起勇气去见那些债主，这样做对我来说比登天还难，因为这些债主大部分都是老朋友或熟人。

我坦诚地向他们解释我的处境。我说：“我之所以走这一步，不是不想还债，而是为了对我们双方公平起见，必须先考虑赚钱。两年多来，我断断续续地思考这个解决办法，但没有勇气站出来坦诚地告诉你们。要是我早这样做，那么对我们大家绝对有好处。老实说，这些债务折磨着我，弄得我心烦意乱，我实在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现在我已经决定了要做一年前就该做的事。除了刚才说的理由外，我别无其他理由了。”

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其实说出了大家的心意。他代表自己的公司说话。

他说：“利文斯顿先生，我们明白，也完全清楚你的处境。我告诉你我们打算怎么做吧：我们同意让你解除债务。请安排律师准备好你想要的文件，我们会签名。”

这基本上是所有大债权人的意思。这是华尔街好的一面，它不光是免除



忧虑的大度或公平竞争的风度，也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明显是一笔好交易。我既感谢他们的信任，也欣赏他们在商业上的精明。

债务解除如释重负

这些债权人让我解除了逾 100 万美元的债务。不过，有两个小债权人不肯签字。其中一个是我欠他 800 美元的那个。我也欠一家经纪行 6 万美元，这家公司已经破产，而接管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底细，无论何时都缠住我不放。即使他们愿意跟着大债权人解除我的债务，我想法庭也不会让他们签署文件。总之，我的破产清单上的债务只有大约 10 万美元，而原来欠下的债务超过 100 万美元。

看见报纸上关于我破产的报道，我实在非常不快。我一向及时还债，从不拖欠，这次新的经历令我非常羞愧。我知道，只要我还活着，总有一天会还清每个债权人的债务，但读这篇报道的人都不会知道我的用心。读了报纸上的报道后，我羞愧得不敢出门。不过，我现在已没有那种羞愧感了。缠扰我的人不会了解一个人要在股票投机上成功，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交易中。我不再受这种人缠扰了，如释重负的感觉简直难以形容。

摆脱债务的纠缠后，我没有了牵挂，可以全心全意地交易，有了成功的希望。下一步就是积累一笔资本。证券交易所在 1914 年 7 月 31 日至 12 月中旬时关闭，华尔街死气沉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交易。我欠一些朋友的钱，但他们一直对我很好，也很友善，我不好意思开口再向他们求助。我知道，别人没有义务帮助我太多。

证券交易所关闭了，没有经纪能帮得了我。要筹集一笔资金，实在难于登天。我试过几个地方，可是都徒劳无功。

500 股交易上限

最后，我只好去找丹尼尔·威廉森。当时是 1915 年 2 月。我告诉他我已摆脱了债务的梦魇，准备好像从前般交易。还记得吗？他需要我时，不用我开口便主动给我 2.5 万美元让我使用。

现在我需要他。他说：“当你看中某一只股票，要是想买 500 股便买吧，没有任何问题。”

我谢过他便走了。他曾经几次阻碍我赚大钱，他的公司却从我身上赚了一大笔佣金。我承认，一想到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不给我像样一点的资金，我就有点生气。我打算刚开始交易时保守一点。如果开始时交易量可以比 500 股多一些，就比较容易，也能比较快地恢复财力。但是，不管怎样，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卷土重来的机会。

我离开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后，研究了整体形势，也特别分析了自己的问题。当时是牛市，对我及数以千计的交易员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我的资金只能买卖 500 股股票。这是我的限制，没有回转余地。一开始交易，即使是轻微的走势逆转，我也承受不了。我必须一开始交易就能累积资金，我第一笔交易一定要给我带来利润，必须实实在在地赚到钱。我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就不可能运用良好的判断力；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就不可能在投机游戏中保持冷静、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大举入市前，往往需要冒着损失少量资本的风险来测试股市情况，所以我必须保持冷静，以便能一击即中。

备战交易六星期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我投机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要是这次失败了，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有另一笔资金让我交易。所以我必须等待最佳的时刻到来。

我远离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刻意回避了他们六个星期，好让我冷静地分析纸带。我担心，要是到了那家公司，知道自己可以买入 500 股，我可能抵不住诱惑，在不恰当的时刻，选错股票。一个交易员，除了要研究基本市场条件、牢记市场先例、把握公众的心理以及自己经纪的限制外，还必须了解自己，注意防范自己的弱点。你毋需为人性而动怒。我领会到，懂得分析自己与懂得分析纸带同样重要。我研究过、评估过自己，面对某些刺激，或当市场交投活跃带来无法避免的诱惑时，自己会是什么反应。我研究及评估自己的状态，与思考农作物情况和分析利润报告没有什么不同。

日复一日，破了产的我心急如焚地等待重新入市。我坐在另一家经纪行的报价板前，在那儿我一股都不会买卖，只研究股市，不错过纸带上显示的任何一笔交易，密切注意勇往直前、击中目标的合理交易时刻。

在 1915 年初的关键日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非常看好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的股票。我非常肯定它会上涨，但为了确保我能旗开得胜，我决定等它突破平均值时才行动。

正如我之前所说，根据我的经验，每当股票第一次突破 100 美元、200 美元或 300 美元时，它几乎总会继续上涨 30 至 50 个点。越过 300 美元后，上涨的速度会比在 100 美元或 200 美元时快。我成功大笔获利的股票之一，就是安纳康达公司（Anaconda）股票。当股价突破 200 美元时我买入，一天后在 260 美元时沽出。我这种在股价刚突破票面值时就买入的做法，可追溯到早年在对赌行交易的时候，这是我使用多年的投资方式。



我热切渴望恢复到以前的交易规模，我急于开始交易，其他事情想都没想，但是我还是克制住自己。不出我所料，伯利恒钢铁每天都上涨，越涨越高。然而，我还是抑制住自己，没有冲到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买入500股。我知道，第一笔的交易必须稳赢。

一击即中 重夺资本

股价每上涨1个点，就表示我失去了赚500美元的机会；第一次上涨10个点，意味着我本应该加码。要是那样的话，现在我手上就不是500股了，而是持有1000股，每上涨1个点，可为我带来1000美元的利润。可是，我按兵不动，不理睬内心发出的喋喋不休的声音，也不管信念大叫大嚷的吼叫，只倾听经验冷静的声音和常识的忠告。我一旦筹集到像样一点的资金，就可以捕捉这些机会。没有资金，即使有小的机会，抓住它都是力不能及的奢望。不过，经过六个星期的忍耐，自己的常识最终战胜了贪婪和希望！

当股价升至90美元时，我开始犹豫不决，焦虑不安。试想想，我看涨，但却因为没买入而没赚到钱。当股价上涨至98美元时，我就想：伯利恒钢铁公司快要突破100美元了，那时候便会上涨！纸带上的显示也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事实上，纸带就像一个预报器，当报价机打印出98美元时，我在纸带上已见到100美元了。我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希望发出的声音，也不是欲望引起的幻觉作祟，而是我对纸带分析本能的肯定。因此，我对自己说：“我不能等到突破100美元时才入市，现在就得买入了，股价几乎快超越票面值了。”

我冲到威廉森及布朗证券公司，落盘买入500股伯利恒钢铁公司。当时的市价是98美元。我在98至99美元之间买入500股。其后，该股飞涨，晚上收市时，股价上涨至114到115美元。我又买入了500股。



翌日，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价已上涨为 145 美元，我有资本了，都是赚来的。为了把握最佳时机，我等了六个星期，这六个星期是我最艰难困苦的日子，但辛苦没有白费，我现在已有足够的资本大手交易。单凭 500 股的交易量，我永远成不了气候。

无论什么艰辛复杂的计划，第一步都非常重要。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交易后，一切都很顺利，你不会相信交易的是同一个人。事实上，我已经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了。凡是我以前迷惘、出错的地方，现在的我都轻松愉快、准确无误地把握住了。没有债主的缠绕，有充足的资金，我的思考就不受影响，可以倾听自己可信的经验，所以战无不胜。

突发事件导致利润逆转

突然间，正当我的财富越积越多的时候，皇家邮轮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遭德国潜艇击沉，令股价暴跌。每隔一段时间，人们便会遭受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的狠狠打击，仿佛要提醒人类永远无法准确判断市场的可悲事实，人人都无法避免市场不利事件的影响。我听人说，露西塔尼亚号遭潜艇鱼雷击沉的消息，应该不会对专业的投机者带来严重的打击。人们还说华尔街还未知道这消息时，早就预知可能会发生这件事了。我消息不灵通，无法避开股市下跌，实在不够聪明。由于露西塔尼亚号触发的股市下跌令我赔本，加上我不够机警，没预见另两次的股市逆转，结果亏损了。到了 1915 年底，我发现我的经纪账户上只剩下 14 万美元。虽然我在全年大部分时间对股市一直判断正确，可是实际赚的就这么多。

此后一年，我的表现好多了，运气也很好。在疯狂的牛市中，我看涨。一切的确如我所愿，除了赚钱，还是赚钱。这使我想起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已故的罗杰斯（H. H. Rogers）说过的话，大意是：

赚钱的时机总会到来，那时候财富滚滚而来，就好像暴风雨天出门不带雨伞，不被淋湿也难。

目前的股市是明显的牛市。人人清楚，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都向美国购买各种物资，令美国成为全球最繁荣的国家。美国物产丰富，可向其他国家出售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正在快速吸纳全球资金，全球的黄金都汹涌流入美国。通货膨胀无法避免，这也意味着物价飞速上涨。

打从一开始，情况就显而易见，几乎不用操纵炒作，股市也会上涨。因此，预备工作比其他时候要少得多。除了“战时新娘”的潮流乘时而起之外，大众也能从股市热潮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利润。根据华尔街的历史，相比其他股市上涨时期，1915年的股市获利令最多人受惠。同样地，普罗大众没有把所有账面利润都套现，也没有保存住套现后的利润。历史不断重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得上华尔街，历史能够这么频繁又规律地重演。当你探寻当代股市兴旺与恐慌的起因时，最令人震惊的是，不论是股票投机还是股票投机者，现在与过去的差别何其小。这种游戏根本没有变，人性也没有变。

熊市到临的预警信号

1916年，我顺着牛市交易。我跟大部分人一样看涨，但我依然时刻保持警惕。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也知道任何事都有尽头，所以我保持警惕，留意警告信号。我对猜测小道消息从何而来，并不特别感兴趣，因此我并不只盯着一个地方。我不会，也从不觉得自己要执着于市场的某一面。当离场警告出现时，即使牛市能令我的银行存款增加、熊市特别对我慷慨，我都认为这些不是坚持看涨或看跌的充分理由。一个人不应死抱着对牛市还是熊市的看法不放，应考虑事实是否正确。

还有一件事须谨记，股市的万缕光华不会突然消失，形势也不会突然逆



转。很多时候，股市不再是牛市后还要过一段日子，股价才开始普遍下跌。我注意到，市场龙头股一个接一个地从高位调整数个点，第一次几个月以来也没有回升，显示我盼望已久的警告终于到来。很明显，这些股票的涨势已经结束，而我的交易策略必须得改变。

策略很简单。在牛市，价格必然上涨，因此，每当一只股票逆大势而行，大可假设该股出了问题，资深的交易员很容易便察觉不妙。他不应指望纸带能指示一切，应该留意它说“离场！”的时候，也不应该等到纸带正式解释批准离场的原因时才行动。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注意到涨势中一马当先的市场龙头股不再上涨。它们下跌了6、7个点后靠稳，同时其他股票都在新旗手的带领下不断上涨。这些公司本身都很正常，原因一定要到别处寻找。这些股票随势上涨几个月，当停止上涨时，虽然牛市走势仍然强劲，但对某些股票来说，牛市已经结束。而其他股票仍然明确上涨。

股市没有什么横流，所以不必茫然，不必不知所措、裹足不前。我当时还没有转为看淡股市，是因为纸带还没有显示我需要这样做。虽然牛市尚未结束，但已经近在咫尺，但是，毕竟还没结束，还可以看涨赚钱。既然如此，我就转而看淡已停止上涨的股票，至于股市上其他有上涨潜力的股票，我既有买入也有沽出。

先沽龙头股

我沽出不再节节领先的龙头股，各沽空5 000股，然后买空新的龙头股。我沽空的股票表现不突出，但我买空的股票继续上涨。当这些股票最终也不再上涨时，我全部沽出，然后各沽空5 000股。这时，我看淡多于看好，因为下一次赚大钱的机会明显是在跌市。当我肯定牛市还未真的结束，熊市



已经开始时，我知道大举沽空的时机还未到。比国王还要“保皇”，实属不明智，操之过急更加不明智。纸带只是说明，“空头”大军的侦察队已经推进，如箭在弦。

我不停买入沽出，大约一个月后，我沽空了6万股——在12只不同股票上各沽空5000股。这一年较早前，这些股票还是大众的爱股，因为它们是大牛市的龙头股。这不是很大笔的沽空，不过别忘了，股市还没有明显下跌。

有一天，整个股市相当疲弱，所有股票的股价都在下跌。我沽空的12只股票，每只都有至少4个点的利润，我知道自己的判断正确。纸带显示现在沽空安全，我立刻加码一倍。

我有自己的持仓。在目前明显的熊市，我沽空股票。我没有必要火上浇油，股市走势必定如我所料，明白这点后，我可以继续等待。我加码一倍后，很久没有再进行其他交易。我全面沽空后约七个星期，发生了著名的“消息泄露”事件，导致股票暴跌。

据说，有人事先从华盛顿得知，威尔逊总统即将发布消息，很快会为欧洲带来和平。当然，世界大战带来战时的经济繁荣，而和平是利空消息。交易大堂内一位聪明的场内交易员，被指利用事先得到的消息图利。他辩解说，他沽出股票并非靠什么消息，而是他认为牛市已经失去动力。事实上，我在七星期前就加倍沽空。

跌市买入更多股票

一听说股市暴跌的消息，我自然而然地补仓，这是唯一可采取的行动。当遇到某些原本计划估算以外的事时，你应该好好利用命运之神赐予的机

遇。首先，在这样暴跌的股市里，你便拥有庞大的市场，可让你转变策略，这也是把你的账面利润变现的时机。即使在熊市，一个人也不是经常有机会可以不必自行抬高价格，就能补回 12 万股股票。他必须等待市场给他机会，让他在买入这么多股票之余，还无损账面利润。

我也想指出，我没有依靠股价在那个特定时间因为那个特定原因出现的那种暴跌。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根据我在交易生涯中累积的 30 年的经验，这些意外事件通常沿着最小阻力线而行，而我按这最小阻力线决定自己的持仓。另一件要牢记在心的事是：永远不要尝试在最高价时沽空，这不明智；如股价没有反弹，在调整后再沽空。

牛市持续时我看涨，熊市开始时看淡。在 1916 年，我净赚了 300 万美元。正如我之前所说，一个人不必死守着市场的某一面至死不休。

那年冬天，我像往常一样南下去棕榈海滩度假，因为我非常喜欢到海上钓鱼。

我沽空股票和小麦，都给我带来可观的利润。我无牵无挂，逍遥自在，过得非常愉快。当然，除非我去了欧洲，否则不可能摆脱股市或期货市场。例如，在阿迪朗达克（Adirondacks），我的住所与经纪行有直通专线。

在棕榈海滩，我定期去经纪行分行。我注意到我没有参与的棉花市场表现强劲，价格在上涨。大约在那时候，即 1917 年，我听说许多关于威尔逊总统致力寻求和平的消息。这些报道来自华盛顿，以新闻快讯和棕榈海滩的朋友私下忠告的形式传来。因此，有一天我想到，各种市场的走势反映股市对威尔逊总统的成功有信心。如果和平近在咫尺，股票和小麦应该会下跌，而棉花应该会上涨。至于股票和小麦，我一切都准备就绪，但我已有一段日子没有进行棉花交易了。

那天下午 2 点 20 分，我一包棉花都没有；5 分钟后，我相信和平即将

到来，因此开始买入 1.5 万包。我打算采用以往的交易方法全面买入，至于方法，已在前文说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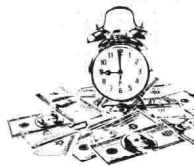
再次买卖棉花

就在那天下午，收市后，美国接到“无限制战争”（Unrestricted Warfare）的宣战通告。除了等待翌日开市之外，别无他法。我记得当晚在格瑞德里俱乐部（Gridley's），美国一家工业巨头准备以低于那天下午收市价 5 个点的价格抛售其持有的所有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股票。有几个来自匹兹堡的百万富翁当时也在场，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那工业巨头的出售建议。他们知道，开市时股价必定会暴跌。

果然，翌日早上，你可以想象到，股市和期货市场一片风声鹤唳。有些股票开市时比前一晚的收市价低 8 个点。对我来说，这是让我平仓获利的天赐良机。正如我之前所说，在熊市，如果股市突然一片混乱，平仓往往是明智之举。

如果你的持仓庞大，这是快速把账面利润变现而不用担心利润减少的唯一方法。例如，单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我便沽空了 5 万股。当然，我还沽空了其他股票。当我看见市场上有平仓机会时，便平仓。我大约赚到 150 万美元。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我在前一天下午收市前半小时买空的 1.5 万包棉花，开市时下跌 500 个点。惊人的跌幅！这表示一夜之间我就损失了 37.5 万美元。虽然在股票和小麦交易中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趁暴跌时平仓，但我却不太了解如何处理棉花交易。考虑的事情很多。虽然我自认判断错误后往往会止蚀，但当天早上我不想止蚀。这时，我想起我南下是为了逍遥自在地钓鱼，而不是被棉花市场的走势所困。此外，我在小麦和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于是决定在棉花



交易上止蚀。我估计所得利润略为超过 100 万美元，而不是 150 万美元。这全是会计问题，因为当你问太多问题时，他总是这样模糊地告诉你。

还清所有欠债

要是前一天收市前我没有买入棉花，我就会减少 40 万美元的损失了。由此可见，即使温和交易，也会快速损失一大笔钱。我的主要持仓绝对正确，我也因为一件意外而获利。这件事与我在股票及小麦持仓时考虑的因素截然不同。请注意，最小阻力线再次向交易员展示了其价值。除了德国宣战通知引起的市场因素无法预见之外，价格走势一如我所料。要是所有情况都如我所料，我在三宗交易上的判断都会百分百准确，因为随着和平来临，股票和小麦价格就会下跌，棉花价格就会暴涨，而我的三宗交易全都会净赚。要是不考虑是和平还是战争，我在股市和小麦市场的持仓正确，这就是意外会助人一臂之力的原因。在棉花交易上，我是根据市场外可能出现的事情而操作的，赌威尔逊总统的和平谈判成功，是德国的军方领袖令我在棉花交易上亏损。

1917 年初，我返回纽约，还清了逾百万美元的欠债。还清债务对我来说是一大快事。本来，我可以早几个月还清，可是我没那样做。原因很简单，我的交易相当活跃及成功，我需要这些资本。我认为自己及那些债主应该利用 1915 年和 1916 年市场兴旺的每一个机遇。我知道自己会大赚一笔，也不担心他们着急让我还钱，因为大部分债主从不指望能拿回欠款，所以多等几个月也没关系。另外，我不希望每次只是还一丁点，或只还给一个人，我希望一次还清所有的债务。

只要股市对我有利，我会继续尽我的财力所及大手交易。我希望能支付他们利息，可是所有签署同意解除债务的债权人都拒绝了。我最后还清债务

的人正是我欠他 800 美元的那个家伙。他令我的生活变成重担，令我心烦意乱，不能交易。我故意让他听说我已经还清所有债主的欠款后，才还给他钱。我想教训教训他，要是下次别人欠他数百美元时，要懂得体谅别人。

这就是我卷土重来的经过。

成立基金保障妻儿

我还清所有债务后，我拨出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作为年金。我下决心不再为财而困、忧心忡忡、失去资本了。婚后，我拨出一些钱为妻子成立了信托基金。儿子出生后，我又拨出一些钱为他成立了信托基金。

我这样做的原因，不只是担心股市会夺走我的钱，而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会花光他所有赚到的钱。我这样做，妻儿将来就会得到保障。

我认识的人当中，许多人都这样安排，可是当他需要钱时，却又哄骗妻子签字把钱取出来，而他自己最后把钱输光。但是，我已经安排妥当，无论我或妻子想做什么，信托基金都会坚持原则，我们绝不能挪用。而这些信托基金也不会因我进入市场的需求，甚至妻子对我的挚爱而受损。我决不冒险！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ihelp.net>

第十五章 引发争斗的咖啡





在投机市场中，发生意外的风险很高。股市上的确有一些风险，是大部分谨慎的人应当承担的，如果他希望自己在商场上不是软骨头，就必须冒这些风险。一般的商业风险，并不比出门上街或坐火车旅行会遇到的危险高。我因为某些意外而输钱，厌恶的程度同遇上不合时宜的暴风雨情况一样。从生到死，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赌博。因为我没有千里眼，面对自己的失利，可以泰然自若。可是，在我的投机生涯中，有时候我判断准确，操作正确，却被那些居心叵测的对手用卑鄙的手段骗去我的利润。

面对骗子、懦夫和乌合之众的恶行，只有心思灵敏、目光远大的生意人可以自保。除了在一两家对赌行之外，我从未遇到不诚实的手段，因为即使在对赌行，诚实方为上策，赚大钱就要光明正大，不应耍赖。如果在任何地方进行任何交易都要紧盯交易员才能避免被骗，这便不是好的交易。可是，面对那种悲鸣求饶的骗子，正派的人也无能为力。公平交易就是公平交易。我曾经因相信别人的誓言或君子协定而成为受害者，我可给你列举十多个这种例子。不过，我不会说出来，因为说了也于事无补。

依据事实行事

小说家、神职人员及女人都喜欢将证券交易所大堂暗示为受贿者的战场，把华尔街日常交易说成是一场场战斗。这种比喻富有戏剧味道，却完全误导他人。我不认为自己的交易是斗争和争夺。我从未与个人或投机党派对决，只是在分析基本条件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而已。剧作家所谓的商战，并不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而只是商业眼光的较量。我只坚信事实，而且根据事实行动。这就是贝拉德·M·巴拉克（Bernard M. Baruch）致富的成功诀窍。

有时候，我不能完全看清、及早发现事实，影响了我的合理推论。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我就会亏钱。我知道自己出错了，每次出错总会输钱。

没有理智的人会反对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任何人出错都得付出代价，没有优先之别，没有例外，也没有人可以豁免。可是，当我判断正确时，我不想亏钱，我所指的不是因某证券交易所规则突然转变而令我损失。我把投机的风险铭记在心，这些风险不时提醒投资者，除非利润已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否则它还不算安全。

买入咖啡囤积居奇

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预见商品价格开始上涨，就像预见战争会导致通货膨胀一样容易。当然，随着战争继续，股市亦持续上涨。你可能还记得，1915年我忙着“卷土重来”。股市暴涨就在面前，好好利用它是我的责任。我最稳妥、最轻松和最迅速的大手交易都在股市进行，而结果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很幸运。

到1917年7月，我不但已经还清了所有债务，而且还有相当不俗的盈余。我现在有时间、资金，也想同时进行期货和股票交易。多年来，我已经养成研究所有市场的习惯。商品价格较战前上涨了100%至400%不等。只有一样东西例外，那就是咖啡。当然，其中自有原因。战争爆发表示欧洲市场关闭，大量货物运到美国，美国是唯一的大市场。日积月累，美国的咖啡原料极度过剩，因而价格保持低廉。当我首先考虑咖啡投机的可能性时，咖啡的实际售价还低于战前的价格。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很明显。德国和奥地利的潜艇作战效益不断提升，表明商业用的船只数量会骤减，最终必会导致咖啡进口萎缩。随着进口量减少，而消耗量不变，剩余的咖啡存货必定会被消化掉。那时候，咖啡价格一定与所有其他商品价格一样飞速上涨。

不用靠福尔摩斯，也能分析出这一局势。为什么人人都没买入咖啡呢，我不清楚。当我决定买入时，我不把它当做投机，反而视它为投资。我知道



获利套现需要时间，但也知道投资咖啡必定会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这成为一项谨慎的投资，不像投机者的交易，更像是银行家的行动。

持货九个月一无所成

1917年冬天，我开始买入咖啡，数量相当多。然而，市场持续冷淡，价格表现呆滞，没有如我预期般上涨。结果我只好持仓长达九个月，而一无所成。九个月后，我的合约到期，因此我沽出了所有期权。在这笔交易上，我损失惨重，可是我坚信自己的看法合理。很明显，我未能掌握适当的时机，但我有信心咖啡一定会像其他商品一样上涨。因此，我平仓后不久，开始再次买入。上一回九个月的持仓落空，这次买入的咖啡是上一次的三倍。当然，我买的是远期期权，可以长时间持有。

我这次没有出错。我三倍持仓后不久，市场开始上涨。突然，似乎所有人都知道咖啡市场一定会如何演变，看来我的投资会带给我非常高的回报。

我持有合约的卖方是烘焙商，他们大部分是德国人或是德裔商家，他们在巴西买入咖啡，信心十足地期望运到美国。可是没有船只可以运输，他们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利：巴西的咖啡无休止地供应，而美国的咖啡非常紧缺。

请谨记，当咖啡价格处于战前水平时，我率先看涨。也不要忘记，我买入后，持有了九个月，然后造成巨大亏损。亏损就是判断错误的惩罚；赚钱就是判断正确的报酬。我判断明显正确，而且有庞大的持仓，我合理期望着赚大钱。因为我持有数十万包咖啡，所以价格不需上涨很多，就能令我赚到满意的利润。我不喜欢用数据谈论自己的交易，因为有时数量之多，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别人可能会以为我在吹牛。

实际上，我按自己的方式交易，而且总是保持充足的保证金，以保证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十分谨慎。我买入大量期权，是因为我看不到亏损的理由。情况对我有利，我已经等了一年，现在准备赚钱回报我的等待及正确判断。我看到利润滚滚而来。这其中没有什么诀窍，只是我不是瞎子而已。

数百万的利润实实在在地滚滚而来！可是没有到我手里。倒不是因为形势突变。市场形势没有突然逆转，咖啡没有涌入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难以预料的事！是任何人没有经历过、我也无法警惕的事。在我常伴左右的长长的投机风险表中，我又增添了一项。那些卖咖啡给我的“空头”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境况，于是竭力脱困，想出一种新的赖账方法。他们急忙到华盛顿求援，最后得偿所愿。

“空头”千方百计要赖

也许你还记得，政府一直制定多项计划，防止有人将必需品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你也知道大部分计划都很有效。那些“善心”的咖啡“空头”跑到战时工业局价格管制委员会（Price Fixing Committee of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我记得这是委员会官方的名称。那些空头向该机构提出爱国诉求，呼吁该机构保障美国人吃早餐的权利，更声称一个名叫劳伦斯·利文斯顿的专业投机者已经垄断或即将垄断咖啡市场，如果他的投机方案得逞，他就会利用战争的形势谋利，美国人就得被迫付出高昂的价格来购买日常饮用的咖啡。那些卖给我大量咖啡的“爱国人士”找不到船装运咖啡原料，而1亿美国人竟然得多多少少向不知廉耻的投机者进贡。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咖啡业，不是咖啡赌徒，他们愿意帮助政府阻止现实中和即将出现的牟取暴利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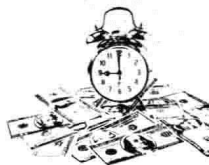
现在，我极憎恨大发牢骚的人。我不是暗指价格管制委员会没有尽力

遏止牟取暴利和挥霍无度的行为。尽管如此，这也不能阻止我表达自己的意见：委员会没有深入了解咖啡市场的问题。他们定下咖啡原料的最高价格，以及终止所有现有合约的期限。当然，这个决定表示咖啡交易所（Coffee Exchange）必须被关闭。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卖掉所有合约。我一直认为那数百万利润肯定稳赚，如今顿成泡影。与其他人一样，我一向极反对别人从生活必需品中牟取暴利，但价格管制委员会在制定咖啡买卖的规定时，所有其他商品的卖出价较战前价格高出 250% 至 400%，而咖啡原料的价格实际上比战前数年的平均价还低。我看不到咖啡由谁拥有会有什么真正的差别。价格必定会上涨，其原因不是那些没良心的投机者的交易，而是咖啡进口减少导致咖啡过剩的情况会渐渐消失，而进口减少是因为全球船只被德国潜艇严重摧毁。委员会没有等到咖啡开始涨价，就紧急刹车，是反应过激。

就政策和权宜之计而言，当时迫令咖啡交易所停业是错误的。要是该委员会不管制咖啡，咖啡价格必定会因上述原因而上涨，这与所谓的垄断无关。高但不过分高的价格，将刺激市场供应。我曾听贝拉德·M·巴拉克先生说过，战时工业局考虑过以固定价格确保市场供应充足，因此对某商品限价太高的抱怨没有理会。后来，咖啡交易所恢复交易，咖啡的卖出价为 23 美分。美国人之所以得支付这价格，是因为供应量减少，而供应量减少是因为依照“善心”“爱国人士”的建议而定价太低，低到不能支付高昂的船只运输费，因此无法确保继续进口。

咖啡涨价势所难免

在我的全部期货交易中，咖啡交易是最合理的。我把它视为投资多于投机。我投资咖啡一年多，要是有任何赌博成分，那也是由有德国名字和血统的“爱国”烘焙商进行的。他们在巴西有咖啡，把咖啡卖给身在纽约的我。价格管制委员会对唯一没有上涨的商品限定价格，预想保障公众免受牟取暴



利之害，但是其后价格不可避免地上涨，委员会再也无法提供保障。不但如此，咖啡豆的价格也逼近每磅 9 美分，烘焙咖啡只得与其他商品价格一起上涨，其中只有烘焙商获利。如果咖啡豆每磅上涨 2 或 3 美分，那表示我会赚数百万美元，即使后来咖啡价格上涨，公众也毋需付出现在那么大的代价。

投机上的“马后炮”是浪费时间的事，于事无补，但这次交易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其过程与我进行的其他交易一样顺利，我对价格上涨很有把握，而且理由很合理，所以不禁想赚几百万美元，但结果没有如愿以偿。

另有两次，我饱受交易所委员会的裁决之苦，他们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改变交易规则。在这些事例中，虽然我的持仓在技术上正确，但在商业上却没有那次咖啡交易那么稳当。在投机交易中，没有胜券在握这回事。我刚才说的经历，令我在自己的风险表中新增一项无法预测的意外情况。

被诱过为股市狙击手

咖啡事件后，我在其他商品交易和股市沽空中非常成功，我又开始听见无聊的闲言碎语。华尔街的专业人士及报纸记者也都养成了习惯，凡价格无可避免地暴跌，总会把责任归咎于我，说我狙击股市。有时候，不管沽空的人是否真的是我，都指责我的沽空不是爱国行为。我想，他们夸大我的投机规模及影响，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公众贪得无厌的要求，为每次价格变动找出原因。

我已经说过上千次了，任何操纵都不能压低股价，令股价低迷。当中没有什么奥秘，原因非常简单，只要思考 30 秒，人人都会想到答案。假设操纵者狙击股市，把价格压低至低于实际价值，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突袭股市的人立刻得面对最精明的内幕人士的买盘。那些知道股票真正价值的人总会趁股价低廉时买入。如果内幕人士都不买入，那表示大市对他们不利，令

他们不能自由地调动资金，那么这种市况就不是牛市。

当人们谈及狙击股市时，结论往往是狙击是不当行为，几乎等同于刑事犯罪。可是，沽空股票，令价格下跌至远低于真实价格的水平，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交易。请谨记，被人狙击的股票无法反弹，是因为它缺乏内幕人士买盘支持；如果不合理沽空，股票被狙击，通常都有内幕人士买盘支持，因此股价不会长期低迷。我应该说 99% 的所谓狙击情况，都是正当的下跌。有时专业交易员的交易或会令股价加速下跌，但不管他的交易量有多大，都不能成为股价下跌的主因。

大部分急跌或特殊暴跌源于某些投机者大手交易的说法，可能是有些人杜撰出来的，以便向盲目赌博、听从别人、不肯独立思考的投机者提供下跌的理由。倒霉的投机者通常从经纪和金融造谣者口中，听到股价猛跌导致自己亏损是由于有人狙击股市造成的，这借口其实是一种反面内幕消息，区别是：“空头”内幕消息是明确建议沽空，但反面内幕消息是不用解释，只会阻止你明智沽空。当股票暴跌，沽出是最自然的行为，当中必定有不为人知但合理的理由，因此，这时你要离场。可是，如果因操纵者狙击导致股价暴跌，离场便非明智之举，因为当他停止打压，股价必然反弹。这就是反面的内幕消息！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688 期货开户和交易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9612.net>

第十六章 内幕消息





内幕消息！人们多渴望得到内幕消息！人们不但渴望得到，也喜欢向别人提供。其中涉及贪婪和虚荣心。有时候看见很聪明的人四处探听内幕消息，非常有趣。透露内幕消息的人毋需怀疑消息的质量，因为追求内幕消息的人打听的不是好消息，而是任何消息。如果消息有用，不错！如果没用，下一个会带来好运。我想起一般经纪行的一般客户。在经纪行，有一种发行人或操纵者，永远都相信内幕消息，视源源不断的内幕消息为升华了的宣传手段，为世界上最好的推销方法。因为追求内幕消息的人和需要内幕消息的人总会成为传递及散播内幕消息的一员，然后演变成永无休止的连锁广告。市场有一种错觉，认为经过适当散布的消息，世上无人能抗拒。在这种错觉下，散布内幕消息的人努力散布，而且还精心研究散布内幕消息的艺术。

内幕消息满天飞

每天我从不同的人那儿得到数百个内幕消息。我给你说一个有关婆罗洲锡业公司（Borneo Tin）的故事。你还记得这只股票什么时候上市的吧？当时是股市兴旺的高峰期。发行商联营集团采取一个聪明银行家的建议，决定立即在公开市场把这家新公司挂牌上市，而不是由包销财团慢慢销售。这是个好建议，联营集团成员的唯一错误就是经验不足。他们不知道股价疯狂暴涨时股市狂热的地步，而且做得不够明智，也不够开明。为了推销该股，他们同意加价，但挂牌的定价，却是交易员及投机先锋都不敢贸然买入的价位。

按理说，发行商应该坚持这一价格，但是在疯狂的牛市中，他们的贪婪演变成极端保守。只要巧妙地散布小道消息，公众什么股票都会买。人们想的不是投资，而是要赚取容易得来的钱，以及赚那些带有赌博性质的稳赚利润。因为大量购买战争物资，黄金流入美国。我得知，发行商在制定婆罗洲锡业公司的上市计划时，一共把开市价提高了三次，才为“公众利益”着想正式记录第一宗交易。

有人跟我接触过，邀我加入联营集团。我虽有深入研究，但没有接纳这项提议，因为如果我要采取什么市场策略，我喜欢独自交易，根据自己的资料，按自己的方法交易。当婆罗洲锡业公司上市时，我知道联营集团的财力及计划，以及公众的影响力，于是在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内买入 1 万股。至少那时候，该公司的首次发行十分顺利。事实上，发行商留意到购买踊跃，就认定这么快发售如此多的股票一定不对。他们在发觉我买入 1 万股股票的同时，就发现，如果把股价推高 25 或 30 个点，他们便有机会出售所有手上持有的股票，而且由此推论我那 1 万股的利润，在他们那安稳如银行存款的数百万美元中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停止看涨，企图把我震出市场。可是我只是按兵不动，他们认为无望，只好放弃。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市场。接着他们开始推高价格，尽量在他们控制之内放售股票。

特意安排的饭局

他们看到其他股价屡创新高，高到疯狂的地步，开始梦想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当婆罗洲锡业公司的股价涨至 120 美元时，我把我那 1 万股全沽出给他们。我的沽盘抑制了升浪，联营集团暂停推高股价。在下一大反弹后，再度为股票营造活跃市场，出售了少量股票，但这推销计划后来证明成本相当高昂。最后，他们把股价推高至 150 美元。不过，这价位超过了兴旺牛市所能承受的水平，因此联营集团被迫以更低的价格售给喜欢在大调整后买入的人，让他们误以为股票的沽出价一度高达 150 美元，到 130 美元一定很便宜，而 120 美元更是极廉价的。此外，他们首先把消息向场内交易员发放，这些场内交易员通常可短暂营造市场，其后再把消息发放给经纪行。每一个小伎俩都很有帮助，所有已知的手段，联营集团也一一运用。问题是股票价格上涨已成过去。笨蛋们已经吞下了其他诱饵；婆罗洲锡业公司那帮人要不是被蒙在鼓里，就是自欺欺人。

当时我与妻子一起南下到棕榈海滩度假。有一天，我在格瑞德里俱乐部赚了一点钱，回家后给了妻子一张 500 美元的钞票。真是巧得很，当晚的晚宴，我妻子碰见了婆罗洲锡业公司的总裁威森斯坦（Wisenstein）先生，他是股票联营集团的经理。过了好长一段日子，我们才知道那晚威森斯坦故意安排自己在晚宴时坐在我妻子身旁。

他刻意讨好我的妻子，谈笑风生，最后神秘兮兮地对她说：“利文斯顿夫人，我打算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也非常高兴地去这样做这件事，因为你明白我的来意。”他停下来，焦急地望着我妻子，好确定她不但聪明而且机警。我妻子从他的神态中看出他的意思，他的来意仿佛写在脸上般显而易见。不过，她只是回答：“我清楚。”

刻意透露的机密内幕

“好的，利文斯顿夫人，非常高兴能与你们夫妇俩见面。因为我希望与两位多多往来，以证明我说这番话时的诚意。不用我多说，相信你也知道我要说的是高度机密吧！”接着他悄声说，“如果你买入一些婆罗洲锡业公司股票，你会发一笔大财。”

“当真吗？”她问道。

他接着说道：“我离开酒店前，收到几封电报，当中的消息还要再保密几天才能对外公布。我打算尽量多吸纳些股票。如果你明天开市时买入一些，你买入的时间及价格会与我一样。我向你保证，婆罗洲锡业公司一定会上涨。我只告诉你一人，只你一个！”

她向他致谢，然后告诉他自己对股票投机一无所知。不过，他向她保证，除了他刚才说的话之外，其他事情可以不必了解。为了确保她听到的话正确无误，他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建议：“你只要尽量买入婆罗洲锡业公司的



股票。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买了，绝不会损失一分一毫。我这辈子从没有告诉任何人要买入什么，但我十分有把握这只股票不会低于 200 美元，我希望你赚钱。你知道，我不可能自己买入所有股票，况且除了我之外，如果有人从上涨中获利，我宁愿是你，也不愿是其他陌生人。我极希望你赚的！我私下告诉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说出去。利文斯顿夫人，相信我的话，买入婆罗洲锡业公司股票吧！”

他非常诚恳，成功说服了我的妻子，令她信以为真。她开始想到，我当天下午给她的 500 美元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对我来说，那 500 美元不算什么，而且是她零用钱以外的钱。即使她倒了霉，也只是损失了一笔容易赚来的钱而已，况且那人说过她一定会赚钱。她靠自己赚钱，而且后来把真相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我，也算是好事。

就在翌日早上开市前，她走进哈丁兄弟公司跟经理说：“哈里（Haley）先生，我想买些股票，但我不想放在在自己的常用账户里，因为未赚到钱之前，我不想让我的丈夫知道。你能替我安排一下吗？”

经理哈里说：“哦，可以。我们可以安排一个特别账户，你想买哪一只股票？想买多少？”

她递给他 500 美元，然后对他说：“请听着，我不希望亏损超过这笔钱。如果这笔钱输了，我不想欠你们什么。也请你记住，我不想利文斯顿先生知道这件事。请你在开市时，尽量用这笔钱买入婆罗洲锡业公司股票。”

偷偷买入消息股

哈里接过这笔钱，告诉她绝不对任何人吐露半个字，然后在开市时为她买入 100 股。我猜想他是在 108 美元时买入的。那天，这只股票非常活跃，

收市时上涨了3个点。利文斯顿夫人对自己的成绩欣喜若狂，但她尽力按捺住自己，向我隐瞒了这件事。

事有凑巧，我对大市越来越悲观。婆罗洲锡业公司的不寻常表现引起我的注意。我认为当时不应是股票上涨的时候，而这只股票更不应如此。我正好在那天决定开始沽空股市，而且一开始就沽空1万股婆罗洲锡业公司股票。要不是我沽空该股，我认为该股将上涨5或6个点，而不是3个点。

翌日，我在开市时沽空2000股，收市前又沽空2000股，股价跌至102美元。

第三天早上，哈丁兄弟公司棕榈海滩分行经理哈里等着利文斯顿夫人到来。如果我在市场交易，她通常在大约11点时会溜进来看看情况。

哈里把她拉到一边说：“利文斯顿夫人，如果你要我替你继续持有那100股婆罗洲锡业公司股票，你必须再多缴纳些保证金。”

她告诉他说：“但是我没有钱了。”

他说：“我可以把它转到你的常用账户去。”

她反对：“不行，因为这样L. L（她丈夫利文斯顿）便知道了。”

他开始说：“可是你的账户已经显示亏损了。”

她说：“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过你，我不想损失超过500美元，甚至不想亏掉它。”

“利文斯顿夫人，我知道，但是未征得你同意之前，我不能替你沽。现在，除非你授权我继续持有，否则我要沽出股票。”

她说：“可是，我买入这股票当天，它的表现挺不错。我不相信它这么快就变了，对不对？”

哈里回答：“不，我也不相信。”在经纪行，他们必须八面玲珑。

“哈里先生，这股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哈里十分清楚，要是他将真相和盘托出，便会把我的交易泄露出来，客

户的交易活动是不可透漏的。于是，他只好说：“我没有听闻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它的情况就是那样！已经跌到了这么低！”他指着报价板。

利文斯顿夫人凝视着不断下跌的股票喊道：“噢，哈里先生！我不想亏掉那 500 美元！我该怎么办啊？”

“利文斯顿夫人，我不知道，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便会去问利文斯顿先生。”

“噢，不行！他不想让我独自交易。他跟我说过。如果我问他，他会替我买卖股票，但我从来没试过背着他交易。我不敢告诉他。”

将计就计大手沽空

哈里安慰她说：“好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交易员，他会知道该怎么办。”见她使劲摇头，他又逗她说，“要不然你拿出 1 000 美元或 2 000 美元来支持你的婆罗洲锡业公司股票。”



那选择终于使她下定了决心。她在交易所里徘徊，但股市越来越弱。她走到我坐着观察报价板的地方，告诉我有事想跟我说。我们走进私人办公室，她把整件事和盘托出。我只好对她说：“你这个傻女孩，别再插手这只股票了。”

她答应不再碰了，于是我给了她 500 美元，她高兴地走了。这时，婆罗洲锡业公司股价已回落到票面值。

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威森斯坦诡计多端。他估计我妻子会把他告诉她的话说给我听，然后我就会研究那只股票。我以大手交易闻名，他深知这种活动总是会引起我的兴趣。我猜想他以为我会买入 1 万以至 2 万股该股。

在我听过的众多内幕消息中，这是安排得最巧妙、最能怂恿别人的内幕

消息之一，可惜它注定要失败。首先，我妻子正好在那天得到 500 美元的横财，胆子较平时大，希望自己能赚点钱，而且妇人之见更把这种诱惑美化得令人神往，最后无法抗拒。其次，她知道我对外行人交易股票的看法，因此不敢对我提起此事。威森斯坦没有看准她这一心理。

另外，威森斯坦也完全猜错了我是哪一类交易员。我从不听内幕消息，而且看淡整个股市。他以为策略很有效，会成功吸引我买入婆罗洲锡业公司股票。大手交易，加上那 3 个点的上涨，正好令我选择婆罗洲锡业公司作为沽空整个股市的头炮。

听了妻子的经历后，我更加坚定地沽出婆罗洲锡业公司股票。每天早上开市和每天下午收市前我都定时沽空一些股票，直到我看准平仓的机会，为我带来可观的利润为止。

我总是认为，靠内幕消息交易简直是愚蠢之极。我想，我天生不爱探听内幕消息。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探听消息的人就像酒鬼，有些人无法抗拒这种饮酒的渴望，总希望通过狂饮至酩酊大醉，获得快乐。竖着耳朵听内幕消息是很容易的事，让别人明确告诉你如何快乐，而你只轻松照办，是世上能让你快乐的第二好方法，因为要满足内心的欲望必须先迈出非常大的一步。与其说是因求胜心切而被贪婪蒙蔽，倒不如说是因不愿动脑筋而被希望束缚。

你不单在外行人中可发现顽固不化、追求内幕消息的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堂的专业交易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因为我从不给别人内幕消息，所以别人老是误解我。如果我对一般人说“沽出 5 000 股钢铁公司股票”，他会马上照办。可是，如果我告诉他我看淡整个股市，然后详细说明我的理由，他会心不在焉，我说完后，他会对我怒目而视。因为我只是表达自己对大市的意见，没有好心直接给他明确的消息，浪费了他的时间。在华尔街，好心的人俯拾皆是，他们爱把数百万美元塞进朋友、熟人和素不相识的人的口袋里。



消息来源越远越可靠

人人都深信奇迹，这是源于人类天生爱沉醉于放纵的希望之中的。有些人经常陷入热切的希望之中。我们都知道，酒鬼常常被当做是乐观主义者的典型，而追求内幕消息的人其实也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他认为我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混蛋，因为我从不给别人内幕消息，也不知会朋友。好多年前的某一天，他跟一个报纸记者交谈，闲谈间那名记者提到他得到可靠消息说G. O. H的股价会上涨。我的经纪朋友立刻买入1 000股，结果股价下跌，他在止蚀前亏损了3 500美元。一两天后，他碰见这位报纸记者，这时他依然怒火中烧。

他抱怨说：“你到底给我的是什他妈的内幕消息！”

记者问：“什么消息？”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就是关于G. O. H的，你说消息来源可靠。”

“我是说过。那公司的一位董事告诉我的，他是财务委员会会员。”

这位怀恨在心的经纪问：“哪位会员？”

记者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便告诉你吧。他就是你的岳父——威士莱克先生。”

这位经纪大声嚷道：“你到底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说的是他！你害我损失了3 500美元！”他不相信家人提供的内幕消息。消息来源越远越可靠。

老威士莱克是一位成功、富有的银行家和发行商。有一天他碰到约翰·W·盖茨。盖茨问他有什么消息。老威士莱克粗声粗气地回答道：“如果你按我给你的消息操作，我就告诉你；否则，我不想白费口舌。”

盖茨高兴地承诺说：“我当然会照您说的办。”

“沽出雷丁公司股票！必定有25个点的利润，甚至更多，但25个点的

利润绝对有。”威士莱克威严地说。

“我非常感激你。”有“打赌一百万”盛名的盖茨热情地与他握手后，便朝着自己的经纪行方向走去。

威士莱克专门研究雷丁公司，对该公司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内幕人士有联系，所以对他来说，该股的情况就像一本翻开的书，人人都知道这点。此刻，他建议这位有西部投机者之称的盖茨沽空雷丁公司。

然而，雷丁公司的股价不断上涨，在几周内涨了差不多 100 个点。有一天，老威士莱克在街上恰好碰见约翰·W·盖茨，但他假装没看到盖茨，继续往前走。约翰·W·盖茨追上他，满面笑容地把手伸过去，老威士莱克茫然地和他握手。

盖茨说：“多谢你给我雷丁公司的内幕消息。”

威士莱克皱着眉头说：“我没有给你任何内幕消息。”

“你确实给过，还是让我赚钱的消息，我赚了 6 万美元。”

“赚了 6 万美元？”

“当然！你忘记了吗？你告诉我应沽出雷丁公司股票，所以我买入！威士莱克，我总是把赌注押在你的内幕消息上赚钱。”约翰·W·盖茨高兴地说，“总是这样！”

老威士莱克望着这位坦率的西部人，佩服地说：“盖茨，要是我有你的头脑，我应该会很富有啊！”

一顶帽子定买卖

有一天，我碰见著名的漫画家 W. A. 罗杰斯先生 (W. A. Rogers)，经纪都非常欣赏他的华尔街漫画。多年来，他在《纽约先锋报》(New York



Herald) 每日刊登的漫画都给成千上万人带来欢乐。他给我说过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之前。有一晚，他与一位经纪朋友在一起，离开时这位经纪从衣帽架上拿起自己的礼帽，那圆顶帽子形状与他的一模一样，戴起来很合适，所以他以为是自己的礼帽。

当时的华尔街，人们想的谈的都是美国与西班牙。是否开战。如果开战，股价就会下跌；而股价下跌与其说是美国人的沽盘大，倒不如说是持有美国证券的欧洲人的沽售压力更大。如果是不开战，那就一定要买入股票，因为在那些夸张失实的报道的大肆渲染下，股价大跌，股市低迷。接着，罗杰斯先生给我说了以下故事：

“我的经纪朋友，前一晚我还到过他的家，翌日他站在交易所里，内心焦虑地斗争着，盘算着究竟该看涨还是看跌。他权衡了利弊，但没法分辨谣言及事实，也没有可靠的消息能给他指引。他一会儿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觉得战争不可能发生。他的困惑令他身体燥热，他取下礼帽，擦擦冒汗的额头。当时，他还未能决定是买还是沽。他正好朝帽子里看了一眼，看见帽子里印有‘WAR’（这是罗杰斯姓名的缩写，也有‘战争’的意思）的金色字母。这正是他需要的预感。难道是老天通过帽子给他内幕消息吗？于是，他沽空大量股票。后来，两国正式宣战，他在股价大跌时平仓，赚了一大笔。”

然后，W. A. 罗杰斯用一句话结束了故事：“我一直都没能取回那顶帽子！”

一再被骗的笨蛋

不过，我听过的内幕消息故事中，这一个最妙。这故事与证券交易所最著名的会员之一 J. T. 胡德 (J. T. Hood) 有关。有一天，一名场内交易员



波特·沃克（Bert Walker）告诉他，自己卖了个大人情给大西洋及南方公司（Atlantic & Southern）的一位著名董事，作为回报，这位感激他的内幕人士告诉他尽量买入大西洋及南方公司的股票。董事正打算采取措施，抬高股价至少 25 个点。所有董事都没有参与这一交易，但大部人都肯定会按所期望的投下赞成票。

波特·沃克推断股息率将会上调。他把这消息告诉朋友胡德，然后他俩各买入数千股大西洋及南方公司股票。这只股票在他们买入前后都很疲弱，可是胡德却说，这形势很明显是让内幕集团吸纳股票，而这个内幕集团的首脑正是那位感激波特的朋友。

翌日是星期四，收市后，大西洋及南方公司的董事开会通过了股息。这只股票在星期五早上开市后 6 分钟内急跌了 6 个点。

波特·沃克气极了，他去找那位感激他的董事。这位董事对此感到遗憾，也非常后悔。他说自己忘了曾叫波特·沃克买入，所以忘了通知他董事会的主导派别已改变那计划。这位极懊悔的董事很急切地想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给了波特另一个消息。他耐心地解释说，他有几位同事想廉价买入股票，与他当初的判断相反，他不得不屈服，才赢得他们的表决。现在他们都累积了全部的货，股价必定会上涨。现在买入大西洋及南方公司，绝对是双重保证。

波特不但原谅了他，而且还热情地与这位地位显赫的金融家握手。当然，他赶快去找他的朋友兼难兄难弟胡德，与他分享这令人高兴的内幕消息。他们准备大赚一笔。之前，有消息说这只股票会上涨，所以他们买入。可是，现在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15 个点。情况很明显。因此，他们联手买入 5 000 股。

就好像他们敲响了下落的钟声，这只股票应声急跌。很明显，是内幕

人士在沽空。这两位专家十分肯定地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胡德沽出他们的 5 000 股。沽出后，波特·沃克对他说：“要不是那个该死的人前天去了佛罗里达州，我会狠狠地揍他一顿。真的，我会这样做，你跟我来。”

“去哪儿？”胡德问。

“到电报公司去。我要给那可恶的人发一封电报，叫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走吧。”

胡德跟着去了。波特带着他到了电报公司。想着他们 5 000 股的损失，波特就极度气愤，写了一篇臭骂那人的经典之作。他读给胡德听，读完后说：“他很快便知道我对他的看法。”

他正要把电报递给那名候命的电报员时，胡德说：“波特，等等！”

“怎么了？”

胡德诚恳地劝说道：“我不会将这封电报发出去。”

波特厉声叫道：“为什么？”

“他必会暴跳如雷。”

“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波特一边说一边惊讶地望着胡德。

可是，胡德还是不同意地摇了摇头，十分认真地说道：“要是你发出这封电报，我们就再也不能从他那儿得到内幕消息了！”

这件事是由一名专业交易员告诉我的。这个时候，谈论那些接受消息的笨蛋还有什么用？人们接受内幕消息，不是因为他们是大吹大擂的笨蛋，而是因为他们老是满怀希望。老罗斯切尔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致富的诀窍远比投机有用。有人问他在交易所赚钱是不是非常困难时，他回答说恰恰相反，他觉得非常容易。

问的人反驳说：“那是因为你太有钱了。”

“根本不是。我只是找到一个容易的方法，然后坚持。这样不赚钱也难。

如果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的秘诀。那就是：我从未在低谷时买入，而且总是很快便沽出。”

投资者的类型五花八门。大部分人都很喜欢存货及利润数据，以及各种其他数据，好像这些都代表事实和明朗的因素。人性因素反而被认为是最微不足道的，人们会尽量少地考虑它。很少人喜欢独自交易，但在认识的投资者中，最聪明的人是一位宾夕法尼亚州荷兰人（Pennsylvania Dutchman），他后来到了华尔街，经常与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往来。

他是很好的调查者，是个不屈不挠的人。他常常自问自答，而且喜欢凭自己双眼观察事物，别人的观察对他不管用。多年前，他看来持有不少的亚特奇森公司（Atchison）股票。不久后，他开始听到有关这公司及其管理层令人不安的报道。他听说，总裁瑞恩哈特先生（Reinhart）不但不是位人人称道的了不起人物，而且是个穷奢极欲的人，他的粗心大意会把公司迅速推向困境。算账的日子终有一天会到来，在劫难逃。

透露真相的信纸

对于这位荷兰人来说，这种消息是生死攸关的。他匆匆赶到波士顿拜访瑞恩哈特先生，问他几个问题，包括他听到的指控。然后询问亚特奇森——托皮卡及圣塔菲铁路公司（Atchison, Topeka & Santa Fe Railroad）总裁这些话是不是真的。

瑞恩哈特先生不但坚决否认了这些指控，而且透露了更多。他开始以数字证明指控他的人都是居心叵测的骗子。这位荷兰人要求精确的资料，而总裁都给了他，巨细无遗地向他表示公司的业务及财政如何稳健。

这位荷兰人谢过瑞恩哈特总裁。他返回纽约后，立即沽出所有亚特奇森



公司的股票。大约一星期后，他用闲置的资金大手买入特拉华—兰卡万纳及西部铁路公司（Delaware, Lackawanna & Western）股票。

多年后，我们在谈论幸运的股票交易时，他举了自己的例子，并解释是什么原因令他这样做。

他说：“我注意到，瑞恩哈特总裁在写下数据时，从他的桃木书桌的文件格上拿了几张信纸。信纸是精美的厚亚麻布纸，上面印有美观的两色信头。这种信纸不但昂贵，而且贵得没有必要。他在信纸上写了几个数字，向我说明该公司若干部门到底赚了多少钱，或证明他们如何缩减开支，降低运营成本，然后把那张昂贵的信纸卷成一团丢进废纸篮内。没多久，他想向我说明他们引进的经济效益措施，于是他又伸手拿了一张印有两色信头、美观的新信纸。写了几个数字后，又丢进废纸篮内！想也不想就浪费那么多钱，令我想到，如果总裁是这种人，他不太可能坚持聘用或奖励节俭的助手。于是我非但不接受他的说法，而且相信了别人的话，相信他是个穷奢极欲的人。我沽出了持有的所有亚特奇森公司股票。”

物尽其用的总裁

“数天后，我正巧有机会到特拉华—兰卡万纳及西部铁路公司。这家公司的总裁是老山姆·斯隆（Sam Sloan）。他的办公室接近大门，而且他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着。那时候，只要到特拉华—兰卡万纳及西部铁路公司的总公司，人人都会见到公司总裁坐在他的座位上。任何人要是做生意，都可以走进去，马上跟他谈生意。财经记者曾告诉我，他们跟老山姆·斯隆说话不必转弯抹角，只管问问题。不管其他董事在股市上有多着急，他都会直截了当地回答‘是’或‘否’。

“我走进去时，看见这老人正忙着。我最初以为他在拆信，但走近他的

办公桌后，才看到他在做什么。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日常习惯。当邮件经分类、拆开后，他不会把空信封扔掉，而是命人收集起来，拿到他的办公室。他空闲时，会拆开信封，那么他便有两面纸可用——两面都是未用过的白纸。他会把这些纸堆起来，然后命人分发出去，用来代替草稿便条纸作计算之用，就像瑞恩哈特先生用精美信纸为我计算一样使用。他既没有浪费空白信封，也没有浪费自己的空闲时间。所有的东西都物尽其用。

“我想到，如果特拉华—兰卡万纳及西部铁路公司有这种总裁，该公司所有部门的管理都会符合经济效益。因为总裁会注意！当然，我知道这个公司派发固定股息，拥有良好的资产。我尽我所能买入特拉华—兰卡万纳及西部铁路公司的股票。自此，股本加倍，又增至四倍，而我的年度股息与我最初的投资一样多。我现在仍然持有特拉华—兰卡万纳及西部铁路公司的股票。至于亚特奇森公司，我目睹了总裁为了用数字向我证明他不是挥霍无度的人，把印有两色信头的亚麻布纸一张一张地扔进废纸篮内。几个月后，该公司果然被人接管了。”

这个故事是真人真事，而且这位荷兰人买入的其他股票，论收益，没有一只可与特拉华—兰卡万纳及西部铁路公司的相媲美。

第十七章 令人啧啧称奇的预感





我有一位挚友，最爱说关于我有预感的故事。他总是认为我可以凭着预感行事，不需要分析，只需盲目跟随自己不可思议的念头，就能在最佳时机离场。他最爱胡诌的一件事，是关于一只黑猫。他说这只黑猫在早餐桌上，告诉我要沽出持有的大量股票，我得到这只小猫的消息后，就心情不好，坐立不安，直至沽出所有买空的股票才心安。我差不多在最高价时脱手，这自然令我这位固执的朋友的预感理论言之有理。

那时我正好去了华盛顿，游说几位美国国会议员，诉说对我们横征暴敛是何等不明智，当时我没有太在意股市。我沽出自己股票的决定事出突然，所以才让朋友有机会胡言一番。

报价机灵感

我承认，偶然的确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念头推动我在股市上做某些事，但这与我是买空还是沽空股票无关。有了这个念头，我一定要离场才安心。我自己有时想，其实这是因为看到许多警告信号，或者没有一个清晰有力的信号令我有明确的理由解释自己的一时念头。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报价机灵感”（ticker-sense）。老一辈交易员说詹姆斯·基恩（James R. Keene）以及他的前辈曾经锐意培养这种灵感。我承认，这种警告信号通常都很灵验，而且非常及时，分秒不差。不过，在这个特殊例子中，没有什么预感，那只黑猫也与此无关。

朋友对所有人都说，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心情烦躁，但我想那是因为对议员失望才不高兴。我知道，我不能说服那些跟我会晤的国会议员，委员会没有正视向华尔街征税的问题。我不是想阻止和逃避股市交易的征税，只是想建议使用一种不会令资深股票操作手，比如我，觉得不公、不明智的税项。我不想让美国杀了可以在公平待遇下生很多金蛋的鹅。或许我的游说失败使

我恼火；再者，面对不公平课税的业务，我对前景也很悲观。不过，我会告诉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牛市之初，我看好钢铁和铜的市场前景，所以看涨这两个股票类别。我开始吸纳股票，开始买入5 000股犹他州铜业公司（Utah Copper）的股票，后来该股表现不太令人满意，于是决定停止买入。该股走势不对劲，令我覺得买入是不聪明的。我想当时它的价格大约是114美元，我也在差不多的价格买入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的股票。因为它的表现如我所愿，第一天我就买入2万股。我按照以前说过的方法交易。

钢铁公司的表现继续如我所料的发展，于是我不断吸纳股票，直到手上持有总共7.2万股为止。不过，我在犹他州铜业公司的持股只有最初买入的股票，持仓从未超过5 000股，这只股票的表现无法吸引我再多买入些。

大家都知道后来如何发展的。大牛市到来，我知道股市正在上涨，整体市况对我有利。即使股票已经大幅上涨，我的账面利润也不容小觑。报价机仍继续大声宣告：“还没升完！还没升完！”我抵达华盛顿时，纸带仍然对我这样说。当然，当天较晚时候，即使我仍然看涨，但已经不算打算增加自己的持仓。与此同时，股市的走势明显对我有利，因此我没有必要整天坐在报价板前，时刻盼望着得到离场的信号。除非出现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否则在撤退的号角吹响前，股市会表现得犹豫不定，或者以其他方式让我准备好应付逆转的市况。这就是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与国会议员会面商谈的原因。

与此同时，价格仍在不断上涨，这表示离牛市结束之日越来越近。

我不会去寻找牛市结束的确切日期，这远非我能力所及。可是，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在留意着信号。总之，我一向如此，而且已经习以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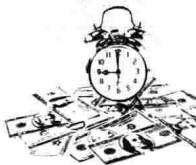
从不靠预感沽货

我不能保证这是信号，但我似乎察觉有些不妙。在我全部沽出的前一天，我看见股价居高不下，不禁想到自己的账面利润以及持仓规模，又想到说服国会议员公平、明智地对待华尔街却无功而还。可能当时种子就这样埋在我心底。一整晚，潜意识里都想着这件事。翌日早上，我想到股市，不知道当天股市的表现如何。我到公司去，看到的倒不是价格不断攀升，拥有非常满意的利润，而是股市非常庞大，吸纳能力强大。在这种市场，我可以沽出任何数量的股票；当一个人持有大量的股票，他必定会留意能把账面利润兑现，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尽量减少利润损失的机会。根据经验，人总可以找到把利润兑现的机会，这通常都是在走势临近尾声时出现。这可不是靠纸带分析或预感。

当然，那天早晨，我发现当天的市场可以让我毫不费吹灰之力沽出所有股票，于是我就沽出了。当你沽出时，沽出 5 万股并不比沽出 50 股更聪明或更勇敢；不过，在股市最萧条时，沽出 50 股不会引起价格暴跌，但任何一只股票沽出 5 万股，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拥有 7.2 万股美国钢铁公司股票。这可能不算是庞大的持仓，但是你总不能在沽出那么多的股票时而不损失一些可观的账面利润。虽然只是账面利润，但若损失一点，就如同失去了银行存款一样令人心痛。

我的利润总共约 150 万美元。当合适的时机到来，我便能获利，但这不是我对自己做得对的主要理由。股市会证明我的对错。对我来说，这才是令我满足的根源。

情形是这样：我成功沽出全部 7.2 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平均沽出价只是较当日及大市最高价低 1 个点。事实证明我准确掌握了时机。不过，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沽出 5 000 股犹他州铜业公司股票，股价下跌了 5 个



点。请回想，我在同一时间买入那两只股票，我明智地建立美国钢铁公司的持仓，由2万股增至7.2万股，也很明智地没有增加犹他州铜业公司的持仓，仍然保持原来的5 000股。我之前没有沽空犹他州铜业公司股票，是因为我看好铜业的前景，加上当时正值牛市。我认为，即使我没有在该股大赚一笔，犹他州铜业公司股票也不至于令我蒙受很大的损失。至于预感，当时一点也没有。

股票交易员的训练就像医学教育。医生必须花很长时间学习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和其他十多种旁系科目。他学会理论后，开始终身实践。他观察各种病理学现象并进行分类，还学习诊断。如果他的诊断正确（诊断是否正确视他的观察是否准确而定），他对疾病结果的预测应该很出色。要谨记，人类难免会出错，而且有始料不及的因素令他的诊断无法百分百准确。接下来，随着他的经验累积，他不但学会做正确的事情，而且会马上做好，因此许多人都会以为他凭直觉行事。这真的不是凭直觉行事，他是根据多年来对这种病例的观察才诊断出病情；他诊断出病情后，自然能根据经验以合适的方式进行治疗。人们可以传播知识，用卡片将所搜集的数据进行分类，但绝不能传承经验。一个人也许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他行动不够迅速，还是会输钱的。

交易员的必备条件

观察、经验、记忆和数学，这些都是成功交易员必须依靠的东西。他不但必须观察准确，而且得时刻记住自己观察的事物。不管他对于人类的非理性有多强的个人信念，也不管他多肯定自己能经常察觉意外的发生，他也不能毫无根据地在不能预期的事情上下赌注。他必须根据可能性下赌注，尝试预测这些可能性。在投机游戏中，经过多年的实践，持续不断地钻研，以及长期的记忆，交易员能够在意外发生时、预料的事出现时，马上行动。

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强的数学能力和异常准确的观察事物的能力，但如果他没有经验和记忆，也会在投机中失败。此外，医生要时刻追赶科学发展的步伐，聪明的交易员也一样要永无休止地钻研大市，尽量掌握各种可能影响市场走势的发展脉搏。经过多年的交易，他便会养成保持消息灵通的习惯。他的行动几乎是自动反应。他获得的宝贵的专业态度，能助他战胜股市！专业、业余交易员或偶尔交易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发现记忆力和数学对我非常有用。在华尔街赚钱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通过处理事实和数据来赚钱。

我说过，一个交易员必须时刻保持消息灵通，而且对所有市场及所有市场发展都采取绝对专业的态度。我不厌其烦地再次强调，预感及不可思议的“报价机灵感”与成功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资深交易员能够行动迅速，事前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的行动争辩，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不过，他们的理由都是合理、充分的。因为资深交易员经过多年的工作，能从专业角度思考及观察，善用一切，搜集理论，根据事实总结原因。我将在下文说明我一直提到的专业态度是指什么。

凭经验沽出小麦

我一直掌握期货市场的发展，这是多年来的习惯。正如你所知道的，政府的报告显示，冬天小麦的产量与去年相当，而春天的小麦产量比1921年多。种植状况改善了很多，我们可能比往常提早收获。当拿到种植状况的数据时，我以数学方法预测在产量方面会出现的情况。我也马上联想起煤矿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问题，因为我总是考虑与市场有关的所有因素。

我立刻想到，罢工会影响到各地的货物运输，也一定会对小麦的价格有

负面影响。我是这样考虑的：由于罢工引起交通瘫痪，冬天的小麦运到市场必定会大大延迟，到运输情况改善时，春天的小麦已准备启运。这表示，当铁路能够大量运输小麦时，就会同时延迟运输冬天的小麦和早春的小麦，大量小麦便会一下子涌到市场。这就是事实。而交易员与我一样预料到了这一极可能会发生的事，于是暂时不会看涨小麦价格。除非价格跌到非常低水平，令购买小麦成为不错的投资，否则他们不会买入。市场上缺乏购买力，价格应该会下跌。经过上述的思考，我必须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还是错。正如老帕特·赫尔尼爱说的名言：“你不下赌注，就永不知道结果。”除了看淡市场及沽空之外，其他行动都是浪费时间。

根据经验，市场的走势是交易员最好的指南，就像医生给病人量体温、脉搏，观察眼球颜色和舌苔厚薄一样。

这时，一个人应该能够在 0.25 美分的价格范围内买卖 100 万蒲式耳小麦。那天，我沽出 25 万蒲式耳小麦，以便测试市场，了解交易时机，结果价格下跌了 0.25 美分。由于市场反应不明确，没有告知我想知道的事，于是我再次沽出 25 万蒲式耳。我注意到吸纳的数量很零散，买盘是由许多手凑成 1 万或 1.5 万蒲式耳组成，而不是像平时由两三宗大交易吸纳。除了这种顺势买盘（homeopathic buying）外，在我的沽压下，价格下跌了 1.25 美分。此刻，我可以不用浪费时间，立刻指出市场吸纳我的小麦的方式以及不相称的下跌，表明市场没有购买力。既然情况如此，我唯一可做的事是什么呢？自然，是沽出更大量的小麦。听从经验的指示，你可能偶尔会出错，但如果不听从，你一定会成为笨蛋。因此，我沽出了 200 万蒲式耳小麦，价格下跌得更多。数天后，市场的实际表现令我不禁再沽空 200 万蒲式耳，价格下跌得更厉害了。又过了几天，小麦价格开始暴跌，每蒲式耳下跌了 6 美分，而且暴跌不止，一直寻底，只出现了短暂的反弹。

这时，我没有听从预感，也没有人给我内幕消息。这是我对期货市场习



以为常的专业心态，这种专业心态往往为我带来利润。这种心态来自我多年的交易经验。我钻研，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交易。当纸带显示我的交易方向正确时，我的职责就是增加自己的持仓，而我就这样做了。事情就是这样。

同类股票共生死

我发现，在这个投机游戏中，经验能为你带来稳定的股息收入，观察就是最好的内幕消息，而某只股票的走势就是你掌握的信息。你要观察它，然后凭着经验，你便会知道如何从与平时不同的变化中及可能性中获利。例如，我们知道所有的股票都不会同时向同一个方向移动，但同一类别的所有股票在牛市时会一起上涨，在熊市时一起下跌。这是投机界众所周知的事，也是所有自给的信息中最常识的一个，经纪行对此十分清楚，于是把这信息传递给不知情的客户，建议他们挑选同一类别中落后的股票交易。因此，如果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上涨，那么可以合理假设，克鲁斯贝尔钢铁（Crucible）、共和国钢铁（Republic），或伯利恒钢铁都会跟随上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同一类别的全部股票，贸易状况和前景应该大致相同，应该共享市场的繁荣。理论上，在市场上，每只股票都有得意之日，这点已经过无数次的经验证明了。公众会买 AB 钢铁的股票，是因为它没有上涨，而 CD 钢铁和 XY 钢铁的股票已经上涨了。

即使在牛市，如果某只股票没有表现出在牛市应有的走势，我从不会买入。有时候，我在真正的牛市中买入一只股票，但当发现同一类别的其他股票不是呈上涨趋势，我也会沽出自己的股票。为什么？根据经验，当股票类别的走势显而易见时，若我逆大势而行，实属不明智。我不能只根据确定的事物交易，必须估计各种可能性，并且预测。有一个经纪老手曾对我说：“如果我正沿着铁轨走，看见火车以时速 60 英里的速度向我疾驶而来，我会继续沿着铁路走吗？朋友，我会闪到一旁，而且不会因为这点聪明谨慎就沾沾自喜。”



表现异常的汽车股

去年，整个牛市势如破竹时，我注意到某只股票的走势有别于同一类别的其他股票，除了该股外，该类别股票与市场上其他股票同步变动。我买空相当大数量的布莱克伍德汽车公司（Blackwood Motors）股票。人人都知道这家公司的生意非常庞大，价格每天由1个点上涨至3个点，越来越多公众买入。这自然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汽车类股，所有各类汽车股开始上涨。然而，其中一只股票却停滞不前，它就是切斯特公司（Chester）的股票。它落后于其他股票，因此没多久，人们便议论纷纷，将切斯特公司的低价及疲软表现，与布莱克伍德汽车公司及其他汽车股的强势及活跃相比。公众顺理成章地听信那些打探小道消息的人、预测者及自作聪明的人，开始买入切斯特公司股票，以为它必定跟随同一类别内其他股票一起上涨。

在公众适度买入后，切斯特公司股票的价格不涨反跌。在目前的牛市中，要抬高股价应该毫无困难。想想同一类别的布莱克伍德汽车公司，是升市中最瞩目的龙头股之一，我们听到的都是各类汽车的需求节节上涨、产量创新高的消息。

因此，事情很明显，许多内幕集团在牛市中必做的事，切斯特公司没有做。他们之所以没有做通常应做的事，原因可能有两个：或许内幕集团希望在股价上涨前积聚更多股票，但如果你细心分析一下切斯特公司的交易量和性质，便会发现这个推论站不住脚；另一个他们没有推高股价的原因，是他们害怕推高该股后会卖不出去。

别人应该会想要某只股票但结果没人想要，为什么我还要买入呢？我估计，无论其他汽车公司多么兴旺，都必须沽空切斯特公司。根据经验，应提防买入那些不跟随同类的龙头股股票。

我很容易就证实，切斯特公司不但没有内部买盘，而且竟然有内部沽

盘。此外，还有其他征兆，警告我不要买入该公司股票，不过我需要的唯一信息，就是它与市场表现不一致，这又是纸带显示给我的暗示。这就是我沽空切斯特公司股票的原因。

不久后的某一天，这只股票暴跌。后来，我们从正式途径得知，内幕人士深知该公司的情况不妙，所以真的沽出该股。像平时一样，股价下跌后才披露原因。可是警告信号在下跌前就已经出现，我留意到了。我不知道切斯特公司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跟随预感，只知道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警告信号早就出现

几天后，我们从报纸上得到消息，说圭亚那金矿公司（Guiana Gold）的走势引起关注。这只股票曾在场外证券交易所以 50 美元或接近 50 美元交易，后来于证券交易所上市，刚挂牌时的交易价约 35 美元，然后开始下跌，最后跌破 20 美元。

此时，我绝不会形容这种跌势为“轰动一时”，因为这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要是你去查询，你便可以了解该公司的历史。很多人都知道这点。我听闻事情是这样的：一家由六位极有名气的资本家及著名银行组成的财团成立了。其中一个成员是贝拉岛开发公司（Belle Isle Exploration Company）的老板，他给圭亚那金矿公司贷款逾 1 000 万美元现金，并收取债券及圭亚那金矿公司（Guiana Gold Mining Company）总共 100 万股中的 25 万股作为回报。这只股票以股息为基础上市，并且大肆宣传。贝拉岛开发公司的人认为是套现的好时机，于是召集银行家代为销售 25 万股，这些银行家安排销售该股及他们自己的部分持股。他们想委托一名专业人士操纵市场，他只要在 36 美元以上出售这 25 万股，便可获得 1/3 的利润作为报酬。

我知道，这个协议已经拟定好并准备签署，但在最后一刻，银行家决定



自己负责推销，以节省这笔费用，因此他们组织了一个内部集团。银行家以 36 美元认购贝拉岛开发公司的 25 万股，然后以 41 美元在市场沽出。内幕集团一开始便向自己的银行业伙伴支付 5 个点的利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其中奥秘。

显然，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个交易似乎是很有把握的事。我们正进入牛市，圭亚那金矿公司所属类别的股票，是市场龙头股之一。该公司效益极好，并定期支付股息，加上保荐人的声誉良好，令大众以为圭亚那金矿公司几乎等同投资股。我听说，该股票一直向上涨至 47 美元，有大约 40 万股已售给公众。

黄金股走势强劲，但圭亚那金矿公司股价开始下跌，下跌了 10 个点。如果集团正销售股票，这现象也无可厚非。但不久后，华尔街开始流传说该公司的情况令人不甚满意，而且资产与保荐人的高期望不符。当然，股价下跌的原因昭然若揭。可是，在原因揭开之前，我得到警告信号，并采取行动测试圭亚那金矿公司的市场反应。该股的表现与切斯特汽车（Chester Motors）股票的表现如出一辙。于是我沽出圭亚那金矿公司股票，股价再跌，我沽出更多股票，价格继续跌。该股的表现重蹈切斯特汽车的覆辙，也跟我记录的客观历史的十多只股票的表现一样。根据纸带的显示，有些问题出现，令知道内情的内幕人士回避买入该股，他们深知自己在牛市不买入自己股票的原因。另一方面，不知情的局外人正在买入，因为他们认为沽出价曾经超过 45 美元的股票下跌至 35 美元或更低，看起来相当便宜，加上仍然派付股息。该股很超值。

接着消息传来，就像平时的重要市场消息一样，在公众知道之前，我就取得消息。报道证实了该公司开采出无矿岩，而不是含量丰富的矿石。报道只不过向我解释了内幕人士早前沽空的原因。我本身不是因收到这个消息而沽出股票，因为很早以前我已根据股票表现沽出了。我关心的不是什么哲学



道理。我是个交易员，只寻找一个信息：内部买盘。该公司没有任何内部买盘支持，我无需知道内幕人士没有趁股价下跌买入的原因，但了解到他们没有计划进一步操纵股价令其上涨，就已经足够了，因此必须沽空该股。公众已经买入了差不多 50 万股，而股权的唯一变动，就是从一帮希望止蚀而沽出的无知局外人，转到另一帮想赚钱而买入的无知局外人。

我说这个故事，不是想说教，我只是想强调研究类别股的表现非常重要，同时说明大大小小、经验不足的交易员如何无视这些教训。

不只在股市上，在期货市场也可从纸带的显示中获得同样的警告信号。

平反败局的度假之旅

我在棉花市场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看淡股市，适度地沽空，共沽空 5 万包棉花。我的股票交易为我带来利润，我却忽视了棉花交易。到我知道后，我的 5 万包棉花已经亏损了 25 万美元。正如我之前所说，我的股票交易非常有趣，也交易得很出色，因此不想分心。每当我想起棉花交易，就会对自己说：“我会等待调整时平仓。”棉花价格轻微调整，但正当我决定止蚀平仓时，价格再次上升，而且不断攀升。所以，我重新决定，再等一会儿，然后把注意力放回股票交易上，专心致志。最后，我平仓，在股票交易上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然后我就到美国温泉城（Hot Springs）休息度假。

这次度假使我第一次真正静下心来处理棉花交易中亏损的问题。这交易不利于我。有很多次我看来可以获利。我注意到，每当有人大笔沽出时，市场都会大幅调整，但差不多同一时间价格会反弹，甚至创新高。

最后，我待在温泉城几天后，亏损了 100 万美元，而且涨势没有停止，仍然节节上涨。我反思所有自己做过的事、没有做的事，然后对自己说：“我一定错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决定立刻离场。因此，我平仓，损失了大约

100 万美元。

翌日早上，我打高尔夫球，什么事也不想。我在棉花交易上失策了。我判断错误，也已经对自己的过失付清代价并结账了。此刻，我非常关心棉花市场。当我回到酒店吃午餐时，先到经纪行看看报价。我看见棉花已下跌 50 个点。这不算什么，不过我注意到，这一次抑制价格上涨的抛售压力缓解，但价格并没有反弹，不像数周以来的表现。这显示，当时的最小阻力线向上，而我却视而不见，因此损失了 100 万美元。

然而，导致我承担重大损失平仓的原因，不再是充分的理由了，因为平日的实时强劲反弹已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沽出 1 万包棉花，然后等待时机。不久，市价下跌 50 个点。我又多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回升。这时我已经饥肠辘辘了，所以我走进餐厅，点了一份午餐。侍应还没上菜前，我跳了起来，跑到经纪行，看到没有反弹，于是又沽出 1 万包。我等了一会儿，高兴地看到价格又跌了 40 多个点。这表示我的交易正确。我返回餐厅，吃了午餐后，返回经纪行。那天棉花价格没有再回升。当天晚上我离开了温泉城。

打高尔夫球的确令人愉快，可是我在沽出和平仓棉花时都出错，因此，我必须恢复工作，回到我可以安心交易的地方。市场吸纳我首个 1 万包棉花的方式，令我再沽空 1 万包；市场吸纳第二个 1 万包的方式，令我确信市场开始逆转。这就是市场表现的差别。

我抵达华盛顿，到了由我的老朋友塔克负责的经纪行。我到那儿时，市价进一步下跌。我之前出了错，现在我更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判断正确。所以，我沽空 4 万包，市价又跌了 75 个点，显示市场缺乏支持。那天晚上，收市价更低，原来的购买力明显已经消失，不知道市场处于什么水平才会再出现购买力，但我对自己持仓的看法信心十足。翌日早上，我开车离开华盛顿去纽约，用不着匆忙了。

到达费城时，我开车到一家经纪行。在那儿看到棉花市场出了问题，价格暴跌，引起了小小的恐慌。我等不及回纽约了。我打长途电话给经纪，替我补回淡仓。我接到报告，发现自己差不多已经弥补了上一次的损失。我继续开车到纽约，沿途没停下来再看报价。

与我同游温泉城的一些朋友，到了今天，还谈论我在餐桌前突然跳起来，第二次沽出 1 万包棉花的情景。不过，这次肯定也不是预感，而是一时的念头。不管我上一次的过失有多严重，我深信沽出棉花的时机已到，因而兴起这一时的念头。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我的大好良机。潜意识可能继续活动，替我下结论。在华盛顿做出沽出的决定，来自我的观察。根据我多年来的交易经验，最小阻力线已由向上转为向下。

我并没有因棉花市场拿走我的 100 万美元而心怀怨恨，我也不因自己犯错而痛恨自己，更不会因在费城平仓弥补亏损而沾沾自喜。我的交易头脑只关心交易问题，我很有理由认为，我是凭自己的经验及记忆力来弥补第一次的损失。



第十八章 与内幕人士角力



在 华尔街，历史总是不断重演。我曾经趁斯特雷登垄断玉米市场时补回淡仓，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在股市上故技重施。该股是热带贸易公司（Tropical Trading）。不论对它是看涨还是看跌，我都赚到过钱。这只股票总是交投活跃，是爱冒险的交易员的爱股。报纸屡次指责该公司的内幕集团，说他们更关心股价的波动，而不是鼓励长期投资。有一天，一位我认识、最能干的经纪说，即使是伊利公司（Erie）的丹尼尔·茱（Daniel Drew）及制糖公司的海维梅尔（H. O. Havemeyer），也比不上总裁穆立根及他的朋友设计的妙计，可以从热带贸易公司的市场中榨取那么多的利润。他们经常怂恿“空头”沽空热带贸易，然后彻底把他们排挤出去。在操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怨恨及恐惧，不亚于遭水压机压榨的感觉。

令人忙个不休的“热带贸易”

当然也有人说，热带贸易的交易历史中曾出现某些“声名狼藉的事件”，但我敢说，批评的人都曾受过震仓之苦。场内交易员既然经常饱受内幕人士作弊欺凌，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参与这种游戏呢？至少有一个原因，他们喜欢忙得不可开交，在热带贸易上，的确可以令你忙个不休。股价不会长期呆滞不动，不必询问或说明理由，不必浪费时间，不必因等待预告的走势开始而感到不耐烦。除了当卖空的股份总额非常庞大，令股票变得稀有珍贵之外，市场上总有足够的股票流动。市场每分钟都能承受这只股票！

当时我像平常一样，到佛罗里达州过冬。我忙着钓鱼，非常愉快，除了收到一叠报纸之时，其他时间都把市场的事抛诸脑后。一天早上，当一周两次的邮件送来，我看看股票报价，发现热带贸易的沽出价是 155 美元。上一次，我见到的报价大约是 140 美元。我认为熊市即将到来，我在等候时机，准备沽空股票，但是股市没有疯狂乱冲。所以我来这里钓鱼，不理睬报价机。我知道真正的时机来临时，我必定会回去。与此同时，不管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根据我那天早上收到的报纸，热带贸易的表现是市场中的异数，令我看淡股市的看法更加坚定。因为面对步履蹒跚的大市，内幕人士抬高热带贸易的股价，实在愚蠢之极。有时候，榨取利润的过程必须暂停。少有交易员喜欢将反常事情计入有利因素而进行预测，对我来说，推高这只股票就好像是大错特错的事。没有人犯了这么重大的错误却能够逃避惩罚，在股票市场也绝不例外。

我看完报纸后，继续钓鱼，但是心里不断盘算着热带贸易的内幕人士有什么打算。他们注定会失败，就像一个没有带降落伞的人从20层高的大厦天台跳下，一定会粉身碎骨。我心里只想着这件事，最后放弃钓鱼，向我的经纪发出一封电报，叫他以市价沽出2 000股热带贸易。之后，我继续放心钓鱼，而且收获颇丰。

那天下午，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电报的回复。根据我的经纪报告，他们在153美元沽出2 000股热带贸易。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我在跌市沽空，本应该这样做。不过，我再也不能专心钓鱼了。我开始考虑所有的理由去解释热带贸易为什么应该随着大市下跌，而不是因内部操纵而上涨，然后才发觉自己离报价板太远了。因此我离开钓鱼场，回到棕榈海滩，或者说回到有专线直通纽约的地方。

我一到棕榈海滩，看到被误导的内幕人士仍然奋力抬高价格，我就再沽空2 000股热带贸易，让他们接货。报告到来后，我又沽空2 000股。市场的表现非常好，在我的沽压下股价下跌。一切都让我感到满意，我乘车离开。但是我不高兴，越是想到自己没有沽空更多的股票，就越不高兴。所以我又返回经纪行，再沽出2 000股。

我沽出这只股票后，才觉得心安。这一会儿，我就沽空了1万股。然后我决定返回纽约。我现在有事情做了，钓鱼可以留待日后再做。

遇上危险竞争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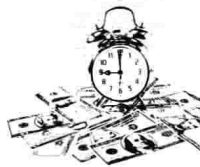
抵达纽约时，我打定主意要了解这家公司的实际业务及展望，经了解后，强化了我的信念，确定内幕集团抬高股价是非常鲁莽的做法。不论根据大市的基调还是该公司的利润情况，该股上涨都是不合理的。

该股上涨虽然不合理，而且时机不对，却吸引了一些投资大众跟随买入，无疑鼓励了内幕人士继续采取那种不明智的策略。因此，我沽空更多的股票。内幕集团终于停止了 this 愚蠢的做法。我根据自己的交易方法，一次又一次测试市场，最后我一共沽空了 3 万股热带贸易公司股票。当时的价格是 133 美元。

有人提醒我，说热带贸易内幕集团知道每一张股票在华尔街的下落，而且准确知道沽空的规模、沽空者的身份，以及其他策略上的重要事实。他们都是些精明而能干的交易员。总而言之，这个组合是危险的对手。不过，事实就是事实，而且股市大势就是我最强的盟友。

当然，由 153 美元滑落至 133 美元，淡仓增加了，在调整时买入的普罗大众，开始像平常一样争论一番：这只股票在 153 美元或以上时，人们视之为适宜买入的好股，现在下跌了 20 个点，必定是更佳的买入目标。同样的股票，同样的股息率，同样的高级职员，同样的业务，真是极好的便宜货！

公众的买盘，减少了流通在外的股票供应量，内幕人士知道许多场内交易员沽空这只股票，认为对震仓有利的时机来临，于是把价格推高至 150 美元。我猜想会有很多人平仓，但我依然按兵不动。为什么呢？内幕人士可能知道还有一笔 3 万股的淡仓尚未平仓。但是我为什么要害怕呢？令我开始在 153 美元沽空，并且一直沽空到 133 美元的原因强而有力。内幕人士可能想迫使我平仓，但他们无法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



基本条件为我而战。要做到大胆与耐心并存并不困难。投机者必须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判断。纽约棉花交易所前任主席、《投机的艺术》(*Speculation as a Fine Art*)的作者、已故的迪克逊·G·沃兹(Dickson G. Watts)说过：投机者的勇气，只不过是按自己的决定而为的信心。对我来说，我不怕犯错，除非证明我错了，否则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事实上，除非我好好利用自己的经验，否则我便不会安心。在某一段时间，市场的走势未必证明我出错，只有升跌才能判断我在市场上的持仓是对还是错。我只能靠我的知识获胜。如果我失败了，也是咎由自取。

故技重施揭破烟幕

从133美元上涨至150美元的涨势，没有吓倒我令我平仓。不久，这只股票一如预期，再次开始下跌。跌破140美元后，内幕集团才开始撑盘。他们的买盘，与大量跟这只股票有关的利好传言一致。我听说这家公司的利润相当惊人，足以令该公司提高固定的股息率。此外，据说淡仓相当庞大，“世纪震仓”即将打击一般的“空头”阵营，尤其是那些沽空过了头的操作员更会遭受严重打击。他们把股价抬高10个点时，我没法告诉你，我所听闻的事何其多。

对我来说，这些操作似乎并不特别危险，但当股价触及149美元时，我认定，任由华尔街把到处流传的利好消息当真，对我来说，不是聪明的做法。当然，对于惊惶失措的“空头”或在经纪行靠道听途说的内幕消息交易、容易受骗的客户来说，我或任何其他资深的局外人都不能说服他们。最有说服力的反驳，就是纸带所显示的事实。人们在不相信一个活人的书面保证的时候，更遑论会相信一个沽空3万股的“空头”说的话。那时，他们便会相信纸带所显示的事实了。所以，我故技重施，再次采用斯特雷登垄断玉米市场时我使用的策略。那时，我沽出燕麦，令交易员看淡玉米。这次又是有赖经验和记忆力的效用。

内幕集团推高热带贸易的股价，借以吓退“空头”。我没有试图沽空该股阻止升浪。我已经沽空了3万股，在流通在外的股票数目中，这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我认为，沽空是明智之举。股价第二次回升，好比他们专为我设下绞索，催促我把头伸进去，我却不打算自投罗网。热带贸易触及149美元时，我就沽空约1万股赤道商业公司（Equatorial Commercial Corporation）股票。这家公司持有大量的热带贸易股份，但赤道商业不如热带贸易交投活跃。

一如我所料，在我的沽盘下，赤道商业的股价急速下跌，而我的目的也已达到。热带贸易的利好小道消息甚嚣尘上，而听信这些消息的交易员及经纪行的客户，在眼见热带贸易上涨的同时，发现赤道商业却出现庞大的沽压，股价大跌。他们很自然会推论，热带贸易走势强劲只是烟幕，是操纵出来的涨势，目的明显是帮助内幕人士在赤道商业进行内部清算。赤道商业是热带贸易公司的最大股东，热带贸易一定在赤道商业持有好仓及内幕人士股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外人，会想到热带贸易股价走势强劲时，会有人沽空这么多股票。因此他们沽出热带贸易，阻止该股上涨，内幕集团理所当然地不想承接所有有沽售压力的股票。内幕集团停止撑盘时，热带贸易的股价便立刻下跌。交易员和主要经纪行也沽出一些赤道商业的股票，于是我借机补回自己的淡仓，获得小额利润。我最初沽出这只股票不是要从中赚钱，而是要阻止热带贸易的涨势。

热带贸易的内幕人士和勤奋的公关人员，屡次在华尔街散布各种利好消息，设法抬高股价。每次他们这样做，我就沽空赤道商业，然后当热带贸易调整并波及赤道商业时才平仓。此举挫败了操纵者。热带贸易的股价下跌至125美元，淡仓增至非常庞大的地步，使内幕人士能够把股价推高20、25个点。虽然我预测到这次反弹，却没有平仓，因为我不想失去自己的持仓。赤道商业配合热带贸易的涨势，同步上涨。在此之前，我大量沽空赤道商业，结果跟平常一样，证明了热带贸易的利好消息都是假的。热带贸易最近出现惊人的涨势后，利好消息更加甚嚣尘上。

顺势而为击败对手

这时，大市已经相当疲软。正如我之前所说，我确信熊市已经来临，所以我才在佛罗里达州钓鱼时沽空热带贸易。我也沽空相当多其他公司的股票，但是热带贸易是我最爱沽空的。最后，在股市整体状态疲弱的情况下，内幕人士也无法力挽狂澜，热带贸易股价暴跌，多年来首次跌破 120 美元，然后跌破 110 美元，进而跌破票面值，可是我仍然没有平仓。有一天，整个股市极为疲弱，热带贸易跌破 90 美元，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我平仓了，理由跟以往一样！市场交易量庞大，市况偏软，沽盘远远超过买盘，这时我便有可乘之机。虽然我这样说，别人或许会以为我在一味吹嘘自己的聪明，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差不多是在跌市最低价时把自己的 3 万股热带贸易沽盘平仓。不过，我没有想到要在最低价平仓，只是想把自己的账面利润套现，而在转换过程中不要损失太多。

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持仓正确。我没有逆市场大势及基本条件而行，而是恰恰相反，我顺势而为，因此我这么肯定过度自信的内幕集团最终会失败。别人尝试过的事，它们跟着做，结果以失败收场。即使我跟任何人一样，知道惯常的反弹即将来临，也不会因此而被吓倒。我知道，只要我坚持到底，最后的结果会远比设法平仓，然后在较高的价格建新淡仓好得多。我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持仓，赚了超过 100 万美元。这并不是靠预感、高明的纸带分析技巧或固执的勇气，也不是凭自己的聪明或自负，而是我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知识就是力量，即使谎言印在纸带上，力量也无惧谎言。股价很快便回落了。

一年后，热带贸易再度被推高至 150 美元，在这个价位徘徊数星期。整个市场的升浪势如破竹，应该到了大幅调整的时候，不再是牛市了。经过测试后，我很肯定。热带贸易所属的类别股，业务强差人意，总之我看不出有什么利好因素，即使市场上其他股票仍然上涨，我的看法也不变，更遑论



它们根本没有上涨。所以，我开始沽空热带贸易，打算一共沽空 1 万股。在我的沽盘下，股价暴跌。我看不到有任何支持，接着，买盘的特质突然改变了。

我先在此声明，我说自己可以看得出支持买盘出现的时间，并不是想把自己说成是什么奇才。我突然意识到，纵使这只股票的内幕人士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道德义务要维持股价上涨，不过他们现在在跌市中买入该股，肯定有蹊跷。他们不是无知的笨蛋，也不是慈善家，更不是想推高股价以便在场外市场出售更多证券的银行家。虽然我自己和其他人都沽空，但股价还是上涨。我在 153 美元时，把 1 万股平仓；到 156 美元时，我还买空，因为那时候纸带显示最小阻力线向上。我看淡整个股市，我面对的是某只股票的交易状况，而不是一般的投机理论。

这只股票的价格飞涨至 200 美元以上，是那年最轰动的股票。不论广播还是印刷媒体报道，都说我因为震仓损失了 800 万到 900 万美元。事实上，我不但没有沽空，而且一直向上买空。其实，我持有的时间略久，所以流失了一些账面利润。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吗？因为我认为，假如我是热带贸易的内幕人士，他们必然会这样做。不过，我不必深究这件事，因为根据眼前的事实交易是我的分内事，而不是我认为别人应当会做的事。



第十九章 操纵者的黄金年代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谁最先把“操纵”这个词，与大量销售证券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这些销售过程其实无异于一般的商品推销，只是应用在证券交易所而已。由此看来，垄断市场再以低价买入目标股票，也属于操纵。不过，这种操纵不同，未必落到要采用不法手段的地步，但难免涉及一些别人会认为不正当的事。在牛市中，如何大量买入一只股票而不推高股价？这就是问题症结。如何解决？这视多方面的因素而定，没有特定的解决方法，除非你说：以很熟练的操纵方法或者可以。有例子吗？这要视市况而定。相信你也说不出更好的答案。

成功在于重复犯错

我对自己各方面的交易都有浓厚的兴趣，当然也汲取别人和自己的经验。不过，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从下午收市后在经纪行之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中学习如何操纵股票了。昔日的大部分招数、手段、权宜之计不是已经过时，就是非法、行不通了。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条件已经改变，丹尼尔·茱、小雅各布（Jacob Little）或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在50年前或75年前能做的事，即使是巨细无遗的事迹，也没有什么聆听的价值。今天的操纵者不再需要考虑这些前人所做的事，以及如何做的，就好比西点军校（West Point）的学生不必学习古人的箭术来提升弹道学的实践知识。

另一方面，研究人性因素却有好处。人们都倾向相信自己认为会发生的事，以及容易（其实是怂恿自己）受贪念支配，或轻易受一般人的草率、斤斤计较的态度影响。恐惧与希望始终不变，因此，投机者的心理状态始终都有其研究价值。武器不停变革，但是战略依然是战略，无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在战场上，都是一样。我认为，托马斯·伍德洛克（Thomas F. Woodlock）对整个情况的总结最为一针见血，他说：“股票投机要成功，大前提是假设人们在将来仍会重蹈覆辙。”

在股市顺畅时，参与股市的公众数量达到高峰，根本不需要巧妙的技术，所以不必浪费时间讨论是操纵还是投机。这好比想找出同时落在对面街上同一屋檐下的雨滴有什么不同一样没有意思。笨蛋总是希望不劳而获，股市在顺畅的日子，总是很轻易地勾起人们爱赌博的天性。而人类的贪念，加上市况一片繁荣，便激发起这种天性。希望轻松赚钱的人总会付出代价，这证明了在这个利欲熏心的地球上，不劳而获根本不存在。起初我听到别人说以前的交易情形和手段时，常常认为19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人比20世纪00年代的人好骗。可是，最近的报纸上确实还可看见一些骗局或一些对赌行经纪破产案，也能看到笨蛋的数百万美元积蓄无声无息地付诸东流。

垄断代价沉重

我初到纽约时，人们为洗仓（wash sales）及相互委托（matched orders）大惊小怪，因为这些手法已经被证券交易所勒令禁止。有时候“洗仓”（washing）太明显，骗不了别人。每当有人想“清洗”某只股，经纪便会毫不犹豫地“洗仓盘很活跃”。正如我之前说过，当一只股票在片刻间下跌2到3个点，目的是在报价机纸带上确立跌势，令无数在对赌行买空该股的交易员亏损，把他们微薄的保证金一扫而光，交易员不止一次称该现象为“对赌行推动力”。至于自行相互委托，采用起来总会有一些疑虑，因为难以令经纪商互相协调并同步操作。这些手段全都违反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多年前，一位著名的操作手取消了沽盘，却没有取消相互委托的买盘，结果一位不知情的经纪在几分钟内就把股价炒高了25个点。他的买盘一停止，就以同样速度急跌。这种手段的原意是要营造交投活跃的景象。以这么靠不住的方式操作，是差劲的交易。即使是最优秀的经纪，如果你想让他继续当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就不要把他当作知心朋友。此外，税项也令所有涉及虚假交易的活动比昔日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根据字典，“操纵”的定义包括“垄断”、“囤积”。时至今日，垄断、囤积可能源于操纵或竞买。例如：1901年5月9日，北太平洋公司的垄断明显就不是操纵：斯图兹（Stutz）公司的垄断对各相关人士来说，无论在金钱还是声誉上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且这次不是刻意操纵的垄断。

在著名的垄断例子中，其实很少有垄断可以为主事者带来好处。范德比尔特海军准将（Commodore Vander-bilt）为在哈林公司（Harlem）的垄断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家伙值得从很多想欺诈他的“沽空”赌徒、刁难的国会议员和市议员手中赚得数百万美元，这确实是他应得的。另一方面，杰伊在西北公司（Northwestern）的垄断中亏钱。迪肯·怀特在兰卡万纳公司的垄断中赚了100万美元；吉姆·基恩（Jim Keene）在汉尼拔及圣朱欧公司（Hannibal & St. Joe）的交易中亏了100万美元。要通过垄断赚钱，当然要以成本较高的价格，把累积的持股推售出去；而且空头的规模一定要相当大，才能容易造成垄断。

虚荣心造就垄断

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半世纪前的大操作手这么热衷使用垄断。他们都是有能力、经验丰富、机警的人，不会像小孩般轻信其他操作手的“好心”。可是，他们作茧自缚的次数却多得惊人。一位聪明的老经纪告诉我，所有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操作手，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策划一次垄断。许多情况下，垄断源于虚荣，也有的是因为想要报复。总而言之，被指出是他成功垄断某只股，其实等于承认他的智慧、勇敢和财力；垄断就像给主事者有高人一等的权利，让他以全胜姿态理直气壮地接受同业的赞美。相比未到手金钱利益，这些原因推动主导垄断的人全力以赴，在冷静的操作手身上，竟然是这种病态的虚荣心作祟。



那个年代，竞争激烈，人们认为损人利己是一件会带来乐趣、不会令人不安的事。我之前说过，我不止一次逃过了震仓，这不是因为我拥有不可思议的报价机灵感，而是因为我大致可以看出不同时候的买盘特质，令我不会轻率沽空。我靠的是常识测试，当年的人一定也这样做过。老丹尼尔·茱以前经常把其他人震出去，这些家伙向他沽空伊利公司的股票，却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老丹尼尔·茱本人又在伊利股票上被范德比尔特海军准将震出去。当老丹尼尔求饶时，这位海军准将冷酷地引用“大空头”不朽的经典打油诗：

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出售，
若不买回，唯有当阶下囚。

(He who sells what isn't his'n, Must buy it back or go to prison.)

华尔街很少有人记得一位操作手的事迹，他是在华尔街引领风骚的巨擘。他能青史留名，似乎是因为他创造了“掺水股”(watering stock)这个名词。

安迪生·杰罗姆(Addison G. Jerome)是1863年春季公认的公开市场交易(Public Board)之王。有人告诉我，人们认为他的市场内幕消息可媲美银行里的现金。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是一个出色的交易员，赚了几百万美元。他非常慷慨，到了穷奢极欲的地步。他在华尔街也拥有广大的支持者。直到号称“沉默威廉”(William the Silent)的著名资本家亨利·吉普(Henry Keep)出现，在旧南部公司(Old Southern)的垄断中，把杰罗姆震了出去，令他损失几百万美元。顺带一提，吉普是享负盛名的罗斯维尔·弗劳尔(Gov. Roswell P. Flower)州长的姐夫。

惹不得的操控者

过去的大部分垄断中，操纵的主要手段是不让他人知道你正在垄断这只股票，而他人正被蛊惑说沽空这只股票。垄断的主要目标是同行专家，因为大众不喜欢沽空。令这些聪明的专家沽空这些股票的原因，跟今天令聪明的专家沽空的原因大致相同。除了不守信用的政客在准将于哈林公司的垄断沽盘之外，我从目睹的经历中猜测到，专业交易员沽空股票都是因为股价太高。至于他们认为股价太高的原因，是这只股票的价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所以不宜买入。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适宜沽空。这听来很新潮，对吧？他们想到的是价格，而范德比尔特海军准将想到的是价值！多年后有老前辈告诉我，每当人们想要形容一贫如洗的时候，总是说：“他沽空哈林公司！”

很多年前，我碰巧与杰伊·古尔德的老经纪闲聊。他认真地跟我保证，说古尔德先生是最不平凡的人，连老丹尼尔·莱也心有余悸地说：“给他碰到便死定了！”他胜过古今所有的操纵者。他成就非凡，绝对是金融奇才。这点毫无疑问。即使相隔这么多年，我还是可以看出他拥有适应新环境的惊人本领，这一本领对交易员非常宝贵。他轻松自如地改变攻防战术，因为他关心资产的操纵多于股票投机。他操纵是为了投资，而不是改变市场。他早就看出赚大钱要靠拥有铁路，而不是在证券交易所大堂内操纵铁路公司股票。

他当然善用股票市场，但我猜这是因为股市是最快、最容易地快速轻松赚钱的地方，而且他需要数以百万计的钱，就像美国西部铁路大王老柯立斯·亨廷顿（Collis P. Huntington）总是缺钱，因为他需要的钱，往往比银行家愿意借给他的钱还要多出2000万、3000万美元。有远见但没有钱，是痛苦的事。有钱，远见就代表成就；有远见也有钱就代表权力、金钱、成就等等。

操纵者充斥市场

当然，操纵者不限于当年的大人物，也有大量次要的人物。我记得一位老经纪跟我说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 1860 年代初的手法和道德的。他说：

“我对华尔街最早的记忆，是第一次到金融区时的情形。家父要到那儿办事，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带了我一起去。我们沿着百老汇街（Broadway）走。我还记得我们转入华尔街，再向前走，就在我们走到布罗德街（Broad）或者是拿索街（Nassau Street）的时候，来到现在的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Company）大楼所在的街口，我看到一群人跟着两个男人。第一个男人向东走，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后面跟着另一个男人，这个人脸色通红，一只手粗暴地挥动着帽子，另一只手在空中握拳挥舞。他大叫大嚷地喊：‘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吸血鬼！你知道资金的价格是多少吗？吸血鬼！吸血鬼！’我看见有人从窗口探头出来。当年还没有摩天大厦，但是我敢肯定二三楼的人都伸长脖子在看。”



“家父问怎么回事，有人答了几句，但我没有用心听。我只顾着紧紧抓住家父的手，以免人群把我俩分开。人群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聚过来，我心感不安。怒目而视的人从拿索街、布罗德街，以及华尔街东西两面冲过来。最后我们挤出了人群，家父跟我解释说，那个喊着‘吸血鬼！’的是某某人，我已经忘记了那人的名字，但是他是市内最大的内幕集团股票操作手。据悉，除了小雅各布之外，他输过、赢过的钱，是华尔街最多的。我记得小雅各布的名字，是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叫这个名字很有趣。另一个被人叫做‘吸血鬼’的人，是一个声名狼藉、占住别人资金的人。我也忘了他的名字。但是我记得他长得高高瘦瘦、脸色苍白。当年，内幕集团经常以借钱的方式，或者说，减少证券交易所借款人可得借款，来占住别人的资金。他们会借钱，然后取得保付支票，但他们不会把钱取出来用。这当然是

操纵。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操纵的形式。”

我同意这位老先生的话。这是我们今天已不存在的操纵方式。

最出色的操纵者

华尔街仍然津津乐道地谈论出色的股票操纵者，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位交谈过。我不是指领袖人物，而是指操纵者。他们都是我之前时代的人物。不过，我初抵纽约时，詹姆斯·基恩（James R. Keene）正如日中天，是所有操纵者中最著名的。那时我还是个少年，只关心如何在一家声誉良好的经纪行里延续我在故乡对赌行中取得的成就。当时，基恩忙着炒作美国钢铁公司股票。这是他在操纵上的杰作。那时候，我没有操纵的经验，并不真正了解操纵、操纵的价值或意义，而且我对操纵知识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如果我真的想到，我一定会视它为经精心包装过、以快速手法骗钱的伎俩。在这些骗术中，对赌行用在我身上的，是最低层次的。自此，我在操纵方面所听闻的，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推测和怀疑，猜测的成分多过明智的分析。

熟识基恩的人当中，不止一人曾告诉我，说他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胆、最聪明的操作手。这真是了不起，因为出色的交易员有好几位，现在全都被人遗忘了。不过，他们毕竟曾叱咤一时！他们凭着报价机纸带，从默默无闻之辈成为炙手可热的金融界名人，但小小的纸带无法令他们经久不衰、名留青史。无论如何，基恩无疑是当时最出色的操纵者，而那时候也是一段漫长而多姿多彩的日子。

他利用股票游戏的知识、操作手的经验，以及他本身的才能，为海维梅尔兄弟提供服务。他们想让基恩替美国制糖公司营造市场。当时的基恩一文不名，否则他会继续独自进行交易。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投机者！他在美国制糖公司股票的操作成功，令这只股票成为股市交易宠儿，令他们买卖容



易。此后，他屡获邀请负责操纵联营集团。我听说，在这些内幕集团的操纵中，他从来不要求，也不接受报酬，但像该联营集团其他成员一样支付自己的所占部分。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当然全部由他负责。通常双方之间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流言。他与惠特尼·瑞恩（Whitney-Ryan）派系不和，就是起源于这些指责。操纵者很容易遭伙伴误解，他知道自己的需要，但伙伴不然。从我的个人经验中，我非常理解这点。

沽出 75 万股震撼市场

1901 年春天，基恩成功操纵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但他这最辉煌的成就没有留下准确的记录，实在是一件憾事。根据我的了解，基恩从来没有跟摩根先生谈过这件事。摩根的公司与塔伯特·泰勒公司（Talbot J. Taylor & Co.）交易，基恩则以这家公司作为总部。塔伯特·泰勒是基恩的女婿。我相信，基恩得到的报酬一定包括工作乐趣。那年春天，他在自己炒热的市场中交易，并赚了数百万美元。这事已广为人知。他告诉我的一位朋友，说他数周内为包销财团，在公开市场上沽出超过 75 万股。

只要考虑两件事，就知道有这样的成绩已不俗：第一，这只股票是未经交易的新股，公司的市值比当时美国的国债总额还要高；第二，在同一个市场里，里德（D. G. Reid）、利兹（W. B. Leeds）、穆尔（Moore）兄弟、亨利·菲利普斯（Henry Phipps）、弗里克（H. C. Frick）及其他钢铁业巨子，同时也向公众沽出数十万股。

当时整体市况对他有利，不单实际交易如此，市场气氛及他无限的财力后盾，都令他成功。当时不仅是大牛市，而且空前兴旺，人们兴奋的心情似乎难以再现。后来，卖不出去的新发行证券触发市场恐慌。曾经在 1901 年被基恩炒高至 55 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普通股，1903 年的沽出价是 10 美元，1904 年更跌至不到 9 美元。

操纵手大胜金融巨子

我们无法分析基恩的操纵行动，因为没有他的著作，也没有准确、详细的记录。例如：他操纵联合铜业公司（Amalgamated Copper）的情况，一定很有意思。罗杰斯（H. H. Rogers）和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尝试在市场上沽出多余的股票，可惜不成功。最后他们要求基恩替他们推售持股，他也同意了。不要忘了，罗杰斯是当时华尔街最能干的企业家之一，而威廉·洛克菲勒是整个标准石油（Standard Oil）集团最大胆的投机者。他们的资源几乎用之不尽，也拥有崇高的名声，以及在股市游戏中累积了多年的经验。然而，他们还是需要基恩的帮忙。我提这件事，是要让你知道，有些工作确实需要由专家去办。这是一只备受追捧的股票，由美国最优秀的资本家保荐，却卖不出去。要沽出去，必须牺牲大量金钱，威望也会大大受损。罗杰斯和洛克菲勒有足够的智慧，认定只有基恩才能够帮助他们。

基恩马上动手。他要在牛市中，以大约票面值的价格沽出 22 万股联合铜业公司股票。他沽出内幕人士的持股后，公众还继续买入，价格又上涨了 10 个点。内幕人士看到大众踊跃买入这只股票，反倒看好自己沽出的股票。市场上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罗杰斯真的曾建议基恩买空联合铜业公司。若是说罗杰斯打算把持货脱手给基恩，大概不可信。罗杰斯太精明了，一定知道基恩不是容易受骗的人。基恩按照平时的方式交易，股价大涨后，逐步大量沽空。当然，他按自己的需要及每天不同的股价小波动来控制自己的战术。股市如战场，我们要谨记战略与战术之别。

基恩最信任的人之一，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擅长用假蝇钓鱼的人。前些日子，他告诉我，在联合铜业公司一役中，基恩总是会在某一天发现自己没持货，因此他不得不吸纳一些股票，抬高价格。翌日，他买回数千股。再过一天，他整体上沽出。然后他完全不理睬市场，看看市场如何自行变化，也让



市场习惯这种情形。当他真正要沽出持股时，正如我所说，他会逐步沽出。股民总是憧憬会有反弹，除此之外，沽空者也要平仓。

在这场交易中与基恩关系最密切的人告诉我，基恩替罗杰斯和洛克菲勒沽出持股，替他们赚到约 2 000 万或 2 500 万美元的现金。罗杰斯给了他一张 20 万美元的支票。这件事令你想起百万富翁的太太，给纽约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 House）的女清洁工 50 美分，酬谢她替自己找到价值 10 万美元的珍珠项链。基恩把支票退了回去，附上一张客气的便条，说他不是股票经纪，而且他很高兴可以帮他们一把。他们保留支票，回信向基恩表示他们很乐意再度跟他合作。不久，就是罗杰斯好心地给基恩内幕消息，要他在 130 美元左右，买入联合铜业公司。

时势造就的英雄

詹姆斯·基恩真是出色的操作手！他的私人秘书告诉我，当市场对他有利时，基恩先生很容易发脾气；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发脾气时会说些冷嘲热讽的话，令对方难以忘记。不过，当他亏钱时，心情却最好，仿佛是世上最得体的人，不但表现亲切、风趣，而且妙语连珠。

他拥有成功投机者必备的超群智力。他从不质疑纸带的报价。他非常大胆，但绝不鲁莽。如果他发现自己出错，转瞬之间便会纠正。

从他的时代开始至今，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已改变很多，旧规则的执行也比以前严格得多，在股票买卖和利润上也增添了许多新的税项，因此投机游戏看来与以往有很大分别。基恩巧妙的赚钱手法，现在不能再使用了。此外，我相信，华尔街的商业道德已经提升到较高的水平。不过，说句公道话，基恩在美国金融历史上不论什么时期，都会是一名出色的操纵者，因为他是优秀的股票操作手，对投机游戏了如指掌。他有这种成就，是时势造就的。



无论是1922年、1901年还是1876年，他的事业会一样成功。1876年，他从加州初抵纽约，两年内便赚了900万美元。有些人的步伐远比一般人快；不管大众变化多大，这些人注定是领导人才。

事实上，变化绝对没有想象的那么剧烈。回报也不是很高，因为这不再生是开拓性的工作，因此不是开拓者的回报。在某些方面，操纵比以前更容易；但在另一方面，却比基恩时代困难得多。

毫无疑问，广告是一种艺术，而操纵就是一种通过纸带媒介传播的广告艺术。纸带应该显示了操纵者希望读纸带的人看到的事。事情越真实，便越有说服力，广告效果也就越好。例如，今天的操纵者不但要令一只股票看起来表现强劲，而且要令这只股票真的表现强劲。因此，操纵必须建立在完善的交易原则上。凭着这些原则，基恩成了如此了不起的操纵者。他一开始就是高明的交易员。

第二十章 双重身份的操纵者





“**操**纵”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很卑鄙的事，它需要一个别名。假如操纵过程中没有误导，操纵的目的只是大量沽空股票，那么操纵过程本身就没有什么诡秘或不正当的地方。毫无疑问，操纵者必须在投机者中找到买家，他的目标是那些想为自己的资本赚到庞大回报的人，这些人愿意承担比较高的投资风险。他们都清楚知道这些，但当不能轻松赚钱时，他们便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别人。我是不会同情这种人的。这种人赚钱时，十分精明；但亏钱时，就指责别人是骗子，是操纵者！在那一刻，从这种人嘴里说出来的“操纵”两个字，暗指别人作弊，就像用有暗记的纸牌作弊一样。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操纵者的金科玉律

通常，操纵的目的是要形成“市场能力”。所谓“市场能力”，就是在任何时候，能以某一个价格，沽出极大量的股票。当然，联营集团可能因市况逆转而发现，除非大贱卖，否则他们无法沽出股票。这时他们可能决定雇用一位专业人士，相信他的技术和经验可以让他们有序撤退，而不是仓皇溃退。

你会注意到，有一种操纵是我之前没有谈及的。这种操纵的目的，是力求以最低价吸纳大量股票，例如买入股票取得控制权。我没有谈及是因为现今这种事不常见。

杰伊·古尔德希望掌握西部联合公司（Western Union）的控制权。他决定大举买入这只股票时，很多年没有出现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堂的华盛顿·康纳（Washington E. Connor）突然在西部联合公司的交易处（Western Union post）现身。他开始落盘买入西部联合公司股票时，场内交易员都笑他愚蠢，竟然以为他们这么单纯。他们高兴地把他们想要的西部联合公司股

票，全都沽给他。如果有人以为他假装古尔德先生希望买入西部联合公司，就可以推高这只股票的价格，这种招数实在太拙劣了。这是操纵吗？我想我的答案是：“是，又不是。”

正如我所说，大部分情况下，操纵的目的是要以最好的价格沽出大量的股票给公众。这不单是沽出的问题，而且是分散出货的问题。从各方面来看，一只股票由1 000人持有，明显比由1人持有好，对该股票的市场也比较好。因此，操纵者必须考虑的不只是以很好的价格买卖股票，也要考虑股票的分散程度。

如果你不能吸引大众承接你手上的股票，即使把价格推高至很高的水平也没有意思。每当经验浅的操纵者尝试在高价位把股票脱手却失败时，老前辈便会装出很有智慧的样子，告诉他：你可以把一匹马牵到河边，却不能强迫它喝水。这个说法多有创意！事实上，请牢记操纵的一项规则——股票要炒到最高价，然后一直以较低价沽出给大众。基恩及他能干的前辈都很清楚这条规则。

专业操纵者兴起

让我从头开始说起。假设有人——包销财团、内幕集团或个人，拥有大笔股票，希望以最高的价格沽出。这只股票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因此沽出股票的最佳场合应该是公开市场，最好的买家应该是一般大众。议价销售股票的工作由一个人负责，这个人是公司目前或前任合伙人，他尝试在证券交易所沽出这只股票，但不成功。他现在已经十分熟悉股市交易，或是很快就会熟悉，并知道需要一个比他经验更丰富、天资更聪颖的人来做这件事。他本身知道或听闻，有些人处理类似的交易非常成功，于是决定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他会去找他们中的一个人，这就好像生病时去看医生、需要

工程方面的技术时去找工程师一样。

假如他听说我这个人精通股市游戏，我想他会竭尽所能找出跟我有关的信息，然后安排见面，并且找适当时间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来拜访。

当然，我可能会很了解这只股票，知道它的价值。这些都是我的分内事。这也是我谋生的方法。

到访的客人会告诉我他和合伙人计划要做的事，并要求我接下这个工作。

到我说话时，我便查问我认为有需要、能令我了解这项任务的全部数据。我要确定这只股票的价值，评估它在市场上销售的可能性，加上我对目前市况的分析，以助我评估这项操作任务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所得的数据足以令我满意，我会接受这个建议，并马上告诉他我接受任务的条件。如果他接受我的条件——报酬和要求——我就立刻开始工作。

我通常会要求得到一大笔股票的认购期权，坚持要递增式的认购期权，因为这种期权对有关各方是最公平的。认购期权最初的价格略低于当时的市价，然后逐步上涨。例如，我得到 10 万股的认购期权，这只股票的报价是 40 美元。我的认购期权最初以 35 美元认购数千股，其后是 37 美元，然后是 40 美元、45 美元和 50 美元，一直上涨至 75 美元、80 美元。

如果在我的专业操纵下，价格上涨至最高价位，这只股票的需求便会相当大，我可以沽出大量的股票，那时我当然会认购该股。我赚钱了，我的客户也赚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他们付钱是看中我的技能，他们应该得益。当然，有时候联营集团可能会遭受损失，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因为若我没有获利的把握，便不会承接这项工作。今年我在一两项交易中没有那么幸运，没有赚到利润。原因有很多，不过背后另有故事，容我以后再说。



营造活跃交投

要使股票上涨，第一步就是宣传股价会上涨。听起来很好笑，对吧？你再细想一下，其实不是好笑的事，是不是？事实上，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就是你诚心诚意地希望那只股票的表现变得活跃、强劲。毕竟最后全世界最强的宣传媒介就是报价机，而最好的广告媒体就是纸带。我不必为客户出版任何宣传品，也不必告知报纸这只股票的价值，更不必说服财经评论者，向他们指出这家公司的前景。我也不需要支持者。我只要让这只股票交投活跃，便能达成这些愿望。股票交投活跃时，自然就会有人要求解释原因，而必要的理由自会出现以供刊登，根本不用我帮忙。

场内交易员只要求市场的交投活跃。只要该股交易活跃，场内交易员会在任何价位买卖任何股票。每当他们看到活跃的交易时，便会买卖数以千计的股票，而他们合起来的数量相当庞大，必定成为操纵者的第一批买盘。他们跟着你向上买入，因此在交易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是很大的助力。我知道詹姆斯·基恩以往习惯借助最活跃的场内交易员。场内交易员不但隐瞒操纵的起源，而且基恩知道这些场内交易员善于扩张业务，散布内幕消息。他常常致电场内交易员，给他们高于市价的口头承诺认购期权。这些场内交易员在套现获利时可能会帮他一点忙。基恩助他们自己赚到利润。要得到这些专业人士的拥戴，我只需令股票交投活跃便行了，场内交易员别无他求。当然，要记住，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堂的这帮专业人士，买入股票是为了沽出获利。他们不会坚持要取得很大的利润，但一定要快速获利。

我令该股票交投活跃，以吸引投机者的注意，原因已经说过了。我买入、沽出，交易员会跟着办。一个人以投机方式持有的股票给认购期权控制，当他拥有这类股票的数量与我坚持持有的一样多时，沽压通常不会很强。因此，买盘总是胜过沽盘。与其说是大众跟随操纵者的脚步，倒不如说是跟随场内交易员的行动。大众会进场成为买方，而我会满足他们对股票股

切的需求，我大致上会沽出股票。如果需求真的殷切，吸纳的数量会超过我在操纵初期被迫累积买入的股票数目。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会技术沽空这只股票。所谓的技术沽空，就是指我沽出的股票数量比我实际持有的还要多。对我来说，这样做相当安全，因为我其实是对冲自己的认购期权。当然，当大众需求减弱时，股价会停止上涨。这时我会按兵不动。

以买卖操纵供求

假设这只股票已经停止上涨，然后股市疲弱，整个股市形势可能会调整，或者某个眼光锐利的交易员，可能察觉到我这只股票根本无买盘可言，于是沽出这只股票，他的同业亦会跟随着。不管原因是什么，我这只股票开始下跌。我就开始买入，给它支持，就好像一只只有保荐、声誉良好的股票应有的支持一样。

再者，我不必累积买入股票，也能给它支持；也就是说，我不必增加持股的数目，免得后来要沽出。请注意，我这样支持股价，不会削弱我的财力。当然，在公众、交易员或两者的需求下，我便需要以较高价格把先前沽空的股票平仓。即使股价向下，该股也总有需求，这点交易员及大众也很清楚。该股在市场上的需求，有助抑制专业人士的鲁莽沽盘，以及惊慌失措的持货人平仓。这种沽盘最常见于股票缺乏支持，走势越来越疲弱之时。我的买入平仓，属稳定股价的手段。

市场扩大时，我当然在价格涨高之际沽出股票，但始终不会抑制涨势，严格符合自己的稳定股价计划。显然，我在合理、有序的涨势中，沽出越多股票，越能吸引谨慎的投机者。这些投机者的数目比鲁莽的场内交易员多很多。此外，股价难免有疲弱之时，我沽得越多，越有能力在这种时刻给该股支持。通过经常沽空，我往往有能力支持该股，而避免危及自己。通常，当

价格显示获利时，我便开始在该价格沽出。可是，我经常在没有获利的情
况下沽出，目的只是要创造或增加自己没有风险的购买力。我的工作不单是
抬高价格，或替客户沽出一大笔股票，而且也要替自己赚钱。因此我不要求客
户给我的交易提供资金。我的报酬视交易成功与否而定。

当然，以上所说的做法在实际中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既没有墨守成规，
也不会这样做。我按情况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提高股票流通量

如果想把一只股票分散出去，应该把它炒高至最高价，然后沽出。我重
复这样做，是因为这是基本原则，也因为明显大众都相信所有沽盘总是在价
格最高时出现。有时候股票会停滞不前，停止上涨，这便是沽出的时机。在
你的沽压下，股价自然下跌，而且跌得比你想象的还深，但是你可以再把股
价炒高。只要我操纵的股票在我的买盘下回升，我就知道一切都不错；有需
要时，我会信心十足买入，而且不怕使用自己的资金，正如我买入表现相同
的其他股票一样。这是最小阻力线。你还记得我关于这条线的交易理论吗？
最小阻力线确定时，我会按此而为。这不是因为我在那个特定时刻操纵那只
特定的股票，而是因为我一直都是股票操作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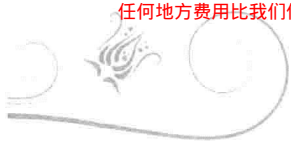
当我的买盘不能抬高股价时，我便停止买入，然后开始往下沽。即使我
没有操纵这只股票，我也会这样做。如你所知，出售股票的主要方法，是往
下沽。在股价下跌时，可以把这么多股票脱手，实在令人惊讶。

我不厌其烦地说，在操纵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股票交易员。
毕竟我在操纵中碰到的问题与操作时一样。当操纵者无法操纵股票时，所有
操纵都结束了。当你操纵的股票表现一反常态时，要立刻收手离场。不要质
疑纸带，也不要指望取回利润。当适合离场，而且代价不高时，赶快收手离场。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期货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交易指导请进 <http://www.zheip.net>

第二十一章 操纵者的没落





我很清楚这些都是泛泛而谈，不会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如果列举具体的例子，可能效果会更好。我在下文会告诉你如何把股价抬高 30 个点，以及如何只需分批买入 7 000 股，却能营造一个几乎可吸纳任何数量股票的市场。

这只股票是帝国钢铁公司（Imperial Steel），由声誉卓越的人推出上市，被公认为优质资产股。它的大约 30% 的资本经多家华尔街证券公司配售给普罗大众，但这只股票上市后，交投并不活跃。偶尔有人问及这只股票时，总会有原本包销财团的内幕成员，称赞这家公司的利润胜过预期，前景非常令人鼓舞。这也确实是事实，该股的表现也非常好，但并非真的好得令人雀跃。从投机者观点来看，该股缺乏吸引力；而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该股价格是否稳定、能否持续派发股息，都未经证实。这只股票从来没有突出的表现，股价变动也太温和，即使内幕人士发布坦率如实的报告，股价也没有随之上涨。另一方面，价格也不会下跌。

受托炒高“昏睡股”

帝国钢铁不受追捧、没有人提供内幕消息，而且股价变动有限，乐于成为一只不会下跌的股票。这只股票不会下跌，是因为没有人沽出，而没有人沽出，正是因为没有人喜欢沽空一只股权集中的股票，否则沽空者很容易受持股充足的内幕集团摆布。同样地，该股也缺乏买入的吸引力。投资者一直视帝国钢铁是一只投机股；然而投机者却认为这只股票死气沉沉。你买入的那一刻，它便好像陷入昏睡状态般，与你的投资意愿背道而驰，情况好比一个人被迫使劲拖着一具尸体一两年，有关的损失比这尸体原本的成本还要高。当难得的机会出现时，他肯定发现自己被束缚着，动弹不得。

一天，帝国钢铁公司财团的一位重要成员，代表他自己和合伙人来找

我，希望为这只股票创造市场。他们控制了 70% 的股票，希望我代他们出售，沽出价要比他们自行在公开市场沽出的要高。他们想知道我要什么条件才会接受这份工作。

我告诉他，过几天会回复。然后，我就研究这只股票，也请一些专家调查这家公司的各个部门，包括工业、商务和财务部。他们给我的报告内容客观公正。我不是要寻找优劣之处，只是要寻找事实而已。

报告显示，这只股票是很有价值的资产股。如果投资人乐意多等一些日子，公司的前景会证明以目前的市价买入这只股票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股价上涨是所有市场波动中最常见，也最合理的波动，而该股的前景被低估了。因此，凭良心以及我的信心，我没有理由拒绝承接炒高帝国钢铁公司的操纵工作。

认购期权作酬劳

我将想法告诉这个人，他到我的办公室来详谈交易细节。我开列了条件，提出我的服务报酬——10 万股帝国钢铁的认购期权。认购价格从 70 美元一直上涨至 100 美元，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笔很大的报酬，但他们应该考虑到，内幕人士肯定无法以 70 美元沽出 10 万股，即使 5 万股也无法沽出。这只股票没有市场，无论利润如何丰厚，前景如何秀丽，都吸引不到买家。此外，除非我的客户首先赚上数百万美元，否则我也拿不到酬劳。我坚持赚取的不是高得过分的销售佣金，而是公平的成功报酬。

我知道这只股票拥有真正的价值，大市乐观，因此对所有好股票的涨价有利。我认为自己会做得相当好。客户也认同我的意见，立即同意我的条件，这个交易一开始就洋溢着愉快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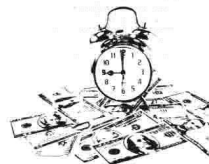
我开始时尽量保护自己。这个财团拥有或控制大约 70% 的已发行股票。我要他们把 70% 的已发行股票按信托协议存放。我不想被大股东当成垃圾堆放地。我以安全的方式牵制了他们大部分的持股后，我仍需考虑 30% 分散在外的持股，但是这个风险我必须承担。资深的投机者从不指望投机活动会完全没有风险。事实上，所有未经信托安排的股票不太可能全部一下子涌入市场，这就好比人寿保险公司的所有投保人不可能在同一天同一个小时死亡。股市和人寿保险一样，都有不成文的风险表，分别载有股市风险及人的死亡率。

我保护好自己，免受这类可避免的股市交易风险后，准备开始行动。我的目标是要提升我的认购期权价值。因此我必须推高价格，拓展一个我可以沽出 10 万股的市场。这 10 万股就是我持有认购期权的股票数目。

带动交易 制造议题

首先，我要找出，当股票上涨时，有多少股票可能涌入市场。通过我的经纪，很轻松便能办到。这些经纪很容易便能确定，在目前的市价或略高的价格，什么股票会待售。我不知道专家有没有告诉他们买卖盘记录上有什么沽盘。现在的价格名义上是 70 美元，但以这个价格，我连 1 000 股也沽不了。我甚至没有证据证明，在现价或低数个点的价格，是否有温和的需求。我必须根据经纪找到的资料行动，但这些资料足够让我知道，待售的股票数量及需求有多少。

我获得这些资料后，就立即悄悄地在 70 美元和较高的价格买入所有待售的股票。当我说“我”的时候，我指的是我的经纪。这些沽盘来自一些小股东，因为我的客户自然早已取消他们可能发出的任何沽盘，才订立信托约束自己的股票。



我不必买入很多股票，因为我知道适当的涨势会带来买盘，同时也会带来沽盘。

我没有给任何人发放有关帝国钢铁会上涨的小道消息，也不必这样做。我的工作是通过最好的宣传，直接影响市场气氛。我并不是说，永远不要做股票的宣传。宣传新股的价值，与宣传羊毛织物、鞋子或汽车的价值一样，不但一样合理，而且值得去做。准确、可靠的消息应该由大众提供，而纸带能助我达到目的。

正如我上文说过，有公信力的报纸总是设法解释市场的波动，这就是新闻。读者不单要求知道股市发生的事，也想了解个中原因。因此，操纵者不费吹灰之力，财经记者便会登载所有可得的数据及传言，而且他们会分析利润报告、交易情况及展望。简言之，他们会追查股市上涨背后的任何原因。每当记者或熟人问我对某只股票的看法时，如果我心目中有一只股票，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我不主动给予建议，也从不提供内幕消息，但遮遮掩掩地操作，也没有好处。同时我知道，所有提供内幕消息的方法当中，纸带是最有说服力的。

交替式买入沽出

当我以 70 美元或略高的价格吸纳所有待售的股票时，也减轻了这种市场压力。就交易目的而言，这便清楚显示了帝国钢铁的最小阻力线。该股的最小阻力线明显向上。观察力敏锐的交易员在交易大堂内察觉到这一情形时，便会合理地假设这只股票即将上涨。他们未必知道升幅，但知道是时候开始买入了。他们对帝国钢铁的需求，完全是因为这只股票明显的涨势。纸带是绝对可靠的看涨信息！我立刻满足这种需求，把我最初从筋疲力尽的股东手上买来的股票，沽给这些交易员。我的沽出当然是明智审慎的，我也乐

于满足这些需求。我不会在市场上强行推销自己的股票，也不想涨势太急。在这个行动中，将我所持有的 10 万股抛售一半并不会是好事。我的任务是要创造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我可以沽出我全部的持股。

可是，即使我只沽出交易员急着要买入的股票数量，市场也会暂时失去我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迄今为止一直是我稳定提供的。到了适当时机，交易员会停止买入，价格就停止上涨。这种情形一旦出现，失望的“多头”就开始沽出，而涨势一旦停止，买入理由便会消失，交易员也会沽出。不过，我对这种沽盘已经准备就绪，股价下跌时，我便会购回之前以高出几个点的价格沽给交易员的股票。我知道，这种买盘一定能够阻止跌势，当价格停止下跌时，沽盘也会停止涌现。

然后，我重整旗鼓，吸纳所有待售的股票。这些股票数量不多，价格再度开始上涨，从高于 70 美元的价格再次开始上涨。别忘了，下跌时有很多股东极渴望自己已沽出股票，但不愿在比最高点低 3 到 4 个点的价格沽出。这种投机者往往发誓说：“下次再有反弹，一定会沽出。”股价上涨时，他们落盘沽出；后来股价趋势改变，他们就改变心意。总有一些小心行事的人快速沽出获利，对他们来说，套现行动宜早不宜迟。

之后，我只需要重复这个过程，交替买入和沽出，而价格一直在稳步上涨。

将股价推高至百元

有时候，你吸纳所有待售的股票后，股价便会急升，你所操作的股票便会出现“小阳春”。这是绝佳的广告，因为涨势会令大家议论纷纷，而且会吸引专业交易员和部分喜欢交投活跃的投机大众。我认为这种人在市场中占绝大部分。我在帝国钢铁的股票上就这样做，每当价格急剧上涨带来需求，我都满足这些需求。我的沽盘总是用于限制升幅及上涨速度。我一直向下买

入，向上沽出，不单推高价格，也为帝国钢铁在股票市场开疆辟地。

我开始交易这只股票后，人们便可自由买卖这只股票了，他们可买入或沽出适当数目的股票，但又不会对股价造成过度剧烈的波动。他们毋需担心买入后股价上涨无望，或是沽出后，担心因为震仓而显得死去活来。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及公众相信帝国钢铁的市场会持续发展，这与他们对股价走势的信心息息相关。当然，交投活跃也减少了其他许多反方向发展的因素。最后，买入及沽出数以千计的股票后，我成功令这只股票以平均价沽出。到了每股 100 美元的水平时，每个人都想买入帝国钢铁，为什么不呢？人人现在都知道这是一只好股票，一直都是便宜货。涨势就是证据。一只股票既然能够从 70 美元上涨 30 个点，就可以从平均价再上涨 30 个点。这种看法很多人都认同。

在推高价格上涨 30 个点时，我只累积买入了 7 000 股，平均价格大约是 85 美元。这表示我每股赚了 15 个点，但当然，我全部的账面利润则多很多。我非常把握能获得这些利润，因为我已经创造出一个我可以沽出所有持股的市场。通过明智的操纵，这只股票的沽出价会上涨，而我拥有 10 万股的递增式认购期权，价格由 70 美元上涨至 100 美元。



成功沽出认购期权

由于外围因素，我无法执行自己的一些计划，没有把账面利润套现。如果这样看，这次的操纵一直都很漂亮，不但完全合法，而且必然成功。这家公司的资产很有价值，股票在较高的价格也不算昂贵。原来的财团中有一位成员，希望通过一家财力雄厚的著名银行，取得这项资产的控制权。对银行来说，能控制帝国钢铁公司这类生意兴旺、持续增长的公司，可能较发展个人投资者业务更有价值。后来，这家银行向我提出建议，要购回这只股票的

所有期权。这项建议意味着我将获得庞大的利润，于是我立刻接受了。当我能够全部沽出股票，获得丰厚的利润时，我总是很乐意全部沽出。我对自己在这只股票上的利润相当满意。

我在还没有沽出自己 10 万股的认购期权之前，得知这家银行聘用了很多专家，对这项资产进行更彻底的评估。根据他们的报告显示，这家银行有充分理由向我提出回购期权的建议。我仍然持有数千股帝国钢铁股票作为投资，因为我对这只股票有信心。

我操纵帝国钢铁股时，没有任何不寻常或不合理的地方。只要股价在我落盘买入后上涨，那么一切便没有问题。有时候，股票会停滞不前，但这只股票从不如此。当你发现，股票在你买入后仍没有适当的反应，你不用任何信息都应该沽出。相信你也知道，如果一只股票有价值，加上一般市况有利，即使价格下跌 20 个点，你也可以将它炒高。不过，像帝国钢铁这类股票，我从来都不必这样做。

我在操纵股票时，从不忘记基本交易原则。或许你会很奇怪，为什么我老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这一点，或者我老是说自己从不质疑纸带，或不会为市场表现而生气。你一定会认为，在交易上赚了数百万美元，而且有时在华尔街操纵成功的聪明人，肯定知道冷静投机的智慧，对吧？美国一些成功的发行商，因为市场不利于他们，便表现得像个爱发牢骚的女人，次数之多，会令你大吃一惊。他们似乎视此种情况为对他们的污蔑，但他们先是发脾气，而后便是损失金钱。

市场上传言约翰·普兰蒂斯与我不和。人们误以为原因是某宗股市交易的惊人内情，如交易出错、涉及某些欺骗事件或诸如此类，令我或他损失数百万美元。事实并非如此。

普兰蒂斯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多次给我有用的信息，我利用后都能



获利。我也给过他一些建议，他可能听了，也可能没有听。要是他听了，他会少损失一些钱。

他在组织及发起石油产品公司（Petroleum Products Company）上市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只股票上市后的表现开始时还算成功，之后整体市况逆转，这只新股的表现不如普兰蒂斯和他合伙人的预期。当基本市况好转后，普兰蒂斯成立了一个联营集团，开始操作石油产品公司。

好友委托艰巨任务

关于他的技巧，我没法告诉你更多。他没有告诉过我他如何操作，我也没有过问。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他在华尔街经验丰富，而且聪明过人，但不论做什么，都没有多大的价值。这个联营集团很快便发现不能把更多股票脱手。他必定试过所有办法，因为联营集团管理人除非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否则不会要求由外人接替，这是一般人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总之，他来找我，友善地寒暄了一会儿后，便表示他想让我负责推销石油产品公司，替联营集团出售其持股，总数稍多于10万股。当时这只股票的沽出价是102美元至103美元。

我对这件事不是很有把握，于是婉拒他的建议，但他坚持要我接受，并搬出私人理由，最后我同意了。我天生只爱支持有把握会取得成功的企业，但我也觉得一个人对朋友或熟人都有一些责任。我说我会尽力，但对这件事情没有很大信心，并且列举出我一定会遇到的不利因素。不过，普兰蒂斯只是说，他没有要求我保证为这个集团赚取数百万美元的利润。他肯定，如果我在这宗交易上能站得住脚，进展会令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满意。

就这样，我答应做一件有违自己判断的事情。正如我担心的一样，我发现情况非常棘手，主要是因为普兰蒂斯为这个集团操纵这只股票时犯过的

错；不过，时间才是对我不利的主因。我深信牛市已迫近尾声。因此，即使普兰蒂斯因市况改善而雀跃万分，但也只是短暂的“小阳春”。我担心我未能在石油产品公司股票上有很大作为之前，市场会逆转。不过，既然我已许下承诺，就决心尽力而为。

错失最佳操纵时机

我开始推高价格，小有成绩。我想自己可以把股价炒高至 107 美元左右，这样相当不错了。总的来说，我甚至沽出一些股票，数量不多，但我很高兴没有增加这个集团的持股量。除了联营集团之外，市场上还有很多人正等待小幅上涨，好让他们抛售股票，对他们来说，我是他们天赐的礼物。如果整体市况好转，我的表现会更好。没有早一点叫我操纵，实在太糟了。我认为，现在只好在尽量减低联营集团损失的情况下离场。

我请普兰蒂斯来，告诉他我的想法。不过他开始时反对。接着，我向他力陈我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我说：“普兰蒂斯，我很清楚市场的脉搏，你的股票没有人承接，不必费什么功夫便可看到大众对我的操纵会有什么反应。请听我说，你尽力把石油产品公司股票弄得吸引交易员，而且随时都提供一切需要的支持，虽然如此，但大众仍然置之不理，你就可以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这只股票有问题，而是市场有问题，逆势而行绝对没有好下场，如果你坚持这样做，注定会失败。联营集团有买家同伴时，应该愿意买入自己的股票；但当他是市场上唯一的买家时，他还买，就是笨蛋了。我每买入 5 000 股，大众应该乐于或有能力多买 5 000 股，可是现在的情况，我肯定不打算当唯一的买家。如果我这样做了，只是增加了许多我不想要的好仓。现在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沽出。沽出的唯一方法就是沽出。”

“你是说不管什么价格都沽出？”普兰蒂斯问。



“对！”我说。我看得出他准备反对。我接着说，“如果我要沽出联营集团的股票，你可以肯定价格一定会跌破平均值，而且……”

“不行，绝对不可以！”他叫嚷着说，好像我正邀请他加入自杀俱乐部一样。

我对他说：“股票操纵的基本原则是要推高股价以便沽出。不过，在上涨时，你不能大量沽出。大举沽出是要从最高股价一直向下跌时进行。我不能把你的股票推高至125美元或130美元。我希望能做到，但是根本办不到。所以你必须从目前的水平开始沽出。我认为，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石油产品公司也无法幸免。现在由联营集团沽出，造成股价下跌，总比日后由别人沽出造成暴跌好，反正无论如何股价都会下跌。”

无视市况 拒绝离场

我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大的杀伤力，但相信你即使远在中国，都可以听到他的哀鸣。对于这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这样绝对不行，这会令这只股票留下糟糕的记录，更遑论把这只股票当作银行贷款的抵押品，可能还会造成更多不便。

我再告诉他，根据我的判断，在整个市场的带领下，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石油产品公司暴跌15或20个点；而且，憧憬着他的股票能够一枝独秀，是荒唐的事。但是，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坚持要我支持这只股票。

眼前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是当年最成功的操纵者之一。他曾经在华尔街的交易上赚过数百万美元，对股票投机的认识，远远超过一般人，但他却在熊市刚出现的时刻坚持支持某只股票。当然，股票是他的，但这是一笔很糟糕的交易，它违反了我的意愿。我又跟他争论，却是徒然，他仍坚持要我落盘支持股价。



当大市偏软，真正的跌势开始时，石油产品公司自然跟随其他股票一起滑落。实际上，我不但没有沽出，还在普兰蒂斯的指示下，为这个内幕联营集团买入股票。

唯一的解释是普兰蒂斯不相信熊市已经来临。我自己深信牛市已经结束。我不但在石油产品公司上证实了自己最初的推测正确，也在其他股票上测试过。我没有待熊市确实到来时才开始沽空。我当然一股都没有沽空石油产品公司，不过我沽空了其他股票。

如我所料，石油产品公司联营持有的股票，都是他们开始时就持有的，以及为推高价格而吸纳的股票，可是这些努力都白费心机。最后他们还是平仓。但假如普兰蒂斯肯让我按自己的意思沽空，沽出价肯定不会那么低。当然也不会有别的结果。可是，普兰蒂斯依然坚持己见。我知道他的理由，他说我提出那项建议，是因为我沽空其他股票，而大市仍然上涨。那自然暗示说，如果不顾价格毅然沽出联营集团的持股，会令石油产品公司的股票大跌，而这有利于我在其他股票的淡仓。

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我看淡，并不是因为我沽空股票，而是因为我评估的市况走势如此。我只有在自己转为看淡时，才沽空股票。逆势而为是赚不到钱的，至少在股市上是如此。我沽空联营集团股票的计划，是基于自己20年的经验。根据经验，这是唯一可行和明智的做法。普兰蒂斯本来是一名非常精明的交易员，像我一样观察得很清楚。可是那时想要做任何事来补救，都为时已晚。

市况人心造就成功

我猜想，普兰蒂斯与成千上万的外行人一样，都有一种错觉，误以为操纵者无所不能。基恩最大的成就是在1901年春天，操纵美国钢铁公司普通

股及优先股。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聪明、财力雄厚，亦非因为他拥有全美国最富有的人组成的财团做后盾。这些只是他成功的部分原因，而主要原因是他顺应了整体市况及大众情绪。

违背经验和常识行事，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华尔街的笨蛋不是全都是外行人。普兰蒂斯对我不满，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生气，是因为操纵活动不是出自我的意愿，而是按他的要求行事。

若是操纵活动没有故意歪曲之处，为大举沽空股票而策划的操纵，本身不是什么不可思议、不光彩或欺骗的事。健全的操纵活动必须基于健全的交易原则。人们非常看重洗仓等旧式做法，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纯欺骗伎俩根本无足轻重。股票操纵与场外交易的股票及债券销售的区别，在于客户的性质不同，而非吸引力。摩根公司向投资大众出售债券；而操纵者则向投机大众出售大量股票。投资者追求安稳，为投资的资本寻求持续的回报，而投机者寻求快速获利。

操纵者必须在投机者当中寻找一级市场。对于投机者来说，只要有合理的机会，能够为他的资本赚取大额回报，他就愿意冒较高的交易风险。我本身从来不相信盲目赌博。我可以大笔交易，也可以小赌怡情，但不管如何，我做的每件事都必须有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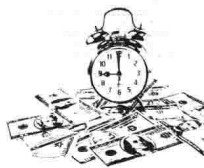
操纵者后继无人

我清楚记得自己如何从事操纵游戏，为他人推销股票。回想起这件事，让我很高兴，因为这件事反映了华尔街专家对股市操纵的态度。这件事是我“卷土重来”后发生的，也就是1915年我交易伯利恒钢铁公司股票，开始恢复财力后的事。

我的交易相当稳定，运气也很好。我从来不靠报纸做个人宣传，但也不刻意回避。同时，你也要知道，只要有哪个操作手碰巧很活跃，华尔街专家都会夸大他的成败。当然报纸听闻操作手的信息后，便把传闻刊登出来。根据这些流言所说，我屡次破产；这些权威的传闻还表示，我也赚过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我对这些报道唯一的反应，就是奇怪这些报道的来源及其是如何演变的！我的经纪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告诉我同一个故事，但每次这一故事都有一些变化，被人添油加醋，变得更加详细。

我说这些话，都是说明我是如何开始替别人从事操纵工作的。我全额还清数百万美元债务的媒体报道发挥了功效，他们夸大了我大举投机及所得的利润，令我成为华尔街的热门话题。操作手操纵 20 万股就能主导市场的日子已成过去，但是你也知道，大众总是希望能找到旧领袖的接班人。基恩以技巧高超的股票操作闻名，独自赚取了数百万美元，发行商及银行都纷纷请他代为沽出大量的股票。总之，他提供的操纵服务需求很大，因为华尔街流传着他交易成功的事迹。

但是基恩已经去世，他一度说，除非他心爱的马王“悉心派”（Sysonby）在天堂等他，否则他不会停留。另有两三个人一度有几个月创造了股市神话，他们也因长久没有大的行动，再度销声匿迹。我所指的几位大手投机者都来自美国西部，他们在 1901 年来到华尔街，通过手上的美国钢铁公司持股，赚取了数百万美元。他们实际上是超级发行商，而不是基恩那类的操作手。不过，他们极为能干、富有，从他们和朋友控制的公司的证券上取得的非凡的成绩来看，他们其实不是像基恩或弗劳尔州长般出色的操纵者。不过，华尔街仍然广泛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事迹。他们在专业人士和比较活跃的经纪行中，有一帮支持者，但他们不再积极交易后，华尔街再也找不到操纵者了。至少在报纸上看不到跟他们有关的消息。



战后市场转悲观

你应该还记得，1915年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为大牛市揭开序幕。随着市场规模扩大，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向美国购买物资，数十亿美元流入美国，令美国一片繁荣。就操纵而言，任何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为“战时新娘”创造无穷无尽的市场。很多人利用买卖合约，甚至合约的承诺，赚取数百万美元。他们不是靠着友好的银行家帮助，便是把自己的公司在场外交易所推出，成为成功的发行商。任何证券经过充分的宣传后，都会有大众买入。

随着繁盛时期逐渐消退，一些发行商发现自己在股票销售方面需要专家协助。大众因面对各类证券而被弄得心神不宁，有些人以较高的价格买入，但想出售这些未经交易的新股，并不容易。繁盛过后，大众都明白任何东西都不会再上涨，这不是因为买家变得敏锐，而是因为盲目的买盘已经结束。大众的心态已经改变，价格甚至不用下跌，大家也觉得悲观。只要市场有一段时间变得死气沉沉，就足以令市场悲观。

每次股市欣欣向荣时，总有些公司乘势冒起，成立的目的即使不全是想利用大众对各种股票的需求，主要的目的也是如此。另外也有些宣传姗姗来迟。发行商犯下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也是人，不愿看到股市暴涨的浪潮结束。此外，只要潜在利润够大，就值得冒险。当视野给欲念蒙蔽，最高点是永远看不见的。一般人看到，一只在每股12、14美元时无人问津的股票，突然上涨至30美元，后又上涨至50美元，这个水平当然是最高位了；接着这只股票又上涨至60美元、70美元、75美元。数周前这只股票的沽出价还低于15美元，现在肯定不可能再上涨了。可是，这只股票又上涨至80美元、85美元。因此，一般人如果从不考虑价值，只考虑价格，而且不是因市况来决定行动，而是由恐惧主导，他便会采取最容易的方法，不再认为涨势一定有终止之日。所以，那些外行人虽然很聪明，不会在最高位买入，

但也不能在最高位获利。在市场一片景气中，大众总是先赚取很多的账面利润，但这笔利润始终只是账面上的。

第二十二章

不可能的简单任务





有一天，吉姆·巴恩斯来看我，他不但是我的主要经纪之一，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想我帮他一个大忙。他以前从来没有求过我，所以我问他到底想让我帮什么忙，希望那是我能力所及的事，因为我确实想帮助他。他说，他的公司持有某一只股票，事实上，他们是该公司的主要发行商，推销大部分股票，因为情况有变，他们必须售出相当大笔的股票，吉姆希望我能替他推销，而这只股票就是联合炉具公司（Consolidated Stove）。

基于种种原因，我不希望跟这只股票扯上任何关系，但是我欠吉姆一些人情，而且吉姆私下求我帮忙，光是这一点，已令我无法推却。他是个好人，也是我的朋友，我猜想他的公司跟这件事牵连甚深，所以最后我还是答应尽力去做。

青年银行家上场

我总是认为，战争热潮与其他热潮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青年银行家在股市所担当的新角色。

这次市场的畅旺程度令人吃惊，每个人都知道因由。同时，美国最大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仍旧全力帮助，造就各个类别的发行商和军火商一夜间暴富。人们只需说他有一个朋友，认识世界大战协约国某委员会的成员，就会有人会送他所需要的一切资金，进行他还没拿到手的合约。我曾经听过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讲一位小职员如何变成公司的总裁，凭着借来的信托公司资金，以及一手转一手累积利润的合约，进行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大量黄金从欧洲涌入美国，银行必须找出储存这些黄金的方法。

这种交易方法在老一辈的人看来，可能会心感不安，但这时已经没有什么老前辈了。在太平盛世时，满头白发的银行行长采用的交易方式，非常可取；但在这紧一张时刻，年轻人才是中坚分子。那些银行必定能赚取到惊人的利润。

巴恩斯和他的合伙人跟马歇尔国家银行（Marshall National Bank）的年轻行长交好，深获信任，决定将三家著名的炉具公司合并，然后把新公司的股票出售给大众。几个月以来，只要票据上写着股票两个字，大众都会买入。

问题之一是炉具生产行业正处兴旺期，三家公司的普通股自成立以来，首次能够赚取到股息，大股东不愿因合并而失去控制权。在场外交易所，这些股票的销路很好，大股东想沽出多少股票都可以，他们对此很满意。然而，三家公司各自的市值太小，不足以出现大幅的市场波动，这时，吉姆·巴恩斯的公司介入，他指出三家公司合并后，其规模才足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新股会比旧股更有价值。这是华尔街惯常使用的手段，改变股票的颜色，令股票更有价值。假设一只股票难以用票面值沽出时，有时候把这只股票从一股分拆为四股，新股便能以 30、35 美元的价格沽出，相当于旧股的 120、140 美元，旧股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价位。

为发新股筹措资金

看来巴恩斯和合伙人成功说服了一些朋友参与，他们以投机方式持有相当大量的葛瑞炉具公司（Gray Stove Company）股票。葛瑞炉具是一家庞大的企业，按一股葛瑞炉具公司换四股联合炉具公司的方式合并。接着是中部炉具公司（Midland）和西部炉具公司（Western）跟随它们大型的姊妹公司，用以股换股的方式合并。这两家公司股票在场外交易所的价格大约介乎 25 美元至 30 美元之间。葛瑞炉具比较知名，而且派发股息，价格徘徊在 125 美元左右。

为了筹措资金，从坚持沽出股票套现的股东手中买入他们的持股，同时为了筹得额外的营运资金用作改革业务，以及支付宣传的费用，他们必须筹募数百万美元。因此，巴恩斯与马歇尔国家银行行长会面，行长乐意借给他

的财团 350 万美元，抵押品是 10 万股新公司的股票。据我所知，那财团向行长保证，股价不会低于 50 美元，这会是笔利润非常丰厚的交易。

发行商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时机问题。当时市场上新股发行经已饱和，他们应该看得出这点。不过，即使如此，如果他们不仿效其他公司的发行商，不奢求在股市兴旺高峰时获得不合理的惊人利润，他们终究也可以赚取到不俗的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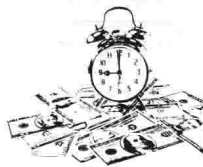
你绝不能因此轻率地以为巴恩斯和他的合伙人是笨蛋，或是经验不足的小子。他们都是精明能干的人，全都熟悉华尔街的方法，有些人甚至是非常成功的股票交易员。然而，他们的行动实在是高估了市场的购买力，毕竟购买力必须经过实际测试方能确定。他们最严重的过失，就是憧憬牛市持续得比实际时间还长。我猜想，他们轻易并迅速取得的成功，令他们没有怀疑过能否在牛市逆转前完成交易。他们都很有名，而且在专业交易员和设有电报的证券公司当中拥有很多支持者。

这宗交易的宣传极为成功，报纸大篇幅报道，把这几家企业等同于美国炉具产业，说它们的产品世界闻名，合并是爱国行动。报纸刊载极多的文章，说它们征服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市场已经指日可待。

致命过失致股价下滑

对金融版的读者来说，这家公司的董事都是知名人士，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好，匿名的内幕人士对股价表现的承诺，非常明确，且令人信服，因而为新股创造了庞大的需求。结果在申购结束时，这只以每股 50 美元公开发售的股票，超额认购 25%。

想想看！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把股价推高至 75 美元或以上，使平均



股价为 50 美元，并在这一水平成功沽出新股，这是他们预期的最理想情况。以这个水平计算，旧股价上涨约 100%。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他们却没有认真对待，由此可见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诀窍。一般智能不及专业才智的价值。发行商因这个意料之外的超额认购而非常欣喜，推断公众已到了疯狂的地步，不管任何价格、任何数量，都会买入这只股票。他们也真的很笨，配股不足。发行商下定决心要自私自利，也应该做得聪明一点。

当然，他们应该全额配股。全额配股后，配股仍有不足，占公开认购总股数的 25%。与此同时，他们可借此在支持股价之余，也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发行商本身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占据牢固的策略优势。这种优势是我在操纵股票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的。他们原本可以避免股价下跌，从而令大众相信新股的价格非常稳定，而且对背后的包销财团抱有信心。他们也应该记得，把股票售给大众后，工作还没有结束。这只是他们推销的一部分而已。

他们自认为非常成功，可是没多久，他们所犯两大致命过失的后果开始浮现。整个市场有调整的趋势，所以大众不再买入这只新股；内幕人士开始退缩，不再支持联合炉具公司股票。如果在经济衰退时，连内幕人士都不买入自己的股票，还有谁会买入呢？缺乏内部支持，一般被视为相当明确的看跌信号。

这里没必要详述统计数字。联合炉具的股价与其他股票一样波动不定，股价从没上涨超过最初的市场价格，而最初的市场价格只比 50 美元略高。最后，巴恩斯和他的朋友必须进场买入，令股价维持在 40 美元以上。在上市之初不支持这只股票，实在可惜；不过，更糟的是他们没有全数沽出大众认购的股票数量。

总之，这只股票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股价也不断下滑，直至下跌至 37 美元为止。股价在这一水平止跌，是因为银行以 10 万股为抵押品，以每股 35 美元向巴恩斯和他的合伙人贷款，所以他们必须把股价维持在这

个水平。如果银行尝试收回贷款，股价会跌至什么地步，便不得而知了。公众在 50 美元时急切买入，现在跌至 37 美元却不想要，更遑论可能会跌至 27 美元了。

为朋友收拾烂摊子

时间一久，银行过度延长信贷的事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年轻银行家的日子结束了，银行业似乎岌岌可危，突然恢复保守。过去银行家亲密的朋友，现在却被追讨还款，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与银行行长打过高尔夫球一样。

放款人不必威胁，借款人也不必恳求延长还款期限，现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好过。例如，与我朋友巴恩斯往来的银行，仍然表现得很友善，可是，情况已经变成“看在老天爷面上，请还清贷款吧，否则我们全都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如此困境下，加上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巴恩斯来找我，要求我代为沽出 10 万股，以便获得足够的资金，还清银行 350 万美元的贷款。吉姆·巴恩斯现在不指望这些股票能赚钱，即使财团亏损一点，他们也会感激不尽。

这个任务看起来无法完成。虽然股市偶尔反弹，令所有人精神一振，以为牛市快要重临，可是现在大市非常的低迷。

我回复巴恩斯，说我会研究一下，然后会告诉他，如果我接下这份工作，有什么条件。我确实研究了，但我没有分析这家公司最新的年报。我的研究只限于股市方面的问题，我不会以公司的利润或展望做招徕，而是要在公开市场里出售这批股票。在这项任务中，我要考虑的事情只是那些会协助或妨碍我的事。

例如，我发现少数人掌握太多的股票，所以很不安全，也非常令人不安心。克里夫顿·甘恩公司（Clifton P. Kane & Co.）、银行家及经纪、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持有 7 万股，他们是巴恩斯的多年好友。多年来，他们一直专注于炉具股票，因此在促成合并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客户也相信这只股票的前景不俗。前任参议员塞缪尔·戈登（Samuel Gordon）是第二笔 7 万股的拥有人，是他侄儿的戈登兄弟公司（Gordon Bros）的特别合伙人。另外，著名的乔舒亚·伍尔夫（Joshua Wolff）拥有 6 万股。这几位资深的华尔街专业人士总共持有 20 万股的联合炉具股票，他们不需要任何好心人告知他们何时应该沽出股票。

如果我有任何操纵举动以吸引公众买盘，令这只股票表现强劲及交投活跃，我可以看到甘恩、戈登和伍尔夫会减仓，且根本不是顺势减仓。想到他们的 20 万股涌入市场，一点也不会令人欣喜。别忘了，牛市高峰已过，不管我的操作技巧如何精湛，都不能创造出强大的需求。吉姆·巴恩斯对这项工作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适度回避，让我安心操纵。他在牛市苟延残喘时，给我一只举步维艰的股票，要我代为沽出。报纸上当然没有谈及牛市即将结束的事，但我和巴恩斯都知道，当然，银行也心知肚明。



与大户订立互惠协议

然而，我已经答应了巴恩斯，所以我派人去请甘恩、戈登和伍尔夫。他们的 20 万股好比传说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般岌岌可危。暴君在达摩克利斯头顶上用头发悬着一把出鞘之剑，我想我还是最好把头发换成钢链。我认为，最轻松的方法是跟他们订立某种互惠协议，当我沽出银行的 10 万股时，如果他们按协议不沽货，我就积极协助他们，设法营造一个大家都可以减仓的市场。情形本来就是这样，他们沽出 1/10 持股的同时，联合炉具公司的股价不会大跌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心知肚明，所以

从不奢望尝试沽出，我只是要求他们判断沽出的时机，并要聪明的无私，以免变成愚蠢的自私。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在任何地方，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有好报。我希望说服他们，过早或考虑不周的减仓，必定会妨碍整个减仓计划，而事情现在已迫在眉睫了。

我希望自己的建议会打动他们，因为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人，对于联合炉具股票的实际需求没有幻想。克里夫顿·甘恩公司是经纪行的掌舵人，经纪行的生意兴隆，在 11 个城市设有分行，客户数以百计。他的公司曾为不止一家的联营集团操作过。

持有 7 万股的戈登参议员，是一位巨富。对美国大都市报纸读者来说，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因为他曾经遭一名 16 岁的指甲修饰师控告违反承诺。这位指甲修饰师拥有一件价值 5 000 美元的貂皮大衣，还有被告写的 132 封信。戈登助侄儿创立经纪行，是他侄儿公司的特别合伙人。他曾经参与数十个联营集团的操作，也继承了中部炉具公司大量股份，因而获得 10 万股联合炉具公司的股票。他的持股很多，可以无视吉姆·巴恩斯轻率的看涨消息，因此他能够在市场买盘逐渐消失前，套现 3 万股。后来，他告诉一位朋友说，若不是其他大股东兼亲密的老朋友恳求他不要再多沽，为了顾及他们他才停止沽出，否则他会沽得更多。除了这点之外，正如我所说，他没有可供他减仓的市场。

第三位是乔舒亚·伍尔夫，他很可能是所有交易员中最出名的。人人都知道他是交易大堂的大手投机者之一。无论是炒高，还是压低股价，很少有人能够与他匹敌，因为对他来说，1 万或 2 万股与 200 或 300 股没有分别。我到纽约前，已听闻他的大名。他当时仿效一个赌博集团，这个集团不管在赛马场上，还是在股市上，赌博都不设限制。

人们都习惯指责他只是个赌徒，但是他在投机游戏上拥有真正的实力及天资。同时，他因对知识追求漠不关心而闻名，也因此令他成为无数趣闻



轶事的主角。当中有一个最为广泛流传的故事。

乔舒亚有一次参加所谓的上流社会晚宴，因为女主人安排失当，几位宾客开始讨论起文学，谈得兴高采烈，来不及阻止。

有一名女士坐在乔舒亚身旁，除了看见他咀嚼东西，一直没听过他开口说话。于是，她转头跟他说话，盼望听听这位金融界巨子的看法，问他说：“伍尔夫先生，你对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有什么看法？”

伍尔夫咽下食物说：“我从未在交易场外谈交易所的股票！”

说服大户成立财团

这三位就是联合炉具公司三大个人股东。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如果能够组成一个财团，筹募一笔现金，并且以略高于市价的价格给我该股的认购期权，我会尽力创造市场。他们立刻问我需要多少钱。

我回答说：“你们持有这只股票很久了，都对这只股票无能为力。你们三位一共拥有 20 万股，你们也很清楚，除非你们能够创造市场，否则根本没有机会把这只股票脱手。要吸纳你们手上的持股，必须有相当大的市场，而且最好拥有足够的现金，以便在开始时买入必须买入的股票。没有足够的钱，开始后又无以为继，便没有用处了。我建议你们组成一个财团，筹募 600 万美元现金，然后以 40 美元的价格，给这个财团 20 万股的认购期权，并且把你们所有的股票放在代管账户处保管。如果一切顺利，你们便能把手中死气沉沉的股票脱手，这个财团也会赚一点钱。”

正如我之前所说，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我在股市获利的谣言。我猜想这种谣言会有帮助，因为一事成功，万事如意。总之，我不必向这些家伙多费唇舌解释。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打算孤军作战，不会有多大进展。他们认为我的计划很好。他们离开时说，会立刻成立一个财团。

他们很容易便说服更多朋友加入进来。我猜想，他们谈到这个财团的利润时，比我说的还肯定。根据我的听闻，他们都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他们的内幕消息也不是昧着良心的。总之，数天内，这个财团就成立了。甘恩、戈登和伍尔夫以 40 美元的价格给我 20 万股的认购期权，我亲眼看着这些股票放在代管账户中保管。因此，如果我抬高股价，没有一股会流入市场。我必须保护自己。市场上大有可为的交易胎死腹中的不止一宗，那都是源于联营集团或集团成员彼此不信任。华尔街对弱肉强食没有愚蠢的偏见。过去，美国钢铁及电报公司（American Steel and Wire Company）上市时，内幕人士互相指责对方不守信用设法减仓。约翰·盖茨和他的好友，与塞理曼家族（Seligmans）和他们的银行业合伙人之间，曾经有君子协议。我曾在经纪行听到有人当众吟诵这首四行诗，据说这首诗是盖茨写的。

毒狼蛛跳到蜈蚣的背上，
恐怖而得意地咯咯大笑：
“我要毒死这残忍的坏蛋，
要不然，他便会毒死我！”
(The tarantula jumped on the centipede's back
And chortled with ghoulish glee:
"I'll poison this murderous son of a gun,
If I don't he'll poison me!")

请注意，我丝毫没有暗示我的华尔街朋友会想在股票交易中欺骗我。但是原则上，最好居安思危，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常识了。



股价出现异动

戈登、甘恩和伍尔夫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组成财团，以筹措 600 万美元现金，我可以做的就是等待这笔钞票到来。我多次催促他们，可是钱一点一点地送来，大概分了四五次。我不知道个中原因，但我记得我曾对伍尔夫、甘恩和戈登发出过紧急求救的信号。

那天下午，我拿到相当大额的支票，我持有的现金累积到大约 400 万美元，我也获得承诺，说剩下的钱一两天内就会到手。现在看来，在牛市结束前，这个财团或许会有一些成绩。不管怎样，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但我认为越早开始越好。公众对一只冷门股票的新动向不会特别有兴趣，但有了 400 万美元现金，可以做很多事情，能引起大家对任何股票的兴趣。这些钱足以吸纳所有可能沽出的股票。正如我所说，如果时间紧迫，就没必要再等剩下的 200 万美元。我越早把股票推高至 50 美元，对这个财团越好。

翌日早上开市，我很惊讶地发现联合炉具公司出现异常的大额成交量。之前我说过，几个月以来，这只股票一直举步维艰，价格一直在 37 美元左右徘徊，巴恩斯花了不少心力，令这只股票止跌，因为他以每股 35 美元借了大量银行贷款。至于要使股价上涨，他知道那比看到直布罗陀巨石在海峡上飘移还难。

那天早上这只股票的需求庞大，价格升至 39 美元。在开市的首个小时，成交量比过去半年的总成交量还要多。这只股票是当天最热门的，而且令整个市场笼罩着乐观气氛。我后来听说，在经纪行的客户厅里，除了这只股票，无人谈论其他事情。

我不知道这表示什么，但看到联合炉具的股价恢复元气，也不令我伤心。通常我不必打听任何股票的异常波动，因为在交易大堂代我交易的朋友，以及场内交易员朋友，都会告诉我最新消息。他们认为我想知道，便会



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所听闻的任何消息或谣言。这一天，我只听到联合炉具公司有明确的内部买盘，没有任何洗仓，全都是实实在在的买盘。买方在 37 至 39 美元之间，吸纳所有沽出的股票。当有人请求买方说明理由，或给内幕消息时，他们一概拒绝。此举令精明而且保持警惕的交易员断定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在内幕人士的买盘下，一只股票上涨，但内幕人士又拒绝鼓励其他人跟随，报价机迷就开始大声疾呼，想知道何时会发布正式通知。

大户助推股价上涨

我按兵不动，观察情况，也觉得奇怪，于是追踪交易情况。不过，翌日买盘的交易量不但增加，而且更加踊跃。根据专家的买卖盘记录，几个月以来，沽盘一直高于 37 美元，如今被轻易地全部吸纳，而且还没有更多新沽盘来抑制涨势。股票价格自然上涨了，股价突破 40 美元，不久更达到 42 美元。

股价一触及 42 美元，我觉得应该开始沽出银行当作抵押品的股票。我预料到在我的沽盘下，股价会下跌，但如果整个持股平均成本是 37 美元，谁也不能挑我的毛病。我知道这只股票的价值，我从几个月的淡静交易中大致掌握了这只股票的销售能力。我小心翼翼地沽出股票，最后我把 3 万股脱手，但股价竟然仍持续上涨！

那天下午，有人告诉我这个及时但神秘涨势的原因。在前一晚收市后，翌日早上开市前，似乎有人给场内交易员内幕消息，说我非常看好联合炉具公司，并按惯常做法，准备把股价炒高 15、20 个点，而不调整。所谓我的惯常做法，只是那些从不保留我买卖盘记录的人的说法。主要提供消息的人，来头不小，就是乔舒亚·伍尔夫。是他自己的内部买盘，令前日的股价开始上涨。他的场内交易员朋友乐于跟随他的建议，因为他最了解内情，不

太可能对自己的支持者提供错误建议。

事实上，市场上沽出股票的压力没有我原来担心的那么多。试想想，我已经锁住了 30 万股，你便会了解我原来的忧虑很有道理，现在要推高股价就比较轻松了。毕竟弗劳尔州长说得对，每天有人指责他操纵他公司的专门股票，例如芝加哥煤气公司（Chicago Gas）、联邦钢铁公司（Federal Steel）或 B. R. T，他总是说：“我只知道，买入股票，就是令股价上涨的唯一方法。”这也是场内交易员的唯一方法，而价格自会响应。

翌日，早餐前，我在日报上看到拉里·利文斯顿即将积极买入联合炉具公司股票的报道。毫无疑问，成千上万人也看到了此报道，这个消息也会通过电报，传送到数以百计的分行及外埠的公司。关于具体数字，各个报纸说法不一。有一篇文章说我已经组成内幕人士联营集团，打算痛击过分沽空的人；另一则报道则指出，近期内，公司会宣布股息。还有一篇报道提醒全球读者，指出我通常的股票操作方式，以及我看好的股票。不过，也有报道指责该公司隐藏资产，好让内幕人士累积股票。不过，所有的报道都一致认为，涨势还未真正开始。

自动出现的买盘

开市前，我在办公室阅读邮件时，就知道华尔街充斥着最新的内幕消息，建议马上买入联合炉具。那天早上，我的电话响个不停，接电话的职员接到数百个来电，询问方式层出不穷，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联合炉具会上涨吗？”我得承认，乔舒亚·伍尔夫、甘恩和戈登，可能也包括巴恩斯，把散播小道消息这种事处理得非常出色。

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支持者。那天早上，买盘从全美国各地纷至沓来，都是买入数千股的。三天前，不管什么价格，这只股也无人问津。请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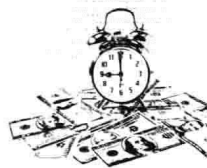
别忘了，事实上，大众只是从报纸上得悉我被誉为成功的大手投机者，我感谢那一两位想象力丰富的记者。

股价上涨的第三天，我沽出联合炉具；第四天、第五天也沽出。然后我发现，我已经替吉姆·巴恩斯沽出了在马歇尔国家银行作抵押品的 10 万股，以担保需要还清的 350 万美元的贷款。如果以最低的成本达成目的，就是对操纵者来说最成功的操纵，那么这次联合炉具的交易肯定是我在华尔街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

我根本没有吸纳任何股票，甚至不必先买入，以便后来较容易沽出。我没有把股价推高至最高点，然后才开始真正地沽出。我甚至不必在价格一直下跌时，执行主要沽盘，而是在一直上涨时沽出。这就像天堂美梦一样，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别人为你带来的足够购买力，尤其是当你急着沽出时更是如此。我听弗劳尔州长的朋友说过，有一次，这位出色的看涨领袖替 B. R. T 的联营集团操作，这个联营集团沽出了 5 万股获利，但弗劳尔公司（Flower & Co.）赚取了超过 25 万股的佣金。汉弥尔顿（W. P. Hamilton）也说过，为了把 22 万股联合铜业公司股票分散给公众，詹姆斯·基恩在必要的操纵过程中，交易了至少 70 万股。佣金相当多！想想看吧，再考虑我必须支付的唯一佣金，只是我为吉姆·巴恩斯沽出 10 万股的佣金而已，这着实节省了不少。

股价回落被责难

我依照承诺替朋友吉姆沽出股票，而且财团答应筹措的资金还没有全部到来，加上无意买回已沽出的任何股票，所以我想到某处过一个短暂假期。我记不太清楚过了多久，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抛下这只股票不管不久后，股价开始下滑。有一天，整个市场很疲弱，某位失望的“多头”急于把手中



的联合炉具股票脱手，在他的沽盘下，股价跌破 40 美元的认购期权价格。这只股似乎又再次无人问津了。正如我所说，我不看好整体市况，因此我庆幸出现了奇迹，让我沽出了那 10 万股，却不必像提供内幕消息的好心人预言的那样，在一周内把股价推高 20、30 个点。

由于缺乏支持，这只股票演变为常规性下跌，有一天，股价急跌，跌至 32 美元，这是这只股票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相信你还记得，吉姆·巴恩斯和原来的财团把价格稳定在 37 美元，以免银行在市场上抛售它们 10 万股。

那天，我在办公室里研究纸带，有人通报乔舒亚·伍尔夫来访，我请他进来。他冲了进来。他不是很高大的人，但我突然发现，他的怒气令他看起来全身胀鼓鼓的。

他冲到我站着看报价机的地方，怒吼道：“喂！你到底搞什么鬼？”

我客气地说：“伍尔夫先生，请坐。”然后自己坐下，好让他可以冷静地谈话。

“我不坐！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声嘶力竭地吼道。

“什么什么意思？”

“你到底对它做了什么？”

“我对什么做了什么？”

“那只股票！那只股票！”

我问他：“什么股票？”

但这样说只会更惹他生气，他吼叫道：“联合炉具！你对它做了什么？”

我回答说：“什么也没做啊！一点也没有。有什么问题吗？”

他瞪着我看了整整有 5 秒钟，才怒吼道：“你看看价格！看一看！”

他确实很生气，所以我站起来看看纸带。

我说：“现在的价格是 31.25 美元。”

“对！31.25 美元，我持有大量这只股票。”

“我知道你有 6 万股。你持有这批股票很久了，因为你最初买入的是葛瑞炉具公司股票……”

但是他不等我说完，便插嘴说：“但是我又买入更多。有些的买入价高达 40 美元！而且我现在还持有呢！”

他充满敌意地向我怒目而视，我说：“我没叫你买入。”

“你没有什么？”

“我没叫你买入增持。”

“我不是说你叫我买入，但你打算推高股价……”

我打断他的话：“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看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开口说：“你打算推高股价，你有钱买入。”

我告诉他：“对，但我一股都没有买入。”

这简直让他忍无可忍。

“你一股都没有买入？你有超过 400 万美元现金可以买入，却连一股都没有买？”

“一股都没有买！”我重复说。

他这时已气得不能好好说话了，最后他好不容易才开口道：“你这是什么把戏？”

他心底里以各种难以形容的卑鄙罪名指责我。我从他的眼里确实看见一大串罪名，因此我跟他说：“伍尔夫先生，你真正想问我的是，为什么我没有以 50 美元以上的价格，从你手中买入你在 40 美元以下买入的股票，是这样吗？”

“不，不是这样。你有认购价为 40 美元的认购期权，又有 400 万美元现金可以推高价格。”

“对，但是我没有碰那笔钱，而且这个财团也没有因我的操作损失一分一毫。”

他开口说：“听我说，利文斯顿……”
但是我没让他说下去。

发布消息想从中获利

“伍尔夫先生，你听我说。你知道自己、戈登和甘恩持有的 20 万股已经绑死了，也知道如果我推高股价，也不会有很多流通股涌入市场。我会推高股价，有两个原因：第一，替这只股票创造市场；第二，从 40 美元的认购期权中赚钱。但是，你不满意以 40 美元的价格沽出多月来持有的 6 万股，抑或你不满意你在这个财团中获分配的利润。所以，你决定在 40 美元以下的价格吸纳更多股票，待我以财团的资金抬高股价时，向我出货脱手，因为你肯定我有这一打算。你要在我买入前买入，要在我把股票脱手前脱手。总之，我就是你准备脱手的对象。我猜想你以为我会把价格炒高至 60 美元。很明显，你很可能买入了 1 万股，目的只是为了要把股票脱手；假若我不背黑锅，你为了确保有人背黑锅，于是向所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人提供内幕消息，也没有考虑过这加重了我的困难。你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在他们和我的买盘下，你也会一帆风顺。你向好朋友提供内幕消息，他们买入股票后，再把消息传给他们的朋友，第三层接受消息的人向第四、第五层，甚至可能第六层的笨蛋提供内幕消息。因此，当我最后准备沽出一些股票时，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数千个聪明的投机者预料之中。伍尔夫先生，你这个想法可真好心。我还没想到要买股票时，联合炉具就开始上涨，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我多么惊讶；或者当包销财团以 40 美元左右的价格沽出 10 万股，而接货的人准备以 50、60 美元，把这些股票沽给我，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感激。我没有用那 400 万美元为这个财团赚钱，的确很傻，对吧？那笔现金是要给我买股票用的，但我只在认为有需要时才买入。我认为没有必要买入。”



伍尔夫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不会让怒火影响交易。他听我说话时，冷静了下来。当我说完，他使用友善的语气说：“听我说，拉里，老朋友，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们喜欢怎么办便怎么办。”

“唉，讲点交情吧，如果你身处我的境况，你会怎么做？”

我严肃地说：“如果我是你，你知道我会怎么办吗？”

“怎么办？”

我告诉他：“我会全部沽出！”

他凝视着我，没有再说半句话，就转身走出我的办公室，从此再也没有来过。

全数沽出大户持货

不久，戈登参议员也来找我。他也怒不可遏，指责我给他们造成了大困难。接着甘恩也加入不满的行列。他们忘了当初组成财团时，他们的股票根本不能大量沽出。他们只记得，当我持有这个财团数百万美元，而股价处于44美元时，没有趁股票交投活跃沽出他们的持股，现在股价跌到30美元，而且像一滩死水般表现呆滞。按照他们的想法，我应该沽出股票，赚取相当多的利润。

当然，在合适的时候，他们也冷静了下来。这个财团没有损失一分一毫，主要的问题仍然没变，就是要沽出他们的股票。一两天后，他们回来要求我协助他们把股票脱手，戈登尤其坚持。最后，我以25.5美元的价格把他们的所有股票脱手。

我提供服务的报酬，是以这个价格以上出售股票所得利润的一半。最后一批沽出的股票价格大约是30美元。



这时我要替他们把股票套现。基于整体市况，尤其是联合炉具的表现，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直压低价格沽出，而且先不要推高价格。我敢肯定，如果一直推高价格沽出，我一定会得到大量股票；但是压低价格沽出，我可以接触到一些买家。这些买家总是认为，股票的沽出价由最高点下跌15、20美元时，便很便宜，尤其是这个最高点是最近才出现的，便更值得买入。他们认为，股价应该会反弹。看见联合炉具的沽出价上涨至逼近44美元，现在价格低于30美元，看来是便宜的好东西。

这方法像往常一样有效。捡便宜货的人大量买入，让我能够把这个联营集团的所有股票脱手。不过，你认为戈登、伍尔夫或甘恩会感激我吗？一点也不。他们仍然生我的气，他们的朋友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们经常告诉别人我如何对他们。他们不能原谅我，因为我没有按照他们的期望，自己推高股价。

事实上，如果伍尔夫和其他人不散布那些最新的利好消息，我也无法沽出银行的10万股。若按照我平常的做法，我必然顺理成章地接受所有可以沽出的价格。我曾经说过，熊市已经来临。在这种市场要沽出的唯一方法，未必要不顾一切，但必须不计价格地沽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我猜想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仍然很生气，我却心平气和，只因生气也于事无补。

我不止一次得到教训，使我相信发脾气的投机者是不可救药的。在这个例子里，他们的抱怨没有带来什么结果。但有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天，利文斯顿太太到了一位别人极力推荐的裁缝师那儿，这位女裁缝技术精湛、乐于助人，为人也非常亲切。利文斯顿太太第三、第四次到她那儿的时候，女裁缝觉得较熟络了，便对利文斯顿太太说：“我希望利文斯顿先生很快会推高联合炉具公司的股票，我们买入了一些股票，因为当时别人告诉我们他要推高这只股票，我们一向都听说他在所有的交易中都很成功。”

想到无辜的人可能因为误信那些内幕消息而损失金钱，的确使人难过。或许这会令你明白我从不给人内幕消息的原因。那位女裁缝让我觉得，要说抱怨，我对伍尔夫才真的很不满。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二十三章 匿名内幕人士



股票投机永远不会消失。大家不希望它消失。投机会有危险的警告，但这也绝不能阻止投机活动。不管人们有多能干，经验多丰富，也无法避免猜错。意外甚至无法预测的事总会发生，计划即使小心安排，也可能会失败。股灾可能来自天灾、自己的贪婪欲望或某些人的虚荣心，也可能来自恐惧或无法控制的希望。除了这些所谓的天敌之外，股票投机者还必须应付道德上以及商业上无法防范的做法或陋习。

制度易改 人性难防

回想起 25 年前我初到华尔街时遇到的情况，我得承认有很多地方已经变得更好了。旧式的对赌行已经不复存在，但买空卖空“经纪”行仍然生意兴隆，一心想快速致富的人却为此付出了代价。证券交易所的表现非常优秀，不但追捕这些不折不扣的骗徒，而且坚持所有会员公司都要严格遵守其规定。目前，许多健全的法规及限制都严格实施，但仍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一些陋习持续出现，这并不是源于道德上的麻木不仁，而是源于华尔街根深蒂固的保守习性。

从股票投机中获利一向都很困难，现在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去，真正的交易员差不多对所有的上市股票都拥有出色的实践知识。1901 年，摩根把美国钢铁公司上市。美国钢铁公司是由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合并而成，这些较小规模的公司大部分成立不足两年。当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只有 275 只，在“未上市部门”的大约有 100 只，包括很多不必去了解的股票，因为它们的规模很小，或因是次要股或担保股而交投淡静，因此缺乏投机吸引力。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股票多年内也没有一次成交纪录。今天正规上市的股票大约有 900 只，在我们最近一次交投活跃的市场中，大约有 600 只不同的股票有买卖。此外，旧的类别股票较容易追踪，它们不但数量少，而且市值也较小，交易员必须关心的消息涵盖范围也没有如此广阔。不过，

时至今日，所有股票都可以交易，全球差不多各行各业都有公司上市。要保持消息灵通，必须花费更多时间、更多功夫，对于明智操作的人来说，股票投机变得困难多了。

以投机方式买卖股票的人数以千计，但是投机能获利的人只占少数。某种程度上，因为大众总是“身处”市场，所以可以推论大众经常亏损。投机者的死敌有无知、贪婪、恐惧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法令，全球所有证券交易所的规则，都不能把这些死敌从人性中剔除。计划即使再仔细，都往往会被意外事件打乱，由冷静的经济学家或热心的慈善家组成的机构定下的规则，也无法避免意外的发生。还有另一种导致亏损的原因，就是蓄意散布误导群众的消息，这与可靠的内幕消息不同。由于蓄意误导群众的消息多以不同的方式伪装和掩饰，然后才传给股票交易员，所以它更阴险、更危险。

匿名传言最危险

不管内幕消息或谣言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是直接的还是暗示的，一般局外人都靠这些内幕消息或谣言交易。普通消息防不胜防。例如，一位好友诚恳地希望你变得富有，于是告诉你他买入或沽出某只股票。他是出于善意，如果消息出错，你能怎么办？对于专业或不正当提供内幕消息的人，大众得到的保障，与免受假钱或假酒侵害的保障程度大致相同。

但是，面对典型的华尔街谣言，投机公众既没有保障，也没有补偿。证券批发商、操纵者、联营集团及个人，都采用层出不穷的手法，帮助自己以最好的价格沽出多余的持股。从报纸和纸带传播出来的利好消息，是最致命的。

顺手取出任何一天的财经新闻报道来看，你会惊讶地发现，报纸刊载了很多是半官方性意味的声明。这些发表声明的权威人士是某位“重要的内幕

人士”、“著名的董事”、“高层人员”或“具有权威”的某人，这些人都言之凿凿地谈论事件。以下是今天的报纸报道，我随意选一篇，它说：“某主要银行家表示，市场调整言之尚早。”

那名主要银行家真的是这样说的吗？若是，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名字刊登出来？还是害怕名字刊登后别人会相信他？

这是另一则消息，与本周交投一直活跃的一家公司股票有关。这次说话的人是一位“著名董事”。在这家公司十多名董事中，究竟是谁在发表意见呢？显而易见，通过匿名方式发表意见，如果这些意见造成任何损失，谁都不会被怪罪。

除了明智研究各地的投机外，股票交易员必须考虑一些与华尔街股市游戏有关的事实。除了尽力发掘如何赚钱之外，交易员也必须设法避免输钱。知道什么应该做，与知道什么不应该做，几乎一样重要。因此，请记住，个别股票上涨，几乎全都涉及某种操纵，这些涨势是由内幕人士策划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沽出，以获得最大的利润。然而，一般的经纪客户都相信，如果坚持了解某只股票上涨的原因，自己便是不易受骗的交易者。操纵者自然会用刻意的有助于出货的方式“解释”这种涨势。我深信，如果不准刊登匿名的利好声明，大众的损失便会大大减少。我这里说的声明是那些刻意安排的令大众买入或持有股票的声明。

绝大多数来源于不具名董事或内幕人士的利好文章，都向公众传播了不可靠和误导的信息。公众认定这是半官方声明，以为可靠，结果每年因此损失数百万美元。



被掩藏的利好消息

假设某公司某业务经历低潮，这只股票交投并不活跃，报价反映了一般人对这只股票真正价值的看法。如果股价在这个水平太便宜，有人会知道，并会买入，股价就会上涨；如果股价太贵，有人也会知道，便要沽出，股价就会下跌。如果两种情况都不是，那就没有人会谈论它，或采取任何行动。

公司的业务出现转机，谁最先知道？是内幕人士，还是大众？肯定不是后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公司业务持续改善，利益增加，公司就有条件恢复派发股息；或者，如果股息没有中断过，股息率便会提高。换言之，这只股票的价值便会上涨。

假设业务持续好转，管理层会公布这个令人高兴的事实吗？总裁会告诉股东吗？会有一位好心的董事顾及报纸财经版或通讯社报道的部分读者的利益而发出署名声明吗？会有平时采取不具名方式的审慎内幕人士，发出不署名声明，指出该公司前景美好吗？这次可不会了。没有人会吐出一个字，报纸或报价机也不会刊出任何声明。

这些价值增加的消息被小心地保护起来，同时沉默寡言的“著名内幕人士”会进场，尽量买入所有便宜股。在这些消息灵通但低调的买盘不断增加下，股价就会上涨。财经记者知道内幕人士应该了解股价上涨的原因，就去采访。全部匿名的内幕人士一致宣称自己无可奉告，不知道涨势背后的原因。有时候，他们甚至表示自己并不特别关心股市的变幻无常，或股票投机者的行动。

涨势持续，知道内情的人得到了想要的或可以持有的股票，那是最愉快的一天。华尔街立刻流传着各种利好的谣言。交易员从“非常权威的消息来源”中得知该公司确实已经好转。那位匿名的审慎董事，之前表示自己不知道涨势的原因，如今被人匿名引述：股东有足够理由对公司的前景深感鼓舞。

惯用匿名 陋习难改

在利好消息推动下，大众开始买入这只股票。买盘令股价上涨。到了适当时机，由一致匿名的董事提供的预测变为现实，公司恢复派发股息，或视情况而提升股息率。消息传出后，利好消息数量更多。一位“重要董事”被人直截了当地问及情况时，会告知全世界，说业务岂止是持续好转而已。一位“著名的内幕人士”被记者穷追不舍后，一家通讯社终于令他坦承公司的收益非常突出。一位跟该公司业务紧密联系的“著名银行家”，在记者的要求下，指出公司销售量的增长创出业内前所未有的纪录。即使再没有其他订单进来，该公司仍会日以继夜地经营，只有天才知道这种情况还要维持多久。一位“财务委员会会员”在报纸加倍强调的声明中，就大众对这只股票上涨感到的惊讶，也表示震惊。唯一令人震惊的事是股价攀升的速度放缓了。任何人如果分析即将公布的年报，都能轻易看出这只股票的账面值比市值高出很多。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善于沟通的好心人都不肯公开姓名。

只要利润保持良好，没有发现公司的昌盛有放缓的迹象，他们就会持有以低价买入的股票。没有什么事情会压低股价，那么为什么要沽出？不过，若公司的业务转差，那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出来发表声明或警告吗？还是会发出轻微的暗示？都不太可能。现在的走势向下，就像公司业务转好时他们买入股票时不会张扬一样，现在他们也悄悄地沽出。在内部沽盘压力下，股价自然会下跌。

接着，大众开始听到似曾相识的“解释”。一位“重要的内幕人士”坚称一切都很顺利，股价下跌只是因“空头”意图影响大市而沽盘。要是某一天，股价下跌一段时日后，出现剧跌，要求说明“原因”或“解释”的呼声高涨，除非有人说明，否则公众担忧的最坏的情况会出现。因此，通讯社现

在刊出的是：“当记者要求该公司某主要董事解释股价疲软的原因时，他回复表示，他唯一的结论，是今天股价下跌由‘空头’狙击造成，基本情况没变，公司目前的业务空前兴旺，除非出现完全无法预测的事，否则很可能在下一一次商讨股息会议时提升股息率。市场上的‘空头’阵营太过放肆，股价疲软显然是他们狙击股票，目的是要把手中弱势持股脱手。”通讯社希望新闻报道全面，可能会补充说明他们得到“可靠消息”，在股价下跌当天买入的大部分股票，都是由内幕人士吸纳，“空头”会发现自己将堕入沽空的陷阱，并付出代价。

误信“消息人士”招损失

除了公众相信利好声明买入股票而承受损失外，也有人因为听信别人的话，打消沽出的念头而亏损。要令人们买入“重要内幕人士”想沽出的股票，另一个好办法，就是阻止人们沽出他不希望支持或吸纳的股票。公众看了“主要董事”的声明后，会相信什么？一般局外人有什么想法？他们相信这只股票永不下跌，股价下跌是“空头”沽盘所致，只要“空头”停止沽出，内幕人士就会策划一次涨势一挫“空头”，那时候“空头”便不得不以高价平仓。公众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如果股价下跌确实是由“空头”狙击造成，结果的确会这样。

虽然有很多威胁或承诺，表示会把过度沽空的“空头”震出去，但该股的股价依然没有反弹，而且继续下跌。内幕人士把太多股票沽出，市场难以消化。

而且由“主要董事”和“重要内幕人士”沽出的内幕股票，成为专业交易员之间的皮球，被踢来踢去。股价不断下跌，似乎还未见底。内幕人士知道交易状况会严重影响公司未来的利润，所以在下一次公司业务好转前，不



敢贸然支持该股。到了业务好转时，内幕人士又会默默地买入。

多年来，我独自交易，紧贴股市的脉搏，我说不出有哪一次股市大跌是“空头”狙击造成的。所谓的“空头”狙击，只不过是准确认识真实市况后沽出。可是，要说股价因内部沽盘或内部没有买入而下跌，是说不通的。人人都会匆匆抛售，当人人沽出，没人买入时，股市便一片风声鹤唳。

公众应该谨记这一点：股价长期下跌，真正原因绝对不是“空头”狙击。一只股票不断下跌，可以肯定当中必有问题，不是市场不对劲，就是公司本身出现了问题。如果股价下跌不合理，股票沽出价很快便会跌到真正价值以下，然后带动买盘，抑制跌势。事实上，“空头”沽出股票唯一赚大钱的时机，就是在股价过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最后一分钱都押下，内幕人士肯定不会将这个事实公布于众。

诱过“空头”掩藏真相

纽黑文铁路公司（New Haven）当然是典型的例子。这件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事，如今人人都知道。1902年，这只股票的沽出价为255美元，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首选的铁路公司投资。生活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人，是根据自己在该铁路公司的持股量，来衡量自己在小区的地位和受人尊敬的程度的。如果有人说这家公司会踏上破产之路，他不会因为说这种话被送进监狱，而是会与其他疯子一起被关在精神病院中。不过，当摩根先生任命了一位志得意满的新总裁时，不幸的事便开始了。开始时，大家都不清楚新政策会让这家铁路公司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不过，当新资产一项又一项地，以高昂的价格添加到这家联合铁路公司（Consolidated Road）时，几位目光锐利的观察家开始怀疑梅伦（Mellen）的政策。以200万美元购买的有轨电车系统，再以1000万美元卖给纽黑文铁路公司。当时不知是一位不顾后果的



人，还是两位忠诚的员工，大不敬地说管理层行事鲁莽，暗示说纽黑文铁路公司这样实力雄厚的公司，也经不起这种挥霍，这种话在当时好像挑战直布罗陀巨石的力量一样。

最先看出大祸临头的人，当然是内幕人士。他们逐渐了解了公司的真实状况，开始减持该股。在他们的沽压和不提供支持下，这家美国东北部地区一流铁路股的股价开始偏软。大众像平常一样发问，并要求解释；与平常一样的解释立刻出现。“重要的内幕人士”声称，以他们所知，没有不对劲的地方，跌势是由不顾后果的“空头”沽盘造成。所以，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投资者”继续持有纽约—纽黑文及哈特福特铁路公司（New York, New Haven & Hartford）的股票。他们为什么不应继续持有呢？内幕人士不是说没有问题，声称是“空头”沽空吗？公司不是继续宣派股息吗？

后来，把“空头”震出去的承诺没有兑现，其股价更屡创新低。内部沽盘愈来愈急切、愈来愈不加掩饰。股票惨跌对美国东北部地区那些追求安全投资和稳定股息回报的人造成了严重的亏损。但是，当波士顿有热心公益的人士要求说明这只股票惨跌的原因时，他们却被指责为股票经纪和煽动者。

这只股票从 255 美元跌至 12 美元的历史记录，绝对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空头”狙击的结果。跌势不是由“空头”的操作触发的，也不是他们令股价持续低迷的。内幕人士一直沽出，沽出价往往比他们若公开真相的情况下沽出的还要高。不管这只股票的价格是 250 美元、200 美元、150 美元、100 美元、50 美元或 25 美元，沽出价对这只股票来说，都仍然太高。内幕人士知道这一点，而大众却被蒙在鼓里。公众致力通过买卖一家公司的股票赚钱，但这家公司的业务只有少数人知道全部真相，如果公众事先考虑下这些不利条件，或许会对他们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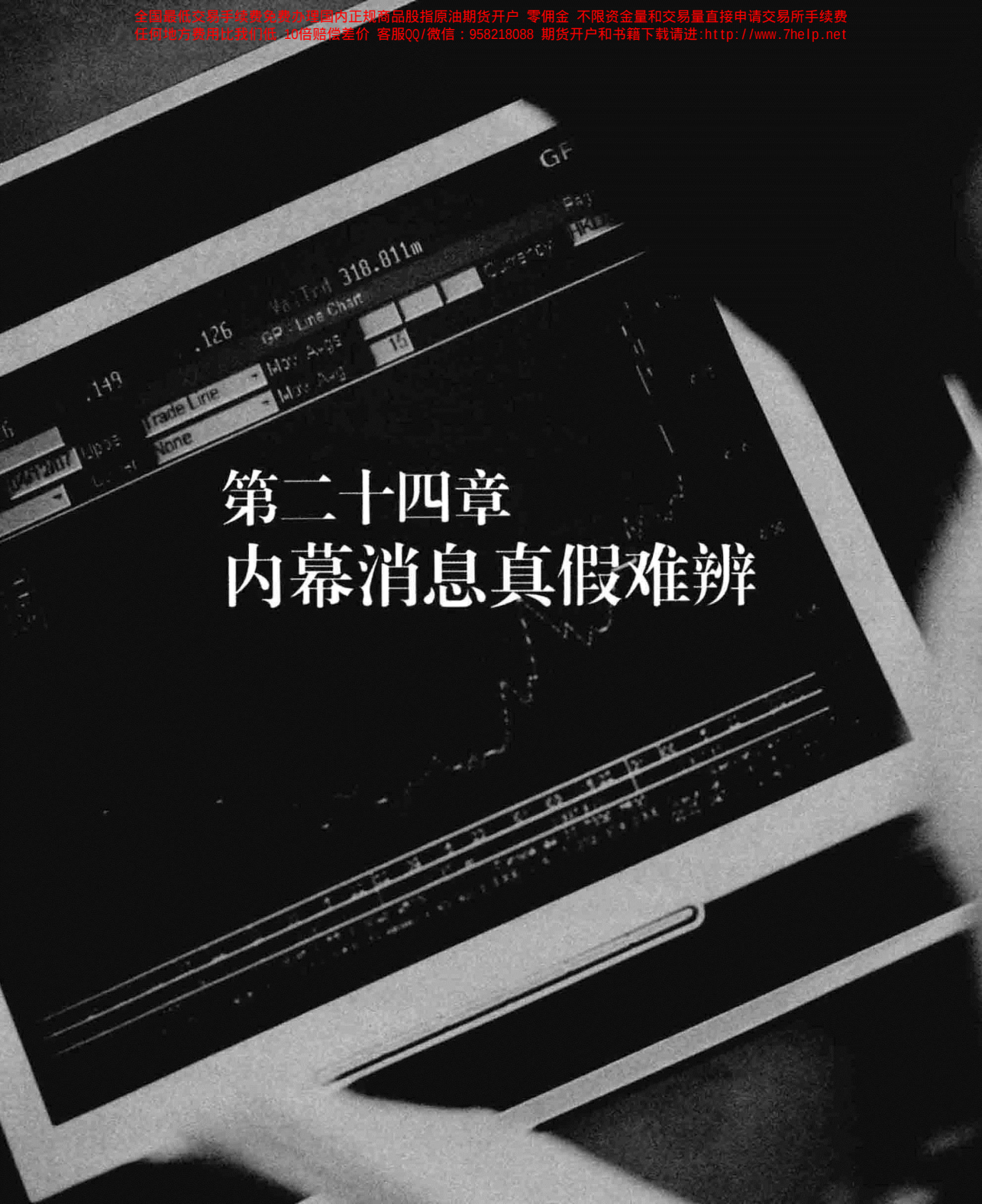
惨成代罪羔羊

过去 20 年来，暴跌得厉害的股票，都不是因为“空头”狙击才下跌的。但是，人们都轻易地接受这种解释，认为“空头”狙击是令公众亏损数百万美元的元凶。由于这种解释，不喜欢所持股票走势的人没有沽出，要不是憧憬“空头”停止狙击后，股价会重拾升轨，他们应该会把股票套现。以前，我经常听到别人指责基恩。在他之前，人们都习惯把责任归咎于查理·伍利雪佛（Charley Woerishoffer）或安迪生·卡马克。后来，我自己也惨成股市的代罪羔羊。

我还记得山谷石油公司（Intervale Oil）的例子。这只股票有一个联营集团在背后推高股价，并且在涨势中寻找一些买家。操纵者把股价炒高至 50 美元后，联营集团沽出，股价随即下跌。人们一如既往地要求解释。为什么山谷石油公司这么疲弱？问这种问题的人很多，所以答案成为重要新闻。有一家财经通讯社访问了最了解山谷石油上涨内情的经纪，他们应该对股价下跌同样清楚。当通讯社要求这些经纪说出可以刊登出来，而且可以向全美国广播的原因时，这些属于“多头”联营集团成员的经纪会说什么？当然是因为拉里·利文斯顿狙击股市！这样还不够。他们补充说，准备给他“迎头痛击”。但是，山谷石油公司的联营集团继续沽出，当时的股价大约是每股 12 美元，而且他们可以把沽出价压低至 10 美元或以下，平均沽出价仍然高于成本。

内幕人士在股价下跌时沽出，是明智的，也是适当的。不过，对于付出 35、40 美元的局外人来说，便是另外一回事了。局外人看到报价机印出消息后，便紧握着股票，等待着利文斯顿被愤怒的内幕集团逮住，承受后果。

在牛市，尤其是在股市热潮中，大众最先赚到钱，后来却因在牛市中待得太久而输光了钱。“空头”狙击的说法，令他们逗留得太久。公众应该注意，匿名内幕人士给出的解释，往往只是公众希望相信的事。



第二十四章 内幕消息真假难辨



大众往往希望获悉事情，所以提供内幕消息和收取内幕消息如此普遍。大经纪通过自己的市场简讯及口耳相传，给客户交易建议，是非常正常的。不过，经纪不应过于详述实际的市况，因为市场走势往往领先实际市况 6 到 9 个月。除非能肯定 6 到 9 个月后，业务展望着能保证可以维持同样的获利率，否则今天的利润不足以证明经纪向客户提供的买入建议是合理的。

设法招徕买家

如果你能高瞻远瞩，清楚看出市况动向会改变目前的实际动力，那么今天有关股价是否便宜的争论就会消失。交易员必须目光远大，但经纪只关心赚取当天的佣金，所以一般市场简讯的推论都无可避免地出现谬误。经纪靠大众给予的佣金维生，因此他们会设法通过市场简讯或口耳相传，吸引大众买入来自内幕人士或操纵者沽盘的同一批股票。

我们常常看到内幕人士找到经纪行老板，对他们说：“我希望你创造一个可以让我出售 5 万股的市场。”

经纪要求提供进一步详情。假设这只股票的报价是 50 美元。内幕人士告诉他：“我会以 45 美元的价格，给你 5 000 股的认购期权，每提高 1 个点另外给 5 000 股认购期权，一共 5 万股。我也会以市价给你 5 万股的认沽期权。”对经纪来说，如果他拥有很多支持者，这些钱相当容易赚，而内幕人士正想物色这类经纪。

一家证券公司，如果设有专线直通分行，而且在全美国各地都有联系，通常在这种交易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支持者。请记住，无论如何，由于有认沽期权，这家经纪行绝对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如果他能够获得公众支持跟随，他除了获得规定的佣金外，还能够通过沽出全部持股，获得庞大的利润。

我想起华尔街一位著名“内幕人士”的辉煌成就。

他致电一家大型经纪行的客户服务主管。偶尔，他甚至会进一步致电公司的初级合伙人，说类似的话：“老兄，为感谢你多次的帮忙，我打算给你一个真正赚钱的机会。我们正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以吸纳旗下一家企业的资产，我们会把这只股票从目前的报价炒高很多，而我打算以 65 美元的价格，转给你 500 股雄鸡商店（Bantam Shops）的股票。目前，这只股票的报价是 72 美元。”

这位懂得感恩的内幕人士把这个消息，告知各大型经纪行数十名主管。现在，收到这位内幕人士礼物的人都在华尔街，当他们拿到会有利润的股票时，会怎么办？当然是向所有可接触到的人建议买入这只股票。这一切都在好心送礼的内幕人士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协助创造一个市场，让亲切的内幕人士能够以高价把他的好东西沽给可怜的公众。

还有一些沽出股票的推销手法，这些手法应该被禁止。证券交易所应该禁止上市股票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公众销售。要获得正式的报价，任何股票都应取得某种批准。此外，一个自由的市场，加上有时出现的价格差距，已经是全部的动机了。

另有一种常见的沽出股票的手法，可令不动脑筋的公众亏损数百万美元，但没人会因此入狱，因为这方法绝对合法。这方法就是专门为市场迫切的需要而增加股本。其过程其实与改变股票的颜色差不了多少。

造谣者应受法律制裁

无论是以 2 股、4 股，甚至 10 股新股交换 1 股旧股，这种招数通常是为了令旧股更容易销售。旧价格是每磅包装 1 美元，还很难销售出去，但是

分成4份，1/4磅的可以卖25美分，可能会比较好卖，甚至可以卖到27、30美分。

为什么公众不探究何以要把股票弄得比较容易买入呢？这又是华尔街“善意”行动的一个例子，但聪明的交易员会警惕来意不明的礼物。这是公众需要的警告。但是，公众对此置之不理，因此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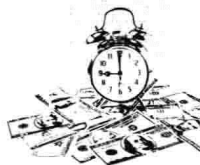
无论何人，蓄意编造或散播谣言，对个人或公司的诚信与业务不利，意图影响公众沽出股票以压低证券的价值，均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法律的本意可能是在紧张时期，处罚高调质疑银行偿还能力的人，以减少恐慌造成的危险。这当然也能保障公众不会以低于真正价值的价格出售股票。换言之，美国的法律处罚那些散布利空消息的人。

如何保障公众避免以高于真正价值的价格买入股票呢？谁来惩罚散布荒谬的利好消息的人呢？没有人负起这种责任，可是公众根据匿名内幕人士的建议，在股价过高时买入股票，其中损失的金钱，超过在所谓“狙击”时，因利空建议而以低于真正价值的价格沽出股票所损失的。

如果能通过一项法律，惩罚说谎的“多头”与现在处罚说谎的“空头”的法律一样，我相信公众不用再损失数百万美元。

当然，发行商、操纵者和其他匿名看涨受惠者会告诉你，任何人如果因根据谣言和匿名信息交易而亏损，那是咎由自取。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些蠢到会吸毒的人，就没有资格得到保护。

证券交易所应该提供协助，保障大众不受不公平做法的侵害。如果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希望令大众接纳他的声明或意见，那请把他的名字亮出来。实名发布利好消息，不一定会令这些消息成真，但至少会令“内幕人士”和“董事”更加谨慎些。



真相总是秘而不宣

大众应该谨记股票交易的基本原则：一只股票上涨时，解释其上涨的原因是不必要的。持续的买盘会令股价继续上涨。只要股价持续上涨，偶尔出现自然的小幅调整，跟着涨势走，是相当安全的。可是，如果股价长期稳定上涨后，转为逐渐开始下跌，只偶尔小幅反弹，很明显，最小阻力线已经由向上变为向下。情形就是这样，还需要更多解释吗？股价下跌很可能有非常合理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只有少数人才知道，他们不是把原因秘而不宣，就是告诉大众说这只股票很便宜。这个游戏的本质就是这样，大众应该明白，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

许多所谓的“内幕人士”或“官方”声明，都没有事实根据。有时候，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要求内幕人士发表匿名或署名声明。这些故事都是在市场上拥有庞大利益的某些人杜撰出来的。当某一只证券的市价上涨到某一阶段，大量持股的内幕人士愿意接受专业人士的协助，以交易那只股票。

然而，虽然内幕人士可能会告诉操纵手买入的适当时机，但他肯定不会告诉操纵手沽出的时机。因此，专业的操纵者与公众的处境相同，只是专业操纵者必须有一个让他出货的庞大市场。这个时候，最误导大众的“信息”便会出现。当然，在股市游戏中，任何阶段，有些内幕人士都不应被信任。通常，一位大公司的老板可能根据内幕消息在市场上采取行动，但他们不会去说谎，他们只是什么都不说而已，因为他们知道，有时候沉默是金。

我说过很多次，也不厌其烦地再说一次，根据我在股票操作的多年经验，我深信虽然一个人有时会在个别股票上赚钱，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持续击败股市。不管交易员经验多丰富，他在交易中犯错亏损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因为投机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华尔街的专家知道，根据“内幕”消息行动，会比饥荒、瘟疫、农作物失收、政变或者其他所谓的正常意外事故，更令人

快速地通往破产。在华尔街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既然如此，何必还要阻塞交通呢？



杰西·利弗莫尔一生极具传奇色彩，被公认为股票投机史上最伟大的投机者之一。《投机之王回忆录》以其生平为本，借一名化名为拉里·利文斯顿的人物，再现了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和投机经历。本书讲述了其如何从一名无名小子，凭借自身的天赋与对市场的仔细研判，在股市几经沉浮，最终参透投机之道，终成一代投机大王。在本书中，揭示了利弗莫尔在股市中是如何研判趋势、预测行情以及吸取教训的，为当今投资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开创性的投机策略、操作方法及交易原则至今仍被投资者奉为经典法则，仍深受索罗斯等大投机家的赞赏。

他是20世纪华尔街最大的神话，每一个投机客都难以越过的股市丰碑，每一代投机商都或多或少从他的生平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他就是杰西·利弗莫尔。你可以假装没看见他，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不能略过他。

—— 彼得·林奇

不管是经济繁荣还是经济危机，都成为一小部分人暴富的舞台，利弗莫尔就是其中一个。

—— 索罗斯

《投机之王回忆录》是一本别具一格的投资经典。有别于坊间正统投资教科书，这本书的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细致地刻画出杰西·利弗莫尔成为一代投机大师的心路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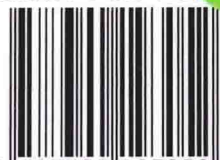
—— 香港著名基金经理
以立投资管理董事总经理 林少阳

他的去世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他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

—— 《纽约时报》

上架建议：投资/理财

ISBN 978-7-300-19300-0



9 787300 193052 >

定价：39.80元



天窗文化
ENRICH CULTURE